

霹靂武器（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一對江湖俠侶，爲了一座神秘寶藏而惹上了奇禍，過程曲折哀艷，兇徒佈局更是匪夷所思，手段兇殘毒辣令人髮指。

爲了追查這件血案，羣雄各出奇謀，施展渾身解數功夫，著逼眞兇原形畢露，繼而窮追猛打……這是一篇充滿俠情，動人肺腑之佳作，敬希讀者諸君萬勿錯過！

$4.00

第25年
14

編者話

龍乘風撰寫的雪刀浪子故事集，久已膾炙讀者閱讀口味，深感興趣，他在數年來，先後已爲本刋撰著了廿餘集，甚獲好評。今期的「霹靂武器」佈局特別奇妙，過程曲折哀艷，場面亦非常熱鬧，原班人馬全部出齊。內容開始講述一對青年俠侶，爲了一座神秘寶藏而惹上了奇禍，於是羣雄傾巢而出追查禍端，展盡奇謀，誓逼眞兇原形畢露，繼而窮追猛打，終於……欲知其中眞相是甚麼一回事？請看本文便有完滿的答案。

＊＊　＊＊　＊＊

龍驥的神槍雙傑故事「女覇天」今期刋出，是一部偵探鬥智緊張刺激巨著，槍戰連場，殺機四伏，兩個不平凡的英雌互展奇謀，渾身解數，手段兇狠，令人髮指，動作場面，多于一切，愛好閱讀刺激小說讀者們，請參閱今期本刋第九十七頁。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東門白的獵王小五子故事：「花豹風雲」。該故事描述民初時代我國東北一帶軍閥爭雄稱覇，跋扈專橫情形，好個小五子渾身是胆，義憤塡胸，誓不向惡勢力低頭，精彩非常……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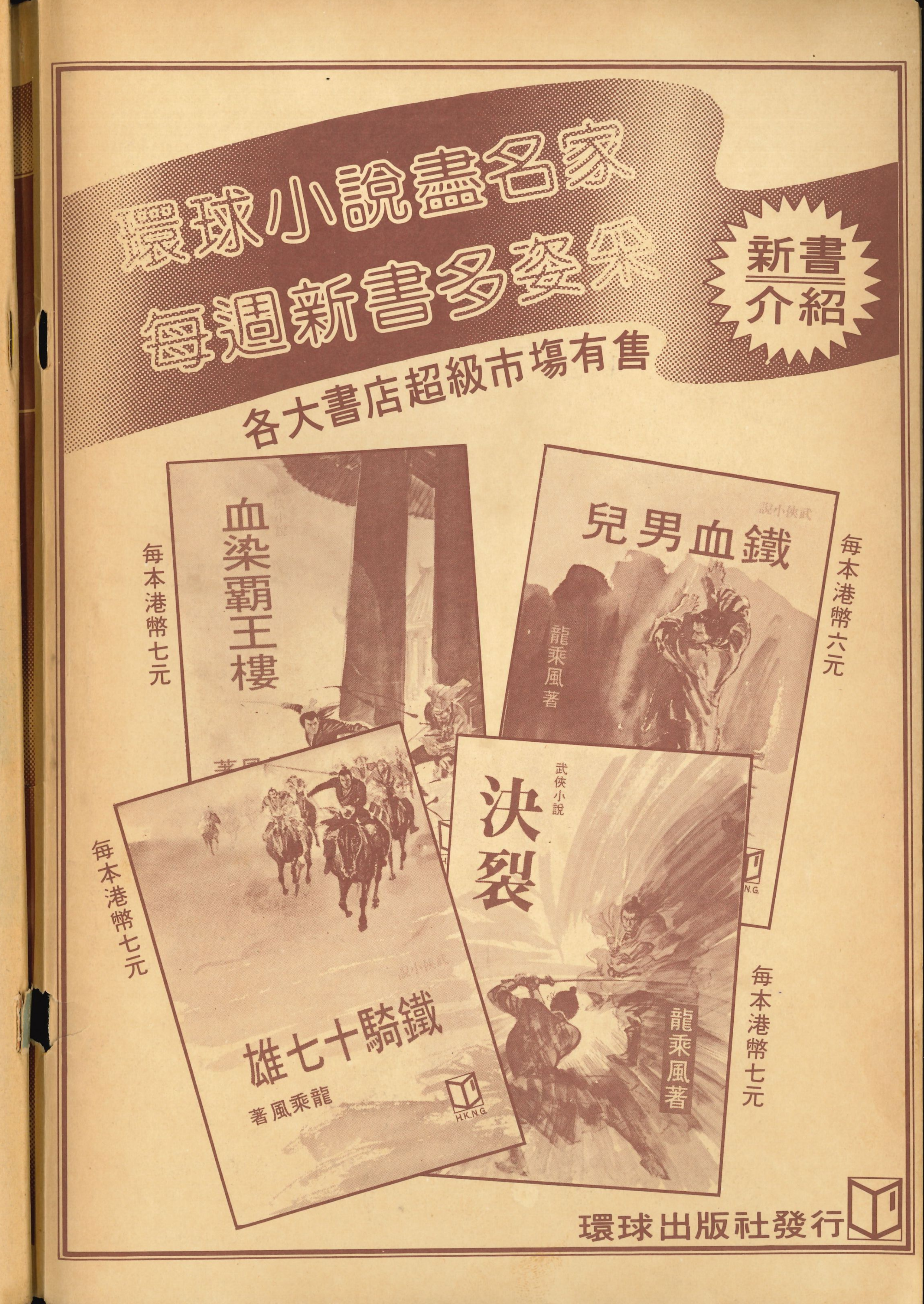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14期
（總號125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雪刀　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可飛·圖

霹靂武器

天干地支勾魂客

一盞已將燃盡的油燈，在午夜中閃動着微弱的光芒，在油燈旁邊，正盤膝坐着一個老人。

老人一身白袍，臉上的膚色看來也是一片雪白，就像是那一身白袍般。

這裏是應天府內一座巨宅的大廳，偌大的一間廳子，此刻就只有這一盞燈，這一個面有病容的老人。

屋外有風，風中挾着旋盤飛舞的落葉，天氣已漸漸寒涼了。

白袍老人的雙目，一直都低垂着，彷彿在這世間裏，已沒有甚麽事情值得他記掛在心上。

已是子夜，油燈終於熄滅，原本已相當黑暗的廳子，立刻變得漆黑一片，就只有老人這一身白袍，在夜色中還能勉強可以辨認出來。

但這油燈熄滅後不久，廳子裏忽然又出現了一盞燈籠。

這燈籠很闊大，也很光亮，它一直不斷地從廳外石階上，移動到大廳的中央。

燈籠沒有腿，當然不會走過來。

但它也不是被人提着而來，而是被放在一輛製作精巧的小木頭車裏。

只見小木頭車不斷向前滾動，所以這燈籠也連帶着被推動過來。

在木頭車背後，還有兩隻碧綠的眼睛，不斷地閃動着詫異而恐怖的光芒。

那是一隻猴子。

這猴子把小木頭車推到大廳中央，然後就偏身向左方移動了三步。

一般猴子天性頑皮而靈活，但這隻猴子却竟比一些老成持重的人還更沉着。

牠的動作絕不急速，走路的時候是一步又一步，並非跳跳蹦蹦的亂爬亂走。

猴子本來是形態很滑稽的一種動物，但這一隻猴子却只會令人感到有着陰森可怖的感覺。

牠彷彿代表着邪惡，又似是從魔界中而來的使者。

猴子緩慢地走開一旁，石階上不知何時又已來了一個人。

這人面色黝黑，身上罩着一襲又寬又長的黑袍，在夜色中幾乎令人無法感覺得到他這個人的存在。

他的手裏有刀，刀柄是黑色的，刀鞘也同樣是一片漆黑。

他身上只有一處地方是白色，那是他的兩顆眼睛。

他的眼睛並不是白多黑少，而是全部白了，那就像是死魚的眼睛，白而渾濁，完全沒有半點光采。

這人是個瞎子，一個穿黑袍的瞎子。

白袍老人雙目仍然低垂着，彷彿沒有看見任何人，包括那隻猴子在內。

黑袍瞎子以刀鞘拄地，那柄刀對他來說，不啻也是一根拐杖。

他的眼睛雖然看不見任何東西，但在燈色下看來，這對一片空白的眼珠似乎已在緊緊盯着白袍老人的臉。

那猴子靜靜地蹲在一旁，彷彿正在側耳傾聽，聽聽牠的主人會和這裏的白袍老人講些甚麽說話。

但牠甚麽說話都沒有聽見，因爲他們沒有說話，只是動手。

首先動手的是黑袍瞎子，他動的是刀，但眞正發出去的却是從刀鞘射出來的十七件暗器。

這十七件暗器就像是十七隻飛蝗，分從左右弧型般抄向白袍老人，而等到這十七件暗器射出後，又有一道白烟從正中直向白袍老人的面龐上籠罩過去。

這是「鞘中十八寶」，只要有點江湖閱歷的人，都會知道這是「天干地支勾魂客」獨孤一保的獨門暗器手法。

白袍老人忽然笑了，脫口讚了一聲：「好準確的認穴，好厲害的暗器功夫。」

他的眼睛也同時睜了開來。

然而，他的身子還是沒有動，原來那十七件暗器竟已全都射進他的身子裏。還有那股白烟也已籠罩着他的面龐。

烟有毒，暗器也有毒，連那猴子也彷彿嗅到了危險的氣息，悄悄地向後倒退了開去。

黑袍瞎子的臉色忽然變了，他陡地大聲叫道：「方老賊，你爲甚麽不用流雲鐵袖的功夫把暗器擋開？」

白袍老人乾咳一聲，淡然笑道：「我若把暗器擋開了，又把『化魂九毒烟』避開了，你會怎樣？」

黑袍瞎子呆了一呆，半晌才道：「我會用刀！」

白袍老人又嗆咳兩聲，說道：「爲了要殺我這個老頭兒，你花了多少年功夫練刀？」

黑袍瞎子吸了口氣，道：「十年，整整十年。」

白袍老人說道：「這就是了，我相信，你這十年來的苦練，一定不會白費功夫的！」

黑袍瞎子怒道：「這是我的事。」

白袍老人居然還在笑：「這怎會是你的事？可不要忘記，你練刀是爲了要殺我這個老頭兒的。」

黑袍瞎子沉聲道：「但我的刀現在還沒有出鞘。」

白袍老人搖搖頭道：「不必了，反正你的目的已達到，又何苦再多費氣力？」

黑袍瞎子臉上的肌肉一陣抽搐，倏地怒聲道：「是不是我不配跟你交手？」

白袍老人笑了笑，但接着却又沉重地、長長地嘆息了一聲：「總會有這麽一天，既然這日子已來臨了，方某又何必再作掙扎？」

黑袍瞎子道：「我本來只有三分把握可以殺你，但你爲何完全不加以招架？」

白袍老人苦笑了一下，道：「也許我已活膩了。」

黑袍瞎子咬牙道：「方滌，現在算是我求求你，到底這是爲了甚麽？是不是我這個人眞的不値得你出手？」

白袍老人目光閃動，道：「你要知道眞相？」

黑袍瞎子道：「是的。」

白袍老人長長的吸了口氣，良久才道：「你可相信，『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八個字？」

黑袍瞎子點點頭，道：「相信。」

白袍老人也點點頭，道：「你相信就好了，那麽，我現在可以告訴你，方某雖然多行不義，但自始至終，絕對沒有做過半點對不起任堡主的事情。」

黑袍瞎子的臉色又變了：「你若沒有出賣任堡主，爲甚麽要故意死在我的暗器下？」

白袍老人凄然地笑了笑，半晌才道：「不是這樣，你會相信我的說話嗎？」

黑袍瞎子怔住。

他呆呆地站着，但忽然又暴跳起來，說道：「這太荒謬了，不是你出賣任堡主？不是你又是誰？」

白袍老人黯然道：「這十年來，我也和你一樣，都想知道答案。」

黑袍瞎子怔了怔，面上露出了茫然之色。

過了一會，他忽然長長的嘆道：「方滌，你是不是也在懷疑我？」

他聽不見回答。

黑袍瞎子又怒叫起來，道：「方滌，你爲甚麽不說？難道你已死了？」

白袍老人還是沒有開口。

黑袍瞎子的身子忽然顫抖，連聲音也嘶啞了：「方老兒，方老兒！」

方滌沒有回答，甚至連呼吸的聲音也已完全中絕。

黑袍瞎子臉上流露出痛苦的神情，緩緩地向方滌走了過去。

他終於摸到了方滌的身子，甚至摸到了自己剛才發射出去的暗器。

這些暗器都已射進方滌的衣衫裏，還有那些毒烟……

這本來都不足以殺得了方滌，這只是黑袍瞎子採取先攻的第一着步驟而已。

誰知道方滌既不招架，也不閃避，他居然要用自己的性命來洗脫罪名。

他要用死亡來證實一件發生在十年前的血案，和他方滌是沒有關連的。

黑袍瞎子苦練刀法，目的就是要找這個老人算帳，誰知結果却變成現在這樣。

他本來估計會有一塲激戰，但現在却是不費吹灰之力，就已把方滌殺了。

方滌的肢體似已完全僵硬，黑袍瞎子甚至發現他的眼皮還沒有闔上。

「不是你，眞的不是你……」黑袍瞎子顫抖聲音喃喃地說：「但不是你又是誰？難道……難道是……不，這怎可能？這怎可能……」

他緩緩地把方滌的眼皮撥下來，又道：「方老兒，是我不對，是我害了你，你怎會出賣任堡主？」

他後悔極了，他完全相信方滌的話。

誰知道就在這個時候，方滌突然發出了一聲駭人的巨吼！

這一聲巨吼，雖然並不是少林絕藝「獅子吼」，但那種威力也絕對非同小可。

黑袍瞎子的耳朶彷彿立刻聾了，整個人在難以置信的情況下，突然跳了起來。

這眞是名副其實的給嚇了一跳！

由於這巨吼聲就在他耳朶邊不足兩尺之處響起，休說是出其不意，就算心裏早有準備，恐怕也很難可以抵受得住。

只憑聽見這一聲巨吼，黑袍瞎子就已可以肯定，方滌不但沒有死，而且還沒有中毒，也沒有受傷。

甚麽「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根本就是廢話！

在那刹那間，黑袍瞎子只有一個感覺，那是：「上當了！」

× × ×

緊隨着那一聲巨吼而來的，是方滌的拳頭！

他的拳頭看來雖然並不怎麽快，但却很少人能避得開去。

此刻黑袍瞎子更難例外，因爲他以爲方滌眞的死了。

他還在後悔着，又怎料到中了「鞘中十八寶」的方滌竟然能向自己驟施毒手。

黑袍瞎子立刻就挨了一拳，而且立刻就被這一拳打得吐血。

方滌得意洋洋的笑聲，也同時接着蕩漾起來：「獨孤一保，難道你沒聽說過，江湖上有一件寶物叫『七層寶甲』嗎？」

這黑袍瞎子，正是淮陽道上最著名的獨行大盜獨孤一保，他長於刀法，也擅用「鞘中十八寶」這種暗器功夫。

可是，這一次他還是給方滌算倒了。

方滌身上早已穿着七層寶甲，是以獨孤一保的暗器雖然打了過來，也僅僅是黏附在寶甲之上而已。

獨孤一保現在竟然已完全明白，但現在才明白却是太遲了。

常言道：「君子可以欺其方。」

獨孤一保不是君子，但却是個瞎子。

瞎子就算精明，終究輸虧在不能睹物。他若可以看得見事物，就一定不會上方滌這一個大當。

但他是個瞎子，所以就只好耳朶受罪，肚子挨拳。

這一次，他的怒火立刻狂燃起來，因爲這已足够證實，方滌是個老奸狡猾的惡賊！

「是你，果然是你……」獨孤一保咬牙切齒，簡直想把方滌生吞活剝，化骨揚灰！

方滌可不着急，因爲他知道自己剛才那一拳的份量有多重。

「獨孤瞎子，其實我並不想殺你，因爲你這個人並不易殺！」方滌悠然地笑着說：「但你既然自動送上門來，我又焉能讓你一輩子的纏下去？」

獨孤一保氣得立刻吐血：「方老賊，你……你眞不是個人……枉費任堡主待你一片赤誠，你却竟然出賣了她……」

方滌瞪着他，面色一變，道：「你已經說够了，我現在只想看看，這十年來你的刀法到底有了多大的進展！」

獨孤一保長長的嘆了一口氣，終於說出了一個字：「好！」

他眞的動了，一動就快如閃電。

但見刀光一閃，刀尖已直刺到方滌的咽喉。

方滌身上雖然穿着了七層寶甲，但咽喉要害還是掩遮不到的，要殺他，獨孤一保只能從這個地方着手。

方滌的身形立刻動了，他側身閃開了這一刀，右掌順勢就向獨孤一保的頭頂上拍下。

但也就在這刹那間，獨孤一保脚下忽然一變，整個人的身子立刻就完全改變了方向。

他那一刀本來明明是向前刺出去的，但他這麽一變，刀勢也就有如旋風般捲向方滌的後腦！

這一刀更兇險，也更令人防不勝防。

方滌沉聲喝了一聲，道：「好！」

「好」字出口，他衣袖中突然射出了三口喪門釘，疾擊獨孤一保的胸膛。

這一着暗器手法，看似平平無奇，但在方滌袖中施展開來，却是來勢兀突，角度也極刁鑽，獨孤一保如不自救，那是非死不可的。

誰知獨孤一保居然已把性命置諸度外，喪門釘雖然迎面飛擊而來，但他的身形還是不變，刀勢還是以傷人爲先。這倒敎方滌爲之大感意外。

他以爲獨孤一保必先自救，那一刀自然可以化解於無形。

誰知獨孤一保中了方滌暗算，自知功力已大打折扣，想戰勝對方，實在難比登天。

既不能勝，唯有同歸於盡！

他確已下了這樣的决心，所以雖然聽見暗器破空之聲迎面而來，他還是不閃不避，仍然舞刀擊殺方滌！

在那刹那間，他已看穿方滌的心思。

方滌發出那三口喪門釘，是以爲自己非要自救不可的，但他偏不顧自己的死活，無論如何也要先殺了方滌再說。

方滌顯然想不到，像獨孤一保那樣的江湖大盜，竟然會爲了一個已經死了十年的女人而拚命！

他們所說的任堡主，就是太行山靈池堡堡主任瑩瑩。

任瑩瑩是江湖上的女中豪傑，有時候，她豪邁洒脫，不遜鬚眉，但在另一方面，她却又是個詩畫棋琴無一不精的才女，有一次她在半醉之餘，用京片子唱了一齣極難控制火候的「玉墀秋夜曲」，直把滿堂賓客聽得如痴如醉，連幾個得道高僧也聽得爲之心弦震蕩，陶醉在曼妙歌聲中。

獨孤一保也是當時的座上客。

那一次，是靈池堡老供奉「羽衣仙婆」甘秀娘七十大壽的大日子，甘秀娘在江湖上素負盛名，當日到靈池堡賀壽的武林中人，沒有一千也最少有八九百。

獨孤一保那時候還沒有瞎掉眼睛，他才第一次看見任瑩瑩，就已暗生傾慕之情，再聽罷這一曲，更是對她愛慕得死心塌地，彷彿這世間上除了她之外，就再也沒有別的女人一樣。

自從這一天後，獨孤一保就用盡千方百計，要接近這位年青的任堡主。

但他是個獨行大盜，當他在甘秀娘壽宴上露了臉後，不出三天，就有八個厲害無比的捕快盯上了他。

這八個捕快全是來自開封府的一流好手，江湖上的朋友都把他們稱爲「開封八虎」，每一個人都有不同凡响的本領，如今八虎同時出動，獨孤一保可就危險了。

正當「開封八虎」佈下天羅地網，看來勢必可以把這個獨行大盜擒拿下來之際，忽然橫裏殺出一騎人馬，把「開封八虎」佈下來的陣勢衝開了一個缺口。

那是一個白衣騎士，他臉上戴着一張金色面具，手裏揮舞着一柄八尺長的花宣大斧，「開封八虎」中膂力最強的「大力黑虎」詹禾跟他硬撼了一招，結果整個人被震開逾丈，兩手虎口血流如注，直把其餘七人瞧得爲之目瞪口呆。

獨孤一保身陷重圍，以爲這一次必然要大費一番手脚，想不到突然來了救星，眞是喜出望外。

「開封八虎」目睹白衣騎士把獨孤一保救離險境，雖然拚命追截，但那騎士不獨斧法兇悍霸道，人莫能近，更能使用一手卓絕不凡的暗器功夫，「開封八虎」雖然全是六扇門中有頭有臉的人物，但這一次，這個筋斗却是註定栽定的了。

獨孤一保甫脫險境，一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又來臨了。

這件事情，不但他想不到，就是在馬蹄後瞠目結舌的「開封八虎」也無法想像得到，這個手揮八尺花宣大斧，來勢兇猛的白衣騎士，原來竟然是個女兒家！

她並非別人，正是獨孤一保朝思暮念，爲她而神不守舍的靈池堡主人任瑩瑩。

任瑩瑩把他救回靈池堡中，才把臉上的面具揭開，在那一刹那間，獨孤一保眞的驚得呆住了，彷彿這只是一塲夢。

他既喜悅，又慚愧。

任瑩瑩却不斷的安慰他，叫他不要爲了這件事情而產生自卑。

在以後的一段日子裏，獨孤一保可說是得償所願，任瑩瑩每一天都陪伴在他的身旁，兩人終於情愫漸生，大有郎情妾意永不分離之慨。

有一天，靈池堡突然發生一件大事。

堡中唯一的老供奉甘秀娘，突然下落不明，沒有人知道她去了甚麽地方，但她却留下了一封很簡短的條子，上面只是寫着幾個潦草的小字，道：「余若三日不回，可立衣冠塚！」

這條子雖然簡短，但却很嚇人，彷彿甘秀娘此一去，以後就再也不會回來。

任瑩瑩着急極了，立刻帶了一支親信精英高手，四出尋找甘秀娘的下落。

但甘秀娘武功高強，行踪更是神出鬼沒，任瑩瑩離開了靈池堡後，只覺得東西南北處處都是三岔路，誰也無法知道這位老供奉到底去了甚麽地方。

任瑩瑩找了兩天，就已覺得不是辦法，只好重回靈池堡，希望甘秀娘已回到堡中。

但甘秀娘沒有回來。

她一直等，等了兩個月，甘秀娘仍然音訊全無，她考慮了很久，才終於决定依照那張條子上的說話，爲甘秀娘設立衣冠塚。

誰知道衣冠塚蓋好，甘秀娘却突然回來了，她是坐着一頂轎子回來的。

轎子一直抬進堡中，她也一直沒有離開這頂轎子。

她甚麽人都不想見，連任瑩瑩想看看她都被拒絕。

但這位「羽衣仙婆」却要傳見獨孤一保！

獨孤一保怎樣也想不到，甘秀娘神秘地離開靈池堡，回來的時候第一個要見的人就是自己。

甘秀娘下令轎伕把轎子抬進一間密不通風的石室裏，她要在這裏跟獨孤一保秘密地談話。

兩轎伕把轎子抬進石室，正要退出去的時候，石室的千斤石門却已關閉了。

兩轎伕還不知道怎麽一回事，他們只聽得甘秀娘對獨孤一保說：「這裏是不是人擠了一點？」

獨孤一保也是老江湖了，他怎會不明白這句說話的意思。

可憐那兩個轎伕還如在夢中，其中一個還左顧右盼，傻笑着說：「這裏地方寬敞，只有咱們幾個人怎麽算擠？」

這句話才說完，一道血光巳在在他眼前暴閃。

那是他臉上濺出來的血漿！

以獨孤一保的刀法，要殺掉這兩個手無寸鐵的轎伕，眞是比宰鷄殺鴨還容易。

等到這兩個轎伕倒臥在血泊上，再也全然沒有半點動靜後，甘秀娘才從轎子裏走了出來。

獨孤一保身經百戰，無論甚麽事情逼上頭來都絕不會大驚小怪，但當他看見從轎子裏走出來的甘秀娘之後，他還是忍不住深深地抽了口涼氣。

在甘秀娘神秘離開靈池堡之前，獨孤一保是見過她的，那時候，她雖然巳年逾七旬，但還是沒有半點龍鍾老態，臉色還是白中透紅，精神充沛極了。

但這時候，甘秀娘的一張臉龐，竟然完全乾癟下去，整個人似乎在短短兩個月之中，消瘦了足足一半！

「甘老供奉……妳老人家……怎會……怎會……」獨孤一保吃驚地說，但他却不知道該怎樣問下去才好。

甘秀娘反而笑了，她笑着道：「老身現在這副樣子雖然難看，但心情却是很愉快。」

獨孤一保又是一呆，心想：「瞧妳這副模樣巳是死期將至，還有甚麽事情值得高興？」

只聽得甘秀娘又緩緩地接道：「你可知道，老身在兩個月前去了甚麽地方？」

獨孤一保忙道：「晚輩和任堡主都一直担心得緊。」

甘秀娘道：「本來，老身在三日內回不了靈池堡，必然巳經喪生在白影子的手裏……」

獨孤一保才聽見了「白影子」這三個字，他的臉色立刻就變了。

「白影子」是一個武功極厲害，行踪也極飄忽的江湖惡魔，獨孤一保雖然是劇盜，但若跟這位白影子相比下來，他所幹的一切案件就變得太微不足道了。

白影子曾經在一夜之內，把京師城內最著名的十七件古玩，分別從十七家富戶巨宅裏盜走！

每一件古玩都價值連城！

而且，在每一家富戶的宅院裏，都有着森嚴的守衛，但在一夜之內，這十七件價值連城的寶物居然全都失竊，那眞是一件匪夷所思，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

在每一件古玩失竊之處，都被換上了一塊白玉，白玉上雕着兩個字，那是：「影子」。

那是大盜白影子的標記！

像那樣的一個人，當然是令人聞名變色的。

獨孤一保也不例外。

甘秀娘瞧着他，忽然嘆了口氣，道：「你可知道，白影子是甚麽人？」

獨孤一保的呼吸有點緊促，過了一會才平靜下來，道：「他是個江湖大盜。」

甘秀娘道：「老身並不是說這點。」

獨孤一保呆了一呆，道：「不是這一點又是那一點？」

甘秀娘目光閃動，道：「白影子出道江湖所幹的第一件案，是夜盜玲瓏山莊的鎭山之寶玲瓏綠玉杖，你可知道，那時候他有幾歲？」

獨孤一保苦笑着，道：「晚輩孤陋寡聞，實在無法回答。」

甘秀娘道：「那時候，他巳經六十二歲！」

獨孤一保完全怔住，道：「那時候……他巳六十二歲？」

甘秀娘冷冷一笑，道：「可笑一般江湖中人，還有人以爲白影子是個年青小伙子，那眞是錯到十萬八千里外去了。」

獨孤一保皺眉道：「他如今豈非巳七十多歲了？」

甘秀娘道：「還有兩年就八十歲，眞是個老不死！」

獨孤一保奇道：「前輩何以知道這樣清楚？」

甘秀娘冷笑一聲，說道：「這個老不死在年青的時候，曾經娶了一個很好的妻子，但這老不死見異思遷，迷上了另外一條狐狸，結果就把妻子拋棄了，還把岳丈推下萬丈深淵，奪取了一本練功秘笈。」

獨孤一保巳聽出一點眉目，故意道：「白影子也實在太不像話了，倒不知道他的妻子是誰？」

甘秀娘冷冷道：「那個倒楣黃臉婆就是我。」

獨孤一保吸了口氣，道：「這樣說來，白影子這個人實在是太可惡了。」

甘秀娘道：「換上是你，你會不會去找這個老不死算帳？」

獨孤一保凜然道：「父仇不共戴天，這種人自然是人人得而誅之。」

甘秀娘道：「你說得很對，老身雖然對這老不死情深義重，但是他却竟然害了我爹，老身若不找他算帳，也就不是個人了。」

獨孤一保道：「前輩這次不辭而別，就是去找白影子決一死戰？」

甘秀娘點點頭，道：「不錯，那一天老身忽然接獲飛鴿傳書，知道這老不死到了五宜城，原來那條騷狐狸就住在五宜城內，老身可不是吃醋，只是爲了報父仇，

非要找白影子拚命不可。」

獨孤一保道：「前輩神功蓋世，那白影子想必巳給前輩殺了？」

甘秀娘落寞地一笑，緩緩道：「不錯，那老不死自以爲可以目空一切，却想不到，老身對他的武功路數，早巳瞭如指掌，在不出百招之內，老身巳把這惡賊的心肝挖了出來。」

獨孤一保瞧着她灰白的臉，道：「但前輩似乎也受了傷……」

「這不是受傷，而是中毒！」甘秀娘怒聲說道：「這是那條狐狸的傑作，她好歹毒，竟然趁老身手刄仇人之際，把整座廳子都封鎖了，那廳子看來並無甚麽異樣，但一關上門戶，却是處處銅牆鐵壁，無路可逃。」

獨孤一保沉聲罵道：「這眞是一條毒狐狸。」

甘秀娘道：「這毒狐狸把老身困住後，廳子裏接着毒霧瀰漫，那是崆峒派的『子午離魂香』，凡是中這種毒的人，子不過午，午不過子，半日之內必死無疑。」

獨孤一保皺着眉，道：「這樣說來，前輩可危險極了。」

甘秀娘冷冷一笑道：「但這條毒狐狸千算萬算，還是算漏了一着，那座廳子不錯四週有如銅牆鐵壁，但老身在最危急的關頭却看出屋頂仍然和一般房舍無異，終於給老身衝破飛越，還抓住了那條毒狐狸，讓她好好嚐試一下半死不活的滋味！」

獨孤一保道：「前輩大仇巳報，這本該値得恭賀的，但前輩身上這傷毒……」

「好一柱『子午離魂香』，眞是厲害！」甘秀娘凄然一笑，道：「老身手刄仇人後，本欲回堡，但至半途巳難支撑下去，只好在一座破廟裏調息運氣，強行把毒力逼出體外，初時，老身也以爲活不過半天，就得化爲一灘血水，死在荒山破廟之中，誰知老身運氣好得出奇，在那破廟運氣療毒之際，居然遇上了妙莊師太。」

獨孤一保道：「是不是有『峨嵋冰心妙手』之譽的妙莊師太？」

甘秀娘點點頭，道：「若不是遇上峨嵋冰心妙手，老身現在還能跟你站在這裏說話嗎？」

獨孤一保道：「妙莊師太把前輩的毒驅走了？」

甘秀娘嘆了口氣，道：「她雖然醫術湛深，但也無法把『子午離魂』香的毒力完全驅除，只能把毒力暫時鎭壓，不讓它發散出來。」

獨孤一保道：「那麽，要用甚麽辦法才可以把餘毒完全清除？」

甘秀娘搖搖頭，道：「沒有。」

獨孤一保呆住，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該怎樣說才好。

甘秀娘却說：「人生七十古來稀，老身活到這把年紀，晚年又報了殺父之仇，也可說是死而無憾，誰也不必爲我這個老太婆來難過。」

獨孤一保忙道：「前輩鴻福齊天，一定可以逢凶化吉。」

「少廢話！」甘秀娘突然面色一沉，道：「老身回堡後，甚麽人都不見，就只見召你一個人，可知是爲了甚麽緣故？」

獨孤一保怔了怔，道：「晚輩正想知道眞正原因。」

甘秀娘面色凝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才說：「老身在白影子的身上，找到了一張藏寶圖！」

「藏寶圖？」獨孤一保的瞳孔立刻放大了兩倍。

甘秀娘點點頭，道：「不錯，是白影子的藏寶圖，在那個地方，埋藏着不知幾許奇珍異寶，其中恐怕還包括京師城被竊的十七件古玩！」

獨孤一保道：「倘眞如此，那眞是一筆價値無法估計的鉅大財富。」

甘秀娘道：「老身要你帮助任堡主，把這寶藏奪取回來！」

獨孤一保怔了怔，道：「前輩，這話是從何說起？晚輩只是庸碌之材，怎比得上任堡主那麽本領？」

甘秀娘搖搖頭，道：「你不必隱藏自己的本領了，『開封八虎』雖然把你困住，但即使沒有任堡主相助，你還是可以從容擺脫他們的。」

獨孤一保默然。

甘秀娘又接道：「你可知道，任堡主爲甚麽要把你救回靈池堡？」

獨孤一保搖搖頭。

甘秀娘笑了笑，道：「這是老身的主意。」

獨孤一保奇道：「前輩既知晚輩可以突圍而出，何以還叫任堡主出手相救？」

甘秀娘凝視着他，神秘地笑着說：「天下間英雄救美的故事太多了，爲甚麽不能讓美人救一救落難的英雄？」

獨孤一保嘆道：「任堡主文武雙全，而且不愧是個大美人，只可惜晚輩只是個不成材的獨行大盜，和英雄二字眞是相距得太遠太遠了。」

甘秀娘立時用力地搖頭，道：「你若眞的只是個大盜，你也沒有資格可以參加老身的七十壽宴。」

獨孤一保一楞，道：「晚輩不懂。」

甘秀娘嘴角露出一絲充滿自信的微笑，道：「你這個大盜在江湖上的名氣比不上白影子，但這數年來，你最少也有數十萬兩斬獲罷？」

獨孤一保直認不諱，道：「總數是八十一萬六千三百九十九兩。」

甘秀娘道：「你每一次犯案，都準確地計算過刦走了人家多少錢？」

獨孤一保聳一聳肩，道：「這是晚輩的一種壞習慣。」

甘秀娘道：「這習慣很好，怎能算是壞事？」

獨孤一保苦笑道：「只可惜在別人的眼中看來，江湖大盜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又壞又錯的。」

甘秀娘瞧着他，看了半天才說：「八十一萬六千三百九十九兩銀子，可不是一個小數目，現在老身只想問問你，你身上還有多少張銀票？」

「銀票？」獨孤一保搖搖頭，道：「一張也沒有。」

甘秀娘道：「那麽，你現在還有多少銀子？」

獨孤一保怔了怔，半晌才道：「九兩左右。」

甘秀娘道：「那麽，還有八十一萬六

千三百九十兩銀子呢？」

獨孤一保道：「花掉了。」

甘秀娘道：「是怎樣花掉的？是賭輸了？還是花在女人的身上？」

獨孤一保咳嗽兩聲，點點頭，道：「兩樣都有。」

甘秀娘道：「你賭得很大？玩女人玩得很兇？」

獨孤一保呆住，這本來是他自己的事，他自己應該比誰都更清楚的，但這時候他却答不上來。

甘秀娘忽然嘆息一聲道：「讓老身爲你說罷，你刦同來的錢，的確是花在別人身上，但却不是風月場中的女人，也不是輸給別的賭徒，而是花在窮人的身上。」

獨孤一保又楞住了，甘秀娘的每一句說話，都是事實，但江湖上知道獨孤一保這種俠義行爲的人，實在是絕無僅有的。

他發楞了很久，才說：「這點事情，算得上甚麽？」

甘秀娘瞪眼道：「不算得上甚麽？也虧你自己才會把自己說得一文不值，白影子那老不死若有你這種俠義心腸，老身也許會把殺父之仇一筆勾銷，但他絕不像你，他本領越大，弄同來的寃孽錢越多，他的享受和揮霍也就越是荒唐混帳，這種人跟你獨孤一保相比，簡直有天淵之別。」

獨孤一保盯着甘秀娘的臉，忽然說：「晚輩的事，前輩是怎樣知道的？」

甘秀娘道：「是八姑媽說的。」

「八姑媽？」獨孤一保皺着眉，道：「前輩的八姑媽又是那一位？」

甘秀娘忽然失笑起來，道：「老身也眞是未免太糊塗了，這八姑媽可不是我的八姑媽，而是……」

「是杭州唐竹權的八姑媽！」獨孤一保陡地失聲說：「世間上叫八姑媽的人雖然很多，但最著名的八姑媽，就是唐大胖子的那一個！」

甘秀娘點點頭，微笑道：「你說對了，八姑媽這個人雖然看來兇巴巴的，但心腸却是一等一的好，她本來也不知道你的事，但她的乖侄兒有一次喝得酩酊大醉，一時鼈耐不住，就把你的事情口沫橫飛地說了出來。」

「天下第一號大醉鬼！」獨孤一保罵了一聲：「早就知道這種酒鬼靠不住，甚麽事情都要對別人說！」

甘秀娘道：「你這可罵得不對，唐竹權絕對沒有辱沒了父親唐老人的威名，他這種人才最靠得住，再說，你把刦同來的錢花在窮人身上，這種事也沒有向世人隱瞞的必要。」

獨孤一保長嘆一聲，道：「善不欲人知是爲眞善，那又何苦大吹大擂，唯恐天下間無人知道？」

甘秀娘道：「爲人之道，但求俯仰無愧於天地，一己之所爲，世人知又何妨？不知又怎樣？倘若說力掩眞相，就能心安理得，那也未免是太矯枉過正了。」

獨孤一保聽罷這番話，仔細想想，覺得也是道理，不由唏噓一聲，嘆道：「前輩之言極是，晚輩未免是庸人自擾了。」

甘秀娘道：「像你這種外貌奸邪，實則俠骨柔腸的俠盜，眞是世間罕見，不瞞你說，任堡主也是慧眼識英雄，早就對你這位『天干地支勾魂客』暗生傾慕之情，倘若你們兩人能結合在一起，那眞是靈池堡最值得慶幸的大喜事。」

獨孤一保忙道：「晚輩只是草莽粗漢，又怎堪匹配天仙化人般的人間仙子？」

甘秀娘笑道：「姻緣之事，早由蒼天註定，它若來了，你就算把大門關上，也是同樣阻擋不住的。」

獨孤一保雖然是江湖上的奇男子，但也給這位甘老供奉弄得爲之耳根發熱，心中却是又喜又甜。

只聽得甘秀娘又緩緩地接道：「像任堡主那樣冰雪聰明，又能幹又漂亮的女孩，你千萬不要輕輕錯過，同樣地，她也不該錯過你這種眞正的人間英雄。」

獨孤一保吶吶道：「晚輩愚魯，還望前輩多加指導。」

甘秀娘笑道：「這種事情，旁人是教不了許多的，但你也不必慌了手脚，凡事總要慢慢的來，瞧這般光景，你們這段姻緣是穩如鐵塔的了，就只等待先解決白影子寶藏的事情。」

獨孤一保深深地吸了口氣，道：「白影子是大盜中的大盜，那寶藏的財富，自然是十分誘人，晚輩恐怕不易得手。」

甘秀娘的面色又漸漸沉重下來。

鬼影神鞭震九霄

石室裏的氣氛越來越是沉肅。

甘秀娘望了望那兩個已身子僵硬的轎伕，然後才對獨孤一保說：「你可知道這兩個轎伕是甚麽人？」

獨孤一保搖了搖頭，道：「晚輩不知道。」

甘秀娘道：「既然不知道，爲甚麽在殺他們的時候，你一點也不遲疑？」

獨孤一保道：「晚輩看見這兩人才進石室，就已手中暗扣毒鏢，顯然是不懷好意。」

甘秀娘點點頭，道：「你說的不錯，這兩人一個叫胡聰明，另一個叫木大愚，但姓胡的其實是傻子，木大愚才是個老謀深算的狐狸。」

獨孤一保道：「這麽說，若不是木大愚的主意，胡聰明是不會來到這裏的？」

甘秀娘道：「不錯，當老身遇上這兩個人抬着這頂轎子的時候，就已經知道，他們是在打老身的主意。」

獨孤一保道：「難道他們知道那張藏寶圖的事？」

甘秀娘點點頭，道：「這個自然，但他們都知道，老身雖然中了毒，武功仍在，所以沿途一直還是不敢下手。」

獨孤一保道：「前輩早已知道他們是甚麽人了？」

甘秀娘道：「但他們却不知道這一點，還以爲老身尚在夢中。」

獨孤一保道：「這兩人經常刦殺商旅，冒充轎伕更是常用的把戲，今日殺之，實在不枉。」

甘秀娘長嘆一聲，道：「象齒焚身，白影子那老不死的藏寶圖，無論是誰收藏着，都是極其危險的事。」

獨孤一保默然。

甘秀娘却又接着說：「但老身命不久矣，這一張藏寶圖，就交給你和任堡主處理啦……」

這位羽衣仙婆說到這裏，聲音已沙啞而微弱。

她果然是命不久矣！

×　×　×

在甘秀娘咽氣之前，獨孤一保把任瑩瑩叫了進來。

甘秀娘瞧着這一對情侶，滿是皺紋的臉上浮現出愉快的微笑。

她的聲音不再沉重，甚至彷彿如釋重負。

她把藏寶圖交給了這兩個武林後輩，然後含笑而逝。

任瑩瑩很堅強，她沒有哭，甚至沒有流一滴淚。

流淚不是辦法，她要完成甘秀娘交給自己的任務。

她召來了一個人，這人叫方滌，是靈池堡的總護法，地位僅次於甘秀娘。

甘秀娘死後，任瑩瑩唯一可以倚重的，就只有這個人。

白影子藏寶的地方，是在遼北一座大山之中，而這座大山，少說也有五六股強盜，一般商旅，都視之爲畏途。

誰也想不到，白影子藝高人胆大，居然把寶藏埋在這一座大山裏，當然，藏寶地點還是十分隱蔽的，那五六股強盜各聚一方，平時爲了三幾十兩銀子也會大動干戈，又怎會想到附近居然藏着一筆如此驚人的財富？

但即使他們知道，恐怕也沒有誰敢在白影子還活着的時候，去掘掉他的寶藏。

挖掘寶藏也許不怎麽困難，但想活着享用白影子的財富，似乎就不大容易了。

倘若寶藏埋藏的地方人跡罕至，任瑩瑩未必會勞師動衆，但在那種盜賊多如牛毛的地帶，她就不能不愼重考慮一下，當寶藏被挖掘出來之後，將會發生怎樣的情況了。

她也曾想只帶三幾個人，就進入那座大山之中，悄悄的把寶藏發掘出來，然後又悄悄的把它帶走。

但這辦法並不一定走得通。

人數少了，雖然比較容易避人耳目，但一來勢孤力弱，二來寶藏裏若有大量的金銀珠寶，三幾個人是無法把它全部帶離遼北的。

經過一番愼重考慮後，任瑩瑩和獨孤一保都認爲，與其行藏閃縮，偷偷摸摸的進入那座大山，倒不如率衆直闖，然後嚴陣佈置，無論是誰想插上一手，都先把這隻手砍掉下來再說！

這種策略，方滌也大表贊同，他又認爲，憑靈池堡衆多高手的力量，那座大山的盜賊就算人數再多，也是不足爲患的。

結果，在兩個月後，靈池堡幾乎把那座大山佔據了一半。

那一半地域裏，四週都被插上一面一面杏色的旗子，那是靈池堡的禁地標誌。

初時，也有一兩夥強盜大表不服，要闖進禁地；瞧瞧靈池堡的人在攪甚麽鬼，但方滌鐵手無情，把擅闖禁地的強盜一口氣殺了二十八個，這一着殺鷄儆猴極其靈效，其餘的盜匪眼見前車可鑑，就再也沒有人敢闖進杏旗內的禁地，拿自己的性命來開玩笑。

至於掘寶藏的工作，居然比想像中還更順利，不到兩天，他們就已在一個極其隱蔽的山洞裏，把白影子埋藏着的財富挖掘出來。

在那令人目眩的寶藏裏，連黃金也幾乎成爲最不値錢的東西。

比方說，一件唐代的古玩，或者是一件來自波斯古國的奇珍異寶，又或者是一把寶劍，這些東西也許就會比一大箱黃金還更値錢！

方滌和獨孤一保都並不是沒有見識的人，尤其是獨孤一保，他雖然年紀比方滌爲輕，但却是個見慣財富的江湖大盜，但當他們把白影子的寶藏發掘出來後，兩人都不禁被震驚得呆住了。

就算用「富可敵國」四個字來形容這寶藏，恐怕也不能算是甚麽誇大之辭。

到了那時候，任瑩瑩才知道，這一次的行程是多麽兇險！

寶藏的財富越鉅，他們所遭遇到的敵人也就一定會越多，也越難對付。

幸好她早已把寶藏附近列爲靈池堡的禁地，那幾股強盜雖然疑心大起，但還是不知道任瑩瑩在悶葫蘆裏賣的是甚麽藥。

到了第三天，任瑩瑩帶着所有的人離開了那座大山，連那個山洞也用大石把它塞住。

由於方滌曾經以雷霆萬鈞之勢殺了二十八個強盜，當他們離開那座大山之際，其餘的強盜只敢站在老遠瞧着，再也沒有人敢來一捋虎鬚。

但消息傳得很快，他們還沒有離開遼北，已遇上了幾撥黑道高手，他們都想瞧瞧，在這支龐大的車隊裏，到底押運着些甚麽。

他們並不知道，在這支車隊裏竟然有着白影子的寶藏，但却已瞧出，任瑩瑩這支車隊極可能正在押運着一批金銀珠寶，或者是十分珍貴的貨物。

這些黑道高手，比起大山裏的強盜，又厲害了不知多少倍。

尚幸任瑩瑩早已料到會出現這種局面，這一次遼北之行，可說是精銳盡出，憑着衆人齊心協力，再加上獨孤一保也異常賣力，總算能夠順利把白影子的寶藏送同靈池堡。

那時候，適値華北大旱，鬧着飢荒，任瑩瑩和獨孤一保都準備利用這筆財富，來救濟成千上萬的飢民。

但他們都不想別人知道，這些賑災的金錢，是由他們放發出去的，所以暗中跟八個富甲一方，平時也頗有大善人之名的富戶聯絡，用他們之名義來負責賑濟災民。

這八個富戶，有些只是沽名釣譽，唯恐別人不知道他們是大善人之輩，但也有幾個確是心地善良，甚至不惜散盡家財來救濟飢民的眞正善長。

結果，無論眞善長也好，假大善人也好，他們都很樂意接受這一個任務。

在半月內，任瑩瑩已放發了幾萬兩金子。

但飢民是那樣多，幾萬兩金子仍然未能把災區惡劣的形勢扭轉。

幸好那時候，老天大降甘霖了，大家都對未來有着一種新的希望，希望大旱之

年從此一去不返，以後永遠風調雨順，人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家園裏安居樂業。

只是，糧食不足，民生窮困，老天雖然下雨了，但在短期之內，人們還是要挨餓的。

在白影子的寶藏裏，那幾萬兩金子只其中一部份的財富。

除此之外，還有不少稀世奇珍，名劍寶刃，這些東西都很值錢，也許只是其中一件，就可以抵得上好幾萬兩黃金。

但要用來賑災，就必須把這些價値連城的寶物變買，才能兌換金子銀子，以解大衆燃眉之急。而這種交易也不能太過張揚，因爲這都是白影子偷盜回來的賊贓。

由於外面的風聲漸漸緊了，任瑩瑩和獨孤一保都認爲，靈池堡極有可能因爲這寶藏而招惹江湖中人的垂涎。

經過一番審愼的考慮，他們終於決定先把這寶藏搬移到一個秘密的地方，那地方沒有名字，但卻景色幽美，而且還地處於一座大叢林的背後，平時連獵戶也不敢深入到此，眞是一個與世隔絕，恬靜極了的地方。至於賑災的事，則仍然由獨孤一保負責。

不到十天，他已經把一柄鑲滿了寶石的波斯彎刀，和兩隻龍鳳寶鼎賣了出去。

他是識貨的人，更能找到識貨之仕來完成這兩樁買賣。

波斯刀和龍鳳寶鼎變賣後所得到的銀子總共是二十三萬兩，對於災民來說，這是一件莫大的喜訊。

但等到獨孤一保重回那個沒有名字的地方之際，禍事終於來了。

任瑩瑩被一羣武功極高的蒙面殺手圍攻，這些人顯然是志在殺人奪寶。

方滌卻不見了！

任瑩瑩雖然也有不少手下，但他們也已陷入了兇險的戰局，沒有人能再帮助堡主一臂之力。

獨孤一保臉如土色，又驚又怒。

他奮不顧身，拚命衝了過去，誓與自己心愛的女人苦戰到底。

但那時候，任瑩瑩已是渾身血污。

獨孤一保殺了上來，她卻反而叫道：「你走！你不要留在這裏！」

她的心意，獨孤一保很明白。

她不想獨孤一保和她一塊兒死。

獨孤一保才望了她一眼，身子就像是給人抽了幾百鞭。

他疼死了。他心裏疼，肉裏疼，甚至連骨髓也在疼。

他恨透了這些蒙面人，他知道，他們是爲了白影子的寶藏而來的，但在獨孤一保的心目中，就算把天下間所有的財富堆放在一起，也絕對比不上任瑩瑩的一根指頭那麽重要。

任瑩瑩越是叫他走，他越是不肯走。

獨孤一保最看不起的，就是臨陣退縮，見利忘義，不願跟朋友共赴患難的人。

而且在他的心目中，任瑩瑩已不但是他的紅顏知己，更是畢生人唯一的妻子。

若要形容他對任瑩瑩的情意，似乎就只有那兩句傳頌千古的詩句：「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他心裏在叫：「能活在一起固然很好，就算是緣慳福薄，上天註定咱們只能死在一塊兒，那也是死而無憾了。」

他當然不想死，但上蒼若註定他和任瑩瑩之間只能有一個人還能活着，那麽，他寧願自己跳進地獄裏。

可是，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人若交上了可怕的霉運，想好好的活着固然不易，就算想一死了之，也是往往身不由己。

獨孤一保護着任瑩瑩，拚死拉着她殺出了一條血路。

血路是闖開了，他倆互相扶携，半擁抱半拖拉的進入了大叢林。

這座大叢林樹蔭蔽天，林中根本沒有路徑，只有滿地又鬆又厚的落葉和豺狼虎豹嘷鳴吼叫之聲。

倘若沒有獨孤一保，任瑩瑩絕對逃不出去。

但獨孤一保在苦戰那些蒙面人的時候，曾經給其中一人，用毒粉沾入了眼睛。

那種毒粉屬於甚麽門派，何人所有，一時間獨孤一保是無法知道的，雖然他沾上毒粉的份量只是很少，但卻已立時視綫模糊，淚水不斷在眼眶裏湧現。

等到他們終於逃避過敵人的搜索後，獨孤一保的眼睛已然瞎掉。

他甚麽也看不見，眼前只有一片黑漆。但他的心境卻是明亮的，他不斷握着任瑩瑩的手，他要照顧她，無論怎樣也要讓她活得長久而幸福。

可是，她的手卻漸漸冷了。

她的手忽然冰冷得很厲害，獨孤一保再也聽不見她的聲音。

忽然間，一切聲音都消失了，他緊緊地擁抱着她，沉痛地泣啜起來。

就在那一年的那一天，他瞎掉了一雙眼睛，也永遠失去了任瑩瑩。

他曾經想自萌短見，但想起這段血海深仇，他又怎能就此了結生命？

他發誓，一定要把整件事情的眞相查個水落石出！

× × ×

三口喪門釘幾乎已同時打在獨孤一保的身上。這三口喪門釘劇毒無比，但獨孤一保卻甚麽也不顧了，他只知道，出賣任瑩瑩的方老賊就在咫尺。

不殺方滌，誓不爲人。

爲了要找尋方滌，他已花了兩年功夫，直到三天之前，他才找到來這裏。

獨孤一保雖然已經是個瞎子，但這一次他夜闖方家，卻是光明正大，早有信箋知會方滌的。

就算方滌在這裏佈下了天羅地網，他還是要來。

但方滌沒有邀請助拳，甚至把宅院裏的人全都遣走，只是孤身一人迎接獨孤一保。他恃的不是人多勢衆，而是銳利的目光和狡狐般的頭腦。

他彷彿早已知道，獨孤一保已變成了瞎子。

倘若憑自己在江湖上翻滾了幾十年的經驗，連一個瞎子都對付不了的話，那也未免是太笑話了。

獨孤一保刀法不弱，輕功高明，方滌是知道的，但方滌也是一流高手，而且近十年來武功又再大有進展，他是有信心可憑一人之力，把獨孤一保置諸死地的。

可是，方滌還是沒有想到，獨孤一保竟然抱着同歸於盡的決心，連三口疾飛而來的喪門釘也置之不理。

而且，獨孤一保已中了重拳，但這一刀卻仍然既急且勁，一下子就已刺進方滌的咽喉！

方滌吃驚地望着獨孤一保，獨孤一保卻只是冷笑。

三口喪門釘也已射入他的身子，但他一點也不後悔。

「方老賊，是你串通外人的，現在正是罪惡滿盈的時候！」獨孤一保的手仍然緊握着刀柄，刀尖甚至已穿過了方滌的脖子，從後腦下穿了出來。

沒有人能在這種情況下還能活下去。

方滌早已氣絕，獨孤一保也渾身虛軟地倒了下去。

大廳裏又再靜寂如死，只有那猴子忽然發出了「吱吱」的叫聲。

這猴子已陪伴着獨孤一保八年，也是獨孤一保這八年來唯一的朋友。

牠走到獨孤一保的面前，好像想哭的樣子。猴子會不會哭？牠若會哭，現在已是牠應該大哭一場的時候。

因爲牠的主人快要死了。

獨孤一保躺在地上，兩眼雖然甚麽也看不見，但似乎還是正在凝視着猴子。

猴子倒是眞的直視着他，臉上的神態十分古怪。

牠忽然跳了起來，撲在方滌的頭上又抓又咬，猴子臉上出現了極兇惡的神情。

獨孤一保搖着手，叫道：「勇勇，這惡賊已死，你不要再白費氣力了。」

猴子勇勇又在方滌的鼻子上挖了幾下，才回到主人的身旁。

就在這時候，大廳外忽然出現了兩條人影。

這兩人一高一矮，高的很高大，矮的卻矮小得像個侏儒。

只見身材高大的人穿着黑色勁裝，手中倒提着一桿金光閃爍的長槍，而矮小的一個，則是寬袍闊袖，頭戴范陽笠帽，而兩人的年紀大概都在五旬之間。

只聽得身材高大的人怪笑着說：「倒也！倒也！老方倒也！獨孤瞎子也是倒也！倒也！」

矮小的人「嘻嘻」一笑，道：「還是雷大公子瞧得準，早就料到他們會弄成兩敗俱傷之局。」

身材高大的人忽然嗆咳兩聲，沉聲道：「你怎麽了？雷大公子早就囑咐過咱們，別到處抬出他的萬兒來，難道你已經忘了。」

矮小的人道：「這裏沒人怕甚麽？」

身材高大的人說道：「瞎子還沒有嚥氣！」

矮小的人道：「這可易辦了，待小弟把他早一點送上極樂世界！」

身材高大的人道：「還有那猴子又怎樣？」

矮小的人道：「當然也一併幹掉，你吃不吃猴子腦？」

身材高大的人哼一聲，道：「五十歲人啦，還是沒正沒經的。」

矮小的人也哼的一聲，道：「最沒正沒經的還是那副什撈子的牌九，他媽的押了八副，居然有五副鱉十、兩副一點，只有最後一副才來了個天槓。」

身材高大的人道：「也總算最後一注是押對了呀。」

矮小的人道：「你知道個屁，莊家開出來的牌是四點！」

身材高大的人道：「管它是四點還是五點，就算是九點，你抓住的一副天槓也已夠贏有餘！」

矮小的人道：「莊家兩張牌加起來才只有四點，它每一張都是地牌！」

身材高大的人一怔，不由啞然失笑，道：「原來你的天槓碰上了莊家一對地牌，豹子吃天槓，那眞是倒霉之極。」

矮小的人冷冷道：「你可知道，小弟近來窮得要命？」

身材高大的人道：「不怕！不怕！只要……」

矮小的人道：「爲甚麽不怕，是不是你肯借錢給小弟翻本？」

身材高大的人道：「不必向我借，只要把獨孤瞎子的腦袋帶回去，還愁沒有獎賞嗎？」

矮小的人恍然大悟，怪聲笑道：「對！對！」

他點頭不迭，接着從腰間抽出了一柄沉重而鋒利的五環刀，目露凶光地向獨孤一保走了過去。

獨孤一保已受了極嚴重的傷害，這矮小的人要殺他，可說是易如反掌的事。

猴子勇勇卻突然怪叫起來。

雖然牠不懂得說話，但從牠臉上的神情看來，牠是十分憤怒的，因爲牠知道，這人提着鋒利的大刀走了過來，顯然是要對主人不利。

矮小的人那裏把這猴子放在眼內，他冷笑了一聲，五環刀「霍」的一聲就向勇勇劈了過去。

在他意料之中，這一刀必然可以把猴子攔腰砍爲兩截。誰知勇勇並不是尋常的猴子，牠跟隨着獨孤一保這許多年，居然也練成了三幾招武功，矮小的人攻牠中路，只見牠靈活地側身一閃，接着搶攻疾撲了過去，竟然一口就咬住了那人的右腕。

勇勇這一咬是用盡全力的，矮小的人冷不提防，立時給咬得痛澈心肺，連冷汗也直冒出來。

但他畢竟是個武功不弱的人，而勇勇終究只是一隻猴子，牠這一咬雖然兇惡之極，但卻並不是甚麽致命的襲擊，矮小的人臨急應變，百忙中立刻把五環刀從右手轉過左手，只見刀光疾舞如環，又再驟然猛向勇勇腰間削去。

這一刀，矮小的人是含怒而發的，而且他再也不會大意，簡直把眼前的猴子當作是武林高手看待。

勇勇再靈巧，到底還是比不上這個矮小的人，眼看牠立時就要血濺當場，大廳裏突然響起一下清脆而響亮的聲音，接着，矮小的人手裏的刀就給一股大力扯掉。

矮小的人儍住了，甚至連勇勇又再咬他一口，他也渾然不覺。

那身材高大的人倒是看得很清楚，他伙伴的刀是給一條鞭子捲走的。

那條鞭子少說也有三四丈，就像是一條怪異的長蛇，從幾丈遠的地方突然飛捲

過來，一下就把矮小的人手裏的刀捲走。

兩個人的臉色都同時變了。

只要是對武學稍有認識的人，都一定知道，越長的鞭子，就越難施展。

他們從來也沒有見過這麽長的鞭子。

只要看見這條又長又靈活的鞭子，就可以知道它的主人必然是個極可怕的人。

「黃河雙怪，這裏可不是黃河，兩位又何苦玩上這一趟渾水？」鞭聲過後，接着就是一個人冰冷的聲音在大廳裏响起，而這時候，猴子勇勇也退開了一旁，但仍然狠狠地瞪着那矮小的人。

夜闖方家的這兩人，正是黃河下游兩岸著名的「黃河雙怪」，身材高大的叫「水君子」于離，矮小的那人叫「浪裏翻」尉遲海，兩人俱有一身不弱的武功。

但尉遲海的刀一下子就已給人捲走，這兩怪不由得從心底裏寒了出來。

五環刀已無影無踪，黑沉沉的大廳裏不知何時又已來了一個葛衣老人。

這葛衣老人衣着普通，身材普通，樣貌也極普通，看來只是一個很普通很普通的鄉下老兒。

但他手裏的一條長鞭，却絕不是普通人能够運用自如的。

于離的手裏早已暗暗扣着一把暗器，但却一直隱忍不發。

他的暗器功夫雖然不弱，但必須要在短近的距離發射才能發揮最大的功效。

但現在，這葛衣老人跟他的距離，未免是太遠了。

于離只好等待適當的時機才再出手。

只見葛衣老人已緩緩地走近過來，他望着獨孤一保，忽然長長地嘆了口氣，道：「鷸蚌相爭，漁人得利，這句話眞是一點也沒有錯，瞧，你們拚個你死我活，到頭來却有人要檢便宜啦，這豈非天下間最愚蠢的傻事嗎？」

尉遲海怒視着他，道：「尊駕是甚麽人？」

葛衣老人道：「老夫只是個過路人，賤名實在不必掛齒。」

于離向前踏出了一步，冷冷道：「尊駕功夫高明，在下是看得出的，但咱們的事，在下還是奉勸一句：你少管好了。」

葛衣老人瞪着他，道：「老夫偏要管，那又怎樣？」他又再向前踏出兩步。

于離心中有數，手裏扣着的暗器立時撤出。

葛衣老人冷笑着，就在那電光火石的剎那間，他的人已飛起，鞭子也已飛起。

他的人飛到于離的頭頂上，長鞭更同時纏住了于離的脖子。

于離大吃一驚，他想不到這葛衣老人的輕功身法那麽快，更想不到葛衣老人在這條長鞭上的功夫，竟然比剛才自己想像中還要厲害得多。

于離早已知道對方不好惹，但却還是沒有想到，自己的暗器撤出去後，居然連人家的衣角也沒沾上，自己的脖子反而給鞭子緊緊纏着了。

尉遲海也同樣驚得呆住了。

這時候，只要葛衣老人用力一拉，于離恐怕立刻就要窒息而死。

但葛衣老人却沒有這樣做，他只是對于離說：「水君子，你這個人一點也不君子，說到使用暗青子的技倆，更是平庸之極，雷大公子這口飯，你和尉遲海都是啃不下的，小心莫要給噎死了。」

于離給長鞭纏着脖子，連呼吸也大是困難，那裏還敢逞強動手，只好不迭地點頭，連連說道：「是！是！是！」

葛衣老人總算把于離放了，接着他又問尉遲海：「小尉遲，你是不是也想再跟老夫玩兩手？」

尉遲海連臉都發白了，他長長的吸了口氣，忙道：「不玩了！不玩了！」

葛衣老人淡淡一笑，道：「不玩就算了，反正老夫也沒這個勁兒跟你們這些無名小卒玩耍，快走快走，雷大公子正在等待兩位回去覆命，你們可以對他說：是『鬼影神鞭』朱老兒把獨孤一保帶走了。」

于離聽見「鬼影神鞭」這四個字，差點沒有險險昏倒過去。

「你……你就是朱……朱藏眞？」

葛衣老人嘿嘿一笑，道：「你就算不認得我這個人，最少也該認得老夫這條長鞭子，要找老夫晦氣，回去把雷大公子抬出來再說好了！」

于離已是驚弓之鳥，那裏還敢多說甚麽，尉遲海也知道朱藏眞是不好惹的，兩人互望一眼，然後立刻就匆匆離去。

朱藏眞緩緩地走到獨孤一保身旁，凝視了他好一會，忽然出手點住了他身上七個穴道。

獨孤一保沒有掙扎，也沒有驚惶，反而面上露出了感激之色。

他知道，朱藏眞並不是要傷害自己，而是正在封住自己身上幾處重要的穴道，不讓喪門釘上的劇毒侵入腑肺裏。

他忽然伸出了手，握住了朱藏眞的小腿，道：「你……就是朱藏眞朱老俠？」

朱藏眞慢慢地點了點頭，但隨即又想起獨孤一保是個失明的人，是以立時接道：「不錯，老夫正是朱藏眞。」

獨孤一保長長的吸一口氣：「朱老俠的英雄事蹟，晚輩早已聽說過，只恨一直無緣識荊。」

朱藏眞乾咳兩聲，道：「老夫那裏配稱老俠，比起你這位俠盜來說，老夫就只配爲你抹脚。」

獨孤一保道：「朱老俠言重了……」

朱藏眞神情凝重地瞧着他身上的三口喪門釘，道：「這三口釘子好厲害，非要統統拔掉不可。」

獨孤一保嘆道：「不必啦，閻王註定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晚輩知道命不久矣，朱老俠又何苦浪費精神？」

朱藏眞又乾咳了一聲，半晌才道：「老實說，要拔掉這三口釘子，也並不是老夫所能勝任的，釘子固然是一拔即起，但却也可能立刻就要了老弟的性命。」

獨孤一保道：「如今方老賊已然伏誅，晚輩就算死在這裏，也總算是了却心頭一樁大仇大恨。」

朱藏眞道：「老弟與任堡主之事，老夫也曾略有風聞，方濂固然是死有餘辜，但眞兇恐怕猶在逍遙法外。」

獨孤一保面露沉痛之色，悲聲道：「晚輩何嘗不知，只恨再無餘力追查到底而已。」

朱藏眞道：「昔才兩人，乃黃河雙怪

，這兩廝雖然成不了甚麽氣候，但是他們的主子，却是江南摘星樓的雷大公子雷九霄。」

「雷九霄！」獨孤一保咬着牙，道：「他倒急於要我死！」

朱藏眞道：「但此刻你仍然活着。」

獨孤一保喘息着，道：「但却又與死人何異？」

朱藏眞皺了皺眉，道：「你身上這傷毒，老夫雖然無法治好，但最少還可以保住你的性命七八天。」

獨孤一保凄然一笑：「多活七八天，那又何苦？」

朱藏眞道：「那可不然，只要你還有七八天的性命，老夫就可以把你送到醫谷裏。」

「醫谷？」

「對，難道你沒聽過醫谷這地方？」

「不，那地方可說是武林聖地，醫谷中人，幾乎人人都是神醫。」

「尤其是時九公，他有天下第一號神醫之譽，老夫敢保證，你這點傷毒到了他的手裏，必然三兩下子功夫就可以治癒過來。」

獨孤一保漠然地笑了笑，然後就沉默下來。

他並不怕死，他從來就不是個貪生怕死的人。

他早就拚將一死，也要把方濂誅滅，現在，方濂已死，他本已沒有活下去的打算和希望。

但朱藏眞的出現，却又使他有了生機，只要有生機，他就還想再活下去。

他活下去並不是爲了要享受人生，而是要盡最後一分努力，把當年的血案查個水落石出！

他是個俠盜，也是個勇敢的人。

但在絕大多數武林人士眼中，他却是個可怕的魔鬼！

陰陽九絕巧逢八條龍

漫長的官道在夜幕下變得寂靜無聲。行人沒有了，商旅的車馬沒有了，路旁的小販子也已紛紛回家。

在這方圓百里之內，唯一的市鎭就在眼前。

這是牡丹鎭，地方雖然不大，但也總算有五六百戶人家，而這裏的鎭長容鶴年，更是玄門靈鶴派之首，江湖上的人，都叫他「白羽天君」。

容鶴年歷代祖居都在牡丹鎭，在這市鎭裏，容家中人成爲鎭長，已是百餘年來不容旁人染指的「老規矩」。

所以，也有人乾脆說牡丹鎭其實就是容家鎭，或者是靈鶴鎭。

容鶴年已年逾花甲，自從四十歲開始，從父親容震宇手裏接管靈鶴派以來，一直嚴守門規，不敢稍忘容家家訓，可說是整個牡丹鎭裏最循規蹈矩的一個人。

容鶴年是靈鶴派掌門，門下弟子二十七人，其中八人已離開牡丹鎭到江湖上走動，尚有十九人仍然在鎭中，朝朝勤練靈鶴派的內功心法和劍法。

在容鎭長管轄之下，牡丹鎭從來也沒有出現過盜賊，這裏也沒有賭坊、青樓、只有兩間酒家和一座古老的客棧。

這兩間酒家和客棧的老闆，同是一人，正是本鎭鎭長容鶴年。

他是個嚴肅的老人，甚至可以說是嚴肅得有點古怪。

他平時難得一笑，而鎭上可以逗他發笑的人，就似乎只有容蓉兒。

容蓉兒是他的女兒，唯一的女兒。

她今年十八歲了，除了內力修爲還比不上父親外，她在劍法上早已儘得眞傳！

靈鶴派的「冲霄一鶴劍法」，全套總共九九八十一招，她對每一招都已練得滾瓜爛熟，甚至可以把這八十一招劍法從最後一招開始倒轉過來使用，一直使到起手招式爲止，不明就裏的人驟然看來，甚至會以爲那是另外一種厲害無比的劍法。

容蓉兒的確是個很厲害的女孩子，在牡丹鎭裏，敢欺負她的人，直到現在還找不出一個來。

當她高興的時候，她的臉看來就是春日陽光下的花朵，既甜美又清新，但當她脾氣發作起來的時候，却也是很嚇人的。

有一次，容鶴年門下排名第六的弟子喝了幾杯酒，向容蓉兒調笑了幾句，還嘲諷她的劍法像是搖風擺柳似的，結果他是自討苦吃，給這個小師妹用劍柄撞斷了四五枚牙齒。

容鶴年聞訊大怒，說要好好教訓教訓女兒，但後來不知怎的，到底還是不了了之，那裏有半點懲罰這個寶貝女兒？

原來那一次，容鶴年的確存心想嚇嚇女兒的，也好教她日後別再任性胡爲，但等到他要大擺嚴父架子和威風的時候，容蓉兒却和母親容夫人一起出現，據說，容鶴年給妻子厲瞪了一眼，滿肚子痛罵女兒的說話就連一句也罵不出來了。

到了第二天，容蓉兒把一襲新衣裳送給父親，說是自己親手縫製的，容鶴年明知那是婢女桃花和杜鵑的傑作，但却也沒有當面揭破，只是笑吟吟的就把衣裳穿上。穿上了新衣裳後，這位靈鶴派的掌門，似乎就已把六弟子給女兒撞斷四五枚牙齒的事情忘記得乾乾凈凈。他不但沒有罵女兒，還給女兒逗得大笑起來。

× × ×

這一天晚上，在牡丹客棧的店堂裏，容蓉兒又來了。

她每一次出現，這裏的掌櫃計老先生就頭痛之極。

計掌櫃在牡丹客棧裏幹了十八年，他工作勤懇，做事負責，容鶴年是從來也不會對他稍有半句微辭的。

容鶴年雖然威嚴，但却絕少隨便開口罵人，最少，他並不苛刻，也不挑剔，像計掌櫃那樣勤懇負責的老夥計，他自然不會有甚麽不滿意的說話和批評。

但近兩年來，計掌櫃却給容鶴年責罵了好幾次，而每一次都是因爲容蓉兒在客棧裏鬧事，或者是喝酒。

牡丹客棧是做生意的地方，無論是誰，只要有錢就可以進來吃喝住店，雖然牡丹鎭內民風淳樸，但在客棧裏進出的，絕大多數都是來自四方八面，各式各樣的人物，可說是品流複雜，甚麽人也有可能出現在客棧裏的。

像容蓉兒那樣脾性的人，只要她來到

了這裏，就隨時隨刻都可能會招惹麻煩。

計老先生人老胆小，提起了麻煩事就心驚胆顫，唯恐避之不及。

但容小姐可不怕，她和計掌櫃剛好相反，遇上了越麻煩的事情，她就越是興緻勃勃，起勁十足。

有一次，客棧店堂裏來了兩個背負長劍的年青人，這兩人把店小二左呼右喝，態度驕橫極不客氣，湊巧容小姐剛好遇上了，結果兩男一女，就在客棧店堂裏乒乒乓乓的打了起來。

那兩個年青劍客乃是同門一起習藝的師兄弟，兩人經常自詡：「雖戰萬夫，雙劍合璧矣足！」那知在客棧內兩人合攻一名弱質少女，居然還是隱隱落在下風，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

酣戰間，其中一人問：「芳駕怎麽稱呼？師尊又是何人？」

容蓉兒不答反問：「你們又是甚麽人的徒子徒孫？」

那人吐一口氣，答道：「家師乃武當俗家長老『兩儀劍聖』，他老人家姓史，名諱上俠下魂。」

容蓉兒冷冷一笑，道：「史俠魂倒也算是一號人物，但怎麽這位武當劍聖所教出來的徒兒，竟然都是飯桶？」

此言一出，連計掌櫃的臉色也變了。

那兩名武當俗家弟子又怎能忍得住這一口氣？就算他們敗在容蓉兒的劍下，回頭只要向師父史俠魂訴說幾句，恐怕很快就會釀出大禍事來了。

幸而容鶴年及時趕到客棧，極力調解，一場風波才總算平息下來。

又有一次，客棧裏來了一個大胖子，他喝了很多酒，好像快要醉得不省人事了，但嘴裏却偏偏還在說：「衆人皆醉老子獨醒，衆人皆濁老子獨清……」若是別人看見了，也許只會付諸一笑就算，但容小姐却豪氣忽發，居然上前向這大胖子挑戰，說要每人喝一碗酒，然後看看誰先躺了下去。

大胖子酒意正濃，正愁無人奉陪，忽然眼前出現了一位粉雕玉琢也似的美人兒，而且還說要跟自己拚酒，自然是求之不得，但這一來，却嚇呆了計掌櫃，他急急上前苦勸，勸容蓉兒不要鬧事。

但容蓉兒那裏肯依，而且還好像充滿信心的樣子。

原來她有一種解酒藥丸，預早服下，可使酒量增加數倍。

而在平時，她也經常陪伴母親喝酒。

原來，容夫人雖是女流之輩，却也酒癮極深，而且喝的都是烈酒，容蓉兒陪着母親喝酒喝得多了，自然而然地，也練成了很不錯的酒量。

再加上預早服下了解酒藥丸，她絕不相信還會敗在那個大胖子的手下。

其實，她並不憎惡這個大胖子，只是想看看這個大胖子醉倒下來的情形。

這大胖子眞壯觀，人也很有趣，他完全醉了的時候一定更好看。

但這一次，容蓉兒算錯了。

她以爲憑着那些解酒藥丸，就可以擊敗大胖子，誰知道首先倒了下去的人，居然就是她自己。

那可惡的大胖子，反而好像越喝越清醒了，等到兩人都喝了二十大碗烈酒的時候，容蓉兒只覺得舌頭比脚還大，而大胖子却在笑咪咪地凝視着自己。

直到那時候，容蓉兒終於想起了一個人。

在傳說中，這人是個大胖子，他是杭州人氏，姓唐，叫唐竹權，江湖上的人，都叫他「天下第一號大醉鬼」……

想起了這個人，再看看眼前這個大胖子，容蓉兒忽然驚出了一身冷汗。

解酒藥丸再厲害，再霸道，也不能讓人千碗不醉。

容蓉兒雖然初時以爲自己佔盡上風，但等到她想起唐竹權這個人的名字後，她還沒有喝第二十一碗酒就已倒了下去。

幸好，她醉倒的地方，是在自己的客棧裏，而且她才醉倒下去，她的父母就已同時趕來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計掌櫃又怎能不揹黑鍋。

× × ×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容蓉兒雖然很討人歡喜，但計掌櫃每次看到了她，都是不禁眉頭大皺，唯恐她又再惹是生非。

這時候，天色漆黑一片，但客棧店堂內還是燈火明亮，如同白晝。

容蓉兒獨個兒坐在最靠近大門的一副座頭上，有點悶悶不樂的樣子。

她覺得生活得太平凡了。

她想到外面的地方瞧瞧，但父親却不答應。

她所說的「瞧瞧」，其實是要闖蕩江湖，過着遊俠般的生活。

她想成爲一個女遊俠，專門爲弱小抱打不平，把世間上所有的強梁惡賊一一誅滅。

但容鶴年反對，容夫人也不贊成。

她眞的想悄悄溜了，但却又拿不定主意。

她知道，自己若眞的一聲不响離開了牡丹鎭，一定會使父母担心死了。

容蓉兒雖然刁蠻任性，但却是個很孝順的女兒，她也不想父母太担心，所以想來想去，還是只好留在鎭裏。

牡丹鎭地方不大，她想看看一點新鮮的事物，那是不容易的。

唯一還可以讓她有點希望的地方，也許就只有這家古老的客棧。

這時候，她喝的是客棧裏最好的巖茶，而且還是計掌櫃親自爲她煮的。

這本是計掌櫃派人從武夷山搜購回來的極品巖茶，這種茶極珍貴，曾經有一段時期甚至成爲貢品，所以也有人叫它做「皇帝茶」。

這樣珍貴的「皇帝茶」，自然不會隨便用來奉客，即使是計掌櫃自己也不捨得喝，但容蓉兒既然來了，他就寧願把「皇帝茶」泡光，也不願讓她在客棧裏喝酒。

茶極香，香而濃。

可是，容蓉兒對於茶的興趣實在不大，她甚至覺得這種茶有點苦澀的味道。

這也難怪，計掌櫃對這位小姐眞是大方極了，唯恐茶葉份量不够，對於茶癮極深的人來說，這茶當然是越濃越好的。

可惜容小姐是寧願喝清水，也不欣賞

這種濃茶的。

濃茶是苦的，烈酒是辣的，這時候，她正在回憶着，當日與唐竹權拚酒時的情況。

雖然那一次她輸了，甚至可以說是當塲出醜，但她還是沒有後悔。

她無疑是個好勝的人，但在喝酒這種事情上敗在唐竹權手下，那實在不能算是丢臉。

就算再有這麽一次機會，她還是要再試一次的。

× × ×

就在當日唐竹權坐過的一副座頭上，現在也有人正在喝酒。

這人的身材也很「壯觀」，但却不是個大胖子，而是一個像鐵塔般的大漢。

這大漢渾身肌肉結實如鐵，兩手就像是一對蒲扇子般，無論是誰看見了他，恐怕都難免會有一種望而生畏的感覺。

容蓉兒却不怕他，但却總是覺得這大漢凶神惡煞的，看來極不順眼。

這大漢是個粗人，那是絕無疑問的，但粗人並不一定就是壞人，在沒有任何證據之前，容蓉兒可想不出有甚麽道理，可以把這個大漢好好教訓一頓。

她眞的有點技癢，想試一試自己的身手，也想看看這鐵塔般的大漢，到底是不是眞的有如外表那麽可怕。

她心中不斷冷笑，暗道：「哼！大個子，你若在今夜有半點差池，本小姐可不饒你。」

她甚至在想：「大個子，你最好就是來一套借酒行兇，對本小姐不恭不敬，毛手毛脚。」

倘若這大漢眞的趁着幾分酒意，向容蓉兒有甚麽不規矩的舉動，那倒是正中容小姐下懷，她大可以重重教訓這大漢一頓，然後還更可以振振有辭，把他的罪狀訴說一番。

誰知道這大漢雖然已喝酒喝得滿面通紅，但却還是規規矩矩的坐在那裏，連眼角也沒瞧向容蓉兒那邊一下。

容蓉兒心中冷笑，忖道：「且看你正經到甚麽時候。」

就在她左右思量之際，客棧門外忽然停下了一輛馬車。

這輛馬車外型古拙，樸實無華，就像是趕車的黑衫中年人一般，令人看來毫不起眼。

這黑衫中年人把馬車停頓下來後，就恭聲對車廂裏的人說：「四少爺，這裏是客棧了。」

車廂木門立時「曳」聲打開，接着，一張白白淨淨，看來十分秀氣的臉龐，立刻映入容蓉兒的眼簾。

容蓉兒只是瞧了這一眼，一顆心就已卜卜地跳個不停。

這位「四少爺」眞是俊俏極了，他看來只有二十五六歲年紀，雖然只是穿着一身白衣，但却比別人高冠華服還更好看得多。

只見這位「四少爺」左手捧着一本經書，右手拿着一把象牙摺扇，正在不斷搖頭幌腦，口中唸唸有辭地進入客棧店堂。

好一個清雅俊逸，神采非凡的讀書人。

「他大概是從很遙遠的地方來到這裏罷？」容蓉兒心裏在猜。

雖然這白衣書生是那麽吸引容蓉兒，但容蓉兒到底是個女兒家，怎麽說也不好意思老是盯着他，只好借意喝茶，利用手勢遮掩着自己的臉龐，好讓別人不會發現；自己正在不斷打量着這俊俏的讀書郎。

那黑衫中年人不久也緊隨着白衣書生進入了客棧，兩人就在一張方桌面對面坐下，吩咐小二要了兩道小菜，一碗牛肉湯，還要了一瓶酒。

酒菜很快就已奉上，白衣書生却還是孜孜不倦地在看書，容蓉兒心想：「這人眞是個書獃子。」

黑衫中年人並不打擾他，却在自斟自飲，又把一塊一塊菜肉挾進咀裏。

容蓉兒心想：「這人看似家僕模樣，但却怎麽一點禮貌也沒有？」

但這是人家的事情，她自然不便說甚麽。

但那喝酒的大漢却忽然跳了起來，衝到黑衫中年人面前，怒喝道：「你只是個車把式，怎麽你家少爺還沒動筷舉杯，你却大杯酒大塊肉吃喝起來了？這算是甚麽規矩？」

那黑衫中年人瞪了他一眼，道：「這位壯士怎麽稱呼？」

「本壯士姓甚名誰干你屁事，」大漢怒道：「俺一瞧見你這種狗奴才就渾身不舒服，別阻俺跟你家四少爺談話。」

那白衣書生早已把書放下，呆楞楞的看着大漢，似乎給嚇傻了。

那黑衫中年人立時護在白衣書生面前，疾聲對大漢說：「大塊頭，你休要欺人太甚，我……我是個會家子，練過少林羅漢拳、武當太極拳，還有……還有……」

聽到這裏，容蓉兒已忍俊不禁，「噗哧」的笑了起來。

瞧這中年人的樣子，分明是色厲內荏，他也許眞的練過三幾招武功，但若眞的是個武林高手，又那裏會像他這副模樣，唯恐人家不知道，如數家珍的數說出來。

那大漢不等他說完，已暴喝一聲，呼的一拳向他胸膛撞了出去。

黑衫中年人臉色一變，但也算他眼明手快，立刻就抄起一張櫈子，以櫈面擋住這一拳。

這張櫈子是用十分結實的楠木造成，但那大漢拳急力猛，區區一張櫈子又怎抵擋得住？只聽得「蓬」然一聲巨响，櫈面早已給撞穿了一個大洞，而大漢的拳頭去勢依然，還是繼續向黑衫中年人的胸膛擊了過去。

黑衫中年人「啊呀」一聲叫了起來，身形急退，但那大漢的拳頭早已擊中了他的胸口。

黑衫中年人悶哼一聲，人如元寶般仰天跌倒在地上。

白衣書生慌了手脚，連忙大叫：「壯士饒命！壯士饒命……」

大漢「呸」一聲，喝道：「小白臉，今天是你死期，休再跟俺來耍這一套。」

容蓉兒聽得心頭火起，忖道：「人家已給你嚇得魂飛魄散了，還有甚麽這一套那一套的，這種兇漢，實在容他不得。」

心念電轉間，那大漢已伸出兩隻巨掌，看樣子好像想把白衣書生活活捏死。

那白衣書生「啊呀」一聲，不等大漢兩掌捏了過來，已然兩眼翻白，昏倒伏在桌上。

大漢看見白衣書生昏倒過去，也不禁爲之一呆，而就在這那刹間，一隻嬌小而雪白的手掌，突然從天而降，一個耳光火辣辣地刮在他的面龐上。

這一掌雖然並不是甚麽厲害的殺手招數，但却也打得眞重，儘管那大漢皮粗肉厚，還是給這一掌打得眼前金星亂冒，脚步虛浮。

這當然是容蓉兒的傑作。

「臭丫頭，妳找死！」大漢怒不可遏，掄起拳頭，但却沒有動手。

容蓉兒冷冷盯着他，道：「這裏是牡丹鎭，你要逞兇鬧事，可找錯地方了。」

大漢怒道：「俺的事，俺自有俺的道理，妳管不着！」

容蓉兒冷笑道：「甚麽管不着，正是天下人管天下事，你不講道理，見人就揍，又與瘋狗何異？」

大漢「呸！」一聲，怒喝道：「妳懂個……」

他下面那一個字，就算不說出來，容蓉兒也知道是極之粗俗的了，她生平最憎恨聽見粗言穢語，是以大漢才說出了三個字，她又已一個耳光刮在他的面頰上。

大漢連吃兩記耳光，第一次還可以說是冷不提防，但第二次却不由使他又驚又怒，他分明是看見這少女向自己動手的，正要看清來勢閃避，但等到想要閃避之際，這第二下耳光早已落在臉上，根本連人家的掌影也沒法子看得清楚。

容蓉兒咬着嘴唇，冷聲笑道：「是不是不服氣？」

大漢吸了一口氣，道：「妳行！妳眞行，俺不是妳的對手！」

容蓉兒一怔：「你說甚麽？」

大漢道：「俺是說，俺敗了，因爲現在俺已知道妳是誰。」

容蓉兒道：「你知道我是誰？」

大漢道：「妳一定就是容鶴年的寶貝女兒！」

容蓉兒說道：「所以你不敢和我再打了？」

大漢道：「打得過當然是要打下去的，但打不過就只好掉頭一走了之。」

容蓉兒道：「你怎麽知道一定打不過我？」

大漢道：「俺若打得過妳，就不會連吃兩記耳光。」

容蓉兒道：「難道你不想報復？」

大漢道：「俺爲甚麽要向妳這種人報復？」

「我這種人？」容蓉兒面色一寒，道：「這是甚麽意思？」

大漢哼的一聲，說：「妳並不是個壞人，但却糊塗頂透，誰是好人誰是壞人都分不清楚。」

容蓉兒冷笑道：「聽你這麽說，你似乎是個好人了？」

大漢道：「妳很快就會有答案的，再見罷！」

他忽然又一拍桌子，怒瞪着那白衣書生說：「小白臉，你眞有辦法，俺看你這條狐狸還能作惡到甚麽時候！」

容蓉兒臉色又一變，道：「你敢再動他一根毫髮，本小姐就要你横着出去。」

大漢「呸」一聲，道：「別臭美，姐兒愛俏，這句話果然永遠都不會有錯，但妳要小心，這小白臉……」

大漢還沒有說完，容蓉兒的右手忽然揚了一揚，他臉色一變，唯恐又再吃一記耳光，立刻匆匆走了。

計掌櫃一直躱在櫃枱後，直到大漢在大門外消失後，他才戰戰兢兢地鑽出來。

容蓉兒嬌笑着，對計掌櫃說：「計大叔，你瞧我做得對不對？」

計掌櫃豎起了姆指，連聲說道：「很對，很對，那大塊頭眞是可惡極了，實在是應該好好把他教訓一頓的！」

這時候，白衣書生才悠悠轉醒，他才張開眼睛，就已驚惶地說：「那惡人在那裏？」

計掌櫃微微一笑說：「給打跑啦。」

白衣書生還是驚魂未定的樣子，他揉了揉眼睛，瞧着計掌櫃說：「是給你打跑的？」

計掌櫃連忙雙手亂搖，道：「我那裏有這麽大的本領，這都是咱們容小姐的功勞。」

「容小姐？是那一位容小姐？」白衣書生似懂非懂地，兩眼却已瞟在容蓉兒的俏臉上。

計掌櫃微微一笑，向容蓉兒一指，道：「她就是容小姐，她的父親是……」

「計大叔，你怎麽啦……」容蓉兒跺脚道：「你平時可不是嘴多的人，怎麽老是要在人家面前提起我爹？」

白衣書生忙揖禮道：「容小姐不要生氣，不才在這裏陪個不是如何？」

容蓉兒抿嘴一笑，道：「這又不是你的錯，幹嗎要向我賠罪？」

計掌櫃苦笑了一下，道：「這麽說，倒是我這個老頭兒錯了。」

白衣書生皺了皺眉，忽然左顧右盼，叫道：「雲叔……雲叔……」

他原來在找尋那黑衫中年人。

他找了好一會，才看見那黑衫中年人正坐在一個角落裏，不斷的在喘氣。

容蓉兒這才省起，這中年人曾經給那大漢打了一拳，她一直只關心着白衣書生，倒把這人忘掉了。

「這位大叔，你傷得重不重？」容蓉兒關切地問。

黑衫中年人苦笑着，道：「不妨事，不妨事，我還可以挺得住的。」

容蓉兒皺了皺眉，對計掌櫃說：「快把爹存放在客棧裏的續命金丹拿出來。」

計掌櫃聽見續命金丹這四個字，立刻連臉都變了顏色，道：「小姐，這個……這個……」

容蓉兒立時面露不悅之色，道：「甚麽這個那個的，是不是給你吃掉了？」

計掌櫃的臉色變得更難看，忙道：「我又沒有給別人打得五癆七傷，怎會無緣無故的把續命金丹吞掉？」

容蓉兒道：「這就易辦了，還不把金丹拿出來？」

計掌櫃好像忽然糊塗起來，居然說道：「爲甚麽把金丹拿出來？」

容蓉兒給他氣得柳眉倒豎，道：「救

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難道你沒看見這位雲叔已受了極嚴重的內傷嗎？」

計掌櫃道：「他只是挨了一拳，怎會有甚麽嚴重的內傷？」

容蓉兒瞪着眼，一時間眞是不知道該怎麽說話才好。

計櫃掌想了想，忽然道：「其實，要治好這位大叔身上的傷，只是易如反掌的事，根本用不着甚麽靈丹妙藥。」

容蓉兒一怔，問道：「你有甚麽好主意？」

計掌櫃揮了揮手，道：「妳且先退開一點。」

容蓉兒莫名其妙，不知道他在弄甚麽玄虛，只好依言退下，誰知道她才退開兩步，計掌櫃已一拳打在「雲叔」胸口上。

這一拳眞令容蓉兒大感意外，她絕對想不到計掌櫃居然也會動手揍人。

但更令她意想不到的，還是計掌櫃的拳法，竟然又快又狠，比起那大漢的拳頭，實在還更厲害得多。

容蓉兒自懂人性以來便已認識計掌櫃，但她却是全然不知道，計掌櫃竟然是個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雲叔瞪了瞪眼，胸口上已挨了一拳。

但這一次，他不但沒有像個元寶般倒下去，還向計掌櫃笑了起來。

計掌櫃打了雲叔一拳，反而自己的臉色變了。

容蓉兒初時還想怪責計掌櫃動手打人的，但現在她却看出事情大不尋常了。

那個叫雲叔的人，根本就沒有受傷，倒像是計掌櫃剛才爲他搔癢似的。

那白衣書生同時搖搖頭，向計掌櫃走了過去，嘆道：「計六爺，你已經一大把年紀了，怎麽還是火氣十足，不才這裏有一帖藥，你拿去貼貼，明天就會火氣全消了。」

說着，把那本書隨手一揭，裏面居然夾着一塊藥膏也似的東西，白衣書生只是輕輕一彈，那帖藥膏就迎面向計掌櫃的面上飛了過去。

計掌櫃、雲叔和這個白衣書生，原來竟然全是身懷絕技的一流高手，剛才那大漢雖然像是凶神惡煞一般，但若論到武功，他却是比不上這裏任何一個人的。

容蓉兒沒有怪責計掌櫃，但是雲叔和白衣書生的舉動，却是不禁使她從心底裏冷了出來。

尤其有這白衣書生，他剛才「昏倒」過去的情形，眞是裝得十分到家，容蓉兒甚至還在爲他担心，担心他會給那大漢嚇壞了。

到了這時候，白衣書生和雲叔都已原形畢露，他們絕不是胆小的羊兒，而是披上了羊皮的猛虎。

那一帖藥膏，本是柔軟之物，但在白衣書生輕輕一彈之下，它簡直已變成了一張鋒利的刀，那股銳厲逼人的殺氣，連站在丈外的容蓉兒也爲之抵受不了。

且說計掌櫃一看見那帖藥膏，立刻就抓起一張櫈子急急抵擋，只聽見「奪」的一聲，那帖藥膏果然有如利刄一般，深深插入櫈面之上。

容蓉兒怒不可遏，喝道：「你們是甚麽人，竟然胆敢在本鎭裏撒野？」

她一面說，一面已拔劍在手，而且更已疾迅無倫地向白衣書生連攻了七八劍。

她的劍法得自容鶴年眞傳，她這九九八十一招「冲霄一鶴劍」翻來覆去使用，可說是千變萬化，妙着無窮，等閑之輩不消三兩個回合，就得立時血濺劍下，再無抵抗之力。

但那白衣書生却是氣定神閑，任憑容蓉兒掌中長劍使個不停，他還是輕輕鬆鬆的，等到容蓉兒一口氣把「冲霄一鶴劍法」使完，他的手裏已拈着一支金釵。

容蓉兒不禁面色發白，這支金釵本是她插在髮髻上的飾物，不知如何竟然已經落在人家手中，若不是白衣書生故意炫耀，她現在恐怕還是懵然不覺。

白衣書生把金釵看了一回，笑道：「容小姐這份定情信物，不才一定會好好收藏，正是來而不往非禮也，未知容小姐可喜歡這把象牙摺扇？」

容蓉兒臉上陣紅陣白，啐了一口道：「看不出你一貌堂堂，原來却是個狂蜂浪蝶，快把金釵還我，否則……」

「否則就是殺了不才，對嗎？」白衣書生忽然嘆了口氣，道：「既然妳已把不才當作是狂蜂浪蝶，不才活下去也沒有甚麽意思了，妳殺罷，不才寧願死在妳的劍下，也不願意孤獨無味地再活下去。」

容蓉兒却呆住了，她的長劍沒有再動，整個人就像是着了魔一般。

計掌櫃却在這時候怒叫起來，道：「不要中了這淫賊的詭計。」

話猶未了，白衣書生的象牙摺扇已如厲電般射出，急點容蓉兒身上四大要穴。

容蓉兒揮劍急擋，但那裏再擋得住，只覺得身子一麻，連長劍也拿不住，鬆手跌落在地上。

計掌櫃倏地怒撲了過來，要護住容蓉兒。

白衣書生淡淡一笑，凝注着計掌櫃道：「計六爺，這不是太不自量力嗎？」

那個叫「雲叔」的黑衫中年人冷冷道：「管他是計六還是計七，先廢了他兩條腿再說！」

計掌櫃面色方自一變，雲叔已把容蓉兒的長劍抄在手中，同時急削他的兩足。

白衣書生輕笑着說：「雲叔，你可要謹愼一點，切莫誤傷了我的美人兒。」

雲叔應聲道：「四少爺不必担心，這位容小姐如花似玉，老奴又怎捨得把她傷了？」

計掌櫃雖然也是武功不弱的高手，但雲叔却還是着着佔了上風，十來招後，計掌櫃的右腿已然給刺了一劍，登時血流如注，洒得滿地血紅。

「不要打了！」容蓉兒急了起來，道：「你們要甚麽，只管開口便是！」

白衣書生吃吃一笑，道：「妳知道不才想要什麽嗎？」

容蓉兒一陣顫抖，搖搖頭道：「不知道……」

白衣書生又是一笑，他的笑容看來可惡之極。「不才想要了妳，還有這座客棧，除此之外，不才又想要了整個牡丹鎭，成爲本鎭的鎭長和靈鶴派的掌門人……」

容蓉兒吃驚地瞧着他，半晌才冷笑道

：「看不出你這個人胃口比鱷魚還大。」

突聽一人大聲喝道：「雲憐春，俺又來也！」

大喝聲中，一人揮舞大刀，咆哮着奔殺而來，正是剛才給容蓉兒賞了兩記耳光的大漢。

容蓉兒早巳在後悔，不該打那大漢兩記耳光的，她在暗罵自己糊塗頂透，連好人和壞人也分不出來。

這時候，大漢去而復返，容蓉兒却沒有感到高興。

因爲她知道，這大漢絕不會是白衣書生之敵。

而她也巳受制於人，這大漢的命運如何，她是絕對帮不了忙的。

這大漢勇猛不凡，他第一招使出「力劈華山」，本來也是不容小覷的，但那白衣書生的武功着實高明之極，他這一刀才砍了出去，白衣書生巳在大漢背後滴溜溜地一轉，象牙摺扇急迅點向他的志堂穴。

志堂穴乃人身三十六大要穴之一，而白衣書生這一扇勁沉力猛，分明是下了重手，這大漢縱然身材粗壯，但只要給這一扇重重戳中，後果恐怕還是不堪想像的。

容蓉兒巳忍不住尖叫了起來。

她怎樣也想不到，就在白衣書生那一扇幾乎巳戳在大漢志堂穴之際，忽然又有另一柄扇子從橫裏急射了過來。

這也是一柄摺扇，銀摺扇。

銀扇不偏不倚，正射在白衣書生的象牙摺扇上，而這銀扇飛射而來的力道，也可以說是沉猛得令人驚奇，居然能够把白衣書生的象牙摺扇震開半尺！

容蓉兒看得連眼都花了。

這又是誰的扇子？

大漢死裏逃生，而白衣書生的臉色却是難看之極。

從那銀扇的力道看來，它的主人必是絕頂武林高手無疑。

白衣書生不再理會大漢，他目光一轉，盯在另一個人的臉上。

這人也是一身白衣，腰間却懸掛着一柄金刀。

這張臉龐絕不難看，但也並不特別出衆。

這是一個老誠持重，十分規矩的年青人。

只要看見這張臉，這一身白衣，還有金刀、銀扇，就不難猜得到來者是誰了。

「醫谷谷主許竅之？」白衣書生瞳孔收縮，眉宇間的殺氣更濃。

白衣人欠身一笑，道：「區區不錯就是許竅之，聽這位王大哥說，尊駕就是雲四公子雲憐春，未知是否屬實？」

白衣書生冷冷一笑，道：「這位莽霸王沒有弄錯，不才正是雲憐春。」

許竅之把大漢拉了過來，嘆道：「王大哥，你是一條好漢，每逢醫谷裏出了事，王大哥總是大力帮忙，小弟實在感激不盡……」

「許谷主，別窮酸行不行？」大漢裂嘴一笑，道：「說要感激，俺該說八百遍才對，剛才若不是你及時出手，世間上現在也許巳沒有俺王九番這一號人物啦！」

容蓉兒不由啞然失笑，忖道：「難怪他魯莽得可怕，原來是莽霸王王九番！」

但那雲四公子雲憐春是甚麽人，容蓉兒却沒聽說過。

只聽見許竅之忽然又嘆了一口氣，對雲憐春說道：「聽說這兩年來，尊駕殺人不少，是不是殺出癮頭來了？」

雲憐春一揮象牙摺扇，陡地大笑：「人在江湖，誰不殺人？這又有甚麽値得大驚小怪的？」

許竅之道：「殺戳太多，這是罪孽，你還年輕，又何苦沉淪血腥孽海之中？」

雲憐春道：「許谷主救人濟世，不愧是萬家生佛，像你這種人遇上了不才，自然難免要義正辭嚴地對不才好好教訓一番，不然，別人又怎知道許谷主是個充滿俠義心腸的江湖奇俠？」

他這番說話充滿了譏諷之意，許竅之只是哂然一笑置之，但王九番却又巳暴跳如雷，大聲罵道：「他媽的，這小白臉算是個甚麽東西？俺偏不信這個邪！」

他好像又想揮刀跟雲憐春拚命，許竅之立時伸手一攔，微笑道：「別性急，無論甚麽事情，大家是可以慢慢商量的。」

雲憐春冷冷道：「還是許谷主識得大體，若眞的動手，你們雖然人多，但只怕還是佔不到甚麽便宜。」

容蓉兒心中一怔，忖道：「許竅之跟王九番加起來才只是兩個人，怎麽算得上是人多？莫非在外面還大有援手不成？」

只聽得許竅之忽然嘆了一聲，半晌才緩緩道：「若說人數衆寡，咱們未必會比你們佔到甚麽優勢，但一旦眞的火併起來，勢必兩敗俱傷，甚至釀成玉石俱焚，同歸於盡之凶險局面，那又何苦？」

雲憐春嘿嘿一笑，道：「許谷主有雪刀浪子，殺手之王、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和偷腦袋大俠這些高朋相助，又何必怕得要命？」

聽見這幾位江湖奇人的名字，容蓉兒不禁從心底裏湧起了一般激動之意。

她曾聽過無數有關於他們的事蹟。

他們的事蹟是英勇的，玄妙的，也是充滿血淚和柔情的。

他們經歷盡人世間種種不可思議的遭遇，有時候他們在一天裏所遇上的事情，就會比別人一輩子所遇見過的一切事情還更複雜，神奇，多姿多采。

對於這幾位江湖奇人，容蓉兒可說是心儀巳久，她實在很渴望能够和這些人共聚在一起，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蹟。

這時候，只聽得許竅之淡淡地說道：「雲四公子若是怕了這些武林敗類的尅星，現在急流湧退，也許還來得及。」

雲憐春哂然一笑，道：「若說要撤退，該由許谷主的人首先退下，這才是免傷和氣之道。」

許竅之面色一寒，道：「雲四公子，你們眞的非截殺獨孤一保不可？」

雲憐春冷冷說道：「獨孤一保無事生非，妖言惑衆，咱們絕不能任由他放肆下去！」

許竅之沉聲道：「甚麽妖言惑衆？你能提出證據嗎？」

雲憐春道：「他在誣衊方濂，也在誣衊雷大公子！」

許竅之道：「他爲甚麽要誣衊方濂和雷九霄這兩個人？」

雲憐春道：「這等小人，不才怎知道他懷着的是甚麽鬼主意？」

許竅之道：「摘星樓中，也不見得有誰是個眞君子。」

雲憐春冷冷道：「許谷主，你也莫以爲獨孤一保是甚麽好人，你實在犯不着爲了這個劇盜而跟摘星樓對抗。」

許竅之道：「獨孤一保爲人如何，日後江湖中人自有公論，況且醫者父母心，就算獨孤一保是大奸大惡之徒，醫谷也未嘗不能把他救活過來，然後再作道理。」

雲憐春哼的一聲，道：「看你也不像是條笨牛，誰知却比笨牛還笨，實不相瞞，雷大公子巳傳下口諭，囑咐不才無論付出甚麽代價，都要把獨孤一保帶囘摘星樓去問個明白。」

許竅之道：「只怕不等你送他到摘星樓，獨孤一保巳然毒發身亡！」

雲憐春道：「生死有命，這也難說得很，但雷大公子要做的事情，是絕對不容旁人阻碍的！」

許竅之冷冷一笑，道：「且讓在下也來說句老實話，旣然朱老俠着令丐帮弟子以飛鴿傳書之法，告知本谷這樁事情，在下就算拚着一身剮，也非要把獨孤一保接囘醫谷治好傷毒不可，所以即使雷九霄親自到了牡丹鎭，在下還是不能把獨孤一保交給摘星樓！」

雲憐春臉色倏地沉了下來。

這時候計掌櫃正咬緊牙關，倚立在牆角，他給雲叔刺了一劍，雖然傷勢並不致命，但也流血極多，一張臉龐巳是全無半點血色。

那雲叔其實就是雲憐春的師父，他也姓雲，叫雲介夫，但雲憐春是富家子弟出身，仗着有花之不盡的金銀財帛，曾多次另訪名師習藝，是以他雖然年紀輕輕，但如今一身武功却巳比雲介夫還更厲害。

雲介夫也不介意這個有錢的弟子四出尋師習藝，他但求能陪伴在雲憐春左右，巳是於願巳足。

這一對師徒，如今都是摘星樓樓主雷大公子的下屬，摘星樓可說是江南一大派系，也有人索性就叫它摘星派，雷大公子雷九霄就是摘星派的掌門，而雲憐春在摘星派裏的地位，大概就等於香主，舵主之類的人物。

雲憐春眼見許竅之毫無讓步之意，知道再談下去也是沒有結果的，與其遲早難免一戰，倒不如先發制人，來一個先下手爲強。

他手中的象牙摺扇忽然張開，施展出荆門鐵扇堂的「魔照輪迴扇法」，向許竅之之中路急劃過去。

這套「魔照輪迴扇法」，乃鐵扇堂堂主「藍面儒生」邱草飛不傳之秘，連他門下十三名弟子，也不是人人輕易得到傳授，但雲憐春却眞有點辦法，結識了邱草飛才三個月，就巳把這套武功練成了，而在半年後，邱草飛就大興土木，重建鐵扇堂總壇，據說總共花了十幾萬兩銀子，這筆財富從何而來，人人都是心知肚明，結果，他門下十三名弟子有八個不辭而別，顯然都是爲了這件事情而忿忿不平，或者是感到心灰意冷，不願意再跟着這個勢利的師父。

邱草飛可不在乎，在他的眼中看來，就算是一百個弟子，也比不上二十萬兩銀子那麽重要。

由於雲憐春出手豪濶，手段驚人，邱草飛倒也不敢怠慢，立刻毫不保留地把整套「魔照輪扇迴法」傾囊傳授。

雲憐春資質極高，不到一年，就巳把這套武功練得出神入化，就算是邱草飛施展起來，也只是不外如是而巳。

一套價値二十萬兩銀子的武功，自然有其獨特之處，倘若許竅之以銀扇對抗，恐怕立時就要落在下風。

但許竅之的銀扇剛才業巳脫手射出，這才救了王九番一命，此刻銀扇仍然跌在地上，並未拾取囘來。

「魔照輪迴頗法」是一種邪異的武功，練者走的是魔道，無論練功心法和招式路子，都是別創一格，和一般武學是截然不同的。

若不是這樣，雲憐春也不可能在短短一年之內，就把這套武功練成。

許竅之也是用扇作爲武器的大行家，一看雲憐春出手，就巳知道他在象牙摺扇上的功力，着實是非同小可。

也幸虧許竅之的銀扇不在手中，否則，大家以扇互搏，雲憐春必然可以大佔便宜。

昔才許竅之以銀扇擊開雲憐春的象牙摺扇，全然是由於出其不意，才能救了王九番一命，否則單以摺扇上的造詣來說，許竅之是無法佔到半點便宜的。

但此刻許竅之手中無扇，改以金刀相迎，形勢又是截然不同。

許竅之的刀法，並不好看，可說是全無半點花巧。

但他的刀法越是沒有花巧，威力就越是厲害，他是個講求實際的人，這種實而不華的刀法，正和他的性格完全相符。

雲憐春嘿嘿一笑，象牙摺扇越使越快，好似一團團白影籠罩着許竅之全身，但在這重重扇影之中，也有着金刀奪目四射的光華，兩人初度交手，而且都知道對方武功極爲不弱，這一戰耗了上來，雙方都是全力以赴，不敢稍有半點托大。

雲介夫靜觀大局，知道一場劇戰勢所難免，容蓉兒早巳被點制穴道，不足爲患，但王九番和計掌櫃仍然有戰鬥能力，這兩人雖然武功俱不如自己，留着總是禍胎，不如先殺了這兩人，然後才再作打算。

那計掌櫃在二十年前，本是頗負盛名的一位江湖豪俠，那時候，他的武功比現在還高明得多，但在一次仇殺火併裏，他給仇家用內家重掌傷了氣海穴，險些就此一命嗚呼，幸而他被一位江湖郎中及時搶救，總算在驚險萬狀的情況下拾囘一條性命。

但自此之後，他的功力巳大打折扣，直到最近兩年才敢勉強運行內家眞氣，重練武功，但當年他傷的着實太重，是以目前僅能恢復二三成功力而巳。

否則，以雲介夫的武功，最多也只能跟計掌櫃打成平手而巳。但現在的形勢，却對計掌櫃極爲不利。

雲介夫手裏拿着容蓉兒的長劍，又再向計掌櫃步步進逼，但實際上，他是在引誘王九番撲來。

王九番雖然勇猛，但武功却並不到家，雲介夫有劍在手，要殺這位莽霸王自非難事。

雲介夫没有算錯，他才攻向計掌櫃，王九番就已揮刀撲至。

雲介夫心中冷笑，忖道：「眞是一個不知死活的渾人！」

王九番向他撲過去之際，他是背對着王九番的。

雲介夫那裏會把王九番放在眼內，他有絕對的把握，可以回頭一劍，就在王九番的咽喉上刺個透明的窟窿。

只聽得王九番暴喝如雷，大刀已向雲介夫砍下。

雲介夫這才猛然回頭，反手一劍就向王九番的咽喉刺去。

他知道王九番一定閃不開這一劍。

王九番的確閃不開，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招架，在那剎那間，他似乎已肯定必會死在雲介夫的劍下。

但就在這間不容髮之際，一道雪亮的刀光突然飛起。

它來得極快，也極突然，就像是一道突如其來，事前毫無半點徵兆的霹靂。

雲介夫手裏的劍立刻被震盪了開去，他吃驚極了，他從來也没有見過那麽快，那麽可怕的一刀。

王九番的刀法若和這一刀相比，那眞是相差何只十萬八千里。

雲介夫臉色一變，突然失聲道：「風雪之刀！」

王九番却同時大笑起來，道：「浪子來了，浪子來了！」

× × ×

浪子來了！

世間上的浪子多如恆河沙數，但只有雪刀浪子才能使王九番一看見就爲之雀躍三尺。

雲介夫不喜歡浪子，甚至討厭世間上每一個浪子，他認爲浪子就和蚊子同樣可惡。

而雪刀浪子，他不但極可惡，而且也極可怕。

雲介夫只覺得整條右臂都麻痺了，但容蓉兒的劍還是完好無缺，看來也確是一柄罕有其匹的寶劍。

雲介夫當然聽過雪刀浪子龍城璧這個人，也聽過不少有關這年青刀客的故事。

但他還是第一次碰上雪刀浪子，第一次跟龍城璧的雪刀硬拚。

雲介夫忽然如墮冰窖，怔怔地瞧着眼前這位藍衣人。

龍城璧也瞧着他，眼睛裏閃爍着冷厲的光芒。

「雲介夫，你們要殺多少人才肯罷手？」他在質問。

「我們並不想殺任何人，」雲介夫吸了一口氣，接道：「但無論是誰跟雷大公子作對，都一定不得好死。」

龍城璧冷冷一笑道：「這麽說，雷大公子的威風簡直連當今天子也比不上。」

雲介夫道：「雷大公子在武林中大有名譽，有人要陷害他，咱們身爲摘星派中人，自然不能袖手旁觀，置之不理！」

「說得够响亮！」龍城璧皺了皺眉，忽然目光落在容蓉兒的俏臉上，「但這位小姑娘又怎樣了？她怎麽像是一塊木頭般，連動也不會動？」

雲介夫乾咳兩聲，突然身形一斜，手中長劍急刺出去，直指龍城璧小腹。

這一劍甚是陰險毒辣，他所攻部位，乃龍城璧必救之處，而就在龍城璧揮刀急擋之際，突聽「颼颼」連聲，又有兩柄利劍從背後同時向龍城璧突襲過來。

那是兩個高瘦道人，若不是看見這兩個道人來了，雲介夫也没有這份勇氣向龍城璧發劍。

這兩道人雖然都是一般高瘦身材，但相貌却是截然不同，只見左邊道人面如白玉，神采俊逸，而右邊的道人，却是滿臉麻子，而且容貌醜陋之極，連眼耳鼻和嘴巴都像是殘缺不全似的，令人一眼望去，就會從心底裏冒出可怕的寒意。

只見醜道人的左耳只剩下半截，右眼比左眼細小了一半，鼻樑也似乎曾經遭遇過嚴重的傷害，連鼻子也歪歪曲曲的。

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還是這醜道人的嘴唇，竟然全都不見了，只剩下兩排潰爛的肌肉，和七八枚疏落而焦黃的牙齒。

只要是稍有江湖閱歷的人，都一定看得出，這兩個道人，乃是衡山陰陽觀的兩位主持，那俊美的道人叫落陽，其醜無比的一個則叫晦陰道人。

落陽道人和晦陰道人乃同胞兄弟，驟然看來，旁人總是覺得晦陰道人的年紀比落陽道人大得多，但實際上却是剛好相反，落陽道人才是兄長，他比晦陰道人大了五歲。

這兩人在十幾歲開始，就已雙雙拜師在衡山武林名宿南壽劍客歐陽震門下，歐陽震崇尚佛教，但對道教却是十分憎厭，甚至認爲天下間所有的道士都不是好人。

歐陽震有這種想法，是因爲他的母親就是給一個道士用迷藥迷倒，然後姦殺在道觀之內的。

五年後，歐陽震一把火燒了那道觀，手刃仇人，總算報了這樁血海深仇。

但歐陽震仍然痛恨世間上所有的道士。每逢遇見了道士，他都會冷嘲熱諷，甚至動手揍人。

但有一次，他終於惹上了殺身之禍，給一個背負雙劍，言行怪異的老道士所殺，其後，這老道士又把歐陽震的兩個徒兒收歸門下，那就是現在的落陽道人和晦陰道人。

原來那老道士，是五十年前泰山論劍大會中，名列第三的陰陽子，歐陽震不知死活，居然惹上了這個陰陽怪氣，武功却很厲害的老道士，那自然是有死無生，糊裏糊塗地就白白送掉性命。

倒是他的兩個徒兒，反而因師父之禍而自己得福，須知陰陽子向來眼高於頂，活了數十年還交不上十個朋友，也没有收錄過任何人爲弟子，那一天也是緣份註定，陰陽子在殺了歐陽震後，忽然酒興大發，就在歐陽震的宅院裏喝得酩酊大醉，並且在七八分酒意之餘，說要收錄歐陽震的徒兒爲自己的弟子，並教他們練成陰陽九絕劍法。

歐陽震雖然也是極負盛名的劍客，但又怎能與陰陽子相提並論，落陽和晦陰自然大是高興，也不管得這老道士是殺師仇

人，立刻就拜在陰陽子門下。

倘若陰陽子長命百歲，如今落陽和晦陰兩道士必已成爲當今武林頂尖一流的劍術宗師，可惜陰陽子收錄了這兩個弟子之後，不到半年就已病逝於武昌，而且他逝世得極爲突然，可說是一病即死，連一句說話也來不及交代，就已撒手塵寰。

落陽和晦陰都是十分悲痛，他們可不是爲了陰陽子的死亡而傷感，而是爲了兄弟二人，還没有把陰陽九絕劍完全練成，陰陽子就已到了陰曹地府。

陰陽子才嚥氣，二人就急不及待在他身上搜索，希望可以找到陰陽九絕劍的劍譜。

但他們失望了。

陰陽子的身上，並没有帶着劍譜。

落陽和晦陰又到處找尋，但他們費盡精神和氣力，還是未能如願以償。

但儘管兩人未曾完全練成陰陽九絕劍，在江湖之上也已罕逢敵手。

以這兩個道人的劍法來說，雲介夫自己是難以望其項背。

他也正是因爲看見落陽和晦陰同時闖了進來，所以才向龍城璧發劍！

× × ×

在剎那之間，已有三柄快劍一齊圍攻龍城璧。

而就在那剎那之間，龍城璧已感覺得到，攻得最狠最毒辣的是雲介夫，若論功力之深厚，他又遠遠不如自己背後兩人。

在這種形勢下，龍城璧再也不容有半點猶疑，他必須立刻作出最正確的判斷，而且，這判斷是一分一毫都不能有錯失的，否則任何一劍刺了過來，他也是非死不可。

他立刻就有了決定。

他決定先毀掉敵人最弱的一環。

——雲介夫的劍再毒辣，也絕對難不倒龍城璧，最少，這種劍法是毒不過殺手之王司馬血的毒蛇劍法的。

司馬血是龍城璧的老朋友，他當然不會用毒蛇劍法來對付龍城璧。

但就算眞的有那麽一天，司馬血的贏面恐怕還是不大。

毒蛇劍法固然毒辣刁鑽，着着出人照表，但龍城璧的八條龍刀法却是那麽精深博大，有時候看來簡直恍似瀚海無邊，只怕毒蛇雖毒，還是無法在「八龍」刀下逞強。

當然，倘若龍城璧要殺司馬血，也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雲介夫並不是司馬血。

雲介夫雖然年紀比司馬血大，但若論殺人經驗和自救的功夫，雲介夫是萬萬比不上殺手之王的。

——若不是落陽和晦陰突然出現，雲介夫絕不敢貿然出劍攻擊龍城璧，然而，他這個倉猝的決定到底還是錯了。

他這一劍，不錯又兇又毒，但他却料不到，龍城璧雖然腹背受敵，但八條龍刀法仍然可以使龍城璧向前殺出一道缺口。

雲介夫就是這道缺口。

等到他忽然發覺自己已崩潰下來的時候，雪亮刀光早已在他脖子上輕輕掠過。

直到這時候，他才感覺得到，龍城璧八條龍刀法的威力！

這簡直是無堅不摧的一刀！

雲介夫的腰忽然彎了下來，就像是蝦子給丟進沸渦裏。

但他並不是感到熱，而是覺得極冷。

他的脖子冷冰冰的，連流出來的血也彷彿冷得是寒天裏的冰水。

他緩緩地闔上了眼睛，只是叫出：「好刀……」這兩個字，人已仰面倒下。

等到他已完全氣絕的時候，龍城璧才慢慢地轉過身子，冷冷地盯着背後的兩個道人。

兩道人互望一眼，落陽忽然道：「貧道想跟你交個朋友，彼此化干戈爲玉帛，未知龍施主意下如何？」

龍城璧冷冷一笑，道：「剛才我若慢了一點點，此刻倒下去的人就不是雲介夫，而是我這個四海爲家的浪子了。」

落陽道人道：「龍施主若眞的倒了下去，也就不配跟貧道交朋友。」

龍城璧道：「現在又怎樣？」

落陽道人道：「現在你還活着，而且剛才那一刀眞是漂亮得無以復加，像你這種英雄人物，當然值得貧道結識結識。」

龍城璧眨了眨眼睛，道：「我若結識了你這種朋友，對我會有甚麽好處？」

落陽道人哈哈一笑，道：「只要是貧道的朋友，就絕對没有人敢欺負。」

龍城璧問道：「你以爲有人在欺負在下？」

落陽道人道：「別的不說，你若不肯跟貧道交朋友，那麽就是貧道的敵人，凡是貧道的敵人，他的下場都一定會極之悲慘。」

龍城璧道：「在下却不是這麽想。」

落陽道人道：「你的想法又怎樣？」

龍城璧道：「在下的想法是：倘若跟你這種見利忘義的妖道交上朋友，那才是世間上最悲慘不過的事情。」

落陽道人居然一點也不生氣，只是淡淡一笑，道：「人各有志，貧道也不勉強，但最可惜的却是，天下間從此之後，又少了一個活色生香的美人兒！」

當他說到最後一句說話的時候，他的劍已舞起一團寒光，兩眼却直盯在容蓉兒的俏臉上。

他没有對容蓉兒怎樣，但却已把龍城璧搶救容蓉兒的去路封死。

眞正動手殺人的不是落陽而是晦陰。

晦陰向來沉默寡言，但却比落陽還更兇殘毒辣。

他行事喜怒不形於色，一張奇醜的臉龐永遠難得一笑。（像他這副模樣，笑起來恐怕更加令人毛骨悚然。）

落陽說了一大堆說話，但眞正要辣手摧花取掉容蓉兒性命的人，却還是晦陰道人。

晦陰殺人，只求見血，從來不會理會被殺的是甚麽人，而他最信奉的一句武林名言，也正是「天下人皆可曰殺」！

說到嗜殺，雲憐春也是絕不差勁了，但若要他向容蓉兒這種剔透玲瓏，可愛之極的小姑娘驟施殺着，他還是無法下得了手的。

這時候，雲憐春若不是正在跟許竅之展開惡戰，他說不定還會出手阻止晦陰道人，但如今他與許竅之之戰正進入捨死忘

生的階段，無論任何一方稍有半點疏忽，立時都會招來殺身之禍，是以容蓉兒命運如何，雲憐春現在是無法管得了的。

以晦陰的劍法，休說容蓉兒如今全身動彈不得，就算她完全無事，手中有劍，也絕對無法在晦陰劍下走得三招五式的。

所以，晦陰一劍刺出，容蓉兒便已是非死不可的。

龍城璧當然不會眼巴巴的瞧着她死，晦陰右邊的肩膊才微微一動，風雪之刀已急劈出去，同時大喝：「她是無辜的！殺不得！」但晦陰又怎會聽龍城璧的說話？

龍城璧要救容蓉兒，但落陽道人却連揮五劍，絕對不肯讓龍城璧闖過去救人。

龍城璧刀法雖然厲害，但落陽是陰陽子的傳人，一手劍法睥睨江湖多年，自然也絕非弱者。

龍城璧在急切間要闖過落陽道人這一關，那是難乎其難的事。他終於闖不過去，阻止不了晦陰道人。

驀地，晦陰道人的劍下濺起了一蓬血漿，每一個人的眼色都變了。容蓉兒的臉龐在刹那間變得一片死灰，血色全無……

銀扇金刀初逢銀笛子

容蓉兒的襟前已染滿鮮血。

但這並不是她的血，這些血是從一個突然拚死撲來，甘願代替她承受這一劍的人身上流出來的。

晦陰是個極其迷信的人。

自從陰陽子死後，他每次出劍，例必殺人，例必要使劍鋒染滿敵人的鮮血。

這已成爲他的規矩。

今天，他的劍早已出鞘，就算殺不了龍城璧，也要先殺其他人，才能把劍插回鞘中。

近來，他已很少有機會可以殺女人，尤其是年輕的少女。

他殺人往往有自己的一套理由，他從不讓自己陷入師出無名的窘境。

雖然，他殺人的理由，往往會令人爲之眉頭大皺，不敢苟同，但他却不在乎別人怎樣想和怎樣說。

他只要認爲自己「心安理得」，那就甚麽問題都不再重要了。

在他向容蓉兒發劍直刺過去的時候，在他的眼中，容蓉兒已經是個死人。

但他怎樣也想不到，居然有人不顧一切的撲了過來，寧願代替容蓉兒承受這一劍！

這人赫然正是計掌櫃！

× × ×

計掌櫃已倒下，晦陰道人面上殺機仍濃。

他突然又再挺劍，依然繼續要把容蓉兒置諸死地。

但就在這一陣折騰間，龍城璧終於已把落陽道人逼退開去，風雪之刀有如急浪般向晦陰道人湧至。

晦陰道人只感覺到一股逼人的殺氣，有如排山倒海向自己逼來，那是雪刀浪子的刀，除非他不想活，否則就不能把雪刀浪子的襲擊置諸不理。

晦陰道人右手突然收緊，玄陰劍迅速地變招。

只見劍尖一抖，玄陰劍抖出九點寒星，每一點都飛向龍城璧的咽喉。

這是陰陽九絕劍玄陰九式中的第三式，名堂是「九星奔月」，在那九點寒星之中，其實只有一點才是眞正的殺着，但急切間要分辨出九點寒星的虛實，却又是談何容易？

龍城璧雖然年紀並不老，但他出道早，屢戰強敵，自然也可以算是個老江湖了，他知道晦陰道人這一劍十分厲害，遠而避之乃是最上之策。

所謂遠而避之，也不是一走了之，只是暫時避開他這一劍，然後再反擊過去。

但龍城璧沒有閃避，因爲他知道只要自己向後退避一步，晦陰道人第二劍就會刺在容蓉兒的身上。

「九星奔月」雖然厲害，龍城璧也只好跟晦陰硬拚了。

他把雪刀舞起一道銀圈，但聞呼呼聲响，那九點寒星居然一起被冲散開去。

晦陰道人臉色一變，他似是未曾料到，龍城璧不但刀法高明，內力更是精純得令人出奇，落陽道人也已看出了這一點，知道單憑一人之力，是絕對無法制服得了龍城璧的，是以他也不等晦陰開口，便已運劍如電，猛向龍城璧怒砍過去。

轉瞬間，落陽與晦陰兩道劍氣已交滙在一起。

落陽道人練的是陰陽九絕劍內的純陽九式，跟晦陰的玄陰九式互相配合，威力便可以立時增強數倍。

須知那陰陽九絕劍，本是曠古絕今，剛柔並制的武林絕學，昔年陰陽子在泰山論劍雖然未能獨佔鰲頭，排名第一，但却並不是因爲這套劍法不如人家，而是陰陽子在練習這套劍法之初，未能適當地把陰陽兩道內力互相融滙配合，以致一度走火入魔，傷了眞元，雖然經兩年休養，總算可以逃過大難，並且還繼續再埋頭苦練下去，但一則元氣已損，二則陰陽子已成驚弓之鳥，不敢放着胆子盡情練習，以致他日後雖然終於練成了整套陰陽九絕劍法，但實際上還是未能把這套武功完全領悟過來的。

陰陽子何嘗不知道這一點，所以後來他挑選徒兒，決定除非不找，一找就要一雙，理由就是不想重蹈覆轍，與其以一人之力兼修陰陽雙劍，不如讓兩人同時修練，一練陰劍，一練陽劍，以收專心一致之效。

倘若兩人都練成了陰、陽兩式劍法，只要互相配合得來，天下間又還有甚麽人會是他們的敵手？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陰陽子還沒有把陰陽九絕劍全部傳授給落陽和晦陰，就已急病逝世，而且在臨終之前，也來不及把陰陽九絕劍譜藏在甚麽地方，向自己的兩個弟子說出來。

這也可以說是天意。

本來，陰陽子是可以一早就把陰陽九絕劍全部傳授給兩人，然後讓落陽和晦陰好好練習的，但陰陽子却是個多疑的人，他總是覺得，太早把陰陽九絕劍全部傳授給二人，可能會是一件危險的事。

他的內心實在很矛盾。

爲人師父者，當然都希望門下弟子能

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但陰陽子却又害怕徒兒的本領一旦比自己還厲害的時候，就會對自己有所不利。

他心裏時常在想：「他們終究曾經是歐陽震的弟子，我殺了歐陽震，他們現在武功平庸，當然不敢對我怎樣，但等到兩人都練成陰陽九絕劍的時候，難保不會爲歐陽震復仇，把我這個師父殺了……」

每次想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就覺得，自己似乎正在「養虎爲患」！

有好幾次，他甚至想親手殺了落陽和晦陰。

但他最後還是沒有下手，因爲他年紀已大了，倘若殺了他們，再想找兩個適合練習陰陽九絕劍的人，恐怕爲時已晚。

他打算再看清楚一點，才決定自己該怎麽做。

但人算不如天算，他忽然死了，而且又是死得那麽突然，那陰陽九絕劍譜到底藏在甚麽地方，就這樣成爲秘密，和他一起埋藏在黃土之中。

倘若不是這樣，落陽和晦陰兩人早已練成整套陰陽九絕劍法，那麽，現在龍城璧的情況就一定會更加危險了。

但即使這兩個道人還沒有完全練成陰陽九絕劍，龍城璧也已被他們逼得險象環生，只要他稍有半點差池，落陽和晦陰隨時都可以把他置諸死命！

許竅之並不是沒有發現龍城璧身陷險境，但他自己也給雲憐春逼得透氣不過，那裏還有餘力可以協助龍城璧？

誰知雲憐春忽然用傳音入密之法，在許竅之的耳邊悄悄說道：「咱們這樣打下去，到底不是辦法！」

許竅之一怔。

他是個老實人，但却並不愚蠢，聽見雲憐春這麽說，已明白他的意思。

他也用傳音入密的功夫對雲憐春說：「你是不是想救回容小姐的性命？」

雲憐春道：「不錯，這兩個道人可不知道甚麽叫憐香惜玉，像容小姐那樣標緻可愛的美人兒，倘若死在他們的劍下，那眞是未免太可惜了。」

許竅之道：「那容易辦，我佯作敗退，你就可以救她回容家了。」

雲憐春心中暗罵了一聲：「蠢材！本少爺若把這小美人帶走，又豈會帶她回容家？眞是豬也！」

其實，他巴不得立刻把容蓉兒帶回自己的家裏，但在落陽和晦陰的面前，他若這麽幹那是大大不妥的，就算他們不敢對自己怎樣，雷大公子知道了，也一定會大不高興。

貪圖美色，躭誤正事的罪名，他可不想揹上。

但他又不捨得容蓉兒死在落陽和晦陰的劍下。

他知道，只要龍城璧敗在兩個道人的劍下，那麽容蓉兒的性命立時就要不保。

他只好用傳音入密的功夫對許竅之說：「若由我來救她，那是大不方便的，倒不如你攻我一掌，我佯作敗倒，然後你就把容蓉兒救出去。」

許竅之道：「這也是一樣的！」

但他想了想，又道：「你不怕許某眞的一掌把你活活打死？」

雲憐春說道：「若是別人，我也許是信不過的，但許谷主是個君子，不才深信你絕不會這麽鄙卑，在這個時候來暗算不才。」

許竅之暗暗讚了一聲，忖道：「這人雖然不學好，但倒也有點量度。」

他接着就用傳音入密的功夫說：「那麽你小心了！」

以這兩人的本領，若再打下去，就算三幾個時辰不分勝負，那也不是甚麽奇事，但如今顯然彼此有了約定，一個佯裝敗倒，事情就容易解決多了。

只聽見許竅之突然暴喝如雷，一掌就打在雲憐春的右邊胸膛上。

他這一喝，眞是聲勢洶洶，但這一掌却只是虛招，根本就沒有用上甚麽力道。

但在旁人看來，却也很難看得出有甚麽破綻。

雲介夫與陰陽雙道合攻雪刀浪子。

雲憐春也裝得眞像，許竅之左掌一拍，他就發出了沉重的悶哼聲响，接着身子左搖右擺蹌踉地後退開去。

許竅之不再理他，掉頭就向龍城璧那裏衝過去。

就在這片刻間功夫，龍城璧和兩個道人的惡戰又有了變化。

龍城璧仗着八條龍刀法神奇犀利，總算可以把兩道人的陰陽九絕劍劍勢封住，但落陽道人城府甚深，知道龍城璧絕不願意看見容蓉兒受到傷害，所以他偏偏要找尋機會，向容蓉兒施展突襲。

容蓉兒穴道被制，隨便施展一招半式就可以把她殺害，但落陽道人可也不想一劍就殺了她，他的目的，只是要藉此來擾亂龍城璧的心神，只要龍城璧方寸稍亂，他就必敗無疑。

倘若龍城璧全然不關心容蓉兒的死活，那麽落陽道人自然是白費心機了。

但像龍城璧那樣的人，天生下來就是一副俠骨柔腸，雖然他只是第一次遇上容蓉兒，但却也不忍心看見這無辜的少女，慘死在落陽道人的劍下。

君子可以欺其方。

龍城璧就算不是個君子，但落陽道人這條毒計仍然是可以奏效的。

果然，落陽道人才抽劍作勢要對容蓉兒不利，龍城璧的雪刀就已向他迎面緊壓下來。

那是八條龍刀法裏的「龍騰萬里」，這一刀刀勢大開大闔，勁力驚人，落陽道人眞還不敢漠視。

但龍城璧使出了這一刀，却也是正中落陽道人下懷的。

落陽道人本來就是要讓龍城璧全力來對付自己，只有這樣龍城璧才會疏忽了晦陰道人。

晦陰道人與落陽道人本是同胞兄弟，更是同門習藝，一起練劍多年的老搭檔，哥哥的心意，他豈會不明白之理？

龍城璧才使出「龍騰萬里」那一刀，玄陰劍已向他的左脇下直刺過來。

這一劍刺的地方正是龍城璧全身上下唯一的空門。

龍城璧若要補救，那也不難，他只要把「龍騰萬里」這一刀化爲「龍捲西風」，晦陰道人的玄陰劍立時就會被封死。

但他若在這時候變招，也就無法對落陽道人構成甚麽威脅，他現在殺不殺得了落陽，那還是其次的問題，最重要的是：只要一放鬆了落陽，容蓉兒的性命立時就要不保。

他也和雲憐春一樣，是不想看見容蓉兒死在這裏的。

但他要救容蓉兒，却並不因爲容蓉兒是個漂亮的美人兒，而是本着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原則。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八個字說來簡單，眞的要實行實踐，却是絕對不容易的一回事。

比方說：有人看見一頭老狗正在欺負一條小貓，要拔刀相助小貓，那自然是容易極了，只消三幾下功夫，還怕趕不跑一頭老狗嗎？

但這人若看見一條數百斤重的吊睛白額虎，正在對那條老狗目露兇光，張牙舞爪，那又怎樣？

要趕跑大老虎可不是容易的，不但不容易，簡直就是危險極了。

世間上，一定有不少人樂於帮助小貓趕跑老狗，但要找人趕跑大老虎，那就難尋得多了。

最少，雲憐春就絕不是那樣的人。

他只能給許竅之一個勇救佳人的機會，而他自己却不敢明目張胆地去救人。

而且，他要救容蓉兒，全然是因爲垂涎她的美色。

容蓉兒若死在兩道人的劍下，他這輩子就再也沒有機會可以一親芳澤了。

所以，他也願意「冒個險」，故意放鬆許竅之上去救人。

龍城璧也要救容蓉兒，但却絕不是因爲她長得太漂亮。

就算她是個鷄皮鶴髮的老太婆，龍城璧還是要救她的。

原因很簡單，因爲她無辜。

既是無辜的人，就絕不該死，誰要傷害無辜者，龍城璧就一定要阻止。

不管是老狗還是大老虎，他都同樣挺身而出，全力阻攔。

抱打不平本來就是世間上最危險的事，有時候，你以爲自己去趕走的只是一條老狗，但說不定在老狗的身旁，還有幾條大老虎在向你瞪眼。

幸而，龍城璧不怕老狗，也不怕大老虎。

就算有十萬條大老虎包圍着他，他也不怕。

他怕的只有兩個字：寂寞。

但可笑復可悲的却是：越怕寂寞的人，寂寞越多與他爲伍，那就像是黑夜裏的影子，無論用甚麽方法，你也無法把它甩掉。

× × ×

龍城璧怕的是寂寞，而不是怕死。

這十幾年裏，他甚麽塲面都見識過了，又怎會怕了晦陰道人那一劍。

他絕不肯把刀勢改變，而讓落陽道人有機會傷害容蓉兒。

晦陰道人雖然已在乘虛而入，但龍城璧還是要先對付了落陽道人再說。

他不改變刀勢，只是全力增加了身子向前俯衝的速度，那已是唯一可以避開玄陰劍的法子。

但這法子並不是最好的，而且也不一定能够成功。

但無論怎樣，他已把落陽道人逼退了，甚至還在落陽道人左肩上劃了一道半尺長的血槽。

落陽道人的臉色倏地變了，他從來没有見過那麽凌厲的一刀，也没有見過像龍城璧那樣勇猛的人。

爲了要救人，這個叫雪刀浪子的年青刀客，居然可以不理會晦陰道人的劍。

這份勇氣，這份胆色，連落陽道人也不禁又是吃驚，又是佩服。

而就在此刻，玄陰劍也已終於刺入龍城璧左脇之下，劍鋒入肉最少一寸七分。

這已算不錯。

龍城璧若不是在最後關頭加快了身子向前直標出去的速度，那麽這一劍最少可以刺入他身體之內達五六寸。

按照晦陰道人這一劍的方位，倘若劍鋒入肉五寸，那已足可穿過了龍城璧的心臟，換而言之，這本來就是絕對致命的一劍。

但現在即使如此，晦陰道人也已面上露出了得意之色。

龍城璧的臉色終於變了，他知道自己已中了一劍，但傷口却一點也不疼，只是有着麻痺的感覺。

他囘身疾舞兩刀，護在容蓉兒的身旁，冷冷地對晦陰道人說：「你師父陰陽子雖然兇暴，却也絕不會在劍上塗毒……」

晦陰道人「嗜嗜」一笑，道：「師父怎樣，本道爺可不一定要跟着他。」

這時候，許竅之早已迎了過來，他一瞧龍城璧的劍傷，就已知道情況十分不妙，急忙封住了龍城璧六處穴道，不讓劇毒流入心臟。

但龍城璧中劍之處，本來就和心臟距離極近，只見他雖然極力保持鎭靜，但臉龐上已泛現出一層淡淡紫青之氣。

許竅之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正要給龍城璧餵服解毒奇藥，晦陰道人又已揮劍砍殺過來。

許竅之又急又怒，只好也揮舞金刀招架。他的刀法雖然不弱，但想急切間擊退兩道人，那簡直是絕不可能的事，而龍城璧的面色越來越不好看了，只要再躭誤一盞茶時光，縱有靈丹妙藥，恐怕也難以把他挽救過來。

他一上來就已無心戀戰，但却又不能一走了之，這樣再纏下去，恐怕連自己也是凶多吉少。

王九番眼見形勢不妙，也不顧一切加入戰團，但他刀法平庸，武藝不高，才衝了上來，就已給許竅之一掌轟了開去：「快走！你若不知死活跑過來，只會拖累死咱們兩個……」

王九番挨了這一掌，雖然並不怎麽疼，但心情却是極爲難受。

他忽然蹤足搥胸，大哭着說道：「俺是個廢物，俺是個膿包！大塊頭！大渾人！俺甚麽用處也没有，倒不如一頭撞死算了！」

他並不是怪責許竅之，他只是在憎恨自己不中用。

他的脾氣本來就很剛烈，說到「一頭撞死」，居然眞的立刻就向牆上撞過去。

他這一撞，眞的是用盡全力，看來，這堵牆若不是給他一頭撞穿，那麽就是他眞的會撞牆撞死了自己。

容蓉兒在不久之前，還是極之憎惡王九番的，但現在她却閉上了眼睛，不忍再看下去。

她寧願自己死在道人的劍下，也不願意看見這些人爲了自己而流血，甚至喪失掉性命。

但她却没想到，捨身救人這種事，對於他們來說，幾乎已經成爲了生活的一部份。

王九番也許趕不跑大老虎，但他却並不是害怕大老虎的人。

一個人連撞牆都敢了，又怎會怕吃人的老虎？

他眞的是在撞牆，除非這堵牆壁經不起他這麽一撞，否則，他就一定會焦頭爛額而死。

只聽得「蓬」然一聲，王九番的頭顱已用力撞了過去。

但奇怪，這堵牆居然是軟綿綿的，而且還好像很有彈力，把王九番彈開了兩三尺。

王九番一怔，摸了摸腦袋，接着奇道：「怎麽俺的腦袋一點也不疼？」

然後，他就聽見那堵牆在說：「你不疼，老子的肚子却疼死啦！」

王九番呆住了，心想：「怎麽牆也會說話？莫不是這堵牆已變成妖精了？」

他摸着頭顱，緩緩地抬起了臉。

他撞的當然不是一堵牆，牆是不會軟綿綿的，天下間也没有任何一堵牆能够成妖成精，可以講出人類的說話。

埋怨肚子疼死了的是個人。

這人雖然不是牆，但他的肚子又闊又大，看來也眞的有點像是一堵牆壁。

天下間有這種大肚子的人，似乎還找不出幾個。

王九番一看見這人，立刻就興奮地大叫：「大醉鬼，你怎麽現在才來啦！」

這人怪笑着，他一面笑一面揉着大肚子，笑道：「難道老子現在來的不是時候嗎？」

王九番伸手向落陽和晦陰一指，道：「你瞧見這兩個牛鼻子没有？」

這人道：「當然瞧見了，他們是甚麽人？怎麽跟許老實打起來了？咦，那不是浪子嗎？龍老弟，你怎麽啦……」他說到這裏，臉色忽然大變，就像是給人在背上抽了一鞭子。

容蓉兒看見這人，心中又是驚喜，又是慚愧。

王九番固然認得這個肚子奇大的人，容蓉兒也絕對忘不了這位人客。他赫然正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 × ×

許竅之是個老實人，所以唐竹權有時候索性就叫他許老實。

許竅之不但爲人忠厚老實，而且絕少動怒，更絕少出手傷人、殺人。

他每次出手傷害別人，都一定有極充份的理由，就連最挑剔他的敵人，也無法否認這一點。

現在，許竅之正在跟兩個高瘦的道人交手，他正在全力以赴。

唐竹權若是清清醒醒，他一定早已看得出，無論是許竅之也好，龍城璧也好，他們的處境已相當凶險。

但當唐竹權進入這客棧的時候，他最少已有了九分酒意，視綫和聽覺都好像矇矇矓矓的。

他是經過一段遙遠而寂寞的旅途，才來到牡丹鎭的。

在這寂寞的旅途上，他唯一的朋友就是酒。

對於唐竹權來說，酒是一種很古怪的朋友，他越是喜歡這種朋友，就越是要把它吞進肚子裏。

連唐竹權那樣的人，也會喝得醉薰薰的，他到底喝了多少，恐怕連他自己也算不出來。

酒徒就是這樣的，倘若他還可以清楚地記起自己喝了多少酒，那麽，他一定醉

得並不怎麼厲害。

但現在，唐竹權早已無法計算得出，就在這一天之內，他到底喝了多少酒。所以，他是醉薰薰地走進這客棧裏的。

當他進入客棧的時候，就剛好遇上王九番正在撞牆。

唐竹權雖然已有九分醉意，但還沒有醉得連王九番也認不出來的地步，他也看得出，王九番這樣向牆上撞過去，可不是鬧着玩耍的，是以急忙擋在他的面前，讓自己的大肚皮擋住了這位莽霸王。

等到他接着發現許竅之和龍城璧的時候，他的酒意最少立刻消失了一大半。

「他奶奶個熊！」唐竹權怒吼如雷，十指箕張，有如犀牛般向晦陰道人衝了過去：「何方妖道，竟敢在這裏放肆？」

晦陰道人見這大胖子赤手空拳就衝了過來，心想：「管你是大醉鬼是大頭鬼，先吃本道爺一劍再說！」

落陽道人却已喝道：「小心，他是唐老人的寶貝兒子！」

一聽見後面那句話，晦陰道人的臉色立時變了，唐竹權擅長五絕指法，殺人從來不必用甚麼武器，既然這大胖子就是唐竹權，那可不容輕視。

但晦陰道人一上來就已沒有把唐竹權放在眼內，直至落陽道人提點，方才全力以赴。

可是，唐竹權雖在醉酒之中，但龍城璧和許竅之身陷險境，已把他的醉意驚醒了一大半，晦陰道人也是一時托大，未曾想到這大胖子就是唐竹權，等到弄清楚對方是甚麼人的時候，唐竹權已欺身直進，把晦陰道人逼得頭暈轉向，眼花繚亂。

晦陰道人大吃一驚。

他自出道以來，本來就已罕逢敵手，給一個手無寸鐵的人逼得手忙脚亂，更是從來也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唐竹權一出手就已佔了上風，自然是得勢不饒人，若在平時，他也許不會把五絕指法一施展就盡力豁了出去，但這時候他却全不保留，彷彿遇上了深仇大敵，非要把晦陰道人殺掉不可似的。

晦陰道人想不到這個大胖子竟然會狠性大發，一出手就全是殺手招數，雖然他練的是劍，但對於指上功夫也是頗有認識，接戰不久就已看出唐竹權在十指上所浸淫的功夫，實在絕非等閑之輩可以比擬，自己雖然有玄陰劍，但無奈先機已失，着着處於下風，倘若稍有半點差池，給唐竹權十指揩上了，那可是天大的麻煩。

高手相爭，是一絲一毫都不能差錯的，晦陰道人失了先機，那已是大錯。

當然，處於劣勢的一方，未嘗不可以扭轉乾坤，但那要看情況而定，好像唐竹權這等作戰經驗豐富的高手，只要給他的五絕指法纏上了，想平反敗局可就絕不容易了。

落陽道人識得厲害，知道再這樣纏下去，晦陰勢非要大大吃虧不可。

「唐大少爺，咱們沒空閑奉陪了，這一戰就暫且押後，晦陰，咱們走！」

他既有退意，許竅之自然不會跟他再打下去。

許竅之把龍城璧扶到一旁，兩人的臉上都已淌出了黃豆般大小的汗珠。

唐竹權也沒有再苦纏着晦陰道人，却在旁邊嚴密看守，以防有人向許竅之和受傷的龍城璧加以襲擊。

氣氛是沉肅的，也是極其緊張的。

容蓉兒忽然有着一種很難過的感受。

許竅之、龍城璧和唐竹權這些人，全是她心中仰慕了很久的江湖奇俠，但現在他們却給別人壓迫得透氣不過來。

尤其是龍城璧，他中了玄陰道人的毒劍，後果如何，現在仍然難以逆料。

唐竹權不是沒有看見容蓉兒，但却一直都沒有理睬她。

他不是冷酷無情的人，但這時候，他實在沒有興緻來跟這位千金小姐談話。

王九番却走了過來，對唐竹權說：「老唐！」

唐竹權沒有反應，甚至連眼睛也沒有眨動一下，好像根本沒有聽見王九番在叫誰。

王九番伸開了一隻手掌，在唐竹權的眼前幌了一幌，又叫道：「大醉鬼！大醉鬼！」

唐竹權給他纏得煩了，才沒好氣地格開了他的手，瞪着眼道：「你在發甚麼神經？」

王九番也瞪着眼，道：「難道你沒有看見，這裏有一個人好像木頭一般，動也動不了嗎？」

唐竹權道：「老子的眼睛又沒有瞎，怎會看不見？」

王九番說道：「她是容鶴年的女兒，給人點了穴道，你爲甚麼不把她的穴道解開來？」

唐竹權冷冷一笑，道：「點她穴道的人呢？」

王九番這才左顧右盼，雲憐香早已不知去向。

「那小子給溜掉了。」王九番悻悻然地說。

唐竹權道：「若要解開這女娃娃的穴道，非要把那小子找同來不可。」

王九番一怔：「爲甚麼要找那小子回來？是不是除了他之外，天下間再也沒有人可以解開容小姐身上被制住的穴道？」

唐竹權搖搖頭，道：「當然不是這樣，難道你以爲那小子是個法力無邊的妖怪嗎？」

王九番道：「這麼說，你也可以解得開容小姐身上的穴道了？」

唐竹權嘿嘿一笑，道：「當然可以，但老子不幹這種無聊的事。」

王九番道：「這是甚麼道理？」

唐竹權說道：「老子知道她是個極麻煩的娃兒，她現在呆楞楞的，那不是最好嗎？」

王九番咳了兩聲，道：「好是好極了，但……」

唐竹權截然接道：「你眞不懂事，老子告訴你眞相好了，因爲她是個女酒徒，而她心裏最大的一個願望，也許就是要把老子灌得醉薰薰的，所以老子絕不會在這時候把她的穴道解開，讓她有機會來向老子灌酒！」

王九番奇道：「你不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嗎？怎麼居然會怕了這個女娃兒？」

唐竹權道：「你懂甚麼！她雖然是個

女娃兒，但酒量比你還厲害。」

王九番道：「俺不相信。」

唐竹權道：「你不相信？」

王九番道：「當然，除非俺現在跟她拚一次酒而又敗在她手下的話，俺才可以相信你的說話。」

唐竹權哼的一聲：「你眞是個他媽的寃大頭，就且讓你嚐試嚐試大醉一塲的滋味！」

他立刻解開了容蓉兒的穴道，手法清脆俐落，連容蓉兒也不禁大爲佩服。

王九番吃吃一笑，道：「容小姐，妳沒事啦？」

容蓉兒伸展兩手，搖搖頭說道：「我沒事。」

王九番道：「妳的酒量很厲害嗎？」

容蓉兒又搖搖頭，說：「不是。」

王九番道：「但這個大胖子却把妳說得厲害極了，現在是不是要跟俺拚酒？」

容蓉兒說道：「我有答應過跟你拚酒嗎？」

王九番道：「沒有。」

容蓉兒道：「你想跟我這個女兒家拚酒，大家喝得面紅耳赤嗎？」

王九番道：「當然不想。」

容蓉兒道：「爲甚麼不想？」

王九番道：「贏了不見得光采，輸了無面目見江東父老的傻事，俺爲甚麼要幹呢？」

容蓉兒道：「但你剛才不是說要和我大喝一塲嗎？」

王九番道：「那是用來騙騙大醉鬼的，若不是這樣，他又怎肯出手解了妳身上的穴道？」

唐竹權聽了，一點也不生氣，只是淡淡的說：「老王，你是越來越懂得運用心機了，總有一天，你會變成一條狡猾的老狐狸。」

王九番道：「等多久才到那一天？」

唐竹權道：「不會太久，最遲再等五十年，你就會變成一條狡猾的老狐狸。」

王九番嘆了口氣，道：「五十年後，俺就算眞的可以成爲老狐狸，恐怕這條老狐狸也已老得連牙齒也沒有了。」

唐竹權道：「沒有牙的老狐狸才最可愛。」

「爲甚麼？」

「沒有牙的老狐狸雖然狡猾，但最少已不會咬人。」唐竹權道：「這些老狐狸，大概該吃豆腐才最合胃口。」

容蓉兒笑了一笑，但也就只是笑了那麼一笑，就再也笑不下去了。

因爲她聽見了一個人已在呻吟。

呻吟的是龍城璧，他的傷勢看來實在不輕。

許竅之是醫谷谷主，他醫術精深，雖然目前還比不上九時公，但世間上能難倒他的傷毒病症，已是不多。

但龍城璧這一次的傷毒，却使他爲之眉頭大皺，憂心忡忡。

他很瞭解雪刀浪子。

他知道龍城璧是個忍耐力十分堅強的人，他絕不會因爲忍不住痛苦而在呻吟。

但現在，龍城璧的呻吟聲，却斷斷續續地從他的喉嚨裏發了出來。

他這種呻吟，並不是忍受不住身上的痛楚，而是因爲他已陷入迷失知覺的境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已在呻吟，甚至已完全不知道外界所發生的一切事情。

他的眼睛雖然睁得很大，但却散渙無神，一張臉龐泛現紫青之色。

許竅之的臉色也是極其難看，彷彿他自己也已中了劇毒。

他已盡了一切的力量來挽救龍城璧，但那玄陰劍劍鋒上的劇毒，却比他想像中還更歹毒得多。

唐竹權是杭州唐門的大少爺，杭州唐門與蜀中唐門源出一脈，對於用毒這一門本領，他也自然是位大行家，但他上前仔細看了一會，還是看不出龍城璧中的是甚麼毒。許竅之忽然揑着拳頭，猛撞自己的腦袋！

唐竹權一怔，道：「你瘋了？爲甚麼打自己的腦袋？」

許竅之還是繼續不斷打着自己的腦袋，連眼睛也都紅了：「我眞笨！眞是個豬！爲甚麼不逼那兩個妖道留下解藥？」

唐竹權一呆，道：「你沒辦法治好龍城璧？」

許竅之深深地吸了口氣，接着才顫聲道：「我……我以爲自己一定有辦法的，但……但……但……但……」

他一連說了五個「但」字，但却還是「但」不下去，就像是舌頭給打了一個死結似的。

他忽然一跺脚道：「唐兄，你在這裏看守浪子，我去找那兩個妖道拿解藥！」

唐竹權忙道：「那麼你快去！」

他也和許竅之一樣，着急死了。

但容蓉兒却在這時候伸手一攔，說：「許谷主，你去不得！」

許竅之的臉色陡地一變，道：「別阻我，這是急不容緩的事！」

他一面說，一面已向客棧外飛掠去。

誰知道他才掠出丈許，容蓉兒居然又不顧一切的追上前，甚至出手把他拉住。

許竅之陡地怒喝一聲，厲言疾色地說道：「容小姐，現在可不是玩的時候！」

容蓉兒也大聲道：「誰在跟你玩？」

許竅之用力地一跺脚，不再理會她，又再向前衝出。但容蓉兒還是死纏不放。

許竅之並不是個容易動怒的人，但爲了龍城璧的傷毒，他已急得快要瘋了，容蓉兒才伸手想拉他一把，他已毫不客氣地，一個耳括子就打在她的臉龐上。

「妳給我滾遠一點！」連許竅之也很難想像得到，像他那種人，竟然也會有對女孩子如此粗魯無禮的時候。

若在平時，容蓉兒絕對無法忍受的。

但這時候，她居然一點也不生氣，就好像許竅之打罵的並不是自己。

她的左邊臉頰已給打得又紅又腫，但她還是緊纏着許竅之不放，同時大聲說道：「你打得過那兩個妖道嗎？」

「打得過要打！打不過也要打！」許竅之怒聲道：「他們若不給浪子解藥，我立誓要把這兩個妖道碎屍萬段！」

容蓉兒道：「你現在追出去，就算找得到那兩個妖道，也一定打不過他們，既然打不過人家，人家爲甚麼要給你解藥？就算他們給了，又焉知解藥是不是假的？甚至還可以會是另一種更厲害的毒藥？」

她一面說，許竅之又已一面向外面狂奔出去。

但等到她說完最後那一句話的時候，他陡地呆住了。

他的臉色在刹那間蒼白得就像是一張紙！甚至比紙還更蒼白！

他的臉上沒有半點血色，他心裏最後的一綫希望也似已完全粉碎。

他雖然老實，但却並不頑固，也並不愚蠢。

容蓉兒的每一句說話，都是道理！

他忽然頹喪地蹲了下來，兩手不斷的在發抖。

「怎辦？我現在該怎辦？」他惶然地望着容蓉兒，眼睛裏也同時充滿着歉意。因爲他現在才發覺，自己剛才是何等蠻橫，何等兇暴！

容蓉兒却反而若無其事，她只是關心着雪刀浪子的傷毒。

她緊蹙着眉，忽然道：「天下間能醫好這種傷毒的人，照你看會有幾個？」

許竅之苦笑一下，道：「我怎知道，時九公若在這裏，他也許會有辦法……」

「時九公呢？他在那裏？」

「唉，自從接到朱藏眞老俠的訊息，我就已經派人到處找尋他老人家了。」

「找着了沒有？」

「沒有。」許竅之嘆道：「有人說他到了南方，有人說他遠赴東海，也有人說他在少林寺裏跟千帖大師一起坐禪。」

「總之是找不着？」

「那也不一定找不着，但恐怕要費上一段很長的時間……」許竅之憂心忡忡地說：「但現在，獨孤一保快要來了，浪子的傷毒，更已到了急不容緩，非要立時澈底清理不可的地步……唉……唉……這便如何是好？」

就在他心急如焚的時候，忽然有個黃袍老婦，拄着一根拐杖，龍龍鍾鍾地走了進來。

她的頭髮已完全白了，也許她本來是個高大的婦人，但歲月不饒人，她現在只能佝僂着身子，還要拄着拐杖才能走路。

那根拐杖還不滿五尺，而這黃袍老婦由於佝僂着身子的關係，一張滿是皺紋的臉龐看來低垂得就像是拐杖一般高矮。

現在，除了時九公之外，就算來的是當今天子，九五之尊，許竅之也絕不會去看他一眼。

但這黃袍老婦却向他走了過來。

「你是不是老實仔？」她一開口，第一句說話就使許竅之怔住了。

黃袍老婦瞧着他，笑道：「你已二十八歲啦，爲甚麽還蹲在地上玩耍？」

許竅之差點沒跳了起來：「妳……妳是甚麽人？」

黃袍老婦道：「我是個老太婆，難道你還看不出來嗎？」

許竅之道：「但婆婆怎會知道叫我老實仔？」

黃袍老婦道：「你這個人一看就知道很老實。」

許竅之道：「婆婆又怎會知道我現在二十八歲？」

黃袍老婦笑道：「你現在這副樣子不像二十八歲，難道像八十二歲嗎？」

許竅之深深的吸了口氣，忽然說：「婆婆來自蕩雁山？」

黃袍老婦瞇着眼笑道：「你這個人雖然老實，却還不笨。」

許竅之目光大亮，道：「前輩就是黃十婆婆？」

黃袍老婦哈哈一笑，道：「不是我這個黃婆婆，又有誰能在時九公的嘴裏知道你叫老實仔？知道你今年二十八歲？」

許竅之立時追問道：「九公呢？他老人家在甚麽地方？」

黃十婆婆道：「他病了。」

許竅之吃了一驚：「他老人家怎麽會病了？」

黃十婆婆道：「人可不是一塊石頭，要病就病，又有甚麽値得大驚小怪的？」

許竅之急道：「他老人家離開醫谷，說要到外面走一遭的時候，他老人家還是精神奕奕的……」

黃十婆婆嘆了口氣，道：「你說錯了，他若還精神奕奕，也就不會離開醫谷，來到蕩雁山啦。」

許竅之吃了一驚，道：「他老人家還在蕩雁山？」

黃十婆婆道：「不錯，他就是患上思鄉病嘛！」

「就是思鄉病？」

「嗯，難道思鄉病不算是病嗎？」

「算！算！」許竅之眉頭緊皺：「他老人家眞的還在蕩雁山？」

黃十婆婆道：「當然，蕩雁山是他母親的故鄉，九公是在那裏長大的，現在已一大把年紀啦，人老了，就總是喜歡囘到兒時長大的地方，那裏的一草一木，甚至是一撮泥土，都會變得比黃金珠寶還更珍貴，老實仔，你現在還年輕，當然不會瞭解，但等到將來，你就會知道九公現在的心情了。」

「不必等到將來，晚輩現在就已很明白。」許竅之苦着臉說。

黃十婆婆皺了皺眉：「怎麽啦，是不是不高興看見我這個嚕嗦的老太婆？」

「不！晚輩不是這個意思！」許竅之忙道。

黃十婆婆道：「時九公待我就像是兒妹一般無異，他常對我說：『老實仔是蠻不錯的，就是他媽的不够活潑！』現在看來，他說的一點也沒有錯。」

容蓉兒直到這時候才忍不住說：「人若太活潑了，就不會老實。」

黃十婆婆瞧了她一眼，道：「妳是老實仔的老婆？」

容蓉兒給她嚇了一跳，忙道：「我不是老實仔的老婆……」

黃十婆婆嫣然一笑，道：「不着忙不着忙，妳還年輕，這種事遲一點再算。」

許竅之心不在焉，背負着雙手又在團團亂轉。

「你在轉甚麽東西？」黃十婆婆雙眉一蹙：「是不是沒有了時九公，醫谷就變成飯桶谷了？」

許竅之道：「九公不在，晚輩眞的支撑不了……」

他還是在左轉右轉，但却沒有轉到龍城璧那一邊去。

因爲他已看見，唐竹權正在運用內力

，雙掌緊貼在龍城璧的背心上，兩人的頭頂上都在冒出了一層白濛濛的蒸氣。

黃十婆婆微微一笑，對許竅之說：「那個大胖子在玩甚麽把戲？」

許竅之道：「他正在爲浪子逼出體內的奇毒。」

黃十婆婆道：「你看有用嗎？」

許竅之呆了一呆，半晌才說道：「這很難說，倘若是一般毒藥，那是會有功效的……」

黃十婆婆道：「但浪子中的却是奇毒，大胖子此舉，無異是白費內力！」

許竅之面上露出了難過的神情，道：「他也許眞的是在白費內力，但除了這樣，我們已沒有半點法子。」

這時候，兩人頭頂上的白氣漸漸更加濃厚了。

黃十婆婆冷冷一笑，道：「再這樣持續下去，大胖子很快就要眞力衰竭下來，那時候，你又怎樣？」

許竅之長長的嘆了口氣，道：「讓唐兄休息，待晚輩繼續……」

他還沒有說完，臉上已火辣辣的挨了一記耳括子！

他怔住。

只見黃十婆婆怒容滿面，佝僂着的身子忽然伸得筆直，以致她看來似乎忽然高大了很多。

這一下耳括子，正是黃十婆婆賞給許竅之的。

「你是不是給大胖子傳染，患上了『笨病』？既然明知白費內力，爲甚麽還要繼續下去？」只見黃十婆婆臉色鐵青，冷笑着說：「不要說是你和大胖子，就算是當今武林所有頂尖兒的高手都一起請來，也休想憑內力就把劇毒逼出！」

許竅之面色灰白，顫聲道：「但晚輩實在沒有法子……除非……除非九公他老人家馬上來到這裏，否則……否則……」

說到這裏，他已無法接續下去。

容蓉兒却忽然嘆了口氣，道：「許谷主，你眞是糊塗極了。」

「我糊塗？」許竅之一楞，怔怔地望着她。

容蓉兒却不看他一眼，只是直視着黃十婆婆。

許竅之這才省悟，忙向黃十婆婆翻身便拜。「婆婆救命！婆婆救命！」

黃十婆婆也不看他一眼，只是望着容蓉兒。

容蓉兒原來是直視着黃十婆婆的，但黃十婆婆這麽反望着她，她立時就垂下了臉，不敢再和黃十婆婆的目光互相接觸。

像容蓉兒那樣的人，居然也會怕了別人的目光，倒也是十分罕有之事。

黃十婆婆的目光並不兇惡，但却總是神神秘秘的，正是又神秘又曖昧，眞讓容蓉兒有點受不了。過了好一會，黃十婆婆才說：「老實仔，你可知道，時九爲甚麽每隔一段日子就要囘到蕩雁山的故鄉？」

許竅之道：「是思鄉病？」

黃十婆婆道：「思鄉病發作，固然是其中原因，但更重要的，還是要找一個人談論醫術，彼此互研互勉。」

許竅之道：「這個人就是婆婆？」

黃十婆婆點點頭，面有得意之色，笑道：「不錯，他現在能夠被譽爲天下第一號神醫，就是這個老太婆實在也有一番功勞。」

許竅之連連點頭，道：「婆婆有功勞！婆婆有功勞！還望婆婆救救浪子！」

黃十婆婆笑道：「你不要担心，只要老太婆在這裏，浪子一定沒事！但那大胖子嘛，日後倒要好好補一補身子了。」

× × ×

黃十婆婆在江湖上並不有名，但她的醫術却竟然跟時九公不分伯仲。

她的拐杖，原來中間是可以分開的，裏面有兩個暗格子，放的全是世間上極珍貴的藥材。

這些藥材全都被煉成細小的丸子，或者是藥散，然後用細小的瓷瓶子盛載着。

她在龍城璧的身上，更用上了金針插穴之法，她用針極多，簡直把龍城璧插得看來就像個大刺蝟。

許竅之站在一旁，很用心的看，唐竹權却在調運內家眞氣，臉色比剛進入客棧的時候蒼白了很多。

他也是接到了丐帮的消息，知道朱藏眞和獨孤一保前往醫谷，途中極可能會有歹人向他們襲擊，所以他才匆匆趕來的。

從丐幫的消息，朱藏眞和獨孤一保要往醫谷，牡丹鎭是必經之地，但直到現在，這兩人還沒有在這鎭上出現過。

但唐竹權總算認爲來的並不寃枉，最少，他已找到了龍城璧、許竅之、王九番，還再遇上了容蓉兒。他並不是眞的討厭容蓉兒，只是想氣一氣她。

倘若客棧裏不是發生了這許多事情，唐竹權說不定又會和容蓉兒再拚一次酒。

當然，容蓉兒是必敗無疑的，但自從那一次大醉後，她一直都沒有後悔，而且還很想再來一次。

她覺得這樣痛快極了。

她也在慶幸，自己出身於武林世家，做一個江湖兒女，比起做個大家閨秀，老是躲在房子裏的名門淑女，實在是自由得多，也幸福得多了。

她覺得自己長得雖然漂亮，但武功却還不够。

她當然珍惜自己的容貌，就像是鳥兒珍惜自己的羽毛一樣，但若要她在容貌和武功兩者之間作出選擇，那麽她一定寧願自己變成了一個醜八怪，也不願意自己成爲一個完全不懂武功的人。

她實在嚮往那些四海縱橫，來去自如的遊俠生涯，而且，她也深信自己一定可以成爲一個江湖女俠。

× × ×

黃十婆婆在江湖上並不有名，那是因爲她本來就不姓黃。

她其實姓顧，在四十年前，只要提起了顧綺綺的名字，就眞够讓人頭疼。

無論是黑白兩道的人都要一起頭疼。

她很任性，就和現在的容蓉兒一模一樣，只要她想做甚麽，就做甚麽，絕不理會事情到底是否幹得來，也不理會幹了之後會產生甚麽嚴重的後果。

那時候，她喜歡穿一套金黃色的勁裝，連外面的一層披風也是金黃色的，所以江湖上的人都叫她「黃衣女俠」。

當然，也有人叫她「黃衣女妖」，「

黃衣女魔」，但她眞是一點也不在乎，無論別人叫她女俠也好，女妖精女魔頭也好，她總是一笑置之。

在那段年青痛快的日子裏，她可說是江湖上風頭最厲害的一個女人，連風雪老祖聽見她的名字，都爲之眉頭大皺，頻說不敢領教。

風雪老祖是中原武林第一高手，他當然不是怕了顧綺綺的武功，他怕的是顧綺綺機靈多變，狡黠百出的手段，只要一不小心，給她抓住了弱點，那可是天大的麻煩。

當然，要對付這種女人，最徹底的解決方法，就是用風雪之刀把她砍開兩段。

顧綺綺雖然神出鬼沒，武功高強，但風雪老祖若要殺她，還是絕對不難的。

但風雪老祖却找不出一個可以殺顧綺綺的理由。

風雪老祖是武林中一位大奇人，他殺人必須要有充份的道理，至於這道理別人接受與否，他可不管，但却最少要讓自己能夠接受，那才能殺人。

上天有好生之德，若是錯殺無辜者，那怕終生只是殺錯了一個，那也是絕對不能原諒的。

風雪老祖也曾花過一番功夫，來瞭解「黃衣」顧綺綺這個人。

在江湖上，有人叫顧綺綺「黃衣女俠」，也有人叫她「黃衣女妖」，「黃衣女魔」，但當時風雪老祖的心目中，她是個「黃衣女人」，至於這個女人是好是壞，還要再看個清楚才能判斷出來。

風雪老祖並不討厭女人，但向一個女人大花功夫大加研究，顧綺綺却是獨一無二的。

最後，風雪老祖不但沒有殺顧綺綺，還帮了她一個忙，把延安府的一個大俠士殺了。

這人是顧綺綺的死對頭，江湖上罵得顧綺綺最兇的人，就是這位延安府的大俠士。

但風雪老祖却知道這位大俠士爲甚麼憎恨顧綺綺。

原來這位延安大俠，竟然是西方魔敎的一位香主，好幾樁武林大血案，都是由他一手攪出來的。

但江湖上却沒有甚麼人知道他的眞正身份。

顧綺綺雖然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知道他的身份，但她却沒有向任何人說出來。

因爲她知道，就算自己怎麼說，別人也絕不會相信的。

她也沒有向風雪老祖說出這件事，但風雪老祖不愧是個神通廣大的江湖異人，雖然顧綺綺對這件事隻字不提，但他還是查出了延安大俠的秘密。

等到那位大俠帶着西方魔敎的高手，準備暗殺顧綺綺的時候，風雪老祖才突然發難，三刀就殺了他。

顧綺綺很感謝風雪老祖，但自此之後，她再沒有遇見這位江湖異人了。

經此一役後，顧綺綺好像漸漸成熟起來了，她不再那麼任性，凡事都考慮過一番，才決定自己應該怎麼做。

但兩年後，她遇上了一個老謀深算的劍客。

這人不但騙了她的童貞，還用借刀殺人的手法，使顧綺綺錯殺了兩個好人。

顧綺綺雖然聰明乖巧，但遇上了那種大奸大惡，笑裏藏刀的騙子，就只好算她倒楣。

但那劍客也同樣倒楣，他把顧綺綺估計得太低了，他以爲自己這一着借刀殺人之計，是天衣無縫，絕對不會被顧綺綺發現的，誰知天網恢恢，半年後顧綺綺還是洞悉了他的詭計，同時還發現他在外面的女人，最少有八九個之多。

顧綺綺是深愛着他的，就算他在外面有八九個女人，她還可以忍受。

但他讓她殺了兩個無辜的人，這却是顧綺綺無法忍受，無法原諒的。

她含淚殺了他，然後回到自己的故鄉，從此不再踏足江湖。

直到現在，事情已過了三十多年，她才是第一次重入江湖。

她的故鄉也就是時九公長大的地方。

他們的故鄉在蕩雁山麓，那裏有一條很美麗的小村落，雖然只有幾十戶人家，但家家戶戶都過着平靜而幸福的日子。

顧綺綺已厭倦了江湖，她不再用劍，却潛心鑽研醫術。

她不再殺人，她不再是甚麼黃衣女俠，黃衣女妖，她變成了這條小村莊裏一個平凡的婦人，大家都叫她黃十娘。

現在，黃十娘已老了，許多比她年輕幾十歲的村民都做了父親和母親，和她一般年紀的，更是做了爺爺和婆婆，甚至還有四代同堂的。

但她並不嫉妒別人。

雖然她的家裏就只有她和一個比她還更老的老僕人，但她一點也不覺得寂寞。

她要鑽研的醫書實在是太多了，有時候，爲了要採藥，她一去就是兩三年。

她本有一身高明的輕功，但這三十餘年以來，她却從未沒有使用過一次。

有時候，她要到某地方採藥，倘若使用輕功翻山越嶺，不消一兩天就可以到達目的地了，但她却寧願繞過七八座大山，一步一步的步行過去。

她終於完全成熟了，然後，又漸漸老了。

兒時和她一起長大的隣居時九仔，現在也已老了，他現在是天下第一號神醫時九公。黃十娘當然也被人稱爲黃十婆婆。

現在，龍城璧是否還能夠活下去，那就要看這位黃十婆婆了。

每個人的情緒都十分緊張，就像是拉滿了的弓弦，那種壓力，簡直可以讓人窒息，讓人發狂。

只有龍城璧一點也不緊張，因爲他現在甚麼也不知道，看來就像個呆子。

就在她全力施爲搶救龍城璧性命的時候，外面忽然傳來了三種聲音。

第一種聲音是馬車輾過石路時所發出的。

第二種聲音是有人在吹笛子。

還有第三種聲音，那是歌聲。

歌者是個女人，歌聲宛若銀鈴，歌曲悠和動聽。

但那笛聲，却隱隱蘊藏着一種兇厲的殺氣，它越來越接近這座客棧，這時候，黃十婆婆的鼻子突然沁出了冷汗。

她的手也不期然地顫抖起來。

許竅之面色驟變，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就向門外衝了出去。

× × ×

三輛銀光閃爍，華麗異常的大馬車，就停放在客棧門外的街道上。

這種馬車，可說是窮奢極侈，許竅之一看之下，眉頭就已緊皺起來。

這三輛馬車的主人，非富則貴，那是毫無疑問的，但那充滿殺機的笛聲，却又意味着這裏會發生甚麼事情。

歌聲已停，笛聲依舊。

許竅之突然揮動金刀，向第三輛馬車直撲過去！

玄陰霹靂巧誅陰陽道

笛聲是在第三輛馬車裏傳出來的。

許竅之不知這車廂裏的是甚麼人，他也不是準備一刀就把裏面的人殺掉。

但最少，他要看看是誰來了。

人未到，刀先到！

金刀直向車廂門砍下，這一刀勢猛力沉，就算車廂的門是用銅鐵鑄成，也非要給金刀砍開不可。但許竅之的金刀還未放下，一道銀光已從門縫裏閃電般射出。

「錚」一聲響，金刀砍在那道銀光之上，許竅之倏地喝叫了一聲：「好！」接着就鷂子翻身，雁落平沙地後退了開去。

銀車主人，果然是絕世高手。

許竅之仍然緊握着金刀，刀鋒無血，刀柄却已一片血紅。

鮮血一顆一顆滴下，只見許竅之右手虎口迸裂，但這點痛他却已渾然不覺了。

這點傷實在不算甚麼，但他內心所受到的震盪，却是難以形容的。

他已看見了那道銀光，也已看清楚了那是甚麼東西。

那是一支銀笛，而笛上還刻着九個雷字。

雷！雷！雷！雷！雷！雷！雷！雷！雷！

是雷九霄親自來了！

× × ×

在江湖上，雷大公子無疑是個極具來頭的人物。他是天雷府第十七代主人，又是摘星樓的領袖，這十年來，江南武林敢與他爭鋒頭的人，似乎是越來越少了！

但這十年來，雷大公子倒也絕少露面，據說他正苦練着一種極厲害的內家罡氣功夫，只要練成，就大可橫掃武林云云。

即使他不再練，江湖上能與他匹敵的人，已是寥寥無幾了。

許竅之雖然還未見得着雷大公子，但已跟他伸量了一手，車中人的功力，委實厲害之極。

「許谷主，你這口金刀，絕非凡品，未知能否割愛相讓給本公子？」

雷大公子終於打開了車廂門，還慢慢的走了出來。

但許竅之看不見他的臉，因爲他戴着一頂形狀很古怪，而且又闊又大的銀帽。

這一頂銀帽子拉得很低，許竅之只能看見他的脖子。

「你喜歡這柄金刀？」許竅之沉聲道：「我可以把它送給你，條件是公子必須立刻離開本鎭！」

雷大公子森冷地一笑，道：「憑你也配跟本公子談甚麼條件嗎？」

許竅之道：「也許眞的不配，但這是我的刀，你若想要它，就必須答應下來，否則……」

「否則怎樣？」

「你只好殺了我，然後再把金刀據爲己有！」

「本公子不是強盜，這種勾當是從來也不會幹的。」

「既然大公子說自己不是個強盜，那麼唯一的辦法，就是把刀拿去，然後立刻遠離本鎭。」

雷大公子搖搖頭，道：「要本公子立刻離開這裏，恕難從命。這柄金刀，我不要便是。」

許竅之臉色一變，道：「雷九霄，你要怎樣才能離開這裏？」

雷大公子笑了笑道：「許谷主何以一定要我走？這裏是客棧，也是賣酒的地方，難道本公子想進去喝杯酒也不行嗎？」

「現在不行！」許竅之斬釘截鐵道。

雷大公子道：「爲甚麼現在不行？難道裏面打死人了？」

許竅之道：「不錯，這裏的掌櫃，已給你們的人殺了，現在裏面正是一團糟，你進去只會弄得更加一塌胡塗！」

雷大公子道：「這就是你不讓本公子進去的理由？」

許竅之道：「是的！」

雷大公子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道：「本來我已想離開這裏的，但給你這麼一說，反而捨不得走了。」

許竅之道：「你若不走，在下只好捨命陪君子！」

雷大公子又是嘆了一聲，半晌才緩緩地說道：「我也希望你能夠擋得住我，今天本公子實在不想看見死人。」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許竅之已向他攻了八刀！

只見金光亂閃，每一刀都很兇，看來今天晚上，許谷主已因爲龍城璧的傷勢而弄得相當急躁了。這種作風，一點也不像是平時的許老實。

雷大公子輕易閃開這八刀，然後就像一陣風般掠進了客棧。

霎時間，許竅之面上的神情變得極其難看，一直以來，他被武林中人譽爲身手絕頂的年青高手，但現在，他却忽然發覺自己只不過是雷大公子脚下的一隻螞蟻。

雷大公子若要殺他，就和踩死一隻螞蟻般容易。

許竅之怔怔地瞧着雷九霄背影，面上的神情好像想哭，但却又哭不出來一樣。

就在這時候，第二輛馬車裏忽然有人吃吃一笑，說道：「許谷主，爲甚麼不進來聊聊？」

許竅之充耳不聞，他當然不會進入這輛馬車，而是轉身回到客棧裏。

但他才轉身，一條雪白也似的緞子就從第二輛馬車裏飛射出來，而且一下子就已纏在他的腰間。

許竅之大吃一驚，急忙揮刀。

但他這一刀還未砍下去，一道陰柔的大力已把他拉了過去。

「嗆啷」一聲，金刀墮地，許竅之竟已全身上下都酸軟無力。

就在這一瞬間，第二輛馬車的車廂門打開了，那條雪白的緞子很快就把許竅之拉進馬車之內。

對於許竅之來說，這是一件難以置信的事。

馬車裏的是甚麽人，竟然可以憑一條緞子就把許竅之縛進車內！

× × ×

雷大公子手持銀笛闖進了客棧，但他才走進大門兩步，就已給一個大胖子攔住去路。

「你是甚麽鳥漢子？老子怎麽看不見你的臉？快滾出去，嗯，還有許谷主呢，你們是幹甚麽的？爲甚麽把許谷主綁進車子裏？」這大胖子一口氣質問雷大公子，他的聲音很兇，但臉色却青白得可怕，就像是正在害上大病似的。

「唐大少爺，你的臉色好像不怎麽好，該休養休養了。」雷大公子乾笑着，語氣充滿着揶揄的味道。

唐竹權「呸」一聲，怒道：「老子臉色怎樣，干你鳥事？快把許谷主放還，否則休怪老子不客氣！」

雷大公子淡淡道：「本公子倒要看看，你要把我怎樣？」

唐竹權怒火冲天，也不顧得自己已經元氣大損，仍然運凝內功，施展五絕指法來對付這位雷大公子。

他已豁盡出去，無論如何，她絕對不能讓雷大公子接近黃十婆婆和龍城璧。

可是，爲了要給龍城璧逼出體內的奇毒，唐竹權的內力已消耗了七八成，所以現在縱然全力施爲，最多只能及得上平時兩三成左右功力而已！

在這種情況下，他已立於必敗之地。

雷大公子很輕易就接下了唐竹權十二招五絕指法，他一面接招，一面搖頭嘆息，道：「就憑這三兩式功夫，又怎能對本公子說甚麽『不客氣』？」

唐竹權心知形勢不妙，但他還是絕不示弱，依然勇猛地出手向雷大公子攻擊，這正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不怕死的作風，無論敵人怎樣厲害，他也要苦戰到底，絕不輕易言敗。

王九番深知武功遠遠不如唐竹權，就算自己想帮助他也是無能爲力，也就只好站開一旁，守護着黃十婆婆和龍城璧。

唐竹權攻了五十五招後，臉上已是汗如雨下。

他越來越虛弱了，雷大公子若要殺他，那眞是易如反掌之事。

唐竹權並不糊塗，他也看出了自己必敗無疑，不禁怒聲道：「雷九霄，你要殺老子就快快動手好了！」

雷大公子輕嘆了口氣，道：「我不想殺人，只是想見一見顧女俠。」

唐竹權哼一聲，道：「這裏沒有甚麽顧女俠！」

這時候，雷大公子已停手，唐竹權也在爭取喘息的機會。

「當顧女俠在江湖上叱咤風雲之際，你只怕還在被窩裏吃奶撒尿！」雷大公子冷冷地一笑，接着說：「現在，她好像叫甚麽黃十婆婆，是也不是？」

唐竹權道：「你要怎樣？」

雷大公子道：「時九公不來，她却湊高興出現在這是非之地，但她甚麽事情不好惹，却偏偏惹到摘星樓跟獨孤一保的是非恩怨裏，換上你是摘星樓的大當家，你說該怎辦？」

唐竹權心中一凜，面上却不爲所動地說道：「她只是個老太婆，換上是老子，老子才不管她！」

雷大公子冷冷道：「你現在當然可以說風涼話，但獨孤瞎子要把摘星樓夷爲平地，本公子又怎能袖手旁觀？」

唐竹權冷笑道：「所以，無論是誰要救獨孤一保，你這位摘星樓主人都要對他不客氣？」

雷大公子道：「不錯！」

唐竹權一拍大肚子，怒道：「老子偏要救這人，那又怎樣？」

雷大公子道：「憑你的道行，是治不好獨孤一保的，只有黃十婆婆，或者是時九公，才有機會可讓獨孤一保活下去！」

唐竹權又道：「咱們誰救獨孤一保都與你無關！」

雷大公子默然半晌，才道：「看在唐老人面上，本公子本來是不想殺你的，可惜閣下一意孤行，那也只好得罪了！」

「你不得罪老子，老子也要得罪你！」唐竹權一聲怒吼，居然又再動手。

他現在怎麽說也是打不過雷大公子的，但這人天生一副牛脾氣，打不過也要打，無論如何也不能讓雷大公子接近黃十婆婆和龍城璧。

但雷大公子却是志在必殺黃十婆婆。

唐竹權擋住他，他只好連唐竹權也殺掉。

不出五招，唐竹權已是力不從心，盡落下風。

雷大公子倏地叫了一聲：「殺！」銀笛已向唐竹權的咽喉戳下！

× × ×

在那銀光閃爍，華麗璀燦的馬車裏，許竅之已變成了一隻大粽子。

包紥這個粽子的人，無疑是個「紮粽高手」。

許竅之被人用緞子綁進馬車裏之後，他並不是感到害怕，而是憤怒。

他憤怒並不是因爲有人用緞子把自己綁起，而是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雷大公子無疑是個高手，但許竅之爲甚麽會一交戰就立即一敗塗地？

是武功不如人？

也許如此，但即使武功不如雷九霄，也絕不會在三招兩式之間便敗陣下來。

還有這條雪白的緞子，能夠使它收發自如的人，肯定也是個高手了，但許竅之爲甚麽竟然全無掙扎之力？

許竅之終於明白了，原來自己已不知在甚麽時候，中了一種可怕的奇毒！

這種毒能否殺人，許竅之現在還不知道，但它可以讓中毒者功力逐漸消失，這已是無可懷疑的！

當許竅之刀擊第三輛馬車的時候，藥力已開始發作，他與雷九霄拚了一招，自然非要大大吃虧不可。

現在，那種無形的毒力已發作得更厲害了，他簡直已無法提聚半點功力，來對

抗那條雪白的緞子。

把他綁進馬車裏的，是個穿着薄紗衣裳的女人。

她的眉毛彎如新月，頭上梳着一種看來凌亂而却又很洒脫的長樂髻。

曾經有一首很古老的詩，是形容這種髮髻的，這首詩說：「還梳鬧掃學宮粧，獨立閒庭納夜涼，手把玉釵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

所以，長樂髻又叫鬧掃髻，這種髮型曾經十分盛行，但它最大的缺點，就是看來並不怎麽莊重，倒像是給大風吹亂了頭髮似的，倘若梳這種髻的人並不漂亮，那是只會令她變得更加難看。

若是醜陋的女人梳着長樂髻，恐怕在半夜深更的時候，甚至會被人當作是女鬼出現，那眞是嚇死人了。

但在這馬車裏的女人，却是人間絕色，她大概和許竅之一樣，已經三十七八歲了，可是，就算再遲十年八年，她也一樣可以迷倒世間大多數的男人。

她的胸很挺，腰肢却很纖細，就算她板着臉孔不笑，也已很能令人心動。

這時候，她在笑，不但嘴裏在笑，連眼波和身子也彷彿一起在笑。

「許谷主，難得今天相逢此地，小妹敬你一杯好不好？」她在車廂裏拿起一瓶酒，然後滿滿斟了一杯：「小妹姓雷，叫雷鳳心，你就叫我的名字好了。」

她一面說，一面把滿滿的一杯酒遞到許竅之的唇邊。

「我不喝！」許竅之怒瞪着她。

雷鳳心吃吃地在笑：「你是怕酒裏有毒？眞是個傻子，你現在連三脚貓兩腿狗也打不過啦，我還毒你幹嗎？」

許竅之冷冷道：「不要臉！」

雷鳳心一點也不生氣，身子挨得更近：「世間上要臉的人太多了，但這些人恐怕活得一點也不快樂。」

許竅之冷嗤一聲，默然不語。

「你怕酒裏有毒，那麽這杯酒就讓我來喝掉好了。」雷鳳心說完，就把滿杯美酒一仰而盡。

許竅之還是默不作聲。

雷鳳心把空杯子幌了幌，笑道：「你現在該相信我沒騙你罷？」

許竅之厲瞪了她一眼，忽然說：「給我一杯毒酒！」

雷鳳心眼睛睜大了，她吃驚地說道：「你瘋了？爲甚麽要喝毒酒？」

許竅之冷冷道：「我既然中了你們的暗算，倒不如死了乾淨！」

雷鳳心嫣然一笑，道：「這點小事，許谷主何必看得太緊張？待會兒只要小妹向大哥說一聲，還愁雲四少爺不交出解藥來嗎？」

「是雲憐春！」許竅之臉色驟變！

他猛然省悟：當雲憐春故意敗在他掌下的時候，他和雲憐春的距離最爲接近，那時候，許竅之曾經嗅到了一陣淡淡的腥氣，只是當時形勢十分吃緊，他也未曾怎麽在意。

「果然是雲憐春！這人好陰險！」許竅之忿然地說。

雷鳳心嘆了口氣，道：「這算甚麽？他本來就是最擅長把握時機的人，只要你相信了他一句說話，那已是無可挽回的大錯。」

許竅之冷冷道：「多謝雷二小姐提點了。」

雷鳳心望着他的臉，忽然道：「家兄雖然有時候做事過份一些，但總不算是個大奸大惡的人，許谷主又何苦一定要跟他作對？」

許竅之冷笑道：「咄咄迫人的不是咱們，而是妳的大哥！」

雷鳳心道：「但只要你們別再管獨孤一保的事，咱們立刻就可以化干戈爲玉帛了。」

許竅之道：「你們若肯馬上離開這裏，也是同樣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雷鳳心嘆了口氣，道：「只可惜我不是雷大公子，他喜歡怎麽樣，小妹是無法阻擋得住的。」

許竅之道：「但妳現在可以殺我！」

雷鳳心忽然冷笑起來，道：「姓許的，我知道你怎麽想，你一進來，就已看穿了我是個怎樣的人！」

許竅之陡地一呆。

「妳在說甚麽？我聽不懂！」

「你是聽得懂的，不錯，你看對了，我是一個壞女人，是個淫娃蕩婦，我不要臉，就像個不知羞恥爲何物的母狗！」

她越往下說，臉色就越是蒼白，許竅之反而聽得連臉都紅了。

他並不是個面皮厚厚的男人，倘若他現在還能施展輕功，他也許馬上就狂奔出去，直到筋疲力倦才會停止下來。

但現在，無論雷鳳心在說甚麽，他都只好聽着。

只聽雷鳳心又說：「但你不要以爲天下間每一個淫婦都是蛇蝎心腸的，我把你綁了進來，就是不忍心看着你死！」

許竅之長長的吁了口氣，忽然又苦笑道：「但是我現在又和一個死人有甚麽分別？」

雷鳳心道：「怎會沒有分別？老實告訴你好了，你中的只是『子午軟筋香』，這種香毒使用起來十分方便，但毒力只能維持六個時辰，只要到了明晨，你的功力就可以完全恢復過來，根本就不必甚麽解藥！」

許竅之怔了怔，雷鳳心又已接道：「你可知道，在第一輛馬車的是甚麽人？」

許竅之搖搖頭，說：「不知道。」

雷鳳心冷冷一笑，道：「是落陽和晦陰這兩個妖道！」

許竅之矍然道：「這兩個妖道就在前面那輛馬車裏？」

雷鳳心道：「家兄帶着我，還有摘星樓的八位高手趕到這裏，在鎮外遇上兩妖道，他們說已在鎮內佈下了天羅地網，就只有許竅之和唐竹權比較難以對付。」

許竅之苦笑了一聲，道：「這兩個妖道倒還看得起我。」

雷鳳心道：「但不久，雲四少爺又來了，他對家兄說，醫谷谷主已中了『子午軟筋香』之毒，不到一盞茶時光，功力就會逐漸消失。」

許竅之嘆道：「枉我是醫谷主人，身中奇毒也懵然不知，實在是太不像話。」

雷鳳心道：「雲憐春年紀雖輕，却極

工於心計，許谷主是老實人，着了他的道兒，那也不是甚麼奇事。」

許竅之又沉默下來。

雷鳳心瞧着他，緩緩接道：「家兄是志在必殺獨孤一保的，他倆之間有甚麼恩怨，我可不大清楚，但我知道，你是個好人，倘若爲了他倆這件事而喪失性命，那是太無辜了。」

許竅之淡然道：「生死有命，這是怪不得誰的。」

雷鳳心道：「但我不讓你死，我要你活下去，他們巳殺人太多了。」

許竅之目光一閃道：「妳要怎樣？」

雷鳳心道：「咱們殺出去！」

「殺出去？怎樣殺出去？」許竅之呆住。

雷鳳心道：「在這輛馬車上，趕車的人是阿平，他是我媽的老僕，看着我長大成人的，只要我對他說，他一定可以讓這輛馬車離開這個市鎮。」

許竅之搖搖頭，道：「我不走！」

雷鳳心道：「你不走，晦陰和落陽會殺掉你的。」

許竅之道：「但我若走了，又怎對得起朋友？」

雷鳳心道：「就算你現在不走，又還能怎樣？」

許竅之呆了一呆，半晌才道：「就算沒有武功，我還有思想，還有頭腦，也許還可以帮助他們一臂之力。」

雷鳳心嘆了口氣，說道：「這是廢話，你若頭腦精明，也就不會給雲憐春暗算了。」

許竅之道：「在下的事，在下會自己去解決，只求妳把我們放了，我要去看看浪子！」

雷鳳心用力地搖頭：「不！你功力尚未恢復，只要離開了這輛馬車，那就只有死路一條！」

許竅之道：「與其做個無義之人，不如一死！」

雷鳳心雙眉一揚，道：「我不跟你說！阿平，咱們走！」

她才說出「咱們走」這三個字，馬車巳向前疾馳了出去。

馬車飛馳勢逾流星，但瞬即又巳速度減弱下來，最後甚至還完全停頓下來。

雷鳳心的臉色立刻變了，她迅速撞開車廂門，只見趕車人巳倒臥在血泊中。

阿平巳死，致命傷是在左邊太陽穴。

一柄寒光四射的長劍，仍然插在他的太陽穴上。

「玄陰劍！」雷鳳心怒叫起來。

「不錯是玄陰劍，還請二小姐把劍交還給貧道。」在她的背後，响起了晦陰道人異常難聽的聲音。

雷鳳心把玄陰劍抽出來，冷笑着回頭望着晦陰道人。

「你好大的胆子！」

晦陰道人乾笑着，道：「大胆的不是貧道，是這位平叔。」

雷鳳心怒道：「放肆！」

晦陰道人說道：「二小姐若要帶着許谷主永遠走高飛，恐怕雷大公子會很不高興。」

雷鳳心道：「這是咱們兄妹間的事，豈容你來插手？」

晦陰道人乾笑着，道：「二小姐此言差矣，常言有道食君之祿担君之憂，雷大公子對貧道兄弟兩人不薄，他的事咱們又怎能不管？」

雷鳳心怒叫起來，喝道：「醜道人，你找死！」

「死」字出口，玄陰劍巳動。

雷鳳心雖然是女人，但這劍却是嘯聲隱如雷霆，連人也像是變成一隻母老虎。

晦陰道人一笑，立時身形斜起，側身避開她這一劍。

雷鳳心一劍走空，第二劍寒光一閃，身子也隨着一個翻滾，再度飛擊晦陰。

晦陰道人不敢赤手空拳硬接這一劍，只好身形一矮，從自己的玄陰劍下竄了開去。

雷鳳心誓要爲阿平報仇，劍招越來越兇狠，晦陰道人也只是一味閃躲，却並不還手。

雷鳳心的劍勢忽然慢了下來，力道也迅速地在減弱。

她的眼色倏地變了，怒道：「妖道，你竟敢在劍柄上塗上毒藥？」

晦陰道人怪笑一聲：「劍是貧道的，貧道喜歡塗甚麼在劍柄上，那是貧道的事，二小姐又何必大驚小怪？」

雷鳳心面色慘變，但她仍然沒有把玄陰劍拋掉。

她仍然想用這柄劍來收拾晦陰道人。

但她是白費氣力了，就算她沒有中毒，也很難傷得了晦陰，何況此刻毒力巳漸漸發作，她又能給晦陰道人甚麼威脅？

她終於軟垂着身子，斜挨在馬車上在喘氣。

晦陰道人這才慢慢的走了過來，怪笑着對雷鳳心說：「其實雷大公子待妳很好，妳又爲甚麼要背叛自己的哥哥？」

雷鳳心瞪着他怒道：「我憎恨你們，你們全是江湖上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

晦陰道人道：「二小姐此言差矣，江湖中處處陷阱，像雷大公子那樣的大人物，更是樹大招風，位高勢危，不少人都想擊敗他，甚至是殺了他，雷大公子若還作婦人之仁，恐怕早巳死在仇家手裏。」

雷鳳心冷笑一聲：「大公子的事，我比誰都更清楚，大家都是自己人了，又何必爲他砌辭掩飾？」

晦陰道人乾笑道：「二小姐說得不錯，既是自己一家人，就該和和氣氣，貧道也不是要把二小姐傷重，劍柄上的毒，依然是雲四少爺的那種『子午軟筋香』，只不過份重量一些，所以藥力發作得快一點而巳，到了明天，貧道保證妳立刻就會恢復正常。」

他相貌奇醜，兼且缺唇，一笑之下，那副尊容實在令人噁心之極。

他平時沉默寡言，但每次遇上了雷鳳心，說話就多起來了。

「二小姐，不要再拿着玄陰劍了，那只會使妳中毒更深，身子更爲虛弱。」晦陰又向雷鳳心逼近了一步，目光却老是盯着她豐滿的胸脯。

雷鳳心咬了咬牙，終於迸出了一句：「這把劍還給你！」

晦陰一笑，但這笑容立刻就僵硬了。

因爲玄陰劍突然有如流星一般，穿過了他的咽喉！

「這是絕不可能的！」晦陰道人心裏在狂叫，但喉嚨裏却巳給堵塞住，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雷鳳心却愉快地笑了起來，她把玄陰劍留在晦陰的脖子裏，然後伸開右掌。

她手掌裏居然有一張薄薄的蛇皮。

「妖道，我早就知道你會在劍柄上塗毒，所以就用這張蛇皮隔着劍柄，你以爲我上當了，所以就不再防備而中了這一劍，這是以牙還牙，也是我從你們那裏學回來的奸計！」

晦陰沒話說了，就算有話要說也說不出來。

他滿以爲很輕易就可以制住雷二小姐，然後在雷大公子的面前領功，但雷二小姐却比他想像中厲害得多了。

他現在若還能說話，也許只好說：「貧道陰溝裏翻船也！」

× × ×

落陽是知道晦陰追向雷二小姐那輛馬車的。

晦陰一出手就殺了阿平，落陽認爲殺得好，而且深信雷大公子不會怪罪下來。

阿平是雷大公子母親的老僕，當雷母逝世後，他就一直跟隨着雷二小姐。

他並不喜歡大公子，大公子也同樣憎惡這個老人。

晦陰趁着這個機會，爲雷大公子拔除掉這口眼中釘，雷大公子心裏一定會很高興。

當然，爲了要掩飾這種「高興」，他也許會把晦陰痛罵一頓，但痛罵歸痛罵，在痛罵之後，他必然會暗中給晦陰補償。

而且，晦陰一直都很想親近親近雷二小姐，這下子似乎是個機會了。

落陽當然想不到，晦陰這一次居然會出了錯，而且是大錯，一錯就連性命都賠上了。

等到落陽趕上來的時候，晦陰早巳氣絕。

雷鳳心冷冷的望着落陽，道：「你是不是要爲他報仇？」

落陽沒開口回答，他的回答只有劍。

雷鳳心的手裏巳沒有武器，但她還有一雙手。

這位絕色佳人的一雙手也是武器，而且威力絕不會比男子漢的拳頭遜色。

落陽攻她二十三劍，她在騰挪閃避之餘，也反擊了落陽十五掌。

「大霹靂手！」落陽忽然怪叫起來。

雷鳳心冷笑，也不答話，兩掌招式倏然束去，居然還搶佔了上風。

落陽接了二十五掌後，忽然道：「這套掌法，妳是怎樣學回來的？」

雷鳳心道：「你管不着！」

她使着這套「大霹靂手」的武功威力驚人，一口氣狂攻了落陽六十八招，但落陽道人功力比她高出甚多，而且又打得十分小心，不像晦陰那麼大意，居然着了她的道兒，是以六十八招狂攻下來，雷鳳心雖佔了絕大優勢，但始終還是傷不了他分毫。

落陽並不着急，着急的只是雷鳳心。

她知道，這樣子再打下去，自己的內力越來越消耗得厲害了，目前落陽雖然落在下風，但總會給他反敗爲勝的。

若在平時，雷鳳心可不怕落陽眞的會殺了自己。

她終究是雷大公子的妹妹，落陽就算再兇殘，也不會愚蠢得這麼厲害，把雷大公子的妹妹加以殺害。

但雷鳳心却殺了晦陰，而爲了晦陰，落陽是甚麼事情也做得出來的。

果然，落陽穩守了六十八招後，雙方的形勢巳然逆轉。

雷鳳心雙掌上的勁力越來越弱了，落陽的劍又再盛光大起。

他目中殺氣逼人，似乎非要爲晦陰報這一劍之仇不可。

雷鳳心心中暗嘆一聲，忖道：「想不到今天居然會爲了一個呆子死在這裏。」

她心裏所說的呆子，就是現在還被綁在車廂裏的許竅之。

但她也沒有眞的後悔，近幾年來她巳放縱慣了，她早就想過一點清靜的生活，甚至還想過出家爲尼。

像她那樣的女人，居然也會出家爲尼嗎？

在一般人的眼中看來，那是難以想像的，但只有她自己才知道，無論她在甚麼地方，無論她身邊有甚麼人陪伴着她，她還是那麼空虛，那麼寂寞的。

她本來並不是個放蕩的女人。

她曾經和一個窮小子很好，他雖然窮，但却很有教養，而且文武雙全，將來一定會很有出息。

雷鳳心相信自己跟隨着他，一定會有幸福日子的。

她沒有看錯這窮小子，就在他倆訂下山盟海誓後，不到兩年，這個原本藉藉無名的窮小子，就巳經在江湖上冒出頭來。

可是，這個嶄露頭角的小伙子，却原來竟是個沒良心的負心漢，他叫雷鳳心等他回來，但最後他却成爲朝廷一位大官員的女婿。

雷鳳心夜闖官邸，找到了他，但却給他關在大牢裏，還想殺了她滅口。

他怎樣也想不到，關在大牢裏的雷鳳心，居然很輕易就逃脫出來，三日後，這個負心漢的頭顱突然爆裂，死在官邸內。

自此以後，這位雷二小姐就感到心灰意懶了，她做甚麼事情也提不起勁，有時候悶得發慌了，就到賭坊裏賭博，和男人一般酗酒，終日胡天胡帝。

那是一段荒唐的日子。

日子過得越荒唐，她對這花花世界就感到越是厭倦，她常常在想：「自己是不是巳經太累了？」

每當夜靜無人的時候，她也常常在想：「那負心漢是否非殺不可？」

當她一掌震碎負心漢頭顱的時候，她整個人都麻木了。

那一掌並不痛快，換來的只是無窮無盡的後悔和痛苦。

雷鳳心並不是個容易後悔的人，但這件事，她眞的後悔了。

「他雖不仁，我爲何一定要把自己心愛的情郎親手殺滅？」每當想到這裏的時候，她就會在枕邊悄悄淌下兩行眼淚。

在接着而來的歲月裏，她可說是「閱

人多矣」，但她從來都沒有得到眞正的快樂。

眞正的快樂也許已和他一起消失，一起被殺掉了，她這一生不再有他，也不再會有快樂。

她甚至連想找尋一個和他相像的人也無法如願。

直至現在，她忽然發現了一個人，這人的容貌，最少和他有九分相似。

她決定要救這個人，她絕不能讓這人死在兩妖道和自己大哥的手裏。

這個人就是許竅之！

×　　×　　×

爲了許竅之，雷鳳心殺了晦陰，現在看來却又要死在落陽的劍下了。

落陽已看透了雷鳳心的武功，她已沒有本領可以擊敗落陽。

落陽劍如雨下，雷鳳心已被逼得手忙脚亂了。

就在這時候，突然又有一道寒光，有如流星般從天而降。

飛來的這道寒光也是劍，一個女孩子的劍。

是容蓉兒來了！

×　　×　　×

「噹」的一聲，星光在黑夜中四濺。

容蓉兒擋住了落陽最厲銳的一劍。

這一劍若擊在雷鳳心的身上，她必敗無疑，也必死無疑。

就連絕無江湖經驗可言的容蓉兒，也看出這位雷二小姐已經成爲了強弩之末。

她根本不知道雷鳳心是甚麽人，但她却願意和她並肩作戰。

她唯一所知道的，就是落陽道人這個妖道殺之不枉！

但她能殺得了落陽嗎？

平情而論，容蓉兒的劍法，已實在不能算壞。

但若說她能殺得了落陽道人，那未免是太無稽了。

她這從天而降，突如其來的一劍雖然不錯，但又怎殺得了落陽？

落陽一劍反震過去，她就險些連劍也拿不住了。

落陽此刻並無半點憐香惜玉之心，他只想殺人，爲晦陰報仇！

雷鳳心固然要殺，容蓉兒既已來了，也是同樣不能放過！

這妖道已變成了一個瘋子，恐怕就算是雷九霄來了，他也同樣不會賣帳。

容蓉兒給落陽一劍震了開去，想再挺劍反擊，却已無餘力。

她整條右臂都已麻痺了，完全不聽使喚，一顆心却跳動得很厲害，她平時就算是一口氣練劍四五個時辰，也絕不會發生這種接近虛脫的現象。

落陽妖道，眞是不容輕視。

他獰笑一聲，道：「小妞兒，妳想救那姓許的小子？嘿嘿！嘿嘿！眞是太不自量力了……」

容蓉兒和雷鳳心互望了一眼，雖然她們並不認識，但彼此心裏都有着一種難以描叙的沉痛感覺。

她們快要死了，一起死在落陽道人的劍下。

落陽道人的劍又再飛舞，每一朶劍花看來都是那麽奪目璀燦。

倘若站在欣賞的角度來看這種劍法，那是十分好看，十分悅目的，但這時候，這些劍花對雷鳳心和容蓉兒來說，却不啻是死神的魔爪！

雷鳳心甚至已索性閉上了眼睛，不再去看落陽道人的劍。

而在同一剎那間，容蓉兒的眼睛却反而睜得很大。

她看看這些劍花向自己飛了過來，但却又看見另一把劍突然衝殺了過來！

容蓉兒突然興奮地呼叫起來，那情況就像是一個快要給溺斃的人，忽然發現身邊來了一艘船，船上更有人伸出了一雙強壯的手！

落陽道人的臉色却變了。

他洒出去的劍花一朶一朶被擊落，眼前同時出現了一個身材修長，兩眼烱烱有光的白袍人。

「容鶴年？」落陽失聲叫出這人的名字。

白袍人一笑，但這笑容並不代表友善，而是充滿着可怕的殺機。

「白某來遲了，晦陰在那裏？」這位白袍人正是容蓉兒的父親，也是靈鶴派掌門。

落陽道人瞪着他，但忽然又目光一轉，凝視着容鶴年掌中的劍。

「這是霹靂鐵劍，」落陽道人面露驚異之色，「這把劍原來在你手裏！」

容鶴年冷笑一聲，道：「你看錯了，這不是霹靂鐵劍，它只是凡鐵鑄成的一柄鐵劍而已。」

落陽道人陡地叫道：「你不必瞞我，我看得出，這就是霹靂王的……」

他還沒有說完，容鶴年已把鐵劍劈出，落陽道人急忙還招抵抗，雖然沒有晦陰聯手出劍，但是他的劍勢仍然威猛銳厲之極。

但一種更可怕的劍法，却已從容鶴年的手裏施展開來。落陽居然抵擋不住，連一劍都擋不了。

「颼！」一下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響起，落陽聽見了頭骨爆裂的聲音。

爆裂的是他自己的頭骨。

容鶴年一劍就殺了落陽道人，容蓉兒本該很高興才對。

但她却有一個不祥的預感，好像一件禍事快要降臨了。

同時，她心裏也在想：「爹這一劍，是甚麽劍法？」

她不知道。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這一劍絕不是靈鶴派的劍法。

靈鶴派的劍法素來以靈活矯捷，變化莫測馳名武林，但容鶴年擊殺落陽道人的一劍，却既簡單又直接，根本就沒有甚麽變化可言。但那却是至剛至猛，威力無儔的一劍。

連落陽也接不住的一劍，它的威力已是不難想像。

還有容鶴年的劍，是否就是霹靂鐵劍呢？

霹靂鐵劍又是一把怎樣的劍？它有甚麽來歷？

容蓉兒是個好奇心極重的少女，這些

秘密，她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就在這時候，她忽然看見父親的肩背上竟然插着一柄刀！

她吃驚極了：「爹，你受了傷？」

容鶴年吸了口氣，良久才道：「這不要緊，只要有空閒，爹自會把它拔了出來的。」

「這是一把飛刀？」容蓉兒忍不住追問下去。

「是的。」容鶴年承認。

「是誰的飛刀？」容蓉兒一點也不放鬆，「待女兒去把這人收拾，爲爹出這一口烏氣。」

「傻丫頭，爹早已把這人料理了，他在背後給我一刀，結果咽喉中了三劍，還等妳來爲爹出這一口烏氣嗎？」容鶴年淡笑着說。

他看來還是十分輕鬆，根本沒把那柄飛刀當作是一囘事。

容蓉兒的眼圈却忽然一紅，道：「許掌櫃死了。」

容鶴年臉色一變，接着冷笑道：「雷九霄果然心狠手辣，誰都不肯放過。」

雷鳳心也冷笑一聲，道：「容掌門你也不是善男信女，又何苦只會數說家兄的不是？」

容鶴年盯着她，忽然道：「妳就是雷二小姐？」

雷鳳心冷冷道：「是又怎樣？」

容鶴年陡地發出了一聲怪嘯，接着手拈鐵劍劍鋒，却用劍柄去襲擊雷鳳心。

在高手手下，劍柄也和劍鋒一樣，可以傷人，可以殺人。

容鶴年並不想殺雷鳳心，他只是想用劍來點住他的穴道。

容蓉兒叫了起來：「爹……」

但她只是叫了一個「」，就叫不下去，因爲她忽然發覺，自己父親彷彿已變成了另一個人。

就連他的劍法，都已完全改變。

她震慄了，她想起了江湖上有不少易容高手，他們可以用出神入化的易容術，把自己變成另一個人。

難道眼前這人，竟然不是自己的父親，而是別人易容冒充的？

但她很快又否定了這種猜測。

因爲她在胡思亂想的時候，忽然又看見父親耳朶後的一個特徵，那是一塊很細小的青記，這塊青記很特別，容蓉兒絕對不會認錯的。

雷鳳心終於已被容鶴年制住了，接着，容鶴年就把她挾在脇下，然後向客棧飛撲過去。

容蓉兒沒有立刻追上前，她找到了許竅之，把纏在他身上的緞子鬆開了。

「你怎麽了？你的手在流血……」

「不要緊，這點皮肉之傷，很快就會沒事了，」許竅之吸了口氣，接道：「是不是妳爹來了？」

「是的，」容蓉兒點了點頭，說道：「他受了傷，又很兇，好像變成了另一個人。」

許竅之安慰她：「不必害怕，這件事很快就會平息下來的。」

容蓉兒道：「你受了很嚴重的內傷嗎？怎麽臉色這樣差？」

許竅之搖搖頭，道：「我沒事。」

容蓉兒皺着眉，有點生氣地說：「你騙我。」

許竅之並不是個慣於撒謊的人，給她一逼，忙道：「我的確沒有受到甚麽傷害，只是暫時不能跟別人動手。」

「甚麽叫暫時不能跟別人動手？你說清楚一點好不好？」容蓉兒更焦急了。

許竅之這才道：「在下一時大意，中了雲憐春的暗算，在六個時辰之內，將會無法提聚內力……」

「又是那個可惡的鬼書生！」容蓉兒咬着牙，怒道：「我一定不會放過這種人面獸心的傢伙。」

她還沒有說完，就已聽見了一個人森冷的笑聲。

「我就在這裏，妳是不是想殺了我，爲這姓許的呆子報仇？」

雲憐春也來得眞巧，就像是約定了他們的。

容蓉兒拿起了劍，怒道：「姓雲的，你滾出來！」

雲憐春立刻就出來了，從路旁一株樺樹後緩緩地走了過來。

他手裏仍然拿着象牙摺扇，他把扇張開，輕輕地在搖動着。

容蓉兒怒喝一聲，長劍箭矢般射出。

雲憐春一笑，象牙摺扇在劍影中飛舞，容蓉兒只覺眼前一亮，雲憐春已從自己身旁掠了出去，然後繼續直撲許竅之。

在那剎那間，容蓉兒的一顆心似已快要從口腔裏跳了出來，她同時用極尖銳的叫聲在呼叫：「你不是人。」

雲憐春不理，象牙摺扇暗藏着的暗器已向許竅之迎面疾射過去。

九霄雲散靈鳳向佛

在那危機四伏的客棧裏，雷大公子是志在必殺黃十婆婆的。

黃十婆婆絕不能死，她若在這時候死在雷大公子的手下，那麽龍城璧這條性命一定完了。

唐竹權很清楚這一點，所以，他就算拚掉性命，也絕不能讓雷大公子衝過去。

但唐竹權擋不住，就算拚掉了一條性命也擋不住。其實他現在絕不適宜動手，他最好是平心靜氣地打坐，讓自己的內力得到平靜的調息。

但他沒有這樣做，反而把全身最後的一口氣都豁了出去。

那是極危險，也極愚蠢的做法。

但唐竹權本來就是這樣的人，爲了朋友，怕甚麽危險，爲了朋友，就算再愚蠢的事也不妨照做可也。

他若不這樣做，也就不是天下第一大醉鬼唐竹權了。

雷大公子也許在心裏很欽佩他，但無論怎樣，他已決定先殺了這個人。

就算因此而得罪唐老人，甚至得罪了杭州唐門和蜀中唐家堡，他也在所不惜。

也許，他根本已毋須畏懼任何人。

銀笛已戮向唐竹權的咽喉，這一擊無疑是絕對致命的。

唐竹權沒有避閃，也許是根本閃避不了。

只聽得一聲悶哼，唐竹權已被雷大公子的銀笛擊中了咽喉。

他一定非死不可。

唐竹權連眼睛都在翻白了，雷大公子發出了一聲冷笑。

誰知也就在他冷笑之際，唐竹權的右拳突然向他迎面飛了過來。

這一拳極快，也極兇猛。

但這都並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沒有人能料到，他受了這一下重擊之後，居然還能發出這樣可怕的反攻。

在雷大公子的眼中，唐竹權應該已經是個死人，就算他還沒有立時嚥氣，最少也已奄奄一息，就像是一隻已經給割斷了喉管的公鷄。

但他錯了。

唐竹權並不是個任人宰割的公鷄，而且，他脖子上的肥肉，更有着一種令人意想不到的「奇技」。

當銀笛戳在他脖子上的時候，他脖子上的肥肉居然能够把銀笛夾住了。

任何人都會以爲他受了重創，但偏偏却能够沒事。

等到雷大公子發現這一點的時候，唐竹權的拳頭已打在他的臉上。

× × ×

雷大公子的臉仍然給那頂大帽子遮掩着，沒有人能看見他的面龐現在到底已變成了怎樣。

唐竹權也看不見。

就算現在雷大公子把帽子除下來，他也不會看得見了。

因爲他打出那一拳之後，全身氣力都已耗盡，不等雷大公子反擊，這個奇怪的而又可怕的大胖子已倒了下去。

但在雷大公子的衣襟上，却可以看見一滴一滴的鮮血，已沾濕了他的胸膛。

這是他臉上流出來的血。

唐竹權雖然已經支持不住，但在最後關頭，仍然狠狠的給敵人打了一拳。

在這種情況下還能反咬雷大公子一口的人，似乎除了他之外，世間上也很難再找出第二個人。

最少，他這一身肥肉，就已十分「獨特」，除了昔年在北海勇殲九大飛鯊的海盜頭子鯨爺之外，你實在很難再找到另一個像他這樣厲害的大胖子。

就算有這麼胖的一個人，也未必有他這股狠勁和這份胆色。

雷大公子挨了這一拳，雖然死不了，但也一定絕不好受。

當然，他現在還是可以殺了唐竹權來洩這一口氣的，但他沒有再動手。

因爲唐竹權已倒了下去，就算還能活着，也不可能再向自己發動任何攻勢。

雷大公子現在最想殺的人只有一個，就是黃十婆婆！

× × ×

黃十婆婆一直都在爲龍城璧療傷治毒，她很專心，無論外面發生了甚麼事情，她都不聞不問。

她不是不知道這形勢越來越吃緊，但她更知道，只要自己稍有半點疏忽，龍城璧就活不下去了。

她以前從來也沒有見過龍城璧，但龍城璧却是她最喜歡的一個年青人。

她喜歡龍城璧，重視龍城璧，全然是受到了時九公的影响。

時九公每次回到蕩雁山，都一定少不了提起這位雪刀浪子，而且每次提起他，都一定會眉飛色舞，津津有味地談上大半天才肯罷休。

在時九公心目中，龍城璧既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兄弟，更是他的兒子！

像那樣的一個人，黃十婆婆又怎能讓他死？

倘若非死不可，那麼，黃十婆婆寧願代替他死在這裏。

這不是空談，而是事實，而且這偉大的事實也發生了。

龍城璧已漸漸清醒，他的氣力也已漸漸回復，只是傷口越來越痛。

他能够感覺得到傷口的痛楚，那是表示他體內的劇毒已消失了。

是靈丹妙藥的功勞嗎？

不錯，但那只佔全部功勞的一半。

還有另一半，是黃十婆婆的性命！

她用一種最直接，也最危險的方法，來挽救龍城璧。

她用自己的嘴，從龍城璧受傷的地方，把他體內所有的劇毒吸吮過來。

這是一種古老而危險的法子。

最危險的不是龍城璧，而是黃十婆婆，這也可以說是下下之策！

難道除了這條下下之策之外，黃十婆婆已沒有別的法子了？

不，她有把握可治好龍城璧，但却要花七八天時間，才能讓龍城璧痊癒過來。

但在這強敵環伺之際，他們已不能等待那麼久。

不要說是七八天，就算多延遲一刻也是大大不妙。

所以，黃十婆婆就用了這條下下之策，她要龍城璧立刻痊癒過來。

但龍城璧並不知道，他一直都陷入昏迷的狀態，等到他發現這老婦在自己身旁奄奄一息，而且還面罩紫黑之氣的時候，世間上已沒有任何人能改變這種已經發生了的事實。

黃十婆婆看見龍城璧的面色逐漸開始恢復了生氣，她很高興。

但龍城璧的心情，却比知道自己快要死的時候還更沉重，還更難受。

他並不是個愚蠢的人，不必這老婆婆說出原因，他已知道她是用甚麼方法救了自己。

「不要難過，人生七十古來稀，何况我這個老太婆早就不止七十歲啦，這幾十年來，時九對我很好，而且就算換上時九在這裏，他也會用同樣的方法來救你……現在，你快走……快走……」

說到這裏，黃十婆婆已含笑而逝。

龍城璧胸膛起伏，他心裏太激動了。

他恭恭敬敬地向黃十婆婆磕了三個響頭，然後就站起來，兩眼直視着雷九霄。

× × ×

雷大公子要殺的黃十婆婆已死。

但他還要殺人。

獨孤一保一定會經過這裏，這人更是非殺不可。

但現在，他最少還得先殺了一個人才行。

「你就是雪刀浪子？」雷大公子早已聽過這位年青刀客的名字，也知道江湖上有不少極厲害的高手都栽在他的手裏。

但這時候，龍城璧雖然還能活着，但無論體力和精神都絕不會處於巔峯狀態。

要殺龍城璧，這無疑是最好的機會。

龍城璧望着雷九霄，但却看不見他的臉，只是看見那頂形狀古怪的大帽子。

「你一定要殺獨孤一保？」龍城璧沒有回答，却在反問。

他這樣問，已表示他已知道了對方是甚麼人。

雷大公子沉聲道：「這是本公子的事，你們這些人爲何都要插手多管閒事？」

龍城璧道：「不是閒事，是大事。」

雷大公子道：「殺一個瞎子，又算是甚麼大事？」

龍城璧道：「獨孤一保這個人也許並不重要，但當年那批寶藏，還有靈池堡堡主慘被誅殺的血案，我們每一個人都想知道眞相。」

雷大公子冷冷道：「你以爲是本公子幹的？」

龍城璧道：「就算不是你親自幹的，恐怕其中也大有關連。」

雷大公子冷冷一笑：「就算是本公子幹的那又怎樣？你要爲任瑩瑩報仇嗎？」

龍城璧道：「她死得太無辜，你若是眞兇，那可是人人得而誅之的。」

雷大公子哈哈一笑，道：「好一個人人得而誅之，本公子現在就看你怎樣把我這個眞兇殺了！」

他不啻已在承認，當年的血案就是他一手策劃的。

龍城璧不再說話了。

對於整件事情，他知道的其實很少很少，而其中有一大半，都是朱藏眞曾經對他提及過的。

朱藏眞是任瑩瑩的長輩，任瑩瑩還在童年的時候，朱藏眞經常抱着她到處遊玩，他們一起划艇子，擲松果，偷吃惡婦人養的母鷄，又在滿是泥濘的沼澤裏擲泥團，結果兩個人身上都弄得亂七八糟，但兩人也愉快極了。

任瑩瑩若還活着，她也一定不會忘掉這位朱伯伯的。

但她却在生命之火燃燒得最燦爛的時候，突然給人殺害了。

朱藏眞怎不悲痛？他又怎能不追查到底？

龍城璧是認識這位江湖奇人的，朱藏眞也很信任他。

有一次，朱藏眞對龍城璧提起過這件事，他最懷疑的一個人，就是雷大公子。

雷大公子是摘星派掌門，但暗地裏却做過不少傷天害理的勾當。

朱藏眞曾經在摘星派一個分舵舵主身上下了一番功夫，從而知道雷大公子近年來的手段比從前闊綽了不少，而且還在秘密地苦練着一種神秘的武功。

他練的是甚麼武功？爲甚麼要那麼神秘？

朱藏眞很想知道答案，龍城璧也是一樣。

他們都有正義感，也有好奇心，而且，這件事極可能隱藏着一段駭人聽聞的武林辛秘。

雷大公子終於動手了，這一次，他沒有用那支銀笛，他用的只是一雙手。

大霹靂手！

× × ×

大霹靂手是一套怎樣的武功？

龍城璧沒有認眞地見識過，但他却知道這套武功第一招是怎樣的。

因爲偷腦袋大俠衛空空也懂這一招。

衛空空又怎會懂？

這也很簡單，因爲他認識一個人，而且這人和他很投契，於是就教了他這一招掌法。

這人並不是不捨得再多教幾招，而是衛空空不想學。

他笑着對這人說：「我還不想拜你這個老朋友做師父。」

這人大笑，也沒有再勉強他。

而這一個人，年紀比衛空空最少大四十歲，衛空空稱呼他是「老朋友」，那是一語雙關，並非虛言的。

想巴結這人的人，武林中實在太多了，但這人性情古怪，很少人能够和他合得來，算來算去，就只有兩個人才例外。

這兩個人，除了衛空空之外，另外一個就是昔年中原武林第一異人風雪老祖。

風雪老祖與這人平輩論交，這人跟衛空空居然也是一樣，絕對沒有擺出江湖前輩的架子。

這是人結人緣，這也是許多人連做夢也夢不來的福氣。

這人的名字，說出來可以同時嚇破當今八大掌門的胆子，他就是曾經在泰山論劍大會上，把論劍壇弄得天翻地覆的不速之客——「霹靂仙翁」莫若邪。

衛空空認識莫若邪的時候，莫若邪已是垂暮之年，而衛空空却年輕得很，只有十五六歲。

他才是個少年，却有緣份跟莫若邪那樣的前輩高手結爲莫逆之交，這也未嘗不是一件奇事。

遺憾的是，這一老一少的友情來得太晚了，換一句話說，也許可以說是衛空空出生太遲，他們只是認識了一年，莫若邪就坐化在他一手創建的霹靂山館裏。

他死後，生前最喜愛的五件武器，和一本叫「大霹靂秘笈」的武學奇書，都被埋葬在一處十分隱秘的地方。

把莫若邪埋葬的，是兩個忠心耿耿的老僕，這兩人實在忠心得厲害，當主人被埋葬後，他們就遠離墳墓，在八千里外的一座懸崖上，一起往下跳，同時跳個粉身碎骨。

可是，這樣秘密的一座墓穴，居然也給人盜取了。

盜掘這墓穴的人，正是大盜白影子！

白影子把莫若邪的五件武器和「大霹靂秘笈」一起盜取了，然後又埋藏在另一個隱秘的地方。

他不是不喜歡這五件武器，也不是不想練「大霹靂秘笈」上的武功，而是他實在消化不下。

那時候，他已有三柄寶劍，四把削鐵如泥的寶刀，十二柄鋒利的金七首，同時也有三四本武學奇書，書上每一種武功都可以讓他花掉十年八載的功夫來磨練。

他根本不需要甚麽武器和武功秘笈，他盜墓只是一種「嗜好」而已。

當然，他那時候絕對不窮，甚至已可用「富可敵國」這四個字來形容。

到後來，白影子也死了，他的寶藏就落在任瑩瑩和獨孤一保的手裏。

他們若有一段長時間來運用這寶藏的財富，那將會是天下百姓之福。

但他們只是用了一部份的黃金，殘酷而卑鄙的襲擊就已降臨到他們的身上。那寶藏易主了，「大霹靂秘笈」和那五件武器也已落在別人的手裏。

直到今天，事情才漸露端倪！

「眞的是你！是你串同方滌奪取那寶藏！」龍城璧在怒叫。

雷大公子冷笑，大霹靂手已施展到第十三招！

雷鳳心也練成這套武功，但這套武功根本就不適宜女人去練，就算勉強練成，威力也只能及得上男人兩三成左右而已。

若非如此，落陽道人早就已經死在雷鳳心的掌下。

此際由雷大公子施展起來，這套大霹靂手的威力就完全不同了。

龍城璧雖然拔刀在手，但竟連一刀也發不出來。他也和唐竹權剛才的情況一樣，現在根本是絕不適宜動手火併的。更何況對手是雷大公子那樣厲害的人物！

但龍城璧沒有後悔，他咬緊牙關，他要力拚到底。

可是，雷大公子已是智珠在握，他已看得出，在十招之內，一定可以殺了龍城璧。甚至也許不必十招！

但龍城璧還是沒有半點畏縮之意，在劣勢下苦戰的經驗，他是絕不缺乏的。

他甚至終於攻出了一刀。

這一刀是「龍捲西風」！這本是威猛異常的一刀，無奈時勢如此，他這一刀雖然攻了出去，但却是於事無補。

雷大公子冷笑一聲，道：「閣下雖然勇氣可嘉，只可惜已是強弩之末。」

他又再攻出兩掌。

龍城璧狼狽地閃開，雷大公子致命的第三掌已蓄勢待發。

雷大公子已把龍城璧逼入死角，看來這一掌必定可以把他擊殺！

但就在這時候，他看見了兩個人飛掠而來。

他怔住了。來的雖然是兩個人，但能走動的只有一個。

「容鶴年！鳳心！」雷大公子倏地住手。

就在這霎眼間，容鶴年已來到了雷大公子面前不足八尺！

他脇下挾着的人，正是雷二小姐！

這時候，龍城璧已軟垂着身子，坐在地上。

他已敗了，在這種劣勢下敗陣下來。

但他並未感到恥辱，就算自己沒有受傷就敗在別人的手下，他也不會因爲戰敗而有恥辱的感覺。

「勝不驕，敗不餒。」這六字眞言，他在十二歲的時候就已深切的明白。

人在江湖，只要有戰鬥，就有勝負，太重視勝負的人，只要失敗一次，也許永遠再也爬不起來。

幸而龍城璧並不是這種人。

他現在還在暗自慶幸，慶幸自己在這種時候，居然有機會可以休息休息。

他眞樂觀，也幸虧他是這樣樂觀的人，所以才能活到現在。

× × ×

容鶴年冷笑着站在雷大公子面前，手中鐵劍却架在雷鳳心的粉頸上。

「雷掌門，久違了。」

雷大公子沉默了一會，才道：「容掌門，你是越來越精神煥發了。」

容鶴年道：「容某還是那副老樣子，若說有變化，那是頂上頭髮都已白了。」

雷大公子冷冷一笑，道：「容掌門既知道自己是武林前輩，就不該欺負一個手無寸鐵的女人。」

容鶴年道：「若是別的女人，容某連看都懶得看她一眼，但這却是雷二小姐，那可完全不同了。」

雷大公子冷笑道：「你不是想要她做個妾侍罷？」

容鶴年道：「容某老啦，就算她肯嫁給我這個老頭兒，我也自問無能消受美人恩。」

雷大公子道：「容掌門太客氣了，你有甚麽事，不妨直說出來，何必抱着一個女人來跟在下開玩笑？」

容鶴年嘿嘿一笑，道：「若說是開玩笑，雷掌門開的玩笑才够嚇人，容某背上中了一刀，你瞧見了沒有？」

雷大公子道：「那好像是把飛刀。」

容鶴年冷冷道：「當然是飛刀，也幸虧使用這把飛刀的人十分自負，以爲每一刀都一定可以擊中別人的要害，所以才沒有飛刀上塗上毒藥，否則容某這下子已經魂歸極樂世界，再也無緣跟雷大掌門在這裏談話了。」

雷大公子沉吟半晌，忽然道：「容掌門門下弟子不少，怎麽一個也不見了？」

容鶴年陡地怒聲道：「你還在裝甚麽蒜？容家莊差點就沒給你們摘星樓派來的殺手夷爲平地，到底飛刀大師受了你多少好處，居然這麽賣力，帶着崆峒派的十二魔僧殺入容家莊？」

雷大公子沉聲道：「聽容掌門這麽說，飛刀大師已給你殺了？」

容鶴年面色鐵青，道：「偌大一座容家莊，不到半個時辰就已給你派來的人弄得變成有如地獄，有如屠場，雷九霄，你眞够狠毒，也枉費你我相識多年，到今日還是難免陷入積不相容之局！那飛刀大師現在若還活着，容鶴年又怎對得起死在這羣凶僧手下的一門弟子！」

說到最後兩句，這位靈鶴派的掌門已激動得連臉都變成一片紫紅之色。

聽見這幾句說話，龍城璧的臉色也在變了。他怎麽也想不到，就在這半個時辰之內，容家莊裏竟然發生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大血戰！

他雖然知道摘星樓調派了不少高手來到牡丹鎭，但却也想不到，這些高手不但是要對付獨孤一保和朱藏眞，連靈鶴派也是摘星樓要誅滅的對象。

雷大公子與容鶴年這一戰看來已成定局。

這兩人都受了傷，雷大公子給唐竹權沒頭沒腦的迎面打了一拳，容鶴年却給飛刀大師賞了一記飛刀。這本來也未嘗不是公平的一戰 但雷鳳心仍在容鶴年手裏，是以雷大公子投鼠忌器，不敢首先發難。

只聽見容鶴年忽然冷笑一聲，道：「未知雷二小姐這條性命，在雷大掌門眼裏值得上多少金子？」

雷大公子說道：「你要多少？儘管開口？」

容鶴年道：「容某雖然比不上雷大掌門，家中有金山銀海，但金子銀子，容某也不稀罕。」

雷大公子說道：「那麽容掌門想要甚麽？」

容鶴年道：「大霹靂秘笈！」

雷大公子乾笑兩聲：「還有沒有其他條件？」

容鶴年道：「只要雷大掌門交出了秘笈，容某立刻放了雷二小姐。」

雷大公子點頭道：「好，我給你！」

說着，從懷中取出一本秘笈，拋在一張桌子上。

容鶴年把這本秘笈瞧了一回，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到了今天，這本秘笈才總算落在靈鶴派手中了。」

雷大公子陡地沉聲道：「怎麽還不放人？」

容鶴年大笑兩聲道：「誰說不放？」

他果然立刻放了雷鳳心。

雷大公子忽然仰天一笑，道：「好！咱們現在大概可以公平一戰了？」

「隨時奉陪！」容鶴年也不甘示弱。

雷大公子道：「這裏地方狹窄，咱們到外邊去！」

容鶴年冷然道：「同樣奉陪，請！」

「請！」

就在這時候，不遠處傳來了容蓉兒的尖叫聲。接着，又是一個人慘聲呼叫，這一聲呼叫聽來凄厲之極，在這夜靜之中，委實令人有不寒而慄的感覺。

容鶴年居然不理。

他正在面對着畢生最可怕的一個敵人，此時此地，絕對不能分心。

只有一個人衝了出去，他必須去看個究竟。這人當然就是龍城璧。

× × ×

龍城璧來到那輛銀馬車的時候，車底下已滿是血漬。

血還在不停向下滴，容蓉兒站在一旁，一雙眼睛睜得比荔枝還大，看來已被嚇呆了。

龍城璧也睜大了眼睛，因爲容蓉兒喃喃地在說：「許谷主在車裏……許谷主在車裏……」

龍城璧的心忽然冷透，連手足都已僵硬。

只聽見容蓉兒又顫着聲音說：「那姓雲的惡賊闖進了車廂裏……許谷主早些時又已中了他的暗算，在六個時辰之內功力完全消失……」她在驚惶之下，連說話也有點模糊不清，但龍城璧還是已經明白了她所說的一切。

「姓雲的惡賊，你怎麽還不滾出來！」龍城璧忽然光火了，他不顧一切地狂衝過去，一刀就把車廂擊碎了一半。

立刻有個人從車廂裏滾落下來，他咽喉上滿是鮮血，兩眼睜得比容蓉兒的眼睛還大。

龍城璧一怔。

這人居然不是許竅之，而是雲憐春！

許竅之還在車裏盤膝而坐，他望着龍城璧，喜出望外地說：「你沒事了？」

龍城璧長長的吁了一口氣，他握着許竅之的手，說：「是你殺了他？」

許竅之搖搖頭：「不是我，我現在連殺一條狗也不行。」

「不是你殺的？」龍城璧一楞：「不是你又是誰？」

「是老夫！」一個人蒼老的聲音忽然在他背後響起。

龍城璧猛然回頭，一瞧之下，才恍然大悟。他這一回頭，就看見了一個葛衣老人，正在用一種興奮的目光在瞧着自己。

這老人腰纏軟鞭，鞭長三丈八尺九寸，他不是「鬼影神鞭」又是誰？

朱藏眞終於來了。

他對龍城璧說：「老夫途經容家莊，發現那裏屍積如山，血流成河，眞是人間地獄，在那裏，老夫拾到了一把短劍，老夫把玩了一會，覺得十分稱手，就把它據爲己有順手牽羊地帶走了，想不到拿着它不到一頓飯時時間，老夫就用它殺了這個人啦，哈！龍老弟，你說有趣不有趣？」

龍城璧點頭不迭，道：「有趣！有趣！眞的很有趣！」

許竅之也學着他不斷地點頭：「的確很有趣，朱老俠若來遲一點點，許某就永遠也見不着大家了。」

朱藏眞陡地大笑：「好！但這裏怎麽弄得有如鬼域，處處都碰見了死人？」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這都是爲了等你！」

「等我？等我這個老傢伙幹嗎？」

「還有獨孤一保！」許竅之立刻補充着說：「他在哪裏？」

「他絕對死不了，大家可以放心！」

「爲甚麽？」

「時九公已把他帶走啦，這老神醫消息靈通，人人都以爲他跑回故鄉享福，就甚麽事情都不知道了，誰知丐帮的消息一傳出去，他就甚麽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時九公眞的帶走了獨孤一保？」

「當然，他會把獨孤一保帶到一個安全的地方，然後把他身上的傷毒治好，他還說，獨孤一保的眼睛雖已瞎了許多年，但其實傷的並不嚴重，只要花三幾個月時間，他最少有八成希望可以重睹天日！」

聽到這裏，龍城璧才眞正的鬆了一口氣。

朱藏眞接着又問：「雷九霄是不是也已來到這裏？」

龍城璧點點頭，說道：「是的。」

朱藏眞哼的一聲，道：「他在那裏，老夫要找他問個清楚。」

龍城璧向客棧外伸手一指，道：「雷公子就在那裏。」

「只是他一個人？」

「不，還有容鶴年。」

「這兩人在那裏幹嗎？」

「決一死戰！」龍城璧慢慢地回答。

× × ×

摘星派與靈鶴派的兩大掌門要決一死

戰，這消息實在很哄動。

但這一場決戰，居然沒有第三者可以看得見。因爲這一戰發生得極突然，而且結束得也極快。

當龍城璧帶着朱藏眞來到他們決戰地點的時候，他們這一戰巳停止下來。

他們之間沒有人勝利，也沒有人失敗，他們只是雙雙付出了決戰的代價。

他們付出的代價是性命。

容鶴用一把鐵劍貫穿過雷大公子的胸膛，但他也給雷大公子一掌震碎了腑肺。

那本大霹靂秘笈，容鶴年把它放入懷中，但最後却給雷大公子這一掌把整本秘笈都震碎，碎得有如粉末！

容鶴年當然也活不成了。

這一戰的消息，幾乎立刻就傳揚開去，人人都知道在這一天晚上，牡丹鎭發生了一連串駭人聽聞的悲慘血案。

但眞相到底是怎樣的，大家都只能瞎猜一頓而已。

× × ×

一個月後，容家莊才慢慢地恢復了原來的景貌。

當這裏發生大血戰的時候，容蓉兒並不在家。但在客棧裏所發生的事情，也同樣可以令她畢生難忘。

經過羣豪一番功夫追查，昔年任瑩瑩的慘案巳有了端倪，甚至漸漸有了足够的證據，可以證明眞兇是甚麽人。

方濂是內奸，那巳無可置疑。而主兇却有兩個，那是雷九霄和容鶴年！

這兩人聯合起來，突襲任瑩瑩藏寶之地，然後分贓，各佔一半。

那寶藏有無數奇珍異寶，武功秘笈和神兵利器。

對於喜歡古玩的人來說，昔年白影子在京師城內盜竊的十七件寶物，固然是無價之寶，但對於練武之士來說，這十七件寶物的價值，還是比不上霹靂仙翁遺下來的五件武器和那本大霹靂秘笈的。結果，雷九霄佔取了大霹靂秘笈，而容鶴年則佔取了霹靂仙翁遺留下來的五件武器。

他跟雷九霄決戰時所用的鐵劍，正是武林中十大名劍之一的霹靂鐵劍。

這十年來，容鶴年無時無刻都在想念着那本大霹靂秘笈。

雷九霄也是一樣，對那五件武器總是念念不忘。這是貪念，也是禍根！

雷九霄終於忍不住了，他暗中網羅高手，決定要先下手爲強，給容鶴年一個致命的打擊！

其實，就算不是爲了那五件武器，雷九霄也要對付容鶴年。因爲霹靂派的勢力，也和摘星派一般與日俱增，而且這兩派都在江南，正是一山難藏二虎，容鶴年總有一天會跨到雷九霄頭頂上來！

這是雷大公子無法忍受的！他決定不等容鶴年有那麽一天，首先就要把霹靂派連根拔起，當然，那五件武器也是促使雷九霄有決心跟容鶴年翻臉的主要原因。

他重金聘請高手，其中最厲害的就是飛刀大師。

飛刀大師是個野蠻的和尚，但只要有白花花的銀子塞到他手裏，他就會變成一個最忠實的奴才。他精通少林五種掌法，又擅用北派穿心腿，但最厲害的本領還是飛刀，所以他就被人稱爲飛刀大師。

飛刀大師爲雷大公子殺人，也不是第一次了。他曾經爲雷大公子殺了河西武林大豪嚴怒獅，暗殺摘星派的一個死對頭「千面神捕」呂無雙，更曾經爲雷大公子一刀殺了「毒觀音」姚婉婷，而且每一次都幹得乾淨俐落，最後還保證毁屍滅跡，教人追無可追，查無可查。

可是，這一次連飛刀大師也失手了。

雷大公子雖然沒有漠視過容鶴年，但霹靂派的潛力仍然超乎他想像之外。

終於，這兩位武林梟雄，都付出了生命作爲這場豪賭的代價！

× × ×

經過這一場可怕的浩刧後，容蓉兒好像成熟了不少。對於父親從前的作孽，她曾經感到很難受，終日鬱鬱不樂。

但却有個「呆子」，幾乎每天都來看她，安慰她和鼓勵她。

這人是老老實實的醫谷谷主許竅之。

這位平時絕少跟女孩子談話的醫谷谷主，爲甚麽忽然一反常態了？

容蓉兒給他鼓勵了七八天，臉上終於有了笑容。人生本有不少歡樂事，又何苦老是要用悲傷的往事來把它扼殺？

但却有一個很美麗的女郎，她巳決定出家爲尼，投在峨嵋門下。

她要陪着青燈佛卷渡過此生。沒有人能勸阻得住她，就連許竅之也不能。

她說：「我和大公子都有太多太深重的罪孽，只有從此皈依我佛，才能把這些罪孽減輕一點點。」

許竅之雖然大不以爲然，無奈她意志巳很堅決，任誰也無法讓她改變初衷。

許竅之只好送她一程，一送就是三百五十里。

常人走三百五十里，可能要花上十天八天。但以他倆的脚程，不消半日巳翻過五座大山，穿過幾十條村莊。

三百五十里後，兩人還是分手了，但許竅之將會永遠記着她的名字。

「鳳心姑娘，但願妳能得到眞正的平靜。」他心裏這樣爲她祝禱。

送別早巳厭倦江湖的雷二小姐後，許竅之重回牡丹鎭。

他來到了那座客棧，忽然想喝點酒。

他才踏進店堂裏，就巳聽見唐竹權粗豪的嗓子在叫：「老子又來也！快叫容蓉兒來，老子今天要跟她喝個痛痛快快。」

在他身旁的還有浪子龍城璧。

龍城璧笑了笑，然後就走過來對許竅之說：「大醉鬼重傷初癒，馬上就找人拚酒了，你敢不敢應戰？」

許竅之立時大聲道：「怎麽不敢？來，咱們今天拚了！」

唐竹權大喜，匆匆提來兩罎美酒。

誰知道許竅之忽然又不見了，唐竹權急問龍城璧，龍城璧微微一笑，道：「他給一個人搶走啦。」

「他奶奶個熊，是誰如此斗胆？」唐竹權生氣極了。這句話才說出口，立刻就有個人大聲說：「是我搶走了許老實，你是不是在吃醋？」

唐竹權一怔，循聲望去，立刻就看見許竅之馴若羔羊地站在容蓉兒的身旁。

（全文完）



精選短篇俠義故事／

楊威・文
可飛・圖

危機四伏

羣魔亂舞欲奪堡　了因神尼顯奇功

桃紅柳綠，春光明媚的江南，遊人如鯽。

一位二八年華的少女，此時正屹立在路傍，一雙黑白分明的妙目，瞬也不瞬，注視前面。

這是鄉下，農民插秧，婦女織布，好一副昇平融和的世界。

少女似乎生在富貴人家，很少見過莊稼人的生活，如今巳心神陶醉在純樸粗獷的農歌中。

得得得，一陣馬蹄聲傳來，少女與這班莊稼人仍然無動於衷，插秧的插秧，鋤草的鋤草。

蹄聲愈來愈响，兩匹快馬疾衝而來，看情況他們有急事，慌不擇路，竟然橫衝直撞，將大片種好的秧苗全糟塌了。

「喂，你幹什麽！」

「將我們的秧苗弄壞了，快賠來！」農夫見了這情況，立刻聲勢洶洶，大聲喝罵。

「嘿嘿！」兩名騎者反應極快，冷笑聲中，身形巳自馬背騰身躍起，平穩站在田岸邊。

「快賠錢來！」三名農夫疾奔而來。

「砰砰」之聲不絕，三名農夫被擊得飛起，跌倒水田中，說來雖慢，其實是在一眨眼間，就有了這結果。

「你們好兇！」田中的農夫聲齊怒喝，蜂湧而來。

兩匹馬兒此時悠閒地在田中喝水吃草，那不是草，就是農夫剛種下的秧。

到這時，大家才看清楚，兩名騎者一高一矮，全是粗眉大眼，滿面橫肉，看來不是善類！

大約有十五名左右農夫，拿着鋤頭，趕來拚命。

「找死！」高個子愈來愈不耐煩，眼中殺機大盛，突然縱身躍起，往前撲去。

看來這兩名騎者，全是武林高手，普通農夫又如何是他們的敵手，尤其是凌空下擊，威力更猛，這農夫只怕要倒霉了！

「嗖！」突然一條人影橫空掠過，剛好截住高個子。

「小心！」另一名矮個子立刻出聲警告。

「吧！」高個子反應極快，聞聲立即提高警覺，一股勁風巳經當頭襲至，當下立即揮掌擊出，待得雙掌相交，二人大叫一聲，向後翻出，分別站立在岸邊。

「什麽人！」高個子大聲喝問。

「對付平常農夫，也要施展殺手，實在太過份了！」聲音嬌美動人，正是先前那位少女。

「哈哈，想不到鄉下地方，竟有這樣漂亮美人，好極了！」高個子看清楚面前是一位少女，立即面露笑容說話。

少女嘴唇緊閉，盯着這名滿面邪笑的高個子，靜待其變。

「老大，小心，別陰溝裏翻了船，在這鄉下地方栽觔斗，那才不上算！」矮個

子出聲警告。

高個子眉頭微皺，似乎並不喜歡矮個子的嚕嗦，轉眼又滿臉笑容道：「小姑娘年紀輕輕，竟然有一身好武功，了不起！了不起！」

田中農夫全呆住了，他們似乎也爲這少女的容貌及武功震住了，所以站在田中，注視發展。

高個子越走越近，低下頭去，快碰到少女的髮鬢，她微露怯意向後退，一個踉蹌，身形往傍倒去。

「呀！別跌倒啦！」高個子急叫，立刻伸手去扶。

少女似乎更加慌亂，眼看就要跌進水田。

正在這時，矮個子雙脚疾蹬，人已凌空躍高三丈，往前掠去，口中急叫：「小心！」

高矮二人夾擊之下，這少女即使武功再好，只怕也要遭殃！

突然，少女快要倒下的身形微頓，雙脚快如閃電連環踢出，「鴛鴦連環腿」，砰砰兩聲，高個子全部生受了，立刻口中噴血，身受重傷，往地倒去。

「拿命來！」矮個子見了，心內又急又怒，猛喝聲中，雙掌運足十二成功力，含憤擊出。

少女身形微仰，所以看得很清楚，矮個子凌空下擊，威不可擋；當下心念疾轉，已有了好辦法，身形平滑前六尺，纖纖玉手一伸，已抓住高個子，同時已點中高個子軟麻穴，然後將高個子迎上去！

這一來，矮個子可慌了手脚，如照原式擊下，只怕首先遭殃的是這位拜把子大哥，危急中，硬生生的將掌中勁力折轉方向，朝水中打去。

「轟！」水浪夾着泥濘噴起老高，聲勢更加駭人。

少女手按在高個子百會穴上邊，一言不發，望住矮個子。

這變化太快，矮個子身形一個轉折，凝立在田岸上，面上陰晴不定，顯然也是束手無策。

那羣純樸的農夫，幾曾見過如此世面，大夥兒呆在田中，有如在夢中。

「你快放了我大哥！」好半晌，矮個子定下神來，立即向少女要求。

「天地雙魔，怎麼同這班鄉下朋友一般見識，說出去也不怕江湖朋友笑話？」少女淡淡道。

「噢！姑娘既然知道我們兄弟匪號，諒來也是江湖同道，可否見示名號！」矮個子抱拳道。

「我只不過是一名鄉下女子，名不見經傳，說出來只怕會貽笑大方！」少女淡淡道。

「今日之事，純屬一場誤會，姑娘何不放了我大哥！」矮個子抱拳道。

少女眉頭微皺，她知道天地雙魔橫行江湖，心狠手辣，如今人質在手，投鼠忌器，自然低聲下氣相求，一旦放開高個子，那時矮個子再無顧忌，只怕會全力報復，自己雖然不會怕他們，但一般鄉下農夫，又如何保其安全！

天地雙魔也是老江湖，矮個子察言辨色，已知少女心意，立即道：「放開今日，誤會冰釋，我們兄弟自然不會與一般鄉民計較這些，姑娘放心好啦！」

「好！」少女說罷，立即放手，高個子這才恢復自由。

「老大，你沒有事吧！」矮個子如獲至寶，立刻上前扶住，一面察看傷勢。

少女表面上若無其事，暗中却全神戒備，防他們暗算或突襲。

矮個子小心將老大放好，又推又拿，接着運眞氣療傷，足足耗了一盞茶時分，才鬆了口氣。

× × ×

「姑娘，多謝你的帮忙我們，鄉下地方沒別的，自已親手做的臘味和土產，請姑娘賞面吃餐便飯如何？」農夫知道今天的事，要不是這位姑娘帮忙，他們只怕非死即傷，所以慇勤上前致謝。

「別客氣，一場誤會，不要再說了！」姑娘最担心鄉下人不知輕重，說話得罪了天地雙魔，那時吃不了兜着走，懊悔都來不及。

「姑娘一定要答應，否則，老漢要下跪了！」其中一名老人越衆而出，代表說話。

「好吧！」姑娘暗自嘆了口氣，今日心頭不暢快，想獨自一人到這僻靜地方散散心，誰想到又碰上麻煩，眼看面前這班鄉下人，可能會遭遇非常事故，如果一走了之，實在放不了心，所以立刻答應。

「小喜子，你趕快回去吩咐你娘弄飯，叫二妹來侍候這位姑娘！」老頭子高興吩咐。

「知道！」其中一名年輕小伙子，高興的答應，向小姑娘望一眼，趕回家去。

「姑娘好口福呀！」天地雙魔的老大高個子開口了，語氣冷峻，顯然懷有很深的敵意。

少女一聽，心內暗自焦急，這兄弟二人，老大鬼槍何宗烈，老二無情判官俞應，行走江湖，素來只顧自己，不理別人，行事對人，全憑意氣，從不講理，今日吃了虧，他們又如何肯善自罷休。

「我們走吧！」一般農夫似乎未看到天地雙魔，高高興興擁着小姑娘回莊去。

「慢走！」鬼槍何宗烈身形拔起，掠過三丈，攔在前面，望住少女冷笑。

少女暗嘆口氣，淡淡道：「誤會已解釋清楚，何老大還想怎樣！」

「嘿嘿，」鬼槍何宗烈冷笑道：「天地雙魔今日吃癟，就這樣算了，日後如何在江湖上見人！」

「很好，劃下道來吧，我們先說好，只要我有口氣在，你們可不許傷害他人！」少女說時一指田中農夫。

「我們和他拚了！」農夫高聲怒吼。

「嘿嘿，你先出手！」鬼槍何宗烈滿面殺氣，步步向小姑娘迫近。

「老大，你的傷勢！」無情判官俞應在後叫一聲。

「江湖人死且不怕，這點傷勢又算什麼！」鬼槍何宗烈說時，已從腰際拔出軟槍。

「你們好橫！」農夫們怒吼。

少女神色凝重，不敢輕敵，也將背上風雷劍抽出。

原來是了因神尼的高足，怪不得目中無人，我兄弟倆今日冒死會敵，希望成全你！」鬼槍何宗烈說時，開始遊走，窺隙進擊。

無情判官俞應暗自担心，他剛才全力施救，深知拜兄內傷頗重，雖然耗費眞元才勉强醫好，到底受創傷太深，此時再與强敵拚鬥，一定吃虧不少，因此全面戒備，以防不測。

「殺！」鬼槍何宗烈突然猛喝一聲，身形縱起，凌空已將畢生絕學展出，「天羅地網」、「五鬼追命」、「閻王索命」，鬼槍幻出漫天光影，往少女身上罩去。

這時，少女面臨生死關頭，絲毫不氣餒，雙臂微振，全身突然光華大增，像一條銀龍翺翔於九天之上，往槍影中穿去。

「身劍合一！」無情判官俞應大叫。

「噹噹！」兩聲輕响，兩條人影已自空中降落，鬼槍何宗烈右臂鮮血淋漓，主經已被挑斷，看來右手報廢，新傷舊創，再加上嚴重的內傷，悲憤之餘，深知此生報仇無望，急怒交加，頓時昏過去了。

「老大！老大！你怎麼啦！」無情判官俞應急叫。

少女原來不想施辣手，但天地雙魔二人，如果不除去一人，一齊出手，別的不說，只怕一般鄉民，避免不了毒手！

沒有人歡呼，農民似乎也看出事態嚴重，雖然這位姑娘勝了是好事，但另一大惡人仍在，究竟如何收場，此時實在不敢存着美好想法。

安頓了鬼槍何宗烈，無情判官俞應轉過身來平靜道：「姑娘，我們避免不了一戰，希望你成全我們兄弟，天地雙魔說不定從今日起，除名江湖，無論如何，請你賜示尊姓芳名！」

「朱紅玉！」少女淡淡道。

「很好，朱姑娘，這一戰是生死存亡之戰，希望你也不要客氣！」無情判官俞應說時很平淡，由此可見，他已抱着破釜沉舟的決心，甚至與頑敵同歸於盡也在所不惜。

「請！」朱紅玉還有何話說，無緣無故地惹上麻煩，說不定死在這鄉下，那多冤枉！

無情判官俞應很小心地拔出判官筆，黑黝黝的一長一短判官筆，看起來陰森可怕！

二人凝立不動，濃厚的殺氣愈來愈令人感到受不了，旁觀的農夫自然往後退去，似乎有股無形的壓力向他們壓來。

沉悶的僵持，令得空氣似乎凝結爲寒冰！

「嗤！」劍氣破風而出，直刺無情判官俞應胸前六大穴。

「好劍法！」無情判官俞應冷喝聲中，子母判官筆閃電擊出，筆尖跳動，連點翳風、天牖、瘈脈、顱息及角孫諸穴，認穴奇準，出招如電，的確是江湖上不可多見的高手，天地雙魔威震江湖，果然不同凡响！

「來得好！」朱紅玉風雷劍漸漸施展開來，隱隱有風雷之聲，子母判官筆招招奇特，三十招內仍然未能取得絲毫上風。

二人愈打愈激烈，看不到人影，只見黑白兩團光影翻翻滾滾，在田野中滾動。

突然，無情判官俞應左足踏落田中，身形微錯，風雷劍如斯响應，已將無情判官俞應右臂帶出一道長長的血光，判官筆叮噹一聲，掉落田中。

「哎喲！」無情判官俞應輕叫一聲，手扶右臂，那短小判官筆幾乎跌落地上。

朱紅玉內心深感歉然，天地雙魔今日失敗，雖然可說是咎由自取，但總算是親手殺了他們，如今無情判官俞應失招敗落，滾跌田中，朱紅玉忍不住伸手去扶。

「哼！不要你可憐！」無情判官俞應怒叫。

這一來，令得朱紅玉反而不好意思，訕訕地退在一旁，粉頸低垂，感到不好意思。

「嗤嗤！」突然，那枝判官筆尖，六枝鋼針疾射而出，罩向朱紅玉全身大穴。

「呀！」田中農夫們齊聲驚叫。

變起倉促，朱紅玉聽聲辨形，風雷劍幻起道精亮的光影，叮噹連响幾聲，打去四枝，兩枝鋼針，打中左肩及右小腿。

「惡賊，你！」朱紅玉驚怒交加，指住對方大罵。

「哈哈哈，天地雙魔是那麼好欺負的人麼！」無情判官俞應得意洋洋，似乎勝劵在握。

朱紅玉暗嘆一聲，自已江湖經驗不足，今日中了惡賊奸計，只怕凶多吉少，此時中針之處，有陣痳癢感覺，顯然對方暗器有毒，手指疾點傷處四圍穴道，不讓毒性發散。

「拿命來！」無情判官俞應把握時機，不讓對方有喘氣的機會。

「叮噹……」判官筆全力施爲，此時才將本身武功全部施展開來。

朱紅玉心有顧忌，武功已打了折扣，兩下消長之間，愈加不堪，「砰！」一下無影脚法，朱紅玉給踢倒，翻翻滾滾在田岸上跌倒。

「看看天地雙魔的手段！」無情判官俞應下手更急更毒，招招全往致命地方招呼。

朱紅玉中針地方愈來愈痳痹，知道危機一瞬，這樣下去，不出十招，一定會落敗，甚至性命難保，她暗自一咬牙齦，運起全身眞氣，輕叱一聲：「風雷動！」絕招發出，轟轟發發，劍氣激蕩，排山倒海般罩向對方全身。

這一來，無情判官俞應大出意料之外，怪叫連連，全力抵擋，以求保命！

這一招佛門不傳之秘，施展開來，威力絕倫，無情判官左臂立斷，滾倒田中。

朱紅玉呢，她已用盡全身眞力，兼且毒性發散，再也支持不住，一頭栽倒，已經昏了過去。

無情判官俞應雖然斷去左臂，但一個武功高强之士來說，仍然有戰鬥力，他見朱紅玉昏倒，忍不住哈哈暢笑，脚步踉蹌往前趕去。目前情況很明白，昏倒的朱紅玉，只怕性命難逃。

「嘿嘿，臺到底是老的辣，待老子今日辣手摧花，小妞兒別怨我才好！」無情判官俞應踉蹌的走向前去俯身拾起兵刄。

這時，只怕神仙也救不了這位少女！

農夫們又有什麼辦法，眼瞪瞪的看住這場慘劇即將上演。

「呼！」突然又發生意想不到的變化

，那名年輕的農夫小喜子奮身撲上，死命抱住無情判官俞應，翻翻滾滾，在水田中滾動。

「拿下這惡賊！」農夫們人多勢衆，齊往前去，合力按住無情判官俞應。

依理說，無情判官即使受傷，只怕也不會給這班莊稼漢捉住，但他受傷實在太重，兼且小喜子上來，剛好抱住傷口，痛上加痛，眼看衆農夫湧上來，心頭一氣，再也無法支持，昏了過去。

天地雙魔就這樣給縛了起來，馬匹也拉到莊中，朱紅玉呢，雖然未遭毒手，但毒性發作，她也昏倒過去了！

小喜子當下也顧不了許多，渾身泥污的他，伸手抱起朱紅玉，趕回莊去，叫妹妹替朱紅玉清洗及換衣服！

朱紅玉的小腿及左肩腫起老高，黑得發亮，令人看得害怕，折騰了半天，她才清醒。

「姑娘，你怎麼啦！」小喜子急忙問道。

朱紅玉當然看到田中情形，她這條命，可說是小喜子救回來的，如今平安躺着，感激之餘，立刻答道：「我好多了，謝謝你！」

「姑娘說那裏話來，爲了我們，幾乎丟了性命，我們出點力，又算什麼！」小喜子滿面笑容道。

「小喜哥，煩你搜搜他們身上，看看有什麼瓶子之類，可能盛有解毒之藥！」朱紅玉道。

「好，我去！」小喜子變成大喜子，朱紅玉姑娘又親口致謝，而且又請他做事，如果搜出解藥，那太好啦！

古人說：「吉人天相」，不管是眞是假，今天的確是這樣，解藥果然在他們身上藏着，朱紅玉身上的毒，很快清除掉，只是耗力過甚，渾身無力，恐怕要在這鄉下地方休息幾天了。

第二天，朱紅玉又請來小喜子，慇勤道：「小喜哥，勞煩你代我跑一次天皇堡，家裏找不到我，只怕担心，兩三天內，我恐怕仍然不能回去！」

「沒有關係，跑幾里路又算什麼！」小喜子高興道。

「這兒我寫好了一封信，另外還有這玉釵，他們見了自然知道！」朱紅玉說時，交出玉釵與信件。

× × ×

天皇堡是武林中的有名地方，堡主厲鐵山，在武林中威名遠播；朱紅玉此次下山，投奔舅父，一方面想在江湖上闖闖，到天皇堡不足三個月，閒着無事，所以在附近蹓蹓，誰知闖下這場禍！

且說小喜子高高興興往天皇堡趕去，而且還換上一身乾淨衣服，那是他僅有一套，過年或參加喜慶時才穿的衣服。

周圍百里地方，天皇堡是一般鄉民心中的聖地，他根本不敢想像，可以大模大樣走進天皇堡，不僅如此，而且是奉一位美麗的姑娘，小喜子竟然救了她的性命，在此以前，他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喂，小子，你亂闖什麼！」一名大漢喝問。

小喜子心內思潮起伏，不知不覺已到了天皇堡門口，茫茫然往前闖，引起護衛喝問。

「我是求見堡主！」小喜子答道。

「他媽的，混小子，堡主是什麼身份，會見你？快滾開去！」護衛喝道。

「二位大哥，朱姑娘派我來的，這是她的信！」小喜子說時呈上信件及玉釵。

四名護衛這時不敢怠慢，爲首那人道：「你且等等，待我去稟告堡主！」

小喜子只好等着，這天皇堡還是第一次走近，雄偉的城牆，寬闊的護莊河，整齊高聳的松柏，延大道向前伸展，間隔整齊，益發增加其威嚴！小喜子從內心感到天皇堡的無比尊嚴。

「喂，過來！」原先那名護衛已回到面前，小喜子仍然感染於天皇堡的威嚴，所以未覺察到。

「堡主叫我麼？」小喜子高興道，在他心目中，天皇堡主不亞於皇帝，今日有幸見到，那是天大的福氣，以後回家也說得嘴響。

「來吧！」那名護衛說時，轉身領路，不說明詳情，究竟是誰召見。

小喜子高興跟着，護莊河在脚下，吊橋搖幌着，並不厲害，而那道城門，眞個駭人，走入門後，十二人並列門後，手執長矛，身穿甲胄，金光燦爛，令人有股森嚴感覺！

渾渾沌沌，小喜子對這新的環境，太過突然，再加上敬畏，才會有如此感覺！

茫茫然走進一座森嚴的大廳，帶路的護衛悄然引退，小喜子聽到閑門聲，抬頭見到一名衣着華麗的年青人，滿臉冷峻神色，雙目精光如電，小喜子見了，情不自禁打了個冷顫！

「朱姑娘怎樣了？」年輕人突然出聲，小喜子聽了，只覺得渾身直冒寒氣，莫來由的感到驚震害怕！

「說！」這聲音像千斤鐵錘，敲在小喜子的心頭。

「朱姑娘很好！」小喜子如夢初醒，立即回答。

「她受傷了？」年青人又問。

「是！」小喜子暗暗奇怪，天皇堡主太年輕，如非今日親眼見了，說什麼也不會相信。

「好小子，你把她怎樣折磨！」年輕人右手微伸，巳抓住小喜子的肩胛骨，全身的經脈頓時收縮，小喜子從未有如此感覺，那滋味眞不容易說出，非痛非癢，但比任何楚痛都難受百倍！

「呀！」小喜子慘叫一聲，全身扭曲，但年青人右手力大無窮，小喜子無論怎樣用力掙扎，都無法動搖分毫，他終於昏過去了。

「快說，她怎樣了？」這聲音入耳，小喜子昏迷中聽到這聲音，他明白了對方意思，微弱答道：「朱姑娘平安無事，只是無力走動，準備再多休息兩日，所以派我來送信，說明此事！」

「嘿嘿，以天地雙魔二人之力，怎會讓朱姑娘平安無事？你們竟然還想騙我們天皇堡的人中伏，眞個混帳透頂，今天就要叫你知道厲害，快說實話，或可饒你狗命！」年輕人冷峻道。

小喜子這時才明白對方誤會，而且誤會極深，似乎是無法解說清楚，這一遭只

怕凶多吉少，性命難逃了！

年青人雙目如電，緊盯着小喜子臉上，似乎想看穿他的心思，以及暗中籌謀的鬼計！

「唉！」小喜子長長嘆口氣，他實在無話可說，所以索性閉上了眼睛，坐以待斃。

「大胆！這時候仍然不吐露眞情？好，我先卸下你的雙手，看你說不說？」年青人益發狂怒，準備施辣手！小喜子根本不想回答，雙目依然緊閉。

年輕人平素傲狂慣了，何曾受過如此侮辱；在他心目中，天地雙魔派來的人實在太狡猾，並且不怕死，還有什麼客氣。

「別後悔才好！」年輕人右手緩緩舉起，他可不是說笑，小喜子的雙臂如今已在他控制下，只怕無法逃脫厄難！

「嗤！」一道勁風，由窗口吹來，直指右手曲澤大穴，不僅力道奇勁，並且認穴奇準，確屬武林少見。

「什麼人！」年青人反應極快，喝聲中，身形巳激射出窗去，循聲追敵！

大廳外靜蕩蕩的，那有半個人影！

天皇堡竟然潛有外敵，那眞是令人難以置信，年青人雖然目空一切，此時也不由感到大大的震駭起來，半晌不見動靜，腦中突然靈光一閃，立即撲回大廳，小喜子仍然好端端的在原地，來敵並非施展什麼調虎離山之計，這一來，反而令得事情更加複雜，更不合理！

這時候，年青人才有時間細細端詳，小喜子外形樸實，從任何方面看，都是地地道道的鄉下種田人。

越是這樣，越顯得對方可怕，手下派出的奸細竟有如此類似模樣，那豈是平常組織可以做到。

看來天皇堡巳到了極危險地步，剛才窗外偷襲的人武功經巳駭人聽聞，強敵既然湧入天皇堡，朱紅玉又在堡外埋伏；強敵攻勢巳發動，內外夾攻，那還得了？

年輕人越想越心寒，不知不覺，冷汗濕透了渾身衣服。

× × ×

小喜子等了老半天，仍然未見動靜，睜開眼來，見年青人呆在那兒，像呆子一般，也感到莫明其妙！

二人相對呆視，各有各的想法！

「少堡主，可有什麼吩咐！」廳中突然傳來人聲。

「進來！」年青人冷喝。

「是！」人隨聲現，一名勁裝武士推門走進，恭恭敬敬站在一旁，等候命令！

「將這名奸細鎖進死牢，嚴加看管，如果被人救走，你們拿頭來見我！」年青人冷峻道。

「你不是堡主！」小喜子大叫起來。

「嘿嘿，你小子既做奸細，怎不知道銀槍小霸王趙正甫，是堡主的義子，怪不得這樣大胆！」那名武士冷笑道。

「帶下去，別嚕嗦！」年青人顯然不耐煩。

「是，少堡主！」武士恭敬回答。

「我要見堡主！」小喜子嚷道。

「嘿嘿……」銀槍小霸王趙正甫發出一連串駭人的冷笑，目中殺機大露，令人望而心悸。

那武士似乎像逃避，急急忙忙提着小喜子，往門外走去。

燈光微弱，昏暗而呈深灰黑色，小喜子一向在曠野中過慣了，呼吸的是新鮮空氣，與現時比較，的確有天淵之別！

吃的東西像石頭，又臭又硬，小喜子雖然向不選擇飲食，而今仍然無法下嚥，睡又睡不着，閒得無聊，那種煩悶眞令人受不了。

先前以爲是眼花，再看清楚，的確是個人，似乎是從空氣中冒出來！

「你是人還是鬼？」小喜子吶吶地問道。

「他們兩個現在怎樣？」黑影中的人急急問。

「他們？」小喜子一頭霧水。

「我是白髮閻羅杜宇，你一定知道吧！」黑影中的人又進一步詢問。

小喜子根本莫明其妙，他經過剛才那場事，知道很多事無法解說，有時越是說眞話，別人越發不相信，所以就索性不聞不問。

「很好，他們兩個果然沒有找錯人，你是個人才！」白髮閻羅杜宇讚道。

小喜子默然。

漸漸習慣了黑暗，小喜子看出面前這人頭髮全白，而且臉型特別長，只要看一眼，任何時候都不會忘記，他怎能在天皇堡潛伏，這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

「你趕快逃出去，否則，性命難保！」白髮閻羅杜宇突然緊張道。

這倒是小喜子最喜歡聽的話，但他仍然念念不忘朱紅玉的吩咐，立刻道：「我想見見天皇堡主！」

白髮閻羅杜宇別有用心似的笑道：「老弟的野心不小，這老鬼近年來武功精進，不是輕易對付的角色！」

「我只是想見見他罷了！」小喜子無奈的嘆了口氣，雖然對方不會相信，仍不能不說出口。

「好吧，待會我們出去！」白髮閻羅杜宇道。

小喜子無法回答，只好默然。

接着二人不再說話，原有沉悶的死寂，在死牢中益發現出威力。

砰……一陣開鎖聲響起，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間，小喜子從昏迷中驚醒。

「颼！」白髮閻羅杜宇身形冉冉升高，緊貼在壁頂，似乎像原來生長在那裏。

小喜子雖然是個普通人，但經過這兩日夜之事，多少知道些武林人士之大概，所以此時見了，並不太過驚奇。

死牢本來不會開放，特別巨大的鎖，生滿了銹，幾經費事才打開了牢門！

三個人一走進門，叮噹一聲，死牢門又再度關上。

小喜子當然認識爲首的年青人，正是銀槍小霸王趙正甫，身後兩人亦屬天皇堡高手，六隻眼睛齊瞪着小喜子，齊齊露出仇視神色。

「小子，今日只怕無人能救得了你，乖乖的供出有多少同伴，少堡主或者可以賞你個全屍！」一名武士冷峻道。

小喜子心內暗笑，救他的人就在頭頂，像今天這種莫名其妙事情，他根本是一頭霧水，無法弄清楚，所以天皇堡武士出

言威脅，他實在回答不了。

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及二名武士見了小喜子的不理不睬，是存心侮辱，不由大怒，三人全是一樣心思，給這名奸細一個厲害。

三條人影撲上前去，屋頂上的白髮閻羅杜宇動了，雙掌擊向兩名武士，兩枝血箭噴出，跟着飛起的身形，直跌出三丈，昏倒地上，不知是生是死。

「好大胆！」銀槍小霸王趙正甫眞個氣瘋了，奸細在頭頂上躲了老半天也不知道，說出去，他以後休想見人，今日要不擒此奸細，誓不爲人！

白髮閻羅杜宇老謀深算，先斃二名武士，然後與銀槍小霸王單打獨鬥，比較好應付！

颼颼颼，人影翻飛，白髮閻羅杜宇採取遊鬥方式，圍住對方團團轉！

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心頭狂怒，面對强敵，三十招很快過去，還好白髮閻羅杜宇採取遊鬥方式，未全力進攻，否則，只怕銀槍小霸王趙正甫難脫險境！

漸漸心氣平和，穩定陣脚，威力反逐步加强，一套霸王拳施展開來，威風八面，控制住整個戰局！

「拿箭來！」小霸王猛喝一聲，聲如霹靂，「霸王卸甲」、「逐鹿中原」，「橫掃千軍」三招連環擊出，一招猛過一招，全是大開大闔的招式，威不可當！

白髮閻羅杜宇全力抵擋，暗存怯意，小霸王强勁的攻勢益發威風凜凜，「砰！」的聲响，白髮閻羅給打中一拳，節節敗退，砰砰兩聲，又中兩下重拳，所謂兵敗如山倒，三兩下給霸王拳擊傷在地。

「你……」白髮閻羅杜宇見小喜子安坐如故，忍不住叫了起來，他那知人家根本無力支援，所以心內奇怪。

「奸賊能够潛入死牢，本少堡主實在欽佩，可惜今日你的末日到了，天大本領亦無法逃脫！」銀槍小霸王趙正甫意氣風發，不可一世。

白髮閻羅杜宇突然輕嘆一聲，充滿恨意望住小喜子，牙根輕咬，嘴角立即滲出絲絲鮮血。

「你！」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大驚，一陣風般衝到，忙托出白髮閻羅牙托，可是毒性巳發，經巳返魂乏術！

小喜子從未見過人死得那樣快，也不由驚得呆住了。

「嘿，小子，如今還有什麼花頭，再不招出實情，少堡主可要大開殺戒啦！」

「我的確是朱姑娘派來的！」小喜子只有這句，其它的無話可說。

「小子，你自尋死路，可怪不得我！」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心內巳有成見益發憤怒，認爲小喜子太狡猾，右掌緩緩舉起。

「砰！」死牢門突然無風自開，發出驚人响聲！

「什麼人！」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反應極快，撲到門口，不見人影！

小喜子又何嘗不奇怪，牢門全是精鋼鑄造，普通人不易啓開，更又會自動滑開，如今又不見人影，莫非有鬼不成！

小霸王趙正甫心頭念轉，巳有了計較，他這回再不說什麼，身形展動，施展全力，揮掌猛擊小喜子頭頂。

「打！」一聲輕喝，銀槍小霸王趙正甫背後有股强勁巳極內家氣勁襲至。小霸王無暇說話，來敵武功絕頂，不容他有說話空隙，連翻幾個觔斗，才堪堪避過！

但是，對方的進攻有如長江大河，連綿不斷，而且招招全是難得一見的曠世絕學，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很少服人，今日却是全心全意的欽佩到五體投地，來人武功之高，簡直是駭人聽聞，僅僅五招，小霸王趙正甫整個人的鬥志巳經澈底崩潰！

更令人生氣的是，對方發了五招，本可重創銀槍小霸王趙正甫，但他僅只點到即止，五招之後，即垂手站立一旁。

直到這時銀槍小霸王趙正甫才有機會端詳對方，誰知來人竟然是蒙了臉，無法分清年齡，甚至亦無法知道是男是女。

蒙面人這時從容提起小喜子，大模大樣走出死牢，似乎不把銀槍小霸王趙正甫當人，竟自從他面前經過，揚長而去！

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幾乎想大哭一場，敵人武功高强，天皇堡內可以來去自如，而且有不少人潛伏，像今日這樣，强敵巳到了明目張胆地步，這如何得了？

銀槍小霸王趙正甫不是容易認輸的人，他思考片刻，知道事態危急，再不能拖延，立刻奔向義父處，向他報告一切！

議事廳內有不少人，天皇堡主厲鐵山神色凝重，四大金剛，十二太保以及二位長老，魔龍符青田與點蒼神劍雲一舟等。

顯然堡中在開大會。

赫然矚目的是小喜子也在座，雖然坐在下面，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會有這樣的怪事，他站在門口，不禁呆住了。

「少堡主！」衆人招呼。

「正甫，來得正好，坐！」天皇堡主厲鐵山道。

「這是怎麼回事？」銀槍小霸王趙正甫指了指小喜子，雙眼瞬也不瞬，死盯在小喜子身上。

「你先坐下再說，我們大夥兒正在研究，怎樣對付未露面的敵人！」天皇堡主厲鐵山沉聲道。

「他是怎麼來的？」銀槍小霸王趙正甫仍然念念不忘，指着小喜子道。

「自己來的！」天皇堡主厲鐵山道。

「什麼？」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叫起來，他怎能接受這樣的事實，大胆的奸細所作所爲，太過超越常理，除了瘋子，實在想不出對方會這樣做。

「根據紅玉的信及玉釵，以及送信朋友的講法，在座諸位也研究過了，似乎是眞的！」天皇堡主厲鐵山簡單說明目前討論結果。

「救你的人那裏去了？」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厲聲問。

「我不知道！」小喜子瞪着他回答。

「嘿嘿，堡中潛伏的人，像白髮閻羅杜宇冒死救援，另外蒙面人武功更高，你小子益發大胆，竟敢直闖本堡機密重地，够胆！」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對小喜子道。

小喜子無法回答！

「經過商討，本堡決定派高手去五寶村，看看紅玉是否在那兒，這位年輕朋友嗎，暫住本堡，至於潛伏堡中奸細，大夥兒再辛苦點，澈底搜查！」天皇堡主厲鐵

山果然是個領袖人才，指揮若定，很快作出決定。

「義父。」銀槍小霸王趙正甫急道：「剛才那名奸細，武功奇高，我在他手下，走不了三招，搜索的人即使找到這名奸細，只怕也無可奈何！」

「少堡主，一名奸細，眞有那樣厲害？」在座一名高大老人，滿頭亂髮，正是天皇堡中兩位長老之一的高手，魔龍符青田。

「老前輩，我說的是實話！」銀槍小霸王趙正甫知道這位長老一身傲骨，平生不殺人，他眞不信，世上竟有人懷有如此武功，令小霸王走不了三招。

誰知銀槍小霸王仍然說得客氣些，他根本無法走完半招。

「也好，讓我們跟這位見不得人的高手捉迷藏，有機會領教幾招也是好事！」點蒼神劍雲一舟含笑道。

「哈哈，二位長老坐鎭天皇堡，任他是什麼三頭六臂的高人，只怕也無法得手！」堡主厲鐵山得意道。

「好大的口氣！」廳外突有人接口。

「追！」三條人影首先衝出，敵踪杳然，點蒼神劍雲一舟展開平生絕學，鷹迴九轉，身形在半空盤旋三匝，四方八面都不見敵人踪跡。

騷擾了老半天，又回到大廳，右邊柱上赫然有五個大字：「也不過如此！」是用金剛指功夫寫出，入木半寸，平滑光潤，金剛指的功力巳到十成境界！

這一來，大夥兒眞個震駭，天皇堡藏

天皇堡主厲鐵山、魔龍符青田及點蒼神劍雲一舟，全是當今宇內有數的大豪，只有他們明白金剛指的功夫，能够寫得如此圓潤光潔地步，普天下找不出另一位。

那到底是誰呢？

三人面面相覷，默然相對，雖未說出口，內心全是一樣的驚詫震駭！

小喜子反而安然就坐，若無其事！

突然，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心頭微動，走上前去，低聲與三大巨頭細細商議！

旁人聽不清他們說什麼，最後天皇堡主厲鐵山微微點頭，小霸王喜上眉梢。

「四大金剛聽令！」天皇堡主厲鐵山高聲傳令。

「有！」聲如霹靂，震得衆人耳鼓嗡嗡作响。

「你們陪伴這位兄弟，到三寶村一趟，接朱紅玉姑娘回堡來！」天皇堡主厲鐵山立時發出命令。

「遵命！」四大金剛轟應一聲。

「立即行動，跟我來！」銀槍小霸王趙正甫說時，又和善地對小喜子溫聲道：「兄弟，煩你帶路！」

「好，跟我來！」小喜子眞個高興極了，能够回去見朱姑娘，比什麼事都好，其它的一切，反而不重要！

六人就這樣走出天皇堡。

表面上，沒有絲毫異樣，但堡中角號聲此起彼落，人影閃動，一片濃密的戰雲，巳佈滿了整個天皇堡。

由天皇堡到三寶村地方，只有一個時辰路程，鐵槍小霸王趙正甫很熟悉，他當先領路，直到了大半路程，見到大路後有片濃密的樹林，立刻停下來。

「少堡主，在這裏休息？」四大金剛之首，玉面虎秦川出聲詢問，他知道其中有花頭。

「正是！」鐵槍小霸王趙正甫不客氣，立即回答。

坐下來之後，大伙兒似乎不想走。

小喜子雖然奇怪，但不敢隨便說話問人，有耐性的跟在後面。

「這處樹林甚茂盛，對行人旅途，有很大帮助！」銀槍小霸王趙正甫若無其事站起來，四大金剛緊跟着，只有小喜子仍然安坐如故。

颼颼颼，六條人影從林中竄出，首先圍住小喜子。

「哈哈哈……」銀槍小霸王趙正甫放聲狂笑，緩緩往前走去。

「他們是誰？」小喜子輕聲問。

「你們的同黨！」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回頭厲聲道。

「同黨？」小喜子眞個一頭霧水。

「你們四人，分一個看住這小子，稍有不妥，立即格殺勿論！」銀槍小霸王趙正甫說罷，立即向來人細細端詳，想找出他們來歷。

爲首那人是名矮胖子，最多是四尺高，却比常人胖上三倍，頭頂禿得發光，雙手相當長，幾乎垂到地面。

這樣的異像，在武林中混的，誰都知道，無法無天魯大相，是當今宇內十大兇人之一。

另有一人平平常常，臉上掛着天官賜福般的笑容，笑面無常程宗明。

僅此二人巳是不好對付，另外四人却是蒙着面，只有胸前銹有天地玄黃四字。

小霸王與四大金剛看清楚來敵，立刻神情疑重，暗暗担憂，別說不知深淺的蒙面人，僅此宇內二大凶人，巳不易招架。

「小堡主，我們打個商量如何！」笑面無常程宗明緩步走出，神情溫文，不明白底細的人見了，一定會認爲這是個大好人一位。

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出身天皇堡，對此人作風相當了解，是以語氣沉重答道：「請指教！」

「只要你們放了中間那位小兄弟，我們立刻就走，日後還有一番謝禮送上，否則，就是性命相拚！」

「果然不錯，這名奸細身份非同小可，如今怎樣應付對方，軟硬都不易抵擋！」小霸王面對這名笑面虎，有點黔驢技窮之感。

「多謝少堡主寬容大量，你們快去接人！」笑面無常程宗明右手一揮，四名蒙面人轟應一聲！「是！」身形展動，往中間撲去。

他們竟來個硬搶，絲毫不拖延時間。

噹噹！五名金剛迎上前去接戰。

笑面無常程宗明與無法無天魯大相二人，站在原地不動，望住小霸王，似乎胸有成竹，勝劵在握一般。

「殺！」場中八人搏殺劇烈，刀光劍影，喊殺連天。

「他媽的！」無法無天魯大相似乎不耐煩，濃眉微軒，皮球般的身形往場中撲去。

「你！」小霸王不敢怠慢，來不及多說，飛身上前斷殺，存心拚命。

「少堡主何必勞神！」笑面無常程宗明右手微伸，表面上似乎是肅容禮讓，五指已點向十二大穴。

「六甲開山」，霸王拳猛擊，勢不可擋，笑面無常程宗明手指翻飛，輕而易舉化解了來勢。

無法無天魯大相長驅直進衝入戰場中，砰砰兩下，四大金剛倒了一雙，形勢愈來愈險惡，其餘兩名金剛也是危在旦夕。

「拿命來！」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幾乎氣瘋了，不要命的往場中撲去。

「待我成全你！」無法無天魯大相身形在半空中連續翻滾，迎住銀槍小霸王，「砰！」的一聲暴響，二人同時落地。

「不要傷人！」笑面無常程宗明突然揚聲道。

「嘿嘿，眞不痛快！」無法無天魯大相應了一聲，收手後退，站在笑面無常身旁。

四大金剛此時茫然站在場中，小喜子已給人救出，四名蒙面人圍住四角，像看護一件無價寶似的。

「好奸細，你騙我們！」銀槍小霸王趙正甫指着小喜子，咬牙切齒的怒罵。

「嘿！這是我們少主人，可比你這飯桶少堡主身份尊貴多了！」無法無天魯大相大聲道。

「放暗器！」銀槍小霸王趙正甫突然叫道。

「嗤嗤……」四大金剛如斯響應，全力施爲，將所有暗器往小喜子身上招呼。

「大胆！」無法無天魯大相怒吼聲中，往場中撲去。

「呀！」四名蒙面人拚命撲打，但他們不敢輕離小喜子，因此很快受傷，由於小霸王事先有計劃，在暗器中放有痲藥，所以四名蒙面人中暗器之後，雖未死去，却失去戰鬥力了！

主客易勢，攻守之間也起了很大變化，無法無天魯大相等大驚，衝到小喜子身前，格打暗器。

笑面無常程宗明臨危不亂，見了面前形勢，心念疾動，已有了計較，抓住小喜子，騰身而起，往外逃去。

笑面無常程宗明再無顧忌，全力施展，猛攻銀槍小霸王趙正甫。

「待我來！」這聲音突如其來在林中響起。

天皇堡中高手，由魔龍符青田爲首帶領着，十二太保已圍住四周，笑面無常程宗明背着小喜子，也給逼回。

「前輩，我差點誤事！」銀槍小霸王趙正甫羞愧地道。

「少堡主別難受，他們仍未得手！」魔龍符青田溫言笑道。

笑面無常程宗明僵立場中，再也笑不出。

「你們是束手就縛，還是要作垂死掙扎？」魔龍符青田笑道。

無法無天魯大相目中兇光大露，像他這類兇頑，要他束手就擒，只怕死也不肯，猛然間，皮球般的身軀彈跳起，直撲魔龍符青田。

所有的人紋風不動，尤其是天皇堡中的人，對這位長老的一身絕學充滿信心，相信這名凶人今日不易討好！

果然，無法無天魯大相强勁的鐵掌已到面前，魔龍符青田依然笑意盎然。

這的確出乎常理之外，無法無天魯大相素來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但魔龍這種笑容，令他內心發毛，招式微頓，幾乎忘了進攻！

但是，魔龍符青田並未趁隙出手，待這位宇內兇人掌力發揮盡致淋漓，才揮出右手，長袖拂動，有股柔和的輕風掃動，眞令人不可置信，無法無天魯大相全身顫動，眞氣猛然間消失殆盡。

望住這名身材矮胖的凶人，委頓在地，面目一片死灰色，實在與死人無異！

「拿下了！」魔龍符青田右手微指，天皇堡高手頓時如狠似虎將來犯衆人，全部綁得結結實實。

只留小喜子一人，站在原地，手脚無措。

吧吧吧！銀槍小霸王趙正甫怒氣沖沖，幾個巴掌打在小喜子兩頰上，頓時紅腫起來。

「小子，你到底是何方妖魔！」銀槍小霸王趙正甫怒喝，一面抽出明亮刺目的七首。

「我是朱姑娘遣差，送信到天皇堡的人！」小喜子慌慌張張回道。

「好小子，你當我們是呆子，這班兇人爲你拚命，這又作何解釋！」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咬牙切齒道。

「我……不知道！」小喜子茫然道。

「混帳王八蛋，還要胡說！」銀槍小霸王趙正甫怒極，寒森森的七首往小喜子臉上劃去。

「住手！」數丈外，一名窈窕少女高聲大叫。

「朱姑娘！」小喜子高叫。

「表妹！」小霸王也叫。

一片叫聲中，朱紅玉理也不理，一直走到小喜子面前，淚珠簌簌而下，悲聲道：「是我害了你，小喜哥！」

「沒關係！」小喜子見了姑娘，忘了疼痛，高興地笑着回答。

「表妹！你可弄錯了，這是敵人派來的奸細，你別中了奸計才好！」

「表兄，你說他是奸細，先殺了我再說！」朱紅玉怒容滿臉，顯然動了眞怒！

「我……」銀槍小霸王趙正甫雖然胆大如虎，對這位姑娘却也顧忌三分，一時吶吶的回答不來。

「小喜哥，你受了傷！」朱紅玉溫言慰問，一面拿出絲巾輕輕替小喜子拂拭。

「咚！」小喜子高興得有點昏暈，往地上栽倒。

「小喜哥！」紅玉大驚，尖聲急叫。

「我……沒事！」小喜子悠悠醒轉。

許多人才鬆了口氣。

突然，四名蒙面人往外逃去。

「好大胆！」天皇堡高手雲集，豈容他們逃出，立即全給捉住了。原來痲醉藥漸漸失效，趁衆人忙亂中，蒙面人想混水摸魚，逃脫性命，到底又給捉住。

「揭下他們面罩，看看是什麼人！」魔龍符青田吩咐道，到底是老江湖，思考敏捷。

「咦，那不是劉思！」玉面虎秦川叫道。

「呀，怎會是我們堡中人！」衆高手叫起來。

「怎麼這樣，你們說！」魔龍符青田臉寒如冰，令人見了心悸。

「是劉總管吩咐！」四人齊聲道。

「呀！」天皇堡衆高手驚叫。

「怪不得，白髮閻羅杜宇能够潛伏堡中，劉敬元勾結外敵，吃裏扒外，嘿……」銀槍小霸王趙正甫怒道。

「你們怎會救這年輕人？」魔龍符青田又問。

「因爲劉總管說，朱紅玉姑娘外出，已派人埋伏，然後我們再想法引出堡中高手出堡殲殺！」劉思道。

「派的可是天地雙魔！」朱紅玉問。

「不是，是川中三怪。」劉思道。

「我的天，原來是這樣。」朱紅玉吐了口氣，才明白陰錯陽差，天地雙魔交戰，派小喜子送信，劉思以爲是川中三怪派來的，所以才全力施救，誰知是弄錯了。

銀槍小霸王趙正甫又何嘗不慚愧，他接到一份無名信件說明日內有奸細到，送信的人就是，因此才對小喜子一再施刑。

「快回堡去！」魔龍符青田急叫，身形旋開，有如脫弦之箭迅速消失在林中。

趕回天皇堡，人影閃動，呼叫喝罵之聲此起彼落，顯然正在大戰。

「堡主，如今大勢已去，你還是下令讓出天皇堡，免得再受死傷？」總管劉敬元此時正在趾高氣揚，逼堡主讓位。

再看天皇堡主厲鐵山，臉色灰暗，似乎受了什麼邪門奇功所傷，岌岌可危。

「待我來領教劉總管的絕學。」魔龍符青田越衆而出，向强盜挑戰。

「好！你這條孽龍，今日要變回蛇仔，再也不能興風作浪了！」人隨聲現，一名四尺來高的矮老人出現眼前。

「不老神仙！」魔龍符青田驚叫。

「哈，五十年後，仍有人記得我，好，看看你有多大氣候！」不老神仙笑道。

魔龍符青田暗中焦急，不老神仙一身邪功，五十年前將整個武林鬧得天翻地覆，今日又重現江湖，天皇堡只怕要遭殃。

這時候，明知是死，魔龍符青田也只有硬挺，堡中高手經已非死即傷，他是義不容辭，作死命一戰。

「出招吧，免得人說我們以大壓小。」不老神仙仰天笑道。

「遵命！」魔龍符青田鎮定心神，暗中已將全身眞氣運足，三陽神仙功已凝集雙掌，緩緩推出，一股柔和的微風輕輕拂過空間，往不老神仙吹去。

「好極了。」不老神仙右臂轉半個小圈子，倏然發出，一股寒冰之氣，白茫茫的揮出，有如實質。

魔龍符青田大驚，騰身急縱，全身一陣震顫，三陽眞氣猛然間消失殆盡，看來幾十年來苦練的內家神功毀於一旦！

「哈哈，不老神仙，你老已是天下無敵高手，九陰玄冰神功，無人能擋！」總管劉敬元高聲道。

「把他們綁了！」不老神仙吩咐道。

「慢來！」一名清瘦老尼突然出現。

「咦！」銀槍小霸王趙正甫認出，三番四次救小喜子的就是這名老尼，當時蒙住臉，所以未認出。

「師父！」朱紅玉喜叫。

老尼不理會這些，只對不老神仙道：「施主，你已是百歲高人，世上名利又何足取，還是享淸福吧！」

不老神仙臉上陰晴不定，他見老尼那枝拂塵此時通體晶明，隱然紅光滾動，顯然是佛門中般若神仙練成的現象，九陰玄冰神功決非敵手！

二人僵持了好半天，整個場中的人全部屏氣凝神，不敢出聲。

「好吧，我們走吧！」不老神仙最後無奈，只好嘆了口氣，緩緩走出堡去。

「好走！」了因神尼躬身恭送。

總管劉敬元失去依靠，不由大驚，正想逃走，堡中高手如何肯放。

一場天大風波就此平息。

「這是醫治九陰玄冰神功傷勢的藥丸，服一顆就够。」了因老尼說時，將一小磁瓶放下，立即緩步走出堡去。

「師父！」朱紅玉大叫追去。

「神尼留步！」堡中人高聲呼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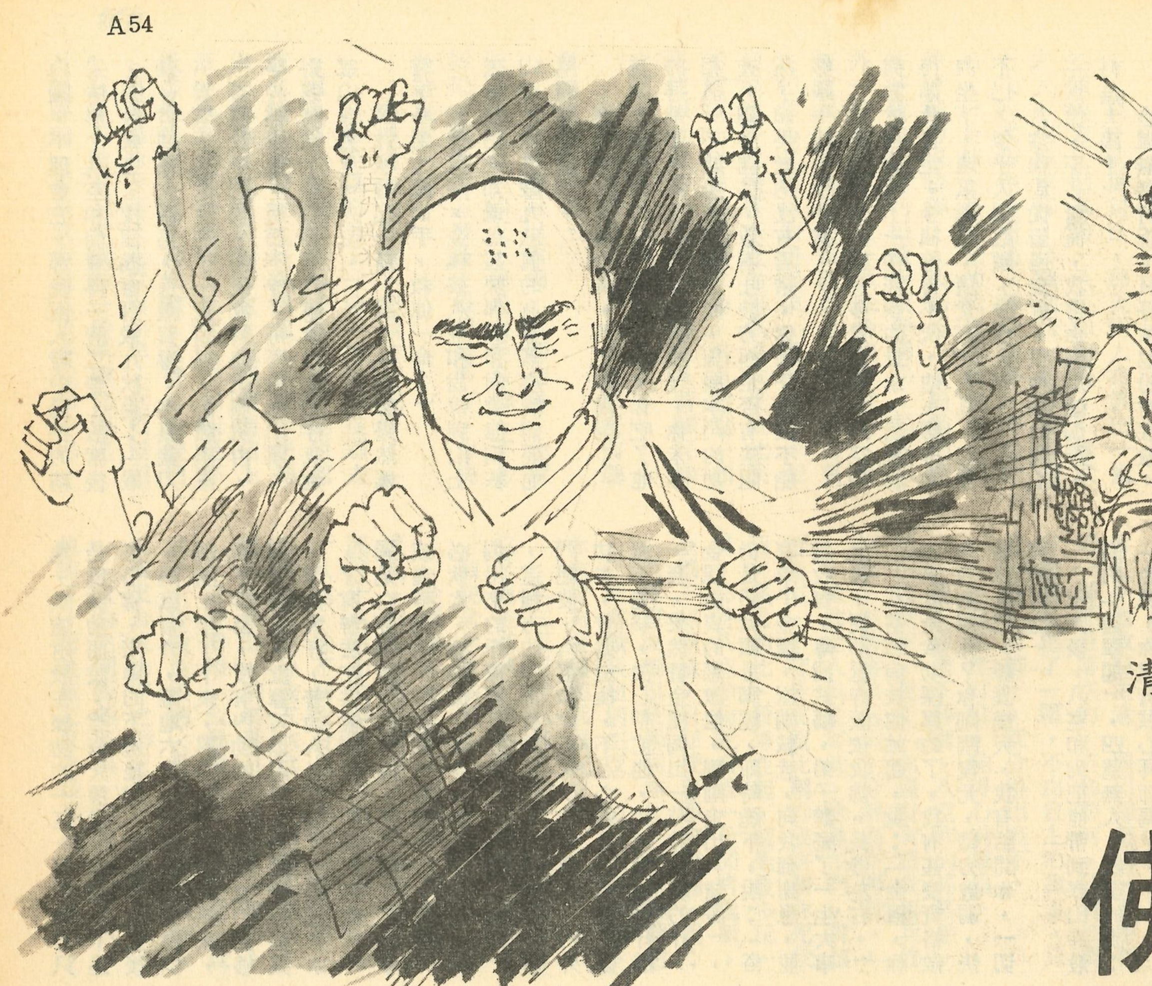
「大家好自爲之。」神尼去勢神速，轉眼消失踪影。

天皇堡所有的人望住了因神尼消失的背影，思潮起伏，怔怔說不出話來。

只有朱紅玉滿臉淚痕，無限悽楚，叫人見了心痛！

「姑娘，別難過，如今什麼都好了。」小喜子高興道。

朱紅玉溫柔地點了點頭，伸手拉住小喜子，緩緩往堡中走去！（全文完）



清宮劍影秘聞錄

佛門殺手

麥中青·文　可飛·圖

吃了拜佛手　焗出血汗來

一個武林怪傑，跌進圈套，走火入魔，變成佛門殺手，單刀赴會，刺殺皇爺，用血寫了許多頁輝煌戰績，從中原殺到日本北海道！

蘇州是古代漁米之鄉，文物昌繁，園林極衆，至今仍有「留園」以及「東園」遺留下來，園中有假山，用剔透玲瓏的太湖石砌成，佔地越廣，花木越茂，假山越是威武。清代中葉，有一個大官歸隱，在蘇州河築園養靜，他叫做嚴九秋，那座園林就叫做「九秋園」，園內所築的石山高達百尺，全座由巨大的太湖石當中挑選石骨疊成，曲徑可登，蔚爲奇觀。

嚴九秋做過提督，敬重江湖人物，即使他告老歸田，安享清福，仍然沒有人潛入園中刦取財物，事實上他的武功不弱，年近八旬，仍是餘勇可賈，巨宅之內，另有高手座鎭，故此他夜間高枕酣睡。

他在七十八歲賀壽的幾天，達官貴人以及江湖上的豪俠，紛紛登門道賀，索性在九秋園擺了流水席宴客，嘉賓蒞臨，湊足八人，便即開席，如果那位貴賓來頭很大，只是一個，仍然開席，嚴家另派三四人伴飲，伴飲之人還有文武之分，不會弄錯。

那天嘉賓雲集，門外有人大聲叫喊：「朱翁駕到！」

靠近內堂的清客，有一個人交遊極廣，叫做「萬仁知」，他在遠處一望，眉心一皺，先行飭僕欵待，另設一席，然後向嚴九秋密告，說：「旬日之前，有三個黑衣人潛入九秋園的藏寶閣，企圖盜取獨一無二的柴窰雨過天青古瓶，被金楓擊退，名震江南的盜帥朱仙劍，今日親自登門賀壽，必然另有所圖，故此我擅作主張，由他一人獨佔一席，可否派出幾名高手伴飲呢？」

嚴九秋笑了笑，說：「做得好，叫三名高手奉陪，不要少了金楓。」

就在此時，外邊有人傳呼：「八空大師駕到！」

嚴九秋心上一動，對萬仁知說：「不妨讓大師坐在那一張枱子，一僧四俗，不愁寂寞！」

八空和尚一直是座鎭蘇州城外寒山寺，武功卓越，沒有洗手皈依我佛之前，是個江湖大盜，以盜禦盜，由他跟江南盜帥朱仙劍同席，安排得十分恰當，至於八空和尚，一向飲酒食肉，無拘無束，他也樂得坐在盜帥跟金楓的身邊。

好一個金楓，臉如冠月，唇若塗朱，端的是個英俊小生模樣，只是以貌取人，不容易看得出他的武功深厚，他投靠嚴九秋不到一個寒暑，便即重用，當然不是徒擁虛名。

金楓，八空和尚以及盜帥朱仙劍，有緣同坐進食，豪飲健談，看來十分愉快，後來嚴九秋輪流到嘉賓席對飲，這一桌的人也是有說有笑，不拘形跡。

嚴翁離去，盜帥朱仙劍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緩緩的說道：「萬仁知，你是嚴府的管家，無所不知，我想問你一句，聽說嚴府來了一名高手座鎭，鼠輩聞風喪胆，此人究竟是誰？兄台可否介紹我跟他相見？」

他不知道嚴府賀壽宴客的規矩，以文人欵待讀書人，以武林高手迎迓江湖人物，故有此問。

萬仁知早就覺得金楓入了嚴家，如此快速的受到嚴九秋的器重，賞賜有加，等於貶低了他三分，盜帥朱仙劍既有此問，他索性搭橋嫁禍，向金楓望了一眼，說：「朱翁，讓我介紹兩位高手認識。」

介紹了三言兩語之後，萬仁知加醬添油的說了一句：「旬日之前，有幾個黑衣人潛入藏寶閣，就是這位總鏢頭金楓兄打發他們走的，金楓兄只有二十三歲，英雄出少年，端的令人佩服！」

盜帥朱仙劍無動於中，只是循例誇獎幾句，萬仁知看見這幾句挑撥的話，對方沒有受落，再說一句：「料想那幾個黑衣人並非盜帥門人，希望盜帥不要見怪！」

朱仙劍仍是那麼冷靜，笑了笑，說：「那三個黑衣人正是我的鼠輩，習藝未精，便即獻醜，令我感到面目無光，不過，總鏢頭金楓兄沒有傷害他們，只是點了穴，使他們知難而退，確是心存道義難得之至！我今日登門賀壽，亦係想向嚴翁謝罪，此種小事，不必記在心上。」

言下略有刀兵之兆，金楓趕快拱手爲禮，說：「朱翁，不打不相識，讓晚輩敬你一杯！至於剛才萬仁知管家所述，把我稱做總鏢頭，恐怕弄錯了，我必須解釋幾句，嚴府雖大，並非鏢局，既然沒有保鏢，當然沒有總鏢頭，兄弟只是聽說上有天

堂下有蘇杭這句話，慕名而來，暫在嚴府歇脚，連守衞也談不上怎能說是保鏢？」

八空和尚認爲說得暢快，哈哈大笑。

稍停，八空和尚忽然開口：「朱翁，久聞你的攝鐵功登峯造極，任何一件古董，放在眼前，你可以徒手拈來，如磁吸鐵，難得今晚盛會相逢，不知何日有緣再晤，可否露一兩手，使我們大開眼界？」

朱仙劍再三謙拒，後來，覺得盛情難却，懶洋洋的說：「各位想我獻醜，爲了抛磚引玉，我只好演些拙技了，就拿那個窄口長頸濶肚一尺高的醉紅瓶作爲試驗品吧！」

說完，他伸出右臂來，伸到盡仍要把五指左右攫奪，去勢如龍，有了氣勁，才把掌心對準牆邊的高脚几那邊抽吸，憑着掌心伸縮之勢，居然把高脚几上面放置的一個醉紅瓶吸到離位，逐漸靠近他，他順勢站起來，似乎接收，忽又改變主意，掌風一掃，那個古瓶突然如箭離弦似的飛向金楓那邊，向金楓的一眼抛擲過去。

各人還沒有看清楚金楓受擊，金楓已經伸出右手三指，把它夾住，挺輕鬆的放下來，咀上還輕描淡寫的說：「朱翁，你的攝鐵功恐怕整個中原豪傑沒有人摹仿得到，晚輩甘拜下風。」

八空和尚說：「金楓兄，你太過自謙了，我們還沒有看清楚向你飛射過去的瓶子是甚麼形狀，你已經伸手把瓶頸夾住，快如閃電，的確是一流頂尖的高手！」

朱仙劍忽然很鄭重的說道：「我一向只是知道點穴這種功夫，能够令人昏迷，狂笑，或者倒地喪生，從來沒有聽見過有人能够令到一個夜行人點穴之後就失去武功，一擧一動，極爲緩慢，一個時辰，忽又復元，你可否表演這一套功夫給我看看呢？」

金楓略爲躊躇。

八空和尚說：「我這個和尚一向是不打誑語的，如果金楓兄不肯透露一手，恐怕盜帥不信那晚空手而歸的那幾個門人，認爲他們會扯謊，你還是演一兩式出來看看吧。」

金楓向身邊的萬仁知望了一眼，說：「好的，那就借重管家萬叔叔的一隻手作爲獻醜的試驗品吧。」

說完，他疾忙在萬仁知的背後靠近右邊蝴蝶肌之處，抓了一把，萬仁知陡覺心上一震，那一隻右手竟然沒法活動自如。

他不由自主的驚呼了一聲。

八空和尚說：「你試用右手去握酒壺斟酒，看看它是否變成慢爪蟹，便知金楓是否眞有本領。」

萬仁知無可奈何的伸出手來，果然不出所料，他的右臂雖然可以活動，但却慢吞吞，至於左手，毫無異狀，驚奇不已。

金楓笑了笑，說：「八空大師，你替他解除痛苦吧，免得他太過驚慌，酒量大減。」

「好！」八空僧伸手往萬仁知的背後使勁一拍，萬仁知立刻恢復原狀。

盜帥朱仙劍離座說：「佩服佩服！」

他拱手爲禮，一股剛强無比的內勁推向對方胸膛，金楓發覺這一招乃是針對他的，連忙拱手敬謝，已經吃了一記，覺得心悶，他以爲區區的拱一拱手，不會傷及

內臟，不理會它，那晚兩人暗中過招的精采情形，八空和尚看得一清二楚，散席後，久久未去，找個機會對嚴九秋說：「嚴翁，盜師單人匹馬，迗禮賀壽，笑裏藏刀，看來金楓世侄吃了一記悶棍，心脈紊亂，必須及早醫理，如果我對他說個明白，等於輕視他，反而不妙，可否由你出頭，對他說知，有很要緊的事情由他陪伴我到寒山寺去？」

嚴九秋暗吃一驚，說：「盜帥果然厲害，多謝大師出手，救他一命！」

凌晨二時，金楓被八空和尚帶到山上去，他仍不知道為甚麼那個和尚帶他到寒山寺，以為嚴九秋眞的有要緊事情需要他尾隨和尚登山。

進入寺門，落坐後，八空和尚說：「盜帥朱仙劍眞的非同小可，看來你吃了他的拜佛手，傷了心脈，急需護理，你未必相信，不妨坐在蒲團上面，施展本門的功夫，細心調息，看看吐納方面是否有些阻滯？如果老衲沒有看錯，你的呼吸決不能夠跟平時一摸一樣。」

世界上沒有人願意多管閒事，八空和尚當然是看到了一些竅妙的景象，然後說得如此肯定，金楓怎會不依，他在禪房之內坐下，運氣調息，隨覺方才大亂，心悸不已，似乎大禍臨頭，臉色大變。

八空和尚從牆邊走近，很冷靜的說：「世侄，不必驚慌，我帶你到烘爐焗汗，料無大碍！」

金楓無話可說，只好依他吩咐去做。

寒山寺雖然細小，卻非荒凉，大殿之外，另有禪房，偏殿，秘室以及練功的場地，烘爐附設在練功的一區，那個地方只是為練功而設，整個大房就是烘爐，下邊係階磚，階磚的下邊是爐，加炭生火之後，熱氣冒升，離地六尺的橫架上面有幾個蒲團，坐了下來，忍受逐寸升騰的熱氣，殊不容易，沒有內勁的人，片刻也不能夠忍受得來，就算可以忍受，仍然覺得很累，渾身大汗，普通人必須喝了三湯碗的水，才有辦法在烘爐焗汗，所焗出來的汗不過是白豆那麼大的汗珠，要是吃了紅沙掌或者拜佛手，打算焗出有毒的汗，那就不必飲水，能夠焗出多少汗就焗多少汗，所焗出來的汗珠還是紅色的，叫做「血汗」，這種方法解毒最為見效，乃是少林寺獨門絕技，八空和尚正式少林的傳人，內外功夫，登峯造極，不忍心看見金楓受了傷還不覺察，決心帮忙他，使用烘爐焗汗這一套，果然替金楓焗出一點點鮮紅的汗，金楓由衷的感激他，剛剛走出「爐房」，仍是感到頭重脚輕，即時跪下，說：「俗家弟子金楓，極端誠意，向我師謝恩，並懇收容，傳授武藝，弟子辦完了一生大事之後，便即返寺皈依我佛，長侍左右。」

八空和尚扶他站起，說：「金楓，你本來就是武功深厚的了，我有甚麼資格做你的師傅呢？你剛剛復元，體力虛弱，快些休息吧，靜養幾天，我有話問你，一切到時再說。」

三天後，八空和尚把他帶到寒山寺最高的「迎翠閣」，四望無人，緩緩的說：「金楓，你還有誠心拜師嗎？」

「當然有此心願，弟子捱了一招拜佛手，心脈受傷，本人並不覺察，師傅不用把脈診斷，便即知情，可見師傅的武功高出弟子百倍，弟子渴望探本窮源，追尋武林中的至高境界，反璞歸眞，故此誠心誠意拜師。」

八空和尚哈哈大笑，說：「金楓，我仍未答應收你為徒，你不要口口聲聲稱我做師傅，免得我聽了肉麻，我有幾句話問你，盼望你照實回答。」

「弟子必然照實回答，衷心直說，並無虛言。」金楓說完，雙脚跪下。

「好，老衲開始問你了，你走出爐房之後，曾經說了一句，自稱有要緊的事情要做，還了心願，然後皈依我佛，是否有殺父之仇，渴望昭雪？」

「不，弟子的心願極為簡單，但却很難辦妥，一句話說，我只是想知道此身究竟係日本人抑或中國人。」

「那就奇了，就算你是孤兒，當年托孤之人是誰？亦可查問，你既然蓄疑於心，形格相貌，又跟正宗的中原人士有異，看來，你多半是混血兒了，任由你做中國人或者做東洋人，於人無涉，何苦心中耿耿？」

金楓仍是跪下，但却熱淚奪眶，說：「師傅有所不知了，弟子一向在日本的大阪生長，目擊中國人慘受凌辱，如果我是中國人，必然練到一身是勁，把日本的武士殺個片甲不留，反之，我是日本人，那就無話可說。」

「依老衲的看法，金楓，你必是混血兒了，如果你是混血兒，有何打算？」

「不，同是混血兒，仍有分別，如果我的母親是日本人，父親是中國人，那就是中國人，反之，父親是日本人，媽媽是中國人，即使我是混血兒，仍要歸順日本人，換言之，我是練武之人，以父系為主，父親是甚麼人，我就是甚麼人。」

八空和尚想了想，說：「金楓，我有點明白你的苦衷了，當年你大概只係三歲孩兒，便即托孤於日本某一個禪院或神道的廟宇，照你推測，那個人可能贈金捐欵，作為撫養你的費用，除非他是中國人而又被東洋武士追殺，才會這樣做，假如他是日本人，必有親友，何必托孤於方外之士？照這樣看，你不單是想獲悉本身是否中國人，還想報殺父之仇。」

「是的，弟子的衷心確是如此，萬望師傅恕罪，剛才你說我係孤兒身份，托孤於方外之士，恍如目睹，不知道師傅從何處看得出來？」

「因為你擧步安詳，出手快如閃電，只是從小習靜的人然後有此種表現，閒話休提，我們要談論正事了，你想拜我為師，又說我的武功一定比你好只是忖測之辭，不過我學的是少林功夫，你學的是東洋功夫，兩種功夫不同，不妨互相印證，旬日後，我們正式比劃，或者應該拜師的人是老衲，在這十日之內，你可以放心靜養，日日劏鷄殺鴨養肥了些，然後過招。」

很少和尚講得如此洒脫，金楓愕然。

八空和尚補說一句：「中國的佛學有十大派，三十六宗，我修的是禪宗，了無掛累，不單是劏鷄殺鴨，殺人也可以，絕對不是整天枯坐參禪那一類人。」

金楓說：「弟子正是想做飲酒食狗肉那種和尚。」

八空和尚縱聲大笑，豪氣凌霄。

苦練武功變成佛門殺手

很快就是旬日，那天兩人在後山一處空曠地方比劃武功，八空和尚說：「練武之人，先練拳脚，再練武器，能够做得到十八般武器件件精通，那就最好，不然的話，只是揀一長一短的武器苦練也好，跟着練輕功或暗器，大致如此，至於獨門絕技好像朱仙劍的攝鐵手或拜佛手，那是另外一些武功了，這一類武功只是好看，全無實效，因為他要凝神摒息把全身氣力貫注在掌心才可以做得出來，搏鬥之際，怎能够容許他慢條斯理的運氣出掌？故此我不贊成一生練習這種武功，坦白點說，如果他跟我過招，必然毀在我的八臂哪咤拳之下。」

金楓頗為詫異，說：「我從來沒有聽見過八臂哪咤拳。」

「你就快可以看到，剛剛交手，你就覺得我只是一個人，都是七手八脚，不易招架，我說了這麼多，很想動手了，你快些搶攻！」

金楓說：「那麼，恕頑徒冒犯了！」只是輕輕的說了一句，他就飛撲過去，因為他不知道對方的虛實，脚下運用忽前忽後的伸縮步，行踪飄忽，那雙手快得像一陣風，且又即發即收，照理他穩佔上風，怎料事實上適得其反，八空和尚絕不理會他採取甚麼拳脚出擊，自管自的發招，因為他的手臂只是打出一半，立刻變招，上臂不動，下半截的一雙手變化極速，逼到跟前，看來就像是八隻手幌動不已，金楓實在不知道如何應付，稍為怠慢，就被對方「封踭」，兩隻手的手踭好像套在一把鎖裏面，沒法動彈，當然是輸定了，百忙中他改變主意，踢出掃把脚，殊不料每一脚都是落空的，不知如何，腿彎被對方的脚尖壓了一壓，不由自主的跪下，只是一個「釘脚」，就分得出高下。

金楓雖然打輸，輸得心悅誠服。

他正想跪下拜師，八空和尚搖搖手，制止他跪下，說：「你還沒有跟我用兵器出擊，不妨落場玩玩，分個高下再說。」

練武之人俱是如此，除非不鬥，眞個打起來，不管是友誼比劃抑或拚個你死我活，俱是如此，殺得性起，總是最多玩一局，那時八空和尚就有這一份閒情逸緻，金楓不想逆意，只好硬着頭皮交鋒，說：「東洋刀或劍俱是鋒利無比，我不喜歡它，只是喜歡玩短柄三叉，日本人叫做西，你有沒有這種短兵器呢？」

「三叉是十八般武器之一，怎會少了它？你走進練武場內挑選合用的三叉好了，順便請你拿兩把木刀給我。」

金楓奉命走進練武廳那邊，剛剛走了進去，朝着兵器架看看，不覺驚奇起來，照計十八般的武器包括刀槍劍戟等，只是十八欵，殊不料它分做十八欵武器之外，又再由每欵分做五六欵，一眼看去竟有二百多件武器，琳瑯滿目，看花了一雙眼。

定眼看時，金楓還看得出三叉這一欵武器，分做長短柄，長長的叉齒或短齒，三個叉合成山字之形，每一個叉的大小不一，叉齒之間距離各異，竟有九種欵式，他揀了一對鈍齒三叉之後再揀兩把木刀，回到原處，說：「師傅，你的兵器架有二三百種兵器，任何一間武館或鏢局都比不上你，難道你有這種嗜好收藏武器嗎？」

八空和尚說：「這句話等候我們交鋒之後我才答覆你，木刀拿到了沒有？」

「拿到了，我發覺有兩把木刀比較油潤，看來它是經常有人拿着它玩弄的，不知道是否拿錯，敬請師傅過目。」

「只是木刀便算了，凡是用木刀出擊的人，不想傷害對方，故此各種銳利的武器雖然欵式很多，木刀却是相差不遠，我們立刻過招吧，你切勿留手！」

講完，八空和尚接過木刀，神閒氣定的等候斷殺。

金楓大喝一聲人到叉到，雖是鈍齒的三叉，由於這種兵器貼身出擊，十分威猛，一刀一劍比它長了兩三倍，萬一被叉齒食住一扭，就會脫手飛開，別看三叉細小，却是尅制刀劍之物，金楓曾經用兩柄三叉殺退四個用日本刀出擊的武士，他實在不相信八空和尚何以認為木刀必操勝劵。

他眞的傾全力出擊，怎料對方身形一閃，移步換形，兩把木刀上下翻飛，很快就繞住他的身體，越纏越緊，好像由兩把刀變成八把刀，佔盡上風，他想用三叉套住對方刀鋒總是有心無力，八空和尚始終逗着他玩，不過十多個回合他就覺得很累，無法支持下去，索性棄了三叉跪下來。

八空和尚不再把他扶起，收了木刀，很鄭重的說：「好的，金楓，我就收你為徒吧，不過，為師的必須你當天起一個誓，今後任由做師傅的支配，叫你殺誰就殺誰，變成佛門殺手，不准抗命，違命者死，死無怨言！」

金楓毫不考慮的當天起了一個毒誓，如果棄師背約，死於萬箭之下，死了還要打落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

八空和尚扶他站起，說：「今後我把你稱做賢徒了，何以你毫不考慮就答應我做佛門殺手呢？」

金楓很冷靜的回答：「師傅為人光明正大，叫我追殺的人，必是該死的人，故此我絕不考慮。」

「好，你說得對，我要跟你痛痛快快的乾杯，細說根由。」八空和尚很是興奮，嘴上說着，下邊已經移動脚步。

他把金楓帶入秘室，有酒有肉，邊吃邊談，說：「你驟然聽到佛門殺手這句話，可能認為我信口開河，我不妨對你說知，我們這一批殺手是眞眞正正歸入佛門的，還有密令追殺，然後動手，投下命令的人就是當今少林寺的主持廣慈大師。」

「他為甚麼下令追殺一個人呢？這個人是否淫僧？」

「我們只是奉命而行，從不反問一句。十年之內，我們這一批殺手已經殺了五個皇爺，七個採花大盜，背叛師門的和尚，只是殺了三個。」

原來八空和尚係朝廷的特務，表面上係和尚，誦經禮佛，實在是最厲害的刀客，無怪他們樂於飲酒食肉玩女人了，金楓一心一意想探本窮源，查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國籍，殺人與否？毫不在乎，故此他懂得八空和尚的底蘊，更加高興。

在他的想像中，殺手已經厲害，佛門殺手，更加是頂兒尖兒的人物，他很想自

己的武功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留在寒山寺內，一心一意的練武，嚴九秋那邊只是他暫時投靠，由八空和尚找個藉口向嚴老頭子解釋幾句，那就算了，根本上他沒有任何牽掛，所學的武功又是正宗少林秘傳絕技，日進千里，他本人也覺察得到。

除此之外，他還隱約感覺到八空和尚不久就派他出擊，那種生活充滿了殺機。

金楓留在寒山寺，過了一個寒暑，進入夏季。

有一天，八空和尚召見，說：「你的功夫已經不錯了，今天我想你試試飛燕穿簾這一招，你有沒有把握凌空飛躍穿過七個籐圈？」

「我可以試一試。」

很快他就被八空和尚帶到後山更遠的草坪，早有七個的籐圈豎起來，每個籐圈跟另外一個籐圈相隔有三尺，七個籐圈就是隔開二十一尺了，穿過了七個籐圈還要向草人襲擊，然後雙腳落地，更不容易。

金楓說：「我立刻飛躍出擊了，我想知道這種功夫有甚麼用。」

「總有一天你用得着的，練過飛燕穿簾這一招，可以從火窟飛出來，又可以在海上飛躍到隣舟，殺了人，再飛射回來，如果你把這一招跟二龍爭珠的一招配合，更有份量。」

金楓聽了，微有所悟，說：「師傅早已講過，如果半招可以殺人，勝過用盡一招！」

「你眞是聰明，立刻試試你的輕功吧！」八空和尚冷然說。

金楓站定脚步，大喝一聲，凌空飛躍，果然穿過七個的籐圈，不過，他的身子已經飛了出去，右邊兩隻手指，向草人搶攻，施展二龍爭珠的毒招挖眼，突然發覺站在前面的草人，踪影全無，變成八空和尚，這一驚非同小可，手已伸了出去，無法收回，逼於使勁凌空飛躍，整個人從八空和尚頭上飛過去。

他太過吃力，落地的時候沒法站穩，在地上打滾，滾了幾滾才可以停下來。

八空和尚走近，笑了笑，說：「從今天開始，你可以跳過八個籐圈了，記得這一點，碰上了生死關頭，本身的潛力發揮殆盡，就有超越一切的力量。」

金楓趕快站起來，叩頭稱謝。

八空和尚眉心一皺，說：「你就快出擊了，我給你第一個殺人的任務是個千嬌百媚的皇妃。你必須把叩頭稱謝這種品德忘得乾乾淨淨，身爲殺手，永不低頭。」

過了一會，兩人回到密室暢飲，八空和尚說：「金楓，你每次奉命行事，只要達成任務，不必理會殺人的理由，今次雖屬你出道第一宗的壯擧，並無例外，我只能告訴你應死的人是個皇妃，別的事情，你用不着開口，因爲我也不知道怎樣回答。我也是奉命行事的，我的任務就是把你送到北京琉璃街的一間文玩書畫店，跟店主楊白鬚見面，那間文玩店就叫做楊白鬚，到時你一切聽從他的支配。」

金楓說：「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楊白鬚，怎知道我接觸的人是楊白鬚本人呢？」

「問得好！世界上有許多事情離奇古怪，說不定你所接觸的人，徒然掛着白鬚，並非店主，我教你一個十分古怪的方法，包管你能够分辨眞僞。

「此行你是世家公子打扮，亦可以說是書生模樣，入店看貨議價，不管他拿出多麼珍貴的古董給你鑑賞，你總是搖頭，對他說知，想看一個會轉彎的瓶子，他自然會意，隨手抓起一個長頸的瓶，向左邊或右邊一拋，憑着卓越的內勁，那個瓶子能够在空中飛行，繞了一個圈，回到他的手上，它可以在擺設許多件古董的地方兜了一個圈，沒有碰撞到任何一件器物，那就更加困難，普天之下，只有楊白鬚一個人可以做得到，那就證明他的確是楊白鬚了。此外，你還可以講一句暗語，對他說知，此行並非購物而來，爲了收賬而來，一定要收九千九百九十兩金子，多一兩不收，少一兩不收，那就證明你的身份了，他聽了，應該哈哈大笑，說：『我給你一萬零一兩金子吧。』那句話反映出他正是你千里求見的人，明白嗎？」

金楓很高興，說：「我必然緊記在心，一切不會出錯。」

扮成宮女潛入碧蘿宮

從蘇州前往北京，最簡便的方法就是乘舟到蚌埠登陸，轉乘馬車到燕湖，再往北走便是目的地。琉璃街滿眼俱是書畫文玩店，金楓找着楊白鬚，把事前安排下來的說話照樣交談，又看過楊白鬚瓶子繞屋飛的絕技，知道沒有找錯人，滿心歡喜。

使他驚喜的是楊白鬚這個店翁，鬚髮皆白，瘦如竹竿，看來只是文人，露了飛瓶這一手武功，認眞出色，他佩服不已。

楊白鬚迎他在地下的雅室落坐，敬他一杯，緩緩的說：「八空和尚派人通知我，他將派一名佛門殺手叫做金楓，到來聽從我的差遣，料想你是金楓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我正是金楓。」

「八空和尚對你說了一些甚麼？」

「他甚麼話都沒有說，只是對我說知，此行的任務就是殺掉一個千嬌百媚的皇妃，她是誰呢？爲甚麼要殺她呢？如何下手呢？八空和尚完全沒有提及。」

楊白鬚說：「爲甚麼要殺她呢？連我也不知情，當然是無法向你解釋了，至於皇妃的名字，却可以對你說知，艷譽滿京都的一個美人兒白芙蓉就是她，怎樣下手？由你決定好了，首先要想辦法混入禁苑，站在她的身邊。」

「有辦法嗎？」

「我是策劃的人，當然有極巧妙而又極安全的辦法，混入她居住的禁苑碧蘿宮，照探子的情報，白芙蓉每隔一個月，揀了吉辰，必到京都郊外的萬安寺進香，隨行侍女有八人之多，那天你預先換了宮裝，扮成侍女，藏身寺內，聽到人聲嘈雜，看清楚是皇妃進香，有一個侍女走近簽筒，你就走出來，替代了她，她叫做銀月，你把簽筒拿到皇妃身邊獻上，此後你一直就是銀月了，入宮之後，你就有機會殺她了。」

「我是否要剛剛入宮就下毒手呢？抑或跟她同睡的時刻才下手呢？」

楊白鬚心上一震，說：「金楓，你似乎有些誤會了，她並非蓄意找個俊男入宮參歡喜禪，銀月是我預先放下的一個棋子，如果你能够早些下手，那就盡快下手吧，拖下去可能多生枝節。」

「好，我只是看她一眼，便即下手，倘若我下了毒手，要不要回到這個地方向你報告呢？」

「你眞傻，已經完成任務，幹甚麼還要向我報告？她是敬康親王的寵妃，突然喪命，親王一定替她擧殯，我住在京都，怎會茫無所知？事成之後，你自行取道回去寒山寺好了。」

楊白鬚說到這裏，想了想，續說下去。「舟車往返，當然要花費許多銀両，我給你五十両金子，作爲你歸程的旅費，大概够用了，現時距離皇妃進香的日子還有三幾天，你有些金子，不妨盡情揮霍，用剩的金子，任由你在郊外揀個地方埋藏，無人知曉，逃亡的一天才把它掘起來，照我看，你大概沒有扮女人的本領，目前你最好住在本店的地下室，每天找個時間學習這一套，由我安排你向京腔的紅伶學習，盡量速成，你隨意說個名字，誑稱你想做京劇花旦，拜師費由我交付，言盡於此了，切記切記，殺人之後不要走近琉璃街，更不要白晝衝入店內，把我拖累。」

金楓不斷的點頭。

他雖是武功一流，有資格做佛門殺手，年少英俊，並未發福，身型頗爲苗條，穿了宮裝，看來有點韻味，可以冒充宮女，他爲勢所逼，只好一切依照楊白鬚的計劃去做。

到了皇妃白芙蓉到萬安寺進香的一天，金楓預先作出宮女打扮，潛伏寺內，等候良機。

萬安寺十分宏麗，單是正殿已經可容二三百人，另有兩個偏殿以及內殿，分別供奉天神，滿漢兩族的神佛俱有供奉，內殿祇是皇室裏面的人可以走出走進，故此皇妃進香，不必肅靜廻避。金楓憑着宮裝掩護，看準時機，潛入內殿，還在簽筒附近徘徊，等候皇妃駕臨。靠近中午，白芙蓉果然蒞臨，帶了八名宮女，其中有一個宮女搶先走向放置簽筒的牆邊，沒有伸手拿起簽筒，先行跪下禀告，叩謝神恩，反反覆覆的說出她是銀月，偶然向較遠的牆邊瞧望，似是尋人，金楓認爲機不可失，趕快跪在她身邊，低聲說：「銀月，左邊的牆角有一條小路可以走向後院，有緣再見！」

只是輕輕的一句，銀月即時會意，抽身而起，閃閃縮縮的走開。

當時在萬安寺進香的滿族仕女，沾了點皇族盛名，多數喜歡在內殿進香，宮女打扮的人更多，故此金楓入替銀月，十分順利，他相當乖巧，拿了簽筒，並非直接把它交到皇妃的手上，透過另一宮女之手，才送到皇妃那邊，白芙蓉一心一意進香，沒有向他望過一眼，故此他能够瞞得過她。

他只是看到皇妃的背影，並不滿足，他執意在他出擊之前要看看這一個絕色美女容貌，寧願冒險追隨入宮，怎料他在路上沒有機會看她一眼，入宮之後，他也沒有機會走到她的眼前三尺之遙那麼近，他只好耐心守候。

那些宮女原來是各有細小房間住宿的，並非集體住在一個大堂，對他來說，如此安排，十分有利，即使他沒有機會下手也可以多住三幾天，因此之故，他認爲無論如何不適宜立刻動手，最低限度他要留下來，研究出入的通道，下手之後才可以安然逃生。

此外，他還想更爲接近的看看她美麗到甚麼程度。

只要他沒法卸下宮裝，不容易發覺他是男子漢。

雖然這樣做太過滑稽，他却很高興。

事實上他是充滿鬥志的人，隨時可以拚命向惡劣的環境挑戰，故此，他毫不在乎。

一度春風之後殺手出現

那晚金楓單獨留在細房之內，他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冒險撲窗而入，把皇妃白芙蓉刺死，忽然聽到敲門聲，開門延入，原來是一個十分和藹的中年婦人，不覺心上一悚。

既然她看來毫無惡意，各人都叫她做「乾媽」，金楓索性擺出「銀月」的身份欵待她，問她有甚麼吩咐。

乾媽說：「皇妃想喝酒，你跟我到小花廳去。」

金楓以爲乾媽叫他把醇酒或酒器送入白芙蓉的寢宮，殊不料皇妃想找一個人伴飲，他明白了這種處境，驚喜交集，沉住氣跟隨乾媽走。

小花廳陳設幽雅，只有白芙蓉獨坐，前幾天他已經學會了晉見皇妃的禮節，趕快單膝跪下，垂手打千，作了一個揖。

「銀月，起來！我想你伴飲一杯！」白芙蓉沒看淸楚他的臉貌就很輕鬆的說。

金楓含糊的說了一句半句，坐在右側，偸空看看她。

就在這時，乾媽知趣，自行退下。

白芙蓉看看酒壺。

金楓趕快斟酒，酒杯很細，滿滿的斟了一杯酒給她，另外斟一杯給自己。

如果他想下毒手不必喝酒了，一招斬頸刀已經可以把她殺掉，可是，白芙蓉的一張粉臉，星眸一開一闔，勾魂攝魄，加上一對就像是白玉雕鑿出來的小手，都有很大吸力，使他不由自主的想到另一方面去，認爲他的化裝相當高明，皇妃一時看不出來，遲些下手，不成問題，此念一起，她就把心一橫，索性把自己看做銀月。

皇妃叫他斟酒，他就斟酒。

皇妃叫他喝酒，他就喝酒。

他盡量迎合皇妃的意思，讓她說個不了，他盡量少講，希望不會露出馬脚。

他以爲皇妃逃不了，這種想法只是在他沒有喝酒之前。喝了一小杯酒，大不相同，不解何故，憐香惜玉之心油然而生，他的殺機逐漸減少，越來越加欣賞她。

喝完了第二杯，他把此行的任務忘得乾乾淨淨，甚至忘記了他的身份是宮女。

他的腦海中只有一個念頭，白芙蓉是女人，他是男人。

他從來沒有跟女人同睡，甚至沒有吻過任何一個女人的朱唇，他也沒有喝過春酒，突然置身於春情蕩漾的氣氛中，失去了把持的力量，理該如此，可惜他在事前沒有想到。

迷惘中，皇妃懶洋洋的說：「銀月，

你的酒量眞好，我不能够再喝了，甚至沒法站穩，你扶我回到寢宮吧。」

他樂於照做，只是扶她走了幾步，她就搖搖欲倒，他沒法可想，只好讓她緊靠着他。

再過一會，她就軟綿綿的倒在懷中，由他抱着走了，他嗅到吹氣如蘭的呼吸，慾火如焚，最後，把她抱入寢宮放在床上，他無可壓抑的解衣登床。

他從未試過雲雨之歡的滋味，極爲歡暢，覺得皇妃遍體芳香，柔若無骨，叫他死在石榴裙下，他也甘心。

一度春風之後，酒意漸消，他忽然記得起此行的任務，他怎會變得如此浪漫？驚奇不已。

皇妃緩緩的開口：「銀月，誰派你來侍候我的？」

他靈機一觸，說：「我並非別人派來侍候你，只是私戀着你，化名銀月，希望有一天得親香澤。」

「現時你的身份巳經暴露，你打算怎樣？」

「奴婢並無打算，任由皇妃發落。」他說的這句話最爲得體，果然不出所料，皇妃不忍殺他，柔聲說：「銀月，難得你如此多情，多留幾天，下次進香的時候才偷偷的溜走吧。」

他喜出望外。他的好夢成眞，而且繼續不斷的可以享受另外一個好夢，可能一再發生，直到他眞的下毒手爲止，那是很美妙的，過幾天他看清楚碧蘿宮的出入通道之後，他就可以依照原定計劃出擊了，決不會弄出亂子來。

他越想越興奮，由於他的心情太過喜悅，雖然疲倦，不必立刻睡覺，他並不習慣在午夜之前上床睡覺的，因此他分手之後只是坐在房間之內，半閉着眼睛，默想他跟皇妃纏綿的樂趣。

突然，他聽到敲門聲响，很可能是乾媽再度進門。

他皺了皺眉，盡量放軟了語聲問：「誰呀？」

果然不出所料，外邊很快就有回答：「我是乾媽。」

他有些不安，仍然開門讓她入內。

乾媽走進去，向他打量一眼，說：「銀月，你看來有點疲倦了，你需要休息，也需沐浴，皇妃叫我進來，帶你入浴，希望你不要拒絕她的好意。」

金楓的身份是宮女，當然要聽從皇妃的命令，勉强點頭。

乾媽帶她到浴室，說：「我先走出去，你脫光了在池中浸浴，過一會我才走進來，替你擦背。」

她走開了，金楓看見室內的左邊有一個浴池，另有一個屛風，似乎準備入浴的人在屛風背後穿衣脫衣。

他想關門，走近房門，才發覺那個地方雖有房門，却沒有門閂，也沒有鎖，很快他就把不安的情緒尅制，脫個清光，在池中浸浴。

稍停，他聽到脚步聲，抬頭一望，乾媽巳經笑臉相迎，站在眼前。

既然她巳走了進來，金楓當然是不能够把她驅逐的，沉住氣打個招呼。

他想講幾句，不知道應該說甚麼話才好。

乾媽再走近點，毫無惡意，說：「銀月，凡是跟皇妃睡過的人，我都要做擦背淋水的工作，請你接受我的好意。」

只是這一句，巳經反映出乾媽懂得他的秘密了，金楓索性假戲眞做，說：「乾媽，如果你發覺我是男人，你怎樣想？」

「對我來說，你是男人抑或是女人，毫不相干。」

她的話越來越加明顯，橫豎她巳洞悉了這個秘密，金楓索性擺出十分信任她的姿態，任由她淋水加香皂，有層有次的擦背。

突然，乾媽驚呼了一聲。

她喘息着說：「銀月，原來你是我的兒子！」

金楓猛吃一驚。他很鄭重的問：「乾媽，你憑甚麼證據認爲我是你的兒子？」

「證據就是你背上的細小肉瘤，你只有三歲的時候，跌在地上，給大頭針刺進了背脊左右兩邊最大塊的肌肉之間，就此有一個肉瘤留下來，難道你不覺察背上有一個細小的肉瘤嗎？」

金楓苦笑一下，說：「很遲我才發覺有。」

「照情形看，你必然在日本生長的了，如果我沒有看錯，你一定是在奈良或大阪長大的，你的武功可能是神道傳下來的秘傳絕招，相當高深。」

「你怎樣知道我懂得武功？」

「並非我看出來，皇妃自己看得出來，她跟你同諧魚水之歡，上下翻飛，怎會看不出你的武功精湛？她還看得出你是個殺手，是敬康皇爺派來殺她的，故此，先下手爲强，叫我把你殺掉。坦白點說，我替你擦背的時候，隨時可以下手！」

「眞的有這種事嗎？」

「是的，你抹乾了身，我有些古怪的小動作做給你看。」

金楓很快就從浴池走了出來，抹乾了身。

乾媽的臉色一沉，從她頭上的一個高髻拔出一枝金針來，向上揚一揚，說：「銀月，這枝金針的針尖浸過毒液，你看看吧！」

她把金針浸入浴池之內，很快就看見池水變成灰色，再又變成黑色。

她迅即放乾池水，免得留下痕跡。

不必她解釋，金楓也懂得剛才他的處境極端危險，假如她拔出金針刺進他的背脊，他就完了，好厲害的一招！

水面撲翼飛一刀斬下人頭

乾媽忽然很和藹的說：「我仍是把你稱做銀月吧，你在日本生長，爲甚麼要到中國來？」

金楓眼睛一亮，說：「因爲我想知道我到底是中國人抑或日本人。如果你眞是我的親生媽媽，你必然知道，究竟我的親生父親是日本人抑或中國人呢？」

乾媽想了想，眉心一皺，問：「銀月，你是否想我說眞話？」

「我當然想你說眞話。」

「好的，我照實說吧，我自己也不知道。」

「你怎會自己也不知道？」

「因爲當時我係高級的妓女，跟各式各樣的男人睡覺，一時不愼，有了孕，故此我無法確定你的親生父親是那個國籍的人。」

金楓心上一震，很痛苦的說：「但願你不是我的媽媽！」

「好孩子，你必須看清楚，如果我不是你的媽媽，你早巳死在金針之下。」

「好的，我相信你是媽媽了，你是否中國人呢？」

「我並非純種的中國人，乃是中日混血兒，甚至白芙蓉也是混血兒。」

金楓又是心上一震，怯怯的問：「白芙蓉是你的甚麼人？」

「她是我的女兒，亦可以說她是你的妹妹。」乾媽很冷靜的說。

沉默了一會，金楓忽又開口：「媽，是否普天之下，沒有一個人知道我的生父是誰？」

「不，有一個人知道，他叫做無上天尊，武功蓋世，住在日本北海道的四面風草堂，你眞的想知道此事，不妨去問一問他。」

「眞是出奇了，你還不知道的秘密，他居然知道。」

「是的，因爲他是天地教的教主，他的門人當中，有一個人自稱犯了過失，在草堂自殺，遺書寫清楚叫教主替他土葬，築墳的錢由他留下來的一件古玉賣出所得的欵項撥出來，還有盈餘，叫他送到我把你托孤的一處，作爲你的撫養費。」乾媽說。

金楓說：「我一定去找他，還有一點，你把我送給甚麼人或甚麼地方撫養？」

「有一個女人住在大阪的醬田，她是鴇母，叫做長門草，我只知道把你交給她，她把你交給誰呢？我無法獲悉。」

金楓嘆息了一聲，說道：「事情原來是如此複雜的，我眞的不知道怎樣做法才好！」

乾媽很冷靜的說：「好孩子，即使你對我毫不感恩，也要領情，因爲我沒有殺你，看在這一點點親情，希望你救救自己的妹妹。」

「我眞是胡塗，一時不愼，竟然跟她同睡。」

乾媽哈哈大笑，說：「身爲佛門殺手，還會拘論這些小節嗎？此後你把她看做妹妹好了，如果我不說個明白，你未必知情，你是敬康皇爺派來殺她的，即使你放她一馬，皇爺必然另派別的殺手找她，防不勝防，想她活下去，只有把皇爺殺掉，就算我求求你好了，請你受我一拜！」

說完，乾媽雙膝跪下。

金楓趕快把她扶起，說：「媽，我依你的話去做好了，我並非皇府的人，想殺就殺，不成問題，爲甚麼皇爺必須要殺她呢？」

「皇爺的姬妾太多了，他沒有力量安慰她們，却又担心她們暗裏找男人同睡，故此要下毒手。」

聽了這一句，金楓微有所悟，分明是白芙蓉有了把柄給他抓住才下毒手了，皇爺固然不好，她也不好。

局勢發展到這裏，他想退後也辦不到，只好硬着心腸行刺皇爺。

定了定神，他問：「媽沒有看見過皇爺，怎樣知道他是該死的一個？再往下說，皇府宮禁森嚴，我如何動手？」

乾媽說：「你不必看見過他，依我的話去做，便即把他殺掉，首先，你要潛水游泳到他在河岸灣泊的船艇前面，施展水上撲翼飛的一招，從水中飛到船上去，然後盡快的衝入最大而又是最威武的花艇，闖入笙歌繞樑最熱鬧的一處，向一個穿了金綫衣裳的中年人出擊，殺了他，立刻飛躍而出，慢了一綫，必受弓箭所傷。」

說到這裏，乾媽沉住氣說：「你雖然是一流頂尖兒的殺手，未必懂得潛泳，你有沒有學過這種本領呢？」

金楓說：「我不單是精於潛水，還懂得由水中撲翼飛上船艇的一招，大概它就是你說的水面撲翼飛。」

「事不宜遲，最好今晚動手！」

「好，你把我帶到河邊，我一定不負所托。」

「孩子，你眞好，幹了此事，你立刻回來，我們三個人從長計議如何歸隱。」

「我一定回來。」

乾媽不再說了，叫他準備出擊，她再走進銀月的房間時，帶了一套夜行人打扮的黑色衣裳，還有一把利刀。

金楓穿衫掛刀，恢復男子漢的本色，着實高興，乾媽說：「你這副模樣不能够走出碧蘿宮大門，我帶你從水渠走出去，你必須記得出入的渠口，弄錯了就無法走回來。」

原來碧蘿宮另有去水的暗渠，跟地下室聯接，黑到不見天日，夜裏沒有半點燈光，不易行走，乾媽邊走邊說，叫他把轉彎抹角之處緊記在心，走了一會，遙見外邊有些燈輝，乾媽說：「前面就是河，水渠高過河水，潮退的時候，渠內沒有水只是一片潮濕，潮漲就不同了，水渠會是水，你沒法潛泳那麼久，故此你事成之後必須立刻回來。」

說完，兩人繼續往前走，果然走出水渠，他跳進河裏，就此跟乾媽分手。

乾媽究竟是否他的親娘，他一直有所懷疑。

那時他巳經勢成騎虎，無法不偷襲敬康親王了，假如委托八空和尙的人就是敬康親王，他把皇爺殺掉，豈非糟透？如此一想，他就覺得有一股寒氣從背脊升上腦門，很不好受。

他一向胆大妄爲，不再多想，決心依計行事，不過，潛泳當中，他忽然想起白芙蓉的枕上風情，想不到她是親妹，却又感到惘然。

不管怎樣，他巳經浸在河中，且又不斷潛泳，只是間歇的升到水面吸氣，他必然沒法罷手了，咬一咬牙，決心依照乾媽的吩咐去做。

他不單是擅長潛泳，懂得水面撲翼飛一招，還有另外一招飛燕穿簾，正好用得着。

乾媽的話，一點也沒有出錯，他潛泳到河面燈光最亮的一處，探頭露出水面張望，看見幾艘花艇停泊，便即飛躍到船上去，兩三個起落，便巳經躍登上最大的花艇。

兩名侍衞拔刀，他們剛剛亮刀，他就

從他們頂上飛越，撲攻身上穿了金綫衣裳的人，不管此人是否皇爺，手起刀落，斬了人頭，跟着向艇上的厚篷衝上空中。

背後一片驚呼聲。

還有哭聲，箭聲，亂作一團。

他沒有中箭，因爲船篷很靭，箭穿不過，他却是破了篷頂飛出的，故此他沒有損害，可是，皇爺遇刺，頭也被人斬下來，霎時間，噩耗傳遍了各處街巷，他逼於落荒而走，很快就把濺血的豪華花艇拋得遠遠。

他脚不停步的走，越走越快，殘夜將盡，坐在荒山歇息，不斷的沉思，不管他是否信賴乾媽，眼前的處境變了又變，他沒法回到碧蘿宮了，至於楊白鬚那邊，他被美色所迷，不單是沒有殺她，還把皇爺斬首，怎可以再見舊侶呢，他甚至不敢回到寒山寺。

天地之大，無處容身，他傷心不已，索性走上高處，找個岩石交疊的石窩，躺下來睡覺。

這一睡，竟然睡到陽光猛烈照射下來才醒。

他的一身夜行人打扮，白晝不好露臉，晚上，他才展開活動，有一個問題使他想了又想，仍然拿不定主意應該怎樣做，即使乾媽包庇他，他也沒法一輩子躲在碧蘿宮，何況皇爺遇刺，白芙蓉必有牽累，說不定有人入宮搜查刺客，他貿然回去，豈非凶多吉少，萬一乾媽並非他的親娘，只是擦背的時候偶然發現他背上的細小肉瘤，瞎說一頓，騙他行刺皇爺，他居然上鈎，回去原處，等於自投羅網，只是乾媽一人，已可殺他！他的處境糟透了，越想越糟，心亂如蔴。

他在山上獃了一整天，終於作出最後決定，實行遠走高飛，投奔嵩山少林寺，暫時棲身。

雖然他身上沒有銀両，却有別的途徑可以獲得財物，他記得起在他沒有到萬安寺潛伏男扮女裝企圖進入皇妃的碧蘿宮之前，曾經在一處山林之區掘地埋下三十多兩金子，正好作爲路費兼又購置一套粗糙的蔴布衣裳，餘下來的還可以捐贈少林寺，作爲「香油」，主意打定了，他就欣然上路。

一塊沒字碑挑起黃泉舊恨

他以普通遊客的身份，到少林寺去，入寺焚香禮佛，平平無奇，奇在他以布衣客姿態出現，一出手就捐香油三十两金子，令人刮目相看。

寺僧待以上賓，他乘機對知客僧說：「你邀我吃些上好的齋菜，我很高興，如果你讓我叩見方丈廣慈大師，我更加由衷的感激你。」

知客僧樂於引見。

他進入方丈的靜室落坐，七十九歲高齡的廣慈大師出見，略談幾句，知客僧有事引退，靜室之內僅有他們兩人，他突然離座，雙膝跪下，說：「祖師，請恕弟子的死罪！」

廣慈大師愕然，緩緩的說：「你有何苦衷，慢慢的說，貧僧必然盡力替你疏解，不必如此多禮，站起來再說。」

他站了起來，臉色灰白，很鄭重的說：「弟子係佛門殺手，隸屬於八空和尚的旗下。」

廣慈大師茫然不解，叫他細說根由，他索性把結識八空和尚以及做了殺手的經過情形細訴，廣慈大師長嘆一聲，說：「根本上沒有佛門殺手這麼一回事，施主，你受騙了，八空和尚並非少林寺的人，假借本寺的聲譽吸收英才，苦練武功，替他賺錢，罪不容誅。」

金楓恍然大悟，怒容滿臉，恨得咬牙切齒，廣慈大師說：「你仍是年壯力强，有些武功，何處不可過活？不必惦念舊事，懷着殺機。」

金楓靈機一觸，說道：「禀告方丈，外邊有許多地方是八空和尚的爪牙盤踞，弟子寸步難移，自願剃度爲僧，乞望方丈收容。」

廣慈大師初時頻頻搖頭，後來他鑑貌辨色，知道對方誠心出家，改變主意，說：「你暫時住下，讓我考慮一番，然後定奪。」

金楓心上一喜，立刻叩拜謝恩，三日後，廣慈大師說：「下月初旬，我們有一隊和尚把一卷寶經送往日本奈良的金鹿寺，讓該處高僧過目，留居旬日，然後回來，缺少一個武林高手護送，如果你想老衲收容，不妨剃頭暫且作出和尚打扮，隨同十六個和尚的隊伍出發，將來是否眞的出家做和尚呢？歸來再作打算。」

金楓跪下稱謝，說：「中土到處魔影幢幢，到了東瀛，弟子反而覺得心靜，早晚懺悔，樂於從命。」

他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果然十日後跟衆僧同渡扶桑。

他那裏肯留在金鹿寺內？入寺奉上寶經，衆僧留下，他就不告而行。

他急於到北海道找尋「四面風」草堂，找無上天尊，查問親父是誰，故此離羣而去。

任何一個遊客，只要身邊有些銀両，都可以走到日本的北海道，金楓是和尚打扮，更加容易到處走動，不過，走到北海道容易，找「四面風」草堂，却不容易，他在那邊混跡一個月光景，然後找到它，有人對他說知，在大南山最高的一截，有許多峭壁，其中有一處峭壁是方形的，無路可登，滑不留手的岩石伸到五十尺高，上邊係平台，平台之上有一間草堂，並無門戶，四面受風，乃係天地教主無上天尊修眞之地，他不是教徒，冒險登門，在危岩峭壁之上相見，萬一有一句半句觸犯了教主，死無葬身之地。

他牢記在心，先向說話的人道謝，然後帶備乾糧走向大南山。

那邊眞的有一座峭壁，無路可登，不過，他憑着以前苦練輕功的身手，從石上放橫了身子衝上去，居然可以闖過這一關，抵達草堂。

狂風有如鬼嘯，他瞥眼看見草堂的蒲團之上，坐着一人，乾瘦枯槁，頭頸手脚沒有絲毫肌肉，只是皮包骨，料想他是無上天尊了，趕快雙膝跪下。

「三年以來，只是你一人走到峭壁找我，你爲的是甚麽？」無上天尊向他查問。

他說個明白，自稱想找生父，查明自己究竟是中國人抑或日本人，還說他會得

找上門，是出自皇妃母親的主意。

無上天尊緩緩的說：「她說得對，普天之下，只有我一個知道你的親生父親是誰，他是五〇一號。」

「無上天尊，爲甚麽他只有一個編號呢？」

「我是天地教主，任何人投入我的門下，必須忘了國籍，忘了姓名，從頭做起，故此他只有編號，我是記得起他的，因爲他是我親手安葬，兼且替他把一百兩金子送到奈良的金鹿寺。」

「無上天尊，你可否告訴我他是怎樣死的？」

「他患了瘋疾，自責不已，終於自己封了氣門自殺身亡。」

「照這樣看，我的爸爸也是武功精湛的了。」

「不錯，凡是天地教的教徒，全部武功精湛。」

「無上天尊，你可否帶我到墓上看看呢？」

「可以，我們走吧！」

無上天尊輕輕的說了一句，整體飛躍起來，在金楓的頭上抓了一把，馭風而行，兩人從峭壁頂上飛下去，雙脚落地，並無傷痛。

金楓一向以爲自己的輕功了得，跟無上天尊比較之下，望塵莫及，不覺肅然起敬。

無上天尊把他帶到一個細小的墓地，說：「這個地方就是你父親埋骨之處。」

「爲甚麽碑上一片空白呢？」

「這是他的主意，他叫我如此葬他，我當然不會在碑上加字。」

金楓跪拜一番，凄然說：「我終於把謎底找到了，他是中國人！」

「你怎樣知道他是中國人呢？」

「日本的武士覺得絕望，蓄意自殺，必然切腹，我的父親並非如此了結殘生，再又因爲他用沒字碑表達心意，碑石向南，一個字也沒有，分明他想對我說知，他沒有臉孔再見中國或再見中國人，只是這兩種原因，我認定他是中國人。」

無上天尊的好奇心油然而生，問：「他是中國人又怎樣？」

「父親能够用本身氣功封住氣門，閉氣身亡，必然經過很長時期的苦練，這種人怎會是嫖客，惹來瘋疾，必是被人陷害，我要查明此事，替他報仇！」

無上天尊聽了心上一震，說：「想不到你除了是一個和尚，還是孝子！」

金楓無可壓抑的說：「我不是和尚，我是佛門殺手！」

說完，他先拜墓碑，再拜無上天尊，轉身飄然而去。

人的一生，最緊要的是有一個目標，才可以心安理得的活下去，金楓發誓報父仇，有了顯著的目標，他必然傾全力去查明這個仇恨的來龍去脈。

本文在此結束了，他怎樣查出賣瘋的女人？如何報仇？爲了報父仇，他大鬧奈良的神社，三番四覆，苦戰日本神道劍客的三個高手，火燒金鹿寺，替佛門殺手揚威，欲知其詳，請閱下期本刋刋出的「神劍門刀魔」。

（本文完）

西門丁·文
可飛·圖

蝙蝠、烏鴉、鷹（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江湖上一批著名的殺手是用蝙蝠為代號，從第一代傳到第三代，這一代的蝙蝠殺手共七人，分紅、黃、綠、藍、紫、黑白，有男有女，都是年青人，由一個代號叫烏鴉的將他們訓練成殺手，由烏鴉接到殺人的生意分配他們去執行，陸無涯是第三號蝙蝠，為人沉着機智，曾經殺死「連珠手」蔣千臂、「黑煞星」白高翅，現在又將「錢塘鐵劍」闞明亮殺掉，然後又奉命協助老大洪如緂將「九環飛龍」安顯名師徒殺死，洪如緂也受了重傷，陸無涯完成任務後僱了一輛馬車，載着洪如緂趕去莫干山向烏鴉交差，在紫竹紫外已見師兄妹七人都到齊……

義勇救母子　刀下再留情

烏鴉道：「為何要在官道上動手？不怕被人發現麼？」

陸無涯道：「我們本是去那裏勘察形勢的，剛巧碰見他師徒倆騎馬過來，而附近又沒有人，所以決定殺他倆一個措手不及！」

烏鴉道：「無論如何倉猝應戰便是一個錯誤，以後遇到這個情況，都要盡量避免！」

「本來我倆想待皇甫義的壽誕過後才動手的，但又怕曠日持久，所以臨時改變主意！」

洪如緂向他投過一瞥感激的眼光，只聽烏鴉冷哼一聲：「今次念在老大對我還算忠心，便輕饒了他，下次再這樣，哼！他的事不說，說你的吧！你今年四月，是不是為救一個少婦，而殺死了『太湖三條蛇』的老大？」

陸無涯心中暗吃一驚，故意裝得無動于衷地道：「不錯！但那不是在做生意的期間！」

「老夫知道！不過以後也不准你多管閑事！」

「這也要受你管？協定之內沒有這一條！」

烏鴉乾笑一聲。「雖然你不是在做生意期間管閑事，但這樣下去結怨便日益增多，對以後咱們行動便有極大的影响，除非你們已恢復自由身，你們都得記住！」

陸無涯大聲道：「但那女人帶着一個孩子！」

烏鴉冷冷地道：「帶着一個孩子又怎樣！」

陸無涯似乎失去了平常的冷靜，高聲道：「別的我可以聽你，這一點却不能夠！那娘親死了，孩子還能活麼？」

「你怎知道他不能活？」

「就算活着也是孤兒！」陸無涯激動地道：「我自己是孤兒，我不想別人跟我一樣！」

假如他不是孤兒，又是否不用遭人控制，而淪為職業殺手？

烏鴉怒道：「你們都是孤兒，還不是活得好好的？我可有虧待你們麼？」

這刹那，七隻蝙蝠都臉色一黯，不發一言，良久墨有光才道：「這是咱們的幸運，但別人未必有！」

這句話表面上有拍馬屁的成份，但也含有不滿之情，烏鴉是老狐狸，怎會聽不出來，紫竹庵內久久都沒有聲音，岩石上也是一片沉默，氣氛有點緊張。

艮久烏鴉才哈哈一笑，道：「念你一直都做得很好，老夫也不處罰你，不過你是個聰明人，我相信以後懂得如何做！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老夫已替你把另外那兩條蛇收拾了！」

陸無涯淡淡地道：「多謝！」

烏鴉乾咳一聲，道：「劍池旁邊有七管竹節，你們的藥以及行動指示都放在裏面，散了吧！」

洪如緂率先下去，其他人亦魚貫而下。由岩石到劍池是有四五十丈深，山壁陡直，幸而大樹樹根盤錯其間，洪如緂忍痛慢慢攀下去。

到了劍池，果見白烟水氣之中有七管不同顏色的竹節，洪如緂挑了一管髹上紅色的竹節放入懷內。

劍池的池水，在百丈飛瀑的衝擊下，發出極大的聲响，震得人人耳鼓生痛，山風吹過，水珠濕衣襟，帶來一陣寒意，衆人都無心留戀，取了竹管攀了上去，取道下山。

陸無涯走至一棵大樹旁，四顧一下，飛身躍了上去，取出竹節，把木塞拉開，倒出一張白紙，一顆黃色的藥丸來。

只見紙上寫着兩行字：十一道命令，七月廿二日，蕪湖城大富客棧。之前，自由行動，但須緊記遵守協定。鄔。

陸無涯把紙撕掉，揑開藥丸的蠟殼，把一顆龍眼般大小的藥丸抛入口中，咬碎和涎吞下，隨即運功帮助藥力化開。

過了一陣，他運功完畢，無意中抬眼一望，忽見岩石上有一個褐色的人影在移動，他心頭一跳，略叫一聲：「烏鴉？」

想到此，他渾身一震，連忙撥開一枝樹枝望去，由於太遠，看不到他的面龐，不過他決定逗留下來。

他由懂人事開始，便一直想知道烏鴉到底是什麼人，因為以前烏鴉教導他們武功，以及訓練他們，都穿着一襲由頭包到脚的黑袍，只露出一對眼睛，而且相距頗遠，令人難以接近。

這一次，他既然不穿黑袍，最少可以要了解一些，即使他臉上戴着人皮面具，沒有袍子，也可知道他是肥還是瘦！

若石上的那個人影逐漸向下移動，陸無涯也更加緊張了。

過了頓飯工夫，那人影終於走近，是一張五十多歲，甚是平凡的臉孔，但陸無涯一眼便看出，這面孔是一張人皮面具，而身裁却十分適中。

烏鴉極喜，製造人皮面具，他所製造出來的面具，有薄有厚，厚的達十多層，薄的只有一層，使人看去不太覺得死氣沉沉，不過這樣子對用者原來的面孔改變便不太大！

褐色衣人自大樹七丈左右掠過，接着身形便消失在一塊大岩石後。

「好不好追下去看看？」陸無涯心頭起了一陣衝動，但他不愧是個冷靜的人，此念一起，另一個念頭又把這股衝動壓了下去。

「我只差兩宗生意便可護得自由，又何必冒這般大的危險？再說對他的事知道得越多，處境便越是危險！以後的事，都得待我獲得自由之後才進行！」

想至此，但熱情逐漸冷却，決定再過頓飯工夫才下山，以免碰到烏鴉引起他的思疑，想起烏鴉的手段，他身子打了個寒噤！

猶記得他在七八歲時，同門一共有十二個，到他十七歲時，只剩九個，到他十五歲時只剩下現在的七個，其他那五個人，若不是為了探查烏鴉的秘密，便是不聽命令，結果先後給烏鴉處死！

烏鴉的手段極之殘暴，把洪如緂等人召集在一起，然後用諸般嚴刑慢慢折磨，往往過了兩三天，那些犯規的人才死去。

烏鴉的手段雖然已震懾了餘生者的心靈，但他仍不放心，在他們平日的飯菜之中，下了一種慢性藥，這種藥物平日對身體沒有壞處，但每半年發作一次，發作時五內抽緊，如針刺蛇咬，說不出的痛苦。

去年夏天，黃蝙蝠便因為執行任務時，遇到麻煩，結果遲到兩天，待得他到達烏鴉指定的會面場所時，藥性剛好發作，痛得他在地上打滾，呼天喚地，咬破了嘴唇，衣襟與胸膛全都抓爛。

當時，洪如緂等六隻蝙蝠都在旁邊看着，却無能為力，直至黃金盛呼叫，一盞茶工夫後，烏鴉才賜他解藥，由紫玉花餵他，藥到病除，但黃金盛似離水太久的魚兒般，張口直喘大氣，全身的力量都似用盡般，久久地坐不上來。

這件事深深刻在陸無涯印六人的腦海內，隨時想起，後背都不由自主地冒起一股冷氣，陸無涯等人儘管憤怒，但一想起烏鴉的手段，便敢怒而不敢言，更加不敢反抗。

不過烏鴉却說過一句話，只要完成十二道任務，便可替他們解除身上的毒質，而且這一點也成了協定及條件。

包括陸無涯在內，不止一個人，悄悄去找宇內有名的大夫，但那些大夫都查不出，他們中的是什麼毒，為此也才迫使他們乖乖為烏鴉賣命。

烏鴉不但是凶神，也像是附體的惡魔，隨時會像一陣風般的在他們面前出現，但他們又不知道到底在什麼時候出現，以什麼臉目出現，所以每一個人都乖乖地遵守協定，雖是同門，也不敢交談。

蝙蝠有七隻，烏鴉對每一隻蝙蝠的行踪都瞭如指掌，他一個人能化身七個麼？若不是如此，最少便該有七隻烏鴉，除非七隻蝙蝠做生意的時候，時間日期完全不同，而且有一段距離。

這是一個謎，這個謎要揭開也很容易，只要他們互相交換情況，便能推算出來，可惜他們不敢這樣做。

陸無涯尋思了一陣，估計時間已差不多，正想下山，就在此刻，他又發現紫竹庵背後那座山峯，衝起一條黑影，那條黑影行動極速，在山後一閃即逝。

陸無涯又怔住了，「這人是誰？黑色

的衣袴，莫非這人才是烏鴉，但假如此人才是烏鴉，剛才那個褐色衣人又是誰？還是兩人都是烏鴉？」

心念至此，他越想越快：「假如黑衣人是烏鴉的化身，那麼他躲在上面作甚？監視咱們是否已下山？」

他忽然起了一陣衝動：「我一定要擺脫烏鴉的監視！」便決定在樹上過一夜。

暮色蒼茫，西邊似砍斷了千百個人的血管，以血染上去的，紅得令人心悸。

呱呱的宿鳥飛聲，帶着幾分無奈與遺憾，似是因沒法挽回夕陽的西下而發出的嘆息聲。大地逐漸黑暗，山上的景色也逐漸模糊，冷酷悽慘的往事，如圖畫般，一幅幅在陸無涯的心頭翻過。

自他懂人事起，便一直生活在一個不知名的山谷，山谷只住着他們師兄弟，另外是幾個聾啞而又不識字的下人，烏鴉又規定他們不准踏出山谷一步。

四年前，他們在昏迷之中，被人送出杭州灣外的一個孤島上，烏鴉再訓練了他們一年半，這次主要是訓練他們熟習凡世的一切，包括方言及官話。

兩年半前，他們才開始到江湖上遊歷，三四個月後才接到「做生意」的命令。

烏鴉頒下殺人的命令不太密，二年多來，陸無涯才殺了十個。

這些年來，他除了渴望獲得自由，過着沒有血腥的生活外，便是希望得悉自己的身世，可惜這個希望非常渺茫，而且他一直懷疑自己的父母是被烏鴉殺死的，自然，他們的名字也是由烏鴉代擬的，實際上他是不是姓陸，只有老天爺才知道！

黑夜很快便過去了，陸無涯一夜沒睡，不過他功力深厚，倒也不覺得疲乏，烏鴉在他們身上的心血的確不少。

當太陽尚未爬上來時，陸無涯便開始尋路下山了，到了山下反正沒有去處，而七月廿一日距今尚有半個多月，也不用急着趕路，於是他先去附近小鎮，飽餐一番，又買了幾套衣服，扮成一個客商的模樣向西行。

次日，他又買了一匹馬代路，像失掉靈魂的行屍走肉般向西進發。

這樣子走了三天，才走了百里路，來至浙皖的交界，忽見背後走來兩騎漢子，都是虎背熊腰，一望便知是武林好手。

只聽左首那個馬面的道：「老大，聽說『一劍震長江』韓大俠的三子，下月要娶『湘江釣叟』的獨生女兒，料有一番熱鬧，反正咱們哥兒倆沒有去處，何不去湊湊熱鬧？」

右首那個圓面的道：「咱們身份不够，又沒請帖，只怕韓大俠不接待咱倆。」

馬臉的道：「笑話，韓師道若是這種人，還配稱爲大俠麼？」

圓面的道：「此話也有點道理，便聽你的話，去瞧瞧吧！」

兩人說着已越過陸無涯，放馬直馳而去，陸無涯心頭一跳，忖思道：「韓師道住在蕪湖城，烏鴉叫我去那裏，莫非下一個目標是他！」

他發了一陣怔，暗暗禱告：「千萬不要叫我殺他。」

原來「一劍震長江」韓師道俠名頗盛，而且疏財仗義，每有水災，必散家財濟賑災民，無論武人或是尋常百姓，都視他爲活神仙，說他有菩薩的心腸。」

雖然陸無涯自小便被烏鴉訓練成一個涼血的人，但也覺得此人萬萬殺不得，不過，假如烏鴉眞有命令，他敢抗令麼？」

陸無涯嘆了一口氣，悶悶不樂地繼續前進，走了一陣，看看日將落，忽聽前頭傳來一個尖銳的女子張叫聲！

陸無涯下意識地拍馬馳去，只聽那聲音發自一座樹林，他立即棄騎，飛身掠前，躍上一株大樹，撥枝望下。

只見三個幪面大漢，圍住一個孕婦，三柄鬼頭刀潑風似的，望孕婦砍去。

那孕婦手揮長劍，極力招架，左手捧着肚子，看情形也有八九個月了。

目光再一掠，只見地上躺着一具男人的屍體，兩具身穿黑衣、黑布幪面的屍體，那男人屍體旁邊，尙有兩匹死馬，血流滿地。

陸無涯見那孕婦雙眉緊皺，神態甚是辛苦，形勢已甚危急，忙換了一張人皮面具，飛身自樹上躍下，人未至，長劍已指向左首的那個幪面人。

那幪面人聽得風聲，把身一閃，尙未轉過身來，陸無涯的長劍已倏地一滑，削向中間那個。

這一劍，變化雖然神奇，但速度之快，更加令人咋舌，「噗」的一聲，那幪面人已着了一劍！

萬料不到，此人十分兇狠，忽然拋下鋼刀，飛身撲上，右臂圍住陸無涯的蜂腰，左手向他喉頭抓去，同時叫道：「老大，快來！」

右首那個瘦高的幪面漢，立即迴刀改劈陸無涯。

陸無涯見他刀來得快，只得先轉劍擋開，脖子一擰，閃開一抓，抽出左掌，擊碎那個幪面人的天靈蓋。

剎那間，陸無涯臉上一冷，微一定神，才發現臉上的人皮面具竟被幪面人臨死前扯下。

他呆了一呆，左首那個幪面人也攻了過來，孕婦急叫：「壯士小心！」

陸無涯踢開環抱他的幪面人屍體，大喝一聲：「你們都得死！」身子一旋，連閃兩刀，長劍乍現，向高瘦幪面人的手臂絞去！

不料這人也非省油燈，急切間擰腰退身，再揮刀而上。

那孕婦見來了援兵，精神一鬆，支持不住，跌坐在地上喘氣。

陸無涯眞臉目讓人發現，殺機盈胸，絕招連出，十三招過後，高瘦幪面人被他斬殺，另一個幪面人見狀大驚，連忙撒腿便跑！

陸無涯豈肯放過他，幾個起落追近他，左手一揚，發出一柄飛刀。

幪面人伏身一閃，陸無涯人已趕至，手起劍落，把他脖子連頭劈下，再回身入林。尙未入林，便聽見一陣陣的呻吟聲，陸無涯甚覺奇怪，探頭一望，發出呻吟的正是那孕婦，原來動了胎氣，已將臨盆。

孕婦見到陸無涯臉上現出幾分驚喜之色，問道：「大……大俠……你，你懂得……接，接生麼？」

陸無涯一怔，心頭殺機消了一半，但

今日他的眞臉目讓人看見，若不斬草除根將是個禍患，殺與不殺，這兩個問題一直在他腦海中盤旋，那孕婦如何知道他心情如此複雜？只道他仗義解困必是個俠客。

孕婦見他不言不答，雙眼直勾勾地望着自己的肚子，不由微感一驚，縮一縮身子，道：「大俠，快，我，我不行啦……孩子快出來啦！」

陸無涯驀地吸了一口氣，忖道：「孩子無辜，我此時若殺死她，無疑害了孩子，罷了，待她生了孩子再說吧！」

這剎那，那孕婦已呻吟大作，在草地上扭動，陸無涯忙解開包袱，拋下一件外袍，道：「我替你去找個接生婆吧！」言畢翻身出林。

一入林，陸無涯心頭打鼓，暗道：「此處前不搭村，後不搭店，去那裏找接生婆？也罷，隨便找找，若有女子經過，便請她來帮忙吧。」他重新帶上面具，躍上馬背，向前馳去。

馳了一陣見路上的人，却是年青的小伙子，不見一個娘兒，心中始終記掛那孕婦見到自己的眞臉目的事，當下拍馬回去。當他來至林外，便聽那孕婦痛痛哈哈，喘着大氣，便信步入林。

那孕婦見一個陌生人入林，立即把身一翻，蠟黃的臉孔帶着幾絲驚恐之色，有氣無力地問道：「你，你是誰？」

陸無涯冷冷地道：「是我，孩子生下了沒有？」

孕婦噓了一口氣，道：「是你，生下了，請大俠帮帮忙，把他弄出聲來！」說罷掙扎地挪一挪身子。

陸無涯眼光一落，只見婦人身旁有一個初生小孩，身上包着自己的外袍，血跡斑斑。

婦人道：「大俠快打他……隔壁五婆說孩子出生若不哭，一定要打至他哭！」

陸無涯心中一片空白，彎腰抱起，伸手在孩子的臀部用力拍兩下，那孩子果然哇地一聲哭了起來，聲音好不響亮，把一張小臉却漲紫了。

婦人喜極而泣，低聲叫道：「大俠……讓，我看看！」

陸無涯感到抱在手中的是一個嶄新的生命，他的生死就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心頭撩亂，婦人的話根本聽不到。

孩子哭了好一陣，聲音才逐漸小了，陸無涯喃喃地問：「是男的，還是女？」

婦人驕傲地道：「是男的，也幸而是男的……」她臉色一黯，忽然哭泣起來。

陸無涯冷冷地道：「你哭什麼？」

「他爹已死了……就是那個……」婦人指一指地上那具男屍，飲泣地道：「幸好我終替他留下一條根！」

一頓，婦人見他仍沒把孩子還給自己的意思，忍不住提高聲音叫道：「快把孩子給我，我要抱抱他！」

陸無涯見孩子不哭了，便把孩子交給她，婦人把他抱在懷內，引頸在他臉上連親幾下，孩子還未洗澡，臉上猶有血水，她似乎毫無厭惡之色，奇怪的是陸無涯這次也沒因此而乾嘔。

婦人親了一陣兒子，似乎忘記失夫之痛，臉上露出滿足及驕傲之色，也不忌陸無涯就在旁邊，輕聲哼起小調來：「可憐的孩子，一出生便沒了爹……寶寶不要怕，沒了爹還有娘……寶寶長大練好武功去殺壞人……替你爹爹報仇……」

這幾句自編的歌詞，毫無特別之處，但聽在陸無涯的耳中，却起了極大的反應，思道：「這孩子一出生，便沒了爹，我自己呢？我連娘也沒有……」一股熱流自心底衝起，化作兩行淸淚，奪眶而出，他連忙轉過身去。

婦人忽問道：「請問大俠是否趕着趕路？」

陸無涯唔地應了一聲，心中委決不下，該不該把她殺掉。

婦人又道：「請大俠爲拙夫安葬一下如何。」這婦人頗有男人之風毫不忸怩。

這一請求陸無涯倒極是願意，暗道：「好，我便先掘個大坑，等下好動手！你倆夫婦能葬在一起，也不該恨我了！」主意一定，立即抽出長劍在地上挖掘起來。

挖了一陣，他換了一柄幪面人的鬼頭刀，速度登時快了許多。他運臂如風，土坑越挖越大。

不久那婦人忽道：「大俠，够啦！」

陸無涯一看，這坑葬一個人無疑已足够，葬兩個人却嫌小，當下仍然運勁挖掘起來。

就在此刻，那孩子忽然哇地一聲哭了起來，陸無涯身子一抖，暗道：「我若殺了她，這孩子怎辦？」

想至此，他住下手來，一抬頭，見那婦人已坐在上面，掠一掠腮邊的亂髮，含笑道：「大俠，你好像心事重重般，我說的話，你都聽不到。」

陸無涯沒奈何的一笑，輕輕躍了上去，婦人把他丈夫的屍體拋了下去，親手把土堆下。

陸無涯站在她背後，心潮起伏，好幾次却想伸手把她推下去，但一聽到那孩子的哭聲，便又忍住了。

婦人草草葬了丈夫，找了一塊木頭，用劍挑了個墓碑，插在上面，只見上面共是八個字，先夫羅公君志之墓。

弄好這一切，婦人已累得氣喘吁吁，陸無涯問道：「這孩子怎辦？」

婦人也有點吃驚，道：「天快黑了，大俠可否送我母子到一安全地點？」

陸無涯略一沉思，道：「好吧，你能騎馬麼？」

婦人一笑。「只怕現在坐不穩啦！」

陸無涯抱起孩子，扶着她走出樹林，走至馬旁，把孩子交給她，扶她上馬，自己拉韁而行。

西邊的紅霞逐漸黯淡，婦人見仍是前不搭村，後不靠店，便道：「大俠，咱們都是江湖兒女，如今又事出異常，若大俠不嫌我身上汚穢的話，請上馬扶我，放馬急馳如何？」

陸無涯應了一聲，輕輕躍上馬背，坐在婦人背後，左手環着她的腰，右手執韁，雙腳一挾，馬行速度登時快了起來。

如此馳了一陣，日落之後，婦人忽道：「大俠請轉左那條小路，那裏有一座小村落！」

陸無涯默默地躍下馬背，拉韁轉入小路，不久果見前面有座小村落，看來只有十餘戶人家，附近阡陌縱橫，料都是辛勤

的農家。陸無涯向一戶農家借了屋子，那屋主人是對老夫婦，見來了一個新生小孩及產婦，甚喜，連忙燒湯煮飯起來。陸無涯放了一錠銀子在桌上。

那老頭見了道：「哎呀，小哥你這是什麼意思？」

陸無涯道：「打擾老丈不好意思！」

「咳！老朽還用不着賺你的銀子，這是一件喜事呀，你偏偏找上咱們算是送喜上門，老朽還要送個紅包給你兒子哩！」

陸無涯淡淡道：「他不是我兒子！」

老頭一怔，顯然不能相信，輕聲道：「小哥，頭胎生男呀，你對你媳婦兒還有什麼不滿意的？」

陸無涯頗覺好笑，只得把經過簡述了一次，那老頭這才恍然大悟，道：「原來如此，難怪小哥你臉上沒一絲笑意！」他更不知道陸無涯臉上戴着面具，興趣索然地道：「小哥且坐一下，老朽去看火！」

陸無涯一個人坐在小廳內，甚是無聊，一會兒想東，一會兒想西。過了好一陣，老頭捧了一大碗麵湯上來，道：「小哥將就一下吧，家內沒什麼好東西請你！」

陸無涯淡淡地道：「老丈不必客氣，在下吃苦慣了，隨便什麼都吃得！」

老頭就坐在旁邊看着他，陸無涯一下子便把麵湯吃個乾乾淨淨。

老頭哈哈笑道：「小哥夠不夠？」

「飽啦！那孩子呢？」

「我老伴替他洗好澡，餵他喝了一點米湯，睡着啦！那女人吃了東西也睡了，小哥你也去睡吧！」

「不用，在下坐在這裏休息便行！」

老頭道：「如此老朽先去睡了！」

老頭去後，陸無涯盤膝於地，運功調息，可是靈台總是沒法淸靜，雜念叢生，沒奈何暗嘆一聲，索性放棄，思道：「我若殺死那女人，他孩子又由誰撫養？莫非要讓他學我一樣做孤兒？若不殺她不但我自身危險，倘若讓烏鴉知道，更是痲煩透頂！我只差兩道命令便可獲得自由，值得爲她犯險麼？

「老四無端端要多做三宗生意，若是烏鴉知道此事，只怕懲罸更加嚴厲，前功豈非全廢？」心念至此，更是煩躁，覺得那女子十分堅强，頗有男兒之風，難以橫起心腸殺之。

忽然又一個念頭翻上心頭：「我不如乘此時沒人，悄悄離開吧，省得煩惱！」

正待離去，左首房門「呀」的一聲推開，老婆婆走了出來，道：「你娘子醒來啦，叫你進去，她有話說！」

陸無涯心頭一跳，忖道：「她找我什麼事？哼，當眞是自尋死路！好，這裏倒方便得很，她死了，那孩子有這對老夫婦照顧也不壞！」

當下略緊一緊衣襟，道：「多謝你婆婆！」

「我去睡了，你自個照顧娘子吧！」

敢情她還不知道陸無涯跟那女人的關係，陸無涯也懶得解釋，走進房內。

只聽那女人輕聲道：「大俠來了麼？請坐下！」

月亮自紗窗照了進來，房內朦朦朧朧，映在女人的臉上，泛起一層銀輝，顯得甚是聖潔，只見她斜倚在床架上，那孩子就睡在她身邊，神態甚是安祥。

女人微微一笑，道：「大俠是我母子的救命恩人，剛才急暈了頭，竟然忘了請問你的大名，眞是失禮之至！」

陸無涯淡淡地道：「賤名不足掛齒，不問也罷！」

女人見他一雙眼睛僵瞪着自己的兒子，不覺驕傲地道：「大俠認爲這孩子很可愛？唉，可惜他生不逢時！」

陸無涯抬頭問道：「尊夫剛逝，你不傷心？」

女人微微一怔，反問：「一個女人死了丈夫，要如何才算傷心？啕哭慘號？搥胸拉髮？投繯跳河？」

陸無涯也是一怔，料不到她會有此反問。

女人長嘆一聲。「我與拙夫感情之篤，你大概不知道，他家窮，武功又不很高，當時人人均說我選錯了對象，包括我爹娘在內！我爲了自己的理想，不顧家內的反對，毅然下嫁拙夫，他死我怎能不傷心？可是多哭幾聲，他便能復活麼？」

陸無涯怔怔地聽着，完全沒有插腔的機會。

「現在只要我把孩子養大，教導他成人，便已對得起他，也盡了自己的責任，不需要哭！我自小做事都如此，心意一決，絕不改變，自我下嫁外子之後，從不返回家門一步，今次若非三哥親自來請，我也不會……因爲做人最重要的是要有骨氣，我絕不會爲了榮華而折腰，大俠行義而不留名，使人感動！」

陸無涯脫口道：「你不用感動，因爲我是一個孤兒，根本連自己姓什麼也不知道！」

女人輕「啊」一聲，道：「原來大俠也有一段傷心事！但也該有一個自擬的名吧？」

陸無涯略一沉吟，想起烏鴉，便道：「仇養吾！」

「仇養吾？這名字好怪！大俠有仇人麼？」

「有，而且仇人極多極厲害，所以我要不斷改頭換面，以防被他們跟上！」

「原來如此！不知大俠仇人是誰？」

「我不會告訴任何人，不過，終有一日我會把他們殺盡！」

「好，有志氣！」女人大聲讚了起來：「你俠骨琴心，你的仇人必是大奸大惡之人，這種人理該殺絕殺盡！」

陸無涯一怔，暗叫一聲慚愧：「我如今所殺之人，大都是好人……咳咳……我該不該殺她？」

女人問：「仇大俠，我說錯了麼？」

「沒有錯，有些人的確該死，像今日那幾個！」

女人臉上泛起幾分怒色，道：「他們是天目山來的『一窩蜂』！前年我與外子殺了他們一個兄弟，這次便乘我身懷六甲，行動不便來尋仇！」

女人一頓又道：「仇大俠，你喜歡這孩子麼？」

陸無涯心頭一跳，一時間不知她此問何意，只得應了一聲是。

女人喜道：「仇大俠，下午看到你的眞臉目，估計你才二十出頭，恕我倚老叫

你一聲弟弟吧，你不會介意麼？」她目光一掠，見陸無涯臉上神色極是可怕，雙眼隱含殺機，不由驚訝地問道：「仇弟，你的仇人追上來了麼？」

這聲仇弟叫得陸無涯心頭一暖，臉上殺機頓歛，胸膛起伏了一陣，才道：「我在十七歲時，曾經發下一個毒誓，誰見到我的眞臉目，便得死！我一直依誓言執行，至今尚未違誓！」

女人一怔，却沒有太大的驚恐，望了兒子一眼，淡淡一笑，道：「所以你現在要殺我？」

陸無涯臉色又是一變，女人悽然地道：「你要殺我也不打緊，不過我有一件事求你……」

「什麼事？」

「你既然喜歡犬子，請看在他份上，在殺死我之後，把他撫養成人？」

陸無涯冷笑：「你要我養虎爲患？」

「我不想他爲我報仇，而且這件事，以後你要瞞他也容易得很！」

「爲什麼不讓他報仇？」

女人欠一欠身，道：「我雖是女子，却是個恩怨分明的人，也不希望別人可憐，你要殺便殺，因爲沒有你，下午我早已死了，犬子也不可能生下來！你殺死我，跟『一窩蜂』殺死我，又有何分別？不過，當你殺死我之後，我家也不再欠你什麼，你撫養我兒子，只是你喜歡他而已！」

陸無涯身子一震，後背靠在椅背上，殺人的氣勢，被女人的凜然之氣壓倒，不由自主地喘了一口氣。

女人輕輕抱起兒子，親了他幾下，慢慢走下床來，把孩子遞給陸無涯。

陸無涯身子向後一縮，詫異地問道：「你這是做什麼？」

「孩子是無辜的，難道你忍心讓他餓死凍死？」女人語氣平靜地道：「你若不答應撫養他，我死不安心！」說着又把孩子遞上。

陸無涯怔怔地把孩子接了過來，只見他睡得正香，完全不知救命恩人正要殺他娘親。

「孩子長大之後，該叫一個英武一點的名字，嗯，該叫什麼才好呢？啊，對啦，就叫光遠，他姓羅，羅光遠好聽得很！好了，我心願已了，來吧！」

陸無涯默默地站了起來，不知爲何他又不是第一次殺人，竟然把持不住，抽劍的時候，劍刃不斷碰擊劍匣，發出格格格的聲音。劍終出匣，月光一映，如同一泓秋水，劍脊上也不知是下手殺人之後未曾揩抹乾淨，還是因飲血太多，竟然隱隱然泛着一絲紅光。

女人輕輕閉上雙眼，陸無涯輕吸一口氣，手上的長劍似有千斤重般，停在女人胸前四寸，再也難以遞前半分！

那女人忽然睜開眼來，問道：「你能點穴麼？還是不要用劍的好，免得明日嚇着了屋主人！」

她對生死似乎看得極淡，只有在眼光掠過羅光遠的臉上時，才泛起一絲難捨之色。

陸無涯靈魂似受了巫師的驅使，乖乖地把劍收回，然後再吸一口氣，舉起左手，食中兩指合攏斜指女人的「太陽穴」！

他心中忖道：「這是你自己求死，可怪不得我心狠手辣！」雙眼殺機凜然，女人又閉起雙眼。

也不知是因殺氣太重，還是出自母子同心的天性，那孩子倏地驚醒，哇地一聲哭了起來。

女人臉上浮起痛苦之色，陸無涯眞氣一洩，殺氣登時散掉。

「快下手，我，我忍不住啦……別讓孩子哭！」

陸無涯狠起心來，放下左臂，把孩子往女人懷中一送，那女人睜開雙眼，詫異地道：「你改變主意麼？」

陸無涯沉聲道：「只要你答應我一件事，我便放過你倆母子！」

「什麼事？」

「把我忘記！把我的樣貌忘掉！再不行，也不許你對任何一人提起我！」

女人忽然笑起來：「就這麼簡單？」

陸無涯點點頭。女人不屑地道：「便因爲怕我把你說出去，你便要殺我？你怕什麼？男人大丈夫還會怕一個女人？」

陸無涯心窩如讓長劍戳了一記，心房暴縮，怒道：「誰說我怕你？」

「你若非怕我，爲何要殺我？記住你的面孔又會怎樣？你做了什麼見不得光的事？大丈夫理該光明磊落，頂天立地，平生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這才是大丈夫！像你這樣活着又有什麼意思？生怕仇人找上門，藏頭縮尾的算是什麼？」

陸無涯雙眼一睜，道：「你不怕我又再後悔麼？」

「你若做事反復無常，驚東怕西的，便不值得我跟你說話，要殺即管下手，我若是皺一下眉頭，便不算是女中丈夫！」

這女人的性格實在非常奇特，雄風骨氣還勝男人。

陸無涯幽幽一嘆，道：「我的事，你，你……不能理解！」一頓，聲音又再轉厲：「總之你不能把我的樣貌告訴任何人，這一點你做不做得到！」

「我是人，女人也是人！你是個奇怪的人，要我忘記那是很難的，要我不把你的人與事告訴別人，這一點不用你要求，我也會這樣做！因爲我了解你的處境一定不同尋常，否則也不會戴着人皮面具！」

陸無涯似鬥敗火鷄般攤出在椅上，喃喃地道：「我只是不忍孩子學我一樣，也成爲一個無依無靠的孤兒！」事實上是不是如此簡單，只怕他自己也不會相信。

幸而那女人目光一柔，道：「感謝你對犬子的眷顧！我有一個小小的請求，你既然喜歡他，武功又高，待他長大後，讓我送他到你那裏跟你習武如何？」

陸無涯身子一抖，幾乎跳了上來，道：「不行不行，我……」

女人目光一片柔和，溫聲問道：「爲什麼？犬子資質太劣麼？」

「不是！」陸無涯焦躁地道：「因爲我自己也不知道能活到何時！再會！」說着轉身欲出房。

那女人道：「且慢，我還有話說！」

陸無涯暗道：「這女人胆子當眞比天還大，換作別人，只有恨不得我早點離去……」當下轉過頭來，冷冷地道：「什麼事？我沒工夫跟你閑磨！」

「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女人臉上現出堅毅之色。「姓韓名勝珠，你什麼時候認爲我不守諾言，即要殺我的，不妨在這附近貼上告示，我便送上門去！」

「韓勝珠？」陸無涯身子一抖，轉身問道：「蕪湖韓師道是你何人？」

「是我爹爹，不過我是我，他是他，你跟我的事與他沒關係！你不必顧慮我會請他出面！」

陸無涯暗道：「烏鴉叫我去蕪湖，很可能是要殺韓師道，我今日放走了她，明日她若知道我殺死他父親的話，又會怎樣？當眞可笑，若讓烏鴉知道的話，只怕他要被氣得吐血？」

韓勝珠望了他一眼，道：「仇弟，我不想問你的經歷，不過有一句話倒想再說一遍，大丈夫應該光明磊落，頂天立地，如此雖死亦無憾！不知你以爲然否？」

陸無涯臉上一熱，差幸戴着面具，不虞被人看穿心事，當下拱手道：「多謝教誨，此處未必安全，天亮後還是請你另覓住所吧，後會有期！」

韓勝珠道：，你把馬帶走吧！我家內也去不得，怕『一窩蜂』找上門來，娘家也不想去了！你若經過蕪湖城的，煩你捎個信給我爹或我三哥，說我夫君新喪，不去喝他的喜酒了！」

陸無涯又說了一個謊。「可惜我不去蕪湖，我趕着去丹徒！」

韓勝珠揮手道：「如此不麻煩了，我會住在這附近，要找我容易得很！」

陸無涯見她重信諾輕生死，臉上更是漫熱，不敢再逗留，飛身出門，悄悄拉着馬上道。

跑了一陣，眼看天將亮，他棄騎步行，到了一座樹林，入內換了一套衣服，扮成一個書生的模樣，然後再上道。

他悠悠閑閑地走了好幾天，終於來至蕪湖城。

蕪湖城並不大，不過由于出了個「一劍震長江」韓師道而在武林中聞名起來，那韓師道今年才五十多，生了七子三女，尚有十個徒弟，其勢力足以與任何帮派爭一日之長短。由於他疏財仗義，加上秉事公道，因此有些好事之人，便欲推他當上江南武林盟主之位，不過，一來江南武林已有數十年不選盟主，二來韓師道也婉拒好意，那些好事之徒才得作罷，不過由此也可得知韓師道的威望矣。

× × ×

且說陸無涯入了蕪湖城，雖然才七月十六日，距約定之期尚有六日，但他仍住進大富客棧，不料，當他剛換了衣服，小二便送進一封信來了。

陸無涯一望信封上的字跡，便吃了一驚，這分明是烏鴉托店小二轉交與自己的。陸無涯定一定神，問道：「交信之人，尚有什麼話說否？」

「沒有，他只吩咐小的把信交給一個姓陸的書生，還說客官是穿一襲湖綠色的衣服！」

陸無涯又是一驚，暗道：「我一進來，他便把我的服飾看得清清楚楚，他是在店內躲在暗處等我還是半路便跟着我？」

那店小二問道：「客官還有什麼吩咐沒有！」

陸無涯揮手叫他退下，關上門，又檢查了一下窗子，這才抖着手，把信封拆開，信箋上只寥寥寫着兩行字：

字諭陸公子，見信後請在客棧內好好讀書，城內人多，不可外出遊玩。等候老夫的聯絡。鄔即日。

陸無涯把信看了兩遍，然後放在燈上燒掉，一顆心却再也沒法安定下來。「烏鴉不准我外出是什麼意思？他到底知道不知道我救了韓勝珠的事？」

想至此，他忍不住打了個寒噤！憶起以前烏鴉處罸蝙蝠的手段登時坐立不安。

「烏鴉不把任務先告訴我，是不是認爲我不可靠？尚有，我身上之毒，在我完成任務後他會不會食言，不替我拔清？」

他左思右想，始終不知前途之凶吉，這樣過了幾天，客棧內的江湖漢子越來越多，大概都是趕着來喝韓家的喜酒，陸無涯更加不敢出店，以免暴露身份，眞的吩咐小二上街買了一本唐詩三百首回來，寸步不離，在店內苦讀。

七月廿日，他聽見隣房的人的談話，得知韓勝珠的三哥韓建德大喜之期是在廿三日，心頭更加認爲烏鴉是要自己下手殺他，不由忐忑起來。

韓師道本人的武功且不說他，就是他的兒子及徒弟也不好對付，要自己單槍匹馬去殺韓師道，無疑難于上青天。

七月廿二日清晨，店小二又送進一封信來，一看又知是烏鴉寫的，陸無涯立即把信拆開。

字諭陸公子，見信後即出城到西郊七里處的樹林，七丫頭找你，會合之後，扮成賣藝夫婦進城，其他的七丫頭會告訴你。鄔即日。

「他派七丫頭來助我？」陸無涯無心細想，立即收拾行囊會帳離店，依指示自西城門離開。

所有蝙蝠都有十隻不同的人皮面具，所以他們可以瞞過別人的耳目，却瞞不了蝙蝠，因爲面具是蝙蝠所製的。

走了七里果然有一座茂密的樹林，陸無涯入林便見到一個皮膚黝黑的少婦了。

那少婦見有人進林，拿眼瞧了他幾下，陸無涯亦不知她是不是白蝙蝠白若冰，因爲他們在聚會時都規定用某一張人皮面具，除了在學藝時以眞臉目相對外，後來見到的都是某一張人皮面具，因此同時都覺得有點陌生。

當下那少婦忽然吟哦起來：「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吟哦聲至此一頓。

陸無涯連忙接下去：「遍插茱萸多一人！」把少字改成多字，正是他們見面之的聯絡方法，接着他又唸另一首唐詩。「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

少婦道：「夜半鐘聲到『樹林』！」

陸無涯道：「七丫頭？我是老三！」

「我已等你很久啦！快換衣服，你知道扮什麼吧？」

陸無涯點點頭，走到樹後，換過一襲衣服，再換上一張人皮面具，拿出易容藥膏，在手臉上塗了一層，刹那間便變成一個跑江湖混飯吃的中年漢子。

當他走出來，白若冰也略改了一下裝

束，在頭上包了一塊方巾，抛了一柄單刀與他，兩人自樹林另一端穿出。

陸無涯道：「烏鴉沒交代任務，你知道內容麼？」

「他叫我與你扮成賣藝的夫婦，在街頭擺賣，伺機入韓家。」

陸無涯心頭一動，快快問道：「要殺韓師道？」

「不知道，他只叫咱們留意周寒山的舉止習慣，其他的事他會再通知咱們！」

「周寒山？『湘江釣叟』周寒山？他可是韓建德的未來岳父！」

「正是！」

「他要殺周寒山？」陸無涯心頭疑惑地道：「要殺周寒山何必在韓家下手？」

白若冰也頗覺奇怪，道：「我也不知道烏鴉葫蘆裏面賣什麼藥！」

陸無涯道：「我連周寒山是什麼模樣也不知道！」

白若冰淡淡地道：「他隱在湘江有多少人見過他？」

陸無涯暗暗點頭，忖道：「烏鴉必是要殺周寒山，只是此人甚少在江湖露面，而且行踪飄忽，若不趁此先與他朝過相，並自此開始跟踪他，倒不容易辦！」

他覺得自己推測得甚爲合理，但也不說出來，他深深知道言多必失的道理。不過，由於烏鴉沒有提及韓勝珠？他心頭略爲寬解。

他倆故意兜了一圈，然後自南城門進入蕪湖城。午後，兩人便在八仙酒樓附近賣藝，白若冰敲着鑼，行人立即圍來。

陸無涯抱拳道：「各位父老兄弟，英雄好漢。愚夫婦天生勞碌命，沒法在家種田，終日憑一點粗淺的武技吃遍四方飯，今日來至貴地，見地傑人靈，本來不敢班門弄斧，只因盤川已盡，沒法不厚着面皮獻一下醜，請諸位高抬貴手包涵一二！」

人羣中發出一陣荷荷的叫聲，也不知是喝采，還是踩台。

陸無涯轉道：「家裏的，用勁一點，賣點力！」

白若冰立即把銅鑼敲得震天價响。陸無涯抽出單刀，倒握刀柄，抱拳拱手道：「在下獻醜了，請高明指教一二！」

說罷亮了一個門戶，先是一招「白鶴亮翅」，再是一招「白蛇探路」。刀法雖然尋常，但倒也使得有板有眼毫不含糊。

一套刀法使罷，雖然呼呼生風，但識者不爲罕，不識者又嫌其不熱鬧精采，掌聲寥寥。

陸無涯忙道：「失禮失禮！家裏的，看妳啦！」把單刀抛在地上，接過銅鑼敲了起來。

白若冰抽出一對柳葉刀，說了幾句場面話，也舞將起來，刀法並不凌厲，可是身法靈敏多變，反倒多了些掌聲。

陸無涯道：「家裏的，蕪湖城是個大地方，不易討到一口飯吃，咱們只得使出壓箱本領吧！」言畢放下銅鑼，拾起單刀，衝了過去。

白若冰叫道：「當家的，看刀！」左手柳葉刀斜劈眉頭，右手橫截腰腹。

陸無涯叫道：「賊婆娘，你要謀殺親夫麼？！」不慌不忙使了一招「天地玄黃」，單刀一掄，上下一格，剛好把兩柄柳葉刀擋開。

人羣中立即有人叫起好來，白若冰叫道：「當家的，賣力來吧，盤川有着落啦！」舞起雙刀，如同風車飛轉，又向陸無涯攻去，兩人刹那間，殺得難分難解。

人羣中一般看熱鬧，要看的便是這種帶點刺激的玩意兒，采聲更响。

陸無涯與白若冰兩人同門多年，武功路子甚是了解，雖是假殺，也拼湊得十分巧妙，那些有識之士，也開始另眼相看，紛紛忖思道：「這對夫婦，刀法雖不精奇，但使得硬朗，脚步也沉穩，倒也非浸上幾年工夫不可！」

忽然有人喝道：「兩位不用舞了，停了吧！」

陸無涯與白若冰立即分開，陸無涯倒握刀柄抱拳問：「這位大爺有何指教？」

說話的是個青年，臉孔瘦長，神態甚是倨傲，有人認出他的身份都叫道：「六公子！」

青年道：「兩位可是缺少盤川？」

陸無涯苦笑一聲，道：「若不是缺少盤川，怎敢在貴境獻醜？」

那青年道：「既然如此，請賢夫婦跟在下回家去取吧！」

陸無涯微覺一怔，道：「怎敢得此厚賜？在下所求無多，再說今日不够，還有明天……」

人叢中即有人叫道：「嘿，這是本城大善人的六公子，遇上他，是你們的造化，還不多謝！」

陸無涯心頭一跳，暗自喜道：「莫非是韓師道的六子？眞是天助我也！」忙道：「既是大善人青睞，愚夫婦敢不從命？家裏的，快收拾一下，跟六公子去！」

白若冰收了刀子與銅鑼，揹上包袱與陸無涯跟着韓建文離開，人羣見沒戲好瞧，都一下子散了。

到了韓家大門外，見那高牆大門，七級石級，足有丈來寬的氣派，陸無涯便知道所猜沒錯。抬頭一望，只見雨簷下兩盞燈籠，都寫着一個韓字，心頭大喜，又覺得甚是湊巧。

門口的僕人見到韓建文都彎腰恭聲：「六公子你回來了？可有等到大小姐？」

韓建文道：「不見她！」

陸無涯心頭一動：「他出城去等韓勝珠？」

入了大門是個廣大的庭院，地上舖滿青石板，中間還種了幾棵松柏，庭院盡處便是一座大廳堂，氣派豪華宏偉，上掛一塊牌匾四個「義動江湖」的金漆大字，龍飛鳳舞，筆力萬鈞，顯是出自名家之手。

陸無涯輕哼一聲，暗道：「韓師道口氣好大，江湖上義士俠客，也不止他一人！」却不知道這牌匾是別人送的。

廳堂兩旁各有一條甬道，通往中院，只見房舍櫛次鱗比，如入侯門。

韓建文回頭道：「明日是家三兄大喜之日，兩位若肯賞臉便在寒舍過一夜，喝杯喜酒再走如何？盤川等下自當奉上！」

陸無涯道：「愚夫婦乃一介傖夫，豈敢受此禮遇？」

韓建文眉頭一皺，道：「兩位當眞不知寒家的規矩麼？」

（未完・二）



御用殺手傳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趙百年懸壺十年，醫好的病人不下數萬人，其中有很多是羣醫難治的奇難雜症，三年前，封藩金陵的七王爺朱豪病重，經趙百年診過脈象，服了一劑藥便即痊癒，使趙百年名聲大噪，找他看病的人絡繹不絕……一天，來了一位叫蕭寒月的男病人，趙百年診過脈象，覺得他脈象很怪，一時無法下診斷，便留寒月在他家中，待晚上慢慢再思量，趙百年再次診脈，診斷他是氣岔奇經，應用七針渡穴的手法就把蕭寒月醫好，三天後寒月走了，趙百年沒勸阻，趙百年的女兒幽蘭忙問她爹是否要寒月做他的衣砵傳人，趙百年稱是，認爲寒月是個奇才……

白眼親感受　寒生悟先機

趙幽蘭嫣然一笑，道：「女兒這半個月來，一直都是在想這件事情，倒是想起來幾種藥物，但不知道是否有用，請爹指教。」

「不要說了，我要好好想想。」

趙幽蘭轉頭看去，只見父親神色嚴肅，凝目沉思，似是正在想着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

她瞭解，趙百年考慮的，不完全是醫術運用和藥物調配，而是，這件事該不該作？

如果，眞的能配製出一種可延長生命的藥物，是不是應該讓它在世上出現。

趙百年聚集的財富相當的多了，這些錢，足夠他用上幾百年，也用不完了，金錢對他已沒有很大的誘惑力了。

× × ×

蕭寒月第二次來到永樂堂，已經是三個月後。

這三個月，他拚命工作，賺了二十多兩銀子，省吃儉用的積存起來，準備付給趙大夫，作爲診病的費用。

他已經完全恢復了健康，修長適度的身材，濃濃的劍眉，和一對閃動着神光的星目，稍顯黑一點的皮膚，油亮生光，和三個月前的蕭寒月，完全判若兩人。

一身洗的發白的青布衫褲，是販夫走卒的穿着，但却掩不住他那種英挺不羣的味道。

是十一月的隆冬季節了，所有的人，都穿上了棉衣長袍，但蕭寒月仍然穿着一套夾衣。

這已是他最體面的一套衣服了。

爲了償付診費，他節衣縮食的，連一套棉衣也沒有做。

一向車水馬龍的永樂堂，此刻却一片淒淸，兩扇紅漆大門，緊緊的關閉着，頓時令人興起了景物依舊，人事全非的感慨。

蕭寒月皺皺眉頭，暗中忖道：今天十一月十八日，不是趙大夫休診的日子，是不是出診去了？

舉手叩動門環，兩扇木門呀然而開。開門的是趙福，呆呆的望着蕭寒月，似乎是已經不認識了。

這也難怪，這三個月來，蕭寒月的變化太大了，趙福每天看到上百的病人，自然是不會對蕭寒月有特別的記憶了。

「趙福！記不得我了，我是蕭寒月。」

「啊！蕭公子，難怪有點面熟！」

蕭寒月笑一笑，道：「趙大夫呢？」

「趙大夫？」趙福呆了一呆，目光左右轉動。

蕭寒月也有了警兆，但他心中坦然，站着未動。就這一瞬的工夫，兩個灰衣大漢，已疾奔而至，堵住了蕭寒月的退路。

蕭寒月目光微動，發覺兩個大漢的腰中，似乎是都帶有傢伙，不禁一皺眉頭。

一個青袍長髯的中年人，由庭院中走了過來，他步履從容，穩健，但速度很快，似乎是剛看到人，已到了蕭寒月身前三尺左右。

他停下腳步，目光凝注在蕭寒月的臉上。兩道射來的目光，烱烱逼人，如具形體，似是要看穿人內腑心事。

蕭寒月心中坦蕩，笑一笑，道：「我要見趙大夫。」

「你是……」

「蕭寒月，趙大夫的病人！」

青袍人淡淡一笑，道：「你不像是有病的人？」

「三個月前趙大夫看好了我的病，我却欠了他一筆診病的費用，我攢下了三個月的工錢，特地來送上診費。」

「你來晚了……」

趙幽蘭緩步由一側廂房中行了出來，一身白衣，長髮披肩，但容色蒼白，眼窩深陷，人也似瘦了很多。

只有三個月的時間，活潑美麗的趙姑娘，完全變了樣子，變的憔悴支離，動人憐惜。

蕭寒月呆了一呆，道：「妳是趙姑娘？」

「是……」淒涼一笑，接道：「爹本想留下你的，但你却不肯體諒我爹的心意……」

「我……我去作工賺錢……」

趙幽蘭歎息一聲道：爲了付診病費用？」

「是的！趙姑娘，大夫看好了我的病，我總不能……」

「總不能不付診費，是嗎？爹說你風骨稜立，果然不錯，你賺了多少銀子？」

蕭寒月取出銀子，道：「只有廿多兩，姑娘，我知不夠，趙大夫對我有救命之恩，就算付上千兩銀子也應該的，但我只有這麼多。」

「唉！我如不代爹收下，你一定不會安心……」趙幽蘭伸手取了一塊碎銀，接道：「蕭公子，我爹的診費向例是一兩銀子，我代他收下了，你可以安心的回去了。」

她神情沉重，滿懷憂苦，但仍然保有着大家風範，言詞之間，對蕭寒月雖有抱怨之意，但却無遷怒之心。

蕭寒月腹有詩書，如何聽不出言外之意，但他不明白發生什麼事情？和自己不願留下有什麼關係？

「趙姑娘……」蕭寒月有些惶惑的接道：「趙大夫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爹失踪了……」

蕭寒月吃了一驚，道：「失踪了……」

「是的！就在你離去後第三天的晚上，我爹突然不見了。」

蕭寒月鎭定一下心神，道：「怎麼會失踪的？……」

終於忍不住滾下來兩行淚水，趙幽蘭黯然

的接道：「我不知道，我記得那一夜，爹還跟我談到你，說你悟性很高，希望找到你，說服你，跟他學醫，初更天，我才離開爹的書房，就在那一夜，他失踪不見了，直到現在，沒有消息！」

蕭寒月道：「沒有派人找過？……」

「找過了，我們已經搜尋兩個多月……」

接話的是那青袍人。

蕭寒月望了青袍人一眼，道：「有沒有綫索？」

青袍人道：「沒有！所以我們在等……」

「等！等什麼？」

「等消息，有人擄走了趙大夫，必有目的，等他們開來的條件？」

蕭寒月沉吟一下，微微搖頭。

青袍人接道：「我知道，這辦法不是很好，但是却想不出更好的法子來，趙大夫是江南第一名醫，他的失踪是震動金陵的大事，金陵府中的捕頭衙役，已全部出動，暗中查訪，水旱碼頭，要道通衢，也都派了暗卡監視，連七王爺府中的侍衞都全部出動了，可是還查不出趙大夫的下落……」

上下打量了蕭寒月一眼，又道：「如果我



沒看錯，蕭公子也會武功。」

蕭寒月點點頭，道：「我練過，不過，却從來沒有用過！」

「噢！蕭公子的意思，是從來沒有和人動過手？」

「是！」蕭寒月對他點頭。

青袍人冷然一笑，道：「也沒有和人試過招？」

「沒有。」

青袍人臉色一沉，道：「蕭公子，今日來此，眞的只是爲了送上診費？」

「是！」

趙幽蘭突然接道：「這裏不是談話的地方，兩位請進入廳中再談吧！」

青袍人點點頭，道：「蕭公子請！」

蕭寒月心中明白，此刻想走也不成了，略一沉吟，舉步先行入廳。

這座廳房是趙百年過去看病的地方，佈設依舊，只是少了那些聚集待診的病人，看上去有些淒清。

趙幽蘭看着青袍人道：「張大人，蕭公子是謙誠君子，不會對付我爹……」

蕭寒月望了青袍人一眼，接道：「張大人是官府中人？」

青袍人道：「說我是官府中人，也不算離譜，不過，我不是正式食皇上俸祿的人。」

「蕭公子，張大人是七王爺禮聘的王府總教席，負責教導王府中護院侍衞的武功，七王爺對家父失踪一事，非常的重視，特地請張大人主持追查家父的下落。」

「原來是張總教席，在下失敬了！」抱拳一禮。

他是讀書知禮的人，英挺中另有一股文雅的氣度，和一般江湖中人，大不相同。

「蕭公子不用客氣，在下張嵐，我是受七王爺私人禮聘的人，不食俸糧，沒有官銜，七王爺非常敬重趙大夫的醫術，特地派我來協助金陵府王總捕頭，追查趙大夫失踪的事，蕭公子文武兼修，胸藏錦綉，對趙大夫失踪一事，想是別有看法了？」





回顧了趙幽蘭一眼，蕭寒月緩緩說道：「趙姑娘，允許寒月參與麼？」

「非常歡迎，蕭公子，我爹對你的才華、智慧，推崇備至，我相信爹的看法。」

「趙大夫對寒月既施恩澤，又加垂青，我也希望能爲這件事盡份心力……。」

目光轉向張嵐，蕭寒月緩緩接道：「張大人，首先我想說明，趙大夫救過我的命，不是他，我蕭某人恐怕早已病死，其次，我要說明我練過武功，但指點我練武的人，是個殘廢有病的老人，他傳我武功，但却從來沒有和我喂過招，我也從來沒有和人動過手，我究竟練到了什麼境界？我自己一點也不明白，甚至，我自己也很懷疑，我是不是眞會武功？……」

張嵐哦了一聲：「令師的大名是？……」

苦笑一下，蕭寒月答道：「我們相遇的很偶然，他病倒在路邊，我救了他，把他帶到一座荒廟裏，他胸羅很博，幾乎是無所不知，我很佩服他，就常去那裏，照顧他的生活，那裏離我的家不太遠，我每天一早送飯過去，侍候他，照顧他，他就傳我武功，但也只是口訣上指點，然後，讓我練給他看，不對的地方，他給我改正……」

「蕭老弟，那地方既然離你家不遠，你爲什麼不把他請入家裏去住，却要他留在破廟裏呢……」

「張大人，家母寡居，寒舍又非大家，實在不便帶一個男人住在家裏，不過家母很贊成我的做法，要我有始有終，寒月的家境很清苦，但家母却皆盡所能的在茶飯上力求豐盛，就這樣過了半年，直到一個大風雨的晚上……」

趙幽蘭無限關懷的問道：「以後又怎麼樣了？……」

「那一夜狂風大雨，雷電交作，只下的洪流滾滾，溝滿河平，平地積水三尺，寒舍亦遭水淹，我忙着照顧家母，對抗侵入屋中的洪水，直到天亮，雨勢稍歇，我冒着積水、濁流，趕到村外廟裏看看，但却已不見了那位老人家了……」

趙幽蘭接道：「被大水冲跑了？」

蕭寒月道：「應該不會，那座廟雖然香火早絕，但地勢很高，但住在東偏殿中，那是破廟中唯一的一間完好的房子，地上不見積水的痕跡，說明洪水未浸入廟裏。」

張嵐道：「他沒有告訴過你的名號麼？」

蕭寒月道：「他自稱無名老人，但我知道，他是不肯說出他身世姓名，寒月也就不好追問了。」

「他傳你些什麼武功？」

蕭寒月道：「劍術、拳掌，但最重要的是坐息吐納術，廟中無劍，我們以枯枝代劍。」

張嵐雙目凝注在蕭寒月的臉上，道：「以後，你就沒有再見過那無名老人？」

蕭寒月道：「是的！寒月一直找了七八天，可能的地方都去找過了，却沒有發現任何痕跡。」

趙幽蘭道：「蕭兄，令堂呢？」

蕭寒月道：「一年前，外婆來看家母，看到寒舍中清苦的生活，苦勸家母，暫回娘家居住，並要寒月同往，寒月原籍白楊村，只是一個小小的鄉村，除了牧牛和帮人作一些收割的工作之外，很難找到別的工作，我雖早有出外謀職的打算，但寡母在堂，寒月實在無法啓齒告禀，家母現由外婆接去……」

張嵐接着道：「所以，你就出來闖闖世面了。」

蕭寒月笑一笑，道：「我沒有衣錦榮歸的打算，只想賺些銀錢回去，置幾畝薄田，蓋幾間瓦舍，奉養高堂，安渡餘年，身爲人子，總不能讓含辛茹苦養我成人的寡母，常居親家，想不到我離家之後，竟然忽罹怪病，如非趙大夫仁心奇術，妙手回春，寒月想已病死異鄉了，我出身寒微之家，寡母孤兒，只是一個平凡的布衣小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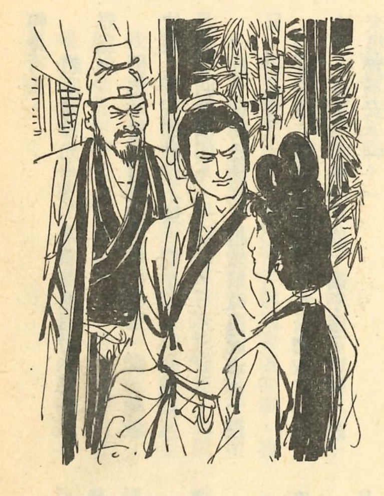
「不！蕭公子，家父閱人千萬，從未動傳授人醫術之念，但一見蕭兄，却驚爲奇才，認爲蕭兄是唯一可傳他醫術的人。」

趙幽蘭看看蕭寒月，神情莊重，說的話十分認眞。

蕭寒月淡淡一笑，道：「在下很慚愧，讀書未成，劍術也沒有學出了名堂，無名老人突然失踪，指教無人，學劍一事，也就半途而廢了。」

這的確是一件很平凡的事，像蕭寒月這樣的人，這樣的事，俯拾皆是，這世上又何止是千千萬萬呢。

張嵐淡然的笑一笑，道：「嗯！半年的時間，別說學劍了，就算是練一套高明的拳法，只怕也難得神髓，蕭公子，你坦然陳述身世，可證明確是個誠實的君子，技擊之術，非要十年的苦功，才能奠定基礎。蕭老弟，只要不是太庸碌的人，十年寒窗苦讀，就算未必能殿試掄元，名揚天下，但中個舉人，謀個一官半職的，並非什麼難事。但十年苦練，却肯定的不能在武功上有登峯造極的成就。」



言下之意，對蕭寒月十分輕視，也隱隱有着逐客的意思，但也完全認定了蕭寒月和趙百年失踪一案無關，洗脫嫌疑。

蕭寒月苦笑了一下，說道：「總教席的意思是……」

張嵐笑一笑，道：「蕭老弟，恕我明白的說，你恐怕帮不上忙，趙大夫失踪一案，撲朔迷離，難倒了很多刑案老手，區區在下，也很感困惑，我想，蕭老弟，奉上的診費，趙姑娘已代爲收下了，你可以安心了，如果沒有其他的事情，我想，你現在可以走了。」

蕭寒月吁一口氣，無奈地道：「也許，寒月眞的帮不上什麼忙，張總教席既如此說，在下只好告辭了。」

「留下來……」

趙幽蘭緩緩行前兩步，望着蕭寒月，接道：「蕭兄，我聘請你助我查這件案子，兼作我們趙家的護院，每月五百兩銀子的月俸……」

張嵐一皺眉頭，忖道：這丫頭好大的手筆，五百兩銀子的月俸，請了這麼一個沒有用的人……。

蕭寒月道：「趙姑娘，我很願意盡力，不過張大人說的對，我恐怕帮不上什麼忙……」

趙幽蘭道：「我相信爹的眼光，也相信自己的看法，蕭兄，請你賞我一個面子，留下來，如果俸銀方面，蕭兄不滿意，我還可以再增加……」

蕭寒月說道：「已經太豐厚了，我受之有愧……」

張嵐接道：「趙姑娘，我不干預妳用多少俸銀聘請蕭老弟作趙家的護院，但追查令尊失踪一案，却是不需要蕭老弟插手……」

輕輕吁一口氣，趙幽蘭緩緩說道：「爲什麼？……」

張嵐淡然一笑，道：「爲了令尊，蕭老弟不錯是學過武功，但時間只有半年，我相信是眞的……」

「一點不錯，張大人，寒月沒有說過一句謊言。」

張嵐輕視地道：「這就是了，學過半年武功的人，不管他天賦多高，師父多强，我相信很難派上什麼用場，再說，蕭老弟又從來沒有和人動過手……既不是江湖中人，也沒有江湖上的閱歷與經驗，我實在想不出，他如何能夠帮忙……」



「張大人，家父已失踪兩個多月了，仍是全無消息，我……」

張嵐臉色一變，冷冷說道：「趙姑娘，我姓張的插手此事，可不是職責攸關，而是七王爺對趙大夫一份眷顧，金陵府的精幹捕快，已全部出動，王府的侍衞，也有大半動員。其他金陵城中的英雄、鏢師，也全部看我張某人的薄面，在暗中查訪、偵緝，也許妳趙姑娘這幾天看我坐在府中未動，但縱橫二百里，已佈成了一張嚴密的大網，我不想蕭寒月破壞了我的佈署……」

蕭寒月急急接道：「張大人說的對，趙姑娘，我練的只是一些强身保命之術，和人動手，未必有用，而且，我對江湖上的人人事事，更是一無所知，就算張大人要我帮忙，我也不知如何下手，寒月只能以一瓣心香，祈求趙大夫早日脫險歸來，趙姑娘多多珍重，寒月這就告辭了。」

抱拳一禮，轉身行去。

趙幽蘭還未來得及出言呼叫，張嵐已大聲喝道：「站住！」

蕭寒月停下脚步，呆了一呆，道：「張大人……」

張嵐冷冷接道：「永樂堂雖已休診，但趙大夫失踪案情，外面尚未詳知，縱有傳言，也是出於揣測，蕭公子既然來了，那就只好委屈一下留下來……」

蕭寒月道：「張大人的意思是……」

張嵐接道：「等我們找回趙大夫，你再走不遲。」

蕭寒月道：「這個……」

趙幽蘭道：「蕭兄已允小妹之聘，保護家母和小妹的安全，總不會言而無信吧？」

張嵐看了趙幽蘭一眼，冷笑一聲，道：「蕭老弟，這是最好的台階了……」

蕭寒月雙目中突然暴射出兩道光芒，冷厲的看着張嵐，接道：「張大人，你不許我挿手趙大夫失踪一案，這個我不會怪你，也許在下，眞的無能帮忙，但語含諷激，輕藐寒月，這就未免有失忠恕之道了。」

張嵐被蕭寒月那突發的氣勢所懾，呆了一呆，忽然大怒道：「姓蕭的，人貴自知，我對你客氣，完全是看在趙姑娘的份上，你是讀過幾天書的人，大概也知道禍從口出這句話的意思……」

蕭寒月冷然地接道：「士可殺不可辱，我雖一介寒生，但一不犯王法律條，二不作奸犯科……」

趙幽蘭黯然接道：「蕭兄，張大人是身份尊崇的，爲了我爹降尊紆貴，挿手是非……」

張嵐還想發作，但趙姑娘這一接口，只好强自忍下心頭怒火，道：「罷了，罷了，趙姑娘，你帶他去吧！免得我看到生氣。」

蕭寒月也蹩了一腔怒火，還想頂撞幾句，但趙幽蘭已搶先說道：「蕭兄，這邊請吧！」眼看趙姑娘滿臉祈求的神色，蕭寒月只好轉身行去。

趙幽蘭搶先一步，帶着蕭寒月行入了一座雅室。

仍然是蕭寒月三個月前住的那一間，佈設依舊，打掃的纖塵不染，似乎是，早知道蕭寒月還要回來似的。

理一理鬢邊散髮，趙姑娘微笑說道：「蕭兄，委屈你了。」

搖搖頭，蕭寒月微笑道：「張總教席盛氣凌人，在下一時控制不住，幾乎壞了事情，想來很覺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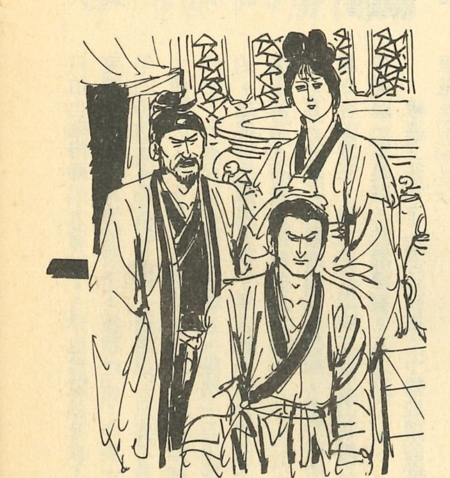
趙幽蘭蒼白的臉上，微現紅暈，笑道：「君子不爭一時，蕭兄，先請休息一下，我這就要他們替蕭兄準備衣物……」

「趙姑娘，我很想爲趙大夫的事，盡盡心力，只不過在下的閱歷有限，恐怕會使姑娘失望。」

「蕭兄，我爹在失踪前一再稱讚你，决非無因，大丈夫豈可妄自菲薄。」

幾句話，激起了蕭寒月萬丈豪情，笑一笑，道：「說的也是，無論如何，在下總要勉力一試。」

× × ×



三日時光，匆匆而過，蕭寒月雖然足未出戶，但他没有浪費這三天時間，苦苦思索事情發生的經過，由撲朔迷離的案情中，捕捉到一點靈光。

但苦惱的是，他無法展開求證行動，他知道，一旦行動，必會引起張嵐的誤會。

趙幽蘭常來探望，但絕口不提案情。

趙百年的侍童趙福，被趙幽蘭指派侍候蕭寒月，趙福很盡職，常常侍候左右。

這日，掌燈時分，趙姑娘又來看望，蕭寒月四顧趙福不在，吁口氣，低聲說道：「趙姑娘，趙福是……」

趙幽蘭笑了一笑，接說道：「是不是偷懶了……」

「不不不，姑娘，在下實在用不着別人照顧，我是想瞭解一下趙福的來歷。」

趙幽蘭何等聰明，豈會聽不懂弦外之音，呆了一呆，道：「你懷疑趙福？……」

神色一怔，蕭寒月緩緩說道：「趙大夫失踪已兩個多月，消息全無，如果對方用心是在勒索銀子，早該有消息了？」

花容慘變，淚水盈睫，帶着七分的無奈，趙幽蘭黯然說道：「這麼說，我爹，他……」

「我只能肯定，對方不是勒索金銀，但也不會加害趙大夫，如果對方存心加害，可以在府中下手，用不着把他帶走。」

帶一個大活人走，比殺一個人痲煩何止十倍。

趙幽蘭點點頭，道：「既沒有加害之心，也不是勒索金銀，那他們的目的是？……」

蕭寒月接道：「這就是我們要查的原因了，趙大夫醫術絕世，我想，失踪一案，和他的醫術有關？」

拂拭去雙目中含蘊的淚水，趙幽蘭吁一口氣，道：「蕭兄，照你的說法，我爹還活在世上了。」

「是的，至少在目前，他還不會有性命之虞，他的價値，是他的救人本領，問題是什麼人擄去他？爲了什麼？」

趙幽蘭道：「蕭兄，會不會是爲了要我爹爲他診病？」

蕭寒月沉吟了一下，道：「如果只是診病，他們可以到永樂堂來，也可以正大光明的把趙大夫請去，用不着把令尊擄去……」

目光凝注在趙幽蘭的臉上，接道：「我相信令尊被人擄去，必爲一個特殊的原因，而且和醫術有關……」

「特殊的原因？和醫術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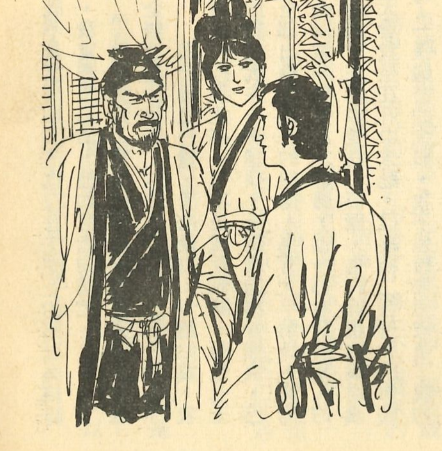
趙幽蘭思索了一陣，輕輕歎息一聲，接道：「蕭兄，我想不出什麼原因？不過，這和趙福有什麼關係？」

蕭寒月道：「如果趙大夫有什麼隱密的事，趙福是最可能知道秘密的人？」

「爹和我無話不說，知道最多秘密的人，應該是我。」

蕭寒月道：「除了妳之外？」

趙幽蘭呆了一呆，說道：「趙福一直都在侍候我爹的生活起居，也是最接近我爹的一個



人，不過，他又怎麼可能會出賣我爹呢？」

蕭寒月想了一想，道：「我想不一定是出賣，也許他只是無意的洩漏了什麼？」

這時，趙福捧着一個茶盤行了進來，道：「蕭公子，姑娘，剛泡的茶，兩位喝一杯。」

趙幽蘭兩道目光，盯注在趙福的身上。

蕭寒月也在打量趙福。只見他神色自若，倒好兩杯茶，才發覺蕭寒月和趙姑娘都在瞪着他，立刻怔在那裏。

趙幽蘭道：「蕭兄，瞧出了什麼沒有？」

蕭寒月吁一口氣，道：「也許是在下多慮了……」

看看趙幽蘭，趙福有些茫然的說道：「姑娘，我……」

「你一直照顧我爹，也住在他的臥室附近，那一夜難道沒聽到一點動靜？」

「沒有，姑娘，我是第二天給老爺送早茶，叫不開門，才發覺……」

蕭寒月接道：「趙大夫失踪前一兩天，可有什麼異狀？」

趙福沉思了一陣，搖搖頭。

蕭寒月陷入了苦思之中，雙眉緊鎖，木然不語，趙幽蘭幾次想出聲招呼，又强自忍了下去，不便驚擾，只好靜靜的陪坐一側。

趙福手上端着兩杯茶也楞在了那裏。

雅室中一片靜，靜的落針可聞。

蕭寒月突然站了起來，道：「比醫病更重要，但又和醫術有關的事情是什麼？」

他似是在自言自語，但趙幽蘭却立刻接道：「救命。」

蕭寒月搖搖頭，道：「一個要大夫救命的人，應該不會用這種强行擄刼的手段，何況，以令尊的絕世醫術，如果救了兩個多月，還救不了那人的命，那人早就死了。」

「爹說你是個才智內蘊的人，果然沒有看錯……」

蕭寒月並沒有受到讚美的喜悅，緩緩把目光轉注到趙幽蘭的臉上，神情肅然。接道：「趙姑娘，有胆識的聰明人，常常會未雨綢繆，但我想不通的是，這和醫術有什麼關係？」

趙幽蘭喃喃自語道：「未雨綢繆……未雨綢繆，難道有人想長生不死？」

蕭寒月神色爲之一懍，道：「姑娘，令尊的醫術，眞的能使人長生不死？……」

「我爹從來沒有承認過，他實在是有這種能力，他是具有一代醫學天才，延長人的壽命，應該是能辦的到，但我爹一向主張順天行事，藥醫不死病。」

「這麼說來，令尊早些時爲揚州鹽商胡子鏡續命一月的事，果是眞的了？」

「我不知道，蕭兄，爹沒有告訴過我這件事，我也沒有問過，蕭兄，我們父女之間，除了親情之外，很像朋友，爹和我常常談些醫術上的問題，我所學有限，不能給他什麼大的帮助，但我常常想一些醫道上困難的事情，和他爭執，啓發他追求醫術上更高的成就，這也是我對爹唯一的帮助，但我們父女，却是很少談病人的事。」



想到父女們秉燭夜談，爭論醫學上諸多問題的樂趣，如今父親失了踪，消息全無，不禁泫然欲泣。

蕭寒月道：「姑娘，如果令尊眞的有爲人延壽續命之能，誰會知道這件事情？」

趙幽蘭心中忽然一動，急道：「爹在失踪之前，有一夜，我們談到了長生之術……」

但聞砰然一聲，趙福手中兩隻茶杯，突然跌落在地上。

蕭寒月霍然轉頭，逼視着趙福。

趙幽蘭目光也投注過來。趙福惶然的說道：「小姐，我該死，我再去取兩個杯子。」轉身欲去。

「趙福……」蕭寒月冷冷接道：「算吧！也許你是無意的……」

趙福停下脚步，道：「蕭公子，我並沒有作什麼！」

趙幽蘭道：「趙福，我爹待你不薄，你怎麼出賣我爹，蕭公子提到你，我還不信，想不到你眞的作的出來。」

趙福噗的一聲，跪了下去，道：「小姐，老爺對我好，醫好我娘的病，又把我收留府中，如今我一家人過的詳和安樂，這都是老爺所賜，就是要殺了我，我也不會作出對不起老爺的事情。」

「那……」

蕭寒月接說道：「趙姑娘，趙福說的是實話……」

趙幽蘭惑然道：「蕭兄，我不懂。」

「姑娘，讓我問趙福幾句話，也許能把我的推想串連起來。」趙幽蘭點點頭，溫順的行到蕭寒月的身邊。

她堅持留下蕭寒月，一是受到父親對蕭寒月誇讚的影响，二是，她對這個風骨稜立的年輕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有讀書人的文雅，但又多了一種書生缺少的堅毅，那是一種具有上乘內功的人所特有的風標、氣質。

但現在，趙幽蘭發覺了，父親確具有獨特的眼光，蕭寒月這個年輕人，當眞是一顆土中明珠，稍經拂拭，已顯出他耀目的光華。

伸手挽起趙福，蕭寒月和氣的說道：「你聽到了趙大夫和趙姑娘談起深奧的醫學道理，能爲人延壽續命這事的了。」

趙福點點頭道：「我是無意聽到的……」

蕭寒月笑一笑，道：「我知道，但你却又在無意中，把這些話說了出去。」

趙福又點點頭。要言不繁。簡簡單單兩句話，立刻就把事情問出了眉目。趙幽蘭忍不住道：「趙福你說給誰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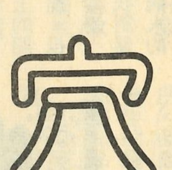
趙福道：「雨花樓的帳房先生。」

「李帳房，他應該不會呀……」趙幽蘭有些茫然了。

蕭寒月道：「趙姑娘，雨花樓是個什麼地方？」

雨花樓是金陵城中最大最大的一家酒樓，那裏的酒菜相當貴，但也最精緻。那不是蕭寒月這樣苦哈哈的人去的地方，那裏一餐酒飯數兩銀子，是很普通平常的價錢。（未完·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虎穴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鐵虎在前引路，喀麗絲公主和鳳棲梧在後面，三人來到亡魂洞口，一陣狂風從洞內吹出，還夾雜有聲响，「飛鳥帮」的人也跟踪而至，他們只好入洞躲避，石洞似是人工砌成，看來不止一個出路，三人摸索前進，見有一扇形如門戶的石屏風，鐵虎將石屏風推開，原來裏面有機關，三人跌落一個圓形的洞穴，洞穴內有一張大網將他們承住，他們從繩網一角躍到穴底，另有一扇暗門，一蓬金色的光芒便透入，照亮門後的石屏風，上面寫滿篆文，轉過石屏風數丈又有一扇石門，推開石門赫然是一座山谷，綠草如茵，另有天地……

奸徒施毒手　嬌嬌受污辱

鳳棲梧道：「瘋子不可理喻，在某種環境直接危害到別人的安全，有時明知無辜也不能不下手。」

鐵虎道：「一個人所以變成瘋子原就有很多很可憐的原因。」

喀麗絲突然又插口道：「你們看這個石室。」

鳳棲梧已留意到石室既不是方，也不是長，而是不規則的一截四方，一截長的，七扇門也就在其中。

鐵虎看着喃喃道：「這個人是瘋子，將好好的一座屋子弄成這樣子。」

鳳棲梧道：「我看這是按七星排列，七扇石門正好在七星方位。」

鐵虎道：「是奇門遁甲那種東西？」

鳳棲梧目光一轉再轉，道：「應該就是了。」脚步一動，踩在門外的地上。

那間石室的地面用一方方石塊砌成，表面看來並沒有什麽不妥，鳳棲梧却是小心翼翼的。

喀麗絲正要跟上去，鳳棲梧已回頭道：「你們等一等，讓我先走一遍看看。」

喀麗絲脫口道：「鳳大哥，這就是隨便走相信也沒有問題的。」

鳳棲梧道：「還是小心一點的好，若是沒有作用，也不會花這個心思。」

鐵虎亦道：「奇門遁甲這門子學問很邪，我們既然不懂還是不要亂動，也免得影响他。」

喀麗絲聽他們說得這樣嚴重，舉起的脚步不由放下，只是呆看着鳳棲梧。

那刹那之間，他們眼中的鳳棲梧突然由一個變成了七個，再一變變成了九個，眨眼間整個石室都見鳳棲梧在走動。

喀麗絲忍不住道：「我是眼花了，怎會這樣的。」

鐵虎搖頭道：「你不是眼花，我也不是，這就是奇門遁甲的奇妙之處。」

喀麗絲道：「你也看到了？」

鐵虎道：「這勉強可以解釋是幻覺，但怎會有這種幻覺，我却是說不出。」

喀麗絲道：「他却是懂得這種奇門遁甲。」

鐵虎微喟道：「飛鳥帮乃是天下第一大帮派，這個人這麽年輕便成爲飛鳥帮的帮主，當然有過人之處，他雖然不是我們的族人，我仍然有些信服他會替我們主持公道。」

喀麗絲目光陡然亮起來，她雖然國破之後才認識鐵虎，亦清楚這個人的脾氣，要他服一個人談何容易，何況是外族人。

說話間，他們眼前的幻像已完全消散，鳳棲梧卓立在原地，目光却落在石室正中的地方上，一塊石板正從那兒軋軋的升上來。

石板上刻着字，與方才他們看到的一樣，顯然也是以指刻出來的。

喀麗絲一面看一面道：「你能够脚踏七星，將這塊石板升起來，可見得你在奇門遁甲方面有相當研究，你若是有耐性可以在這裏休息休息，然後到後面的山洞替我解決難題，那需要耐性，學識，智慧，當然也是有些危險，若是不想冒險，那可以在這裏住下來，日子雖然不會有趣，但可以不愁溫飽。」

鐵虎待喀麗絲唸完了才道：「這是說後面那個山洞非獨不是出口，而且很危險的了。」

喀麗絲道：「他只是說有些危險。」

鐵虎道：「天知道他心目中的有些是什麽程度，這個七星陣已經够麻煩的了，看字裏行間，却是完全不是一回事的。」

「事實也難不倒鳳大哥。」喀麗絲目光向鳳棲梧。「你看他走起來不是很輕鬆麽？」

鐵虎搖頭。「我可是走不了，就連他是怎樣走的我也看不透。」

鳳棲梧應道：「這只是習慣熟練，就像那街頭變戲法的，動作不也是快到看不出來？」

鐵虎大笑道：「道理是這樣，但肯定像你這樣承認的人只怕不多。」

鳳棲梧道：「不錯有許多人用種種奇怪的理由來解釋奇門遁甲，但以我所知大都是由於敎導他們的人也是這樣解釋。」

鐵虎點頭道：「這其實也難怪，方才在我的眼中，你也是化身千百。」

鳳棲梧道：「你若是不留意我的身形變化就不會有這種現像。」

鐵虎笑道：「這可是不容易。」

鳳棲梧道：「奇門遁甲這門子學問其實也就是針對人心的弱點。」

鐵虎道：「什麽時候我倒要向你請敎一下。」

鳳棲梧道：「最好就不是在這裏。」

鐵虎失笑道：「我也是不希望被困在這裏，外面還有事等我們去做。」

鳳棲梧輕歎一聲。「冒充飛鳥帮這件事必須有一個明白，那些人手段如此殘忍，要阻止他們的行動不容易，烏鴉他們只怕未必能够應付得來，而我的失踪對他們當然有多少影响。」

鐵虎問：「烏鴉他們是你的手下？」

鳳棲梧點頭道：「我們分頭追查那些人，相約三日後在原地會面。」

鐵虎大笑道：「有三日時間我們難道還走不出這兒？」

鳳棲梧道：「我就是有這種感覺，當然我這種最好就是錯覺。」

鐵虎道：「目光好像我這樣銳利的人方才不也是有錯覺？」

鳳棲梧一笑，道：「我們先看看其餘那六間石室，若是沒有發現便先吃東西，好好的休息一下，然後進去後面的石洞看一看。」

鐵虎道：「你這個人也眞够冷靜。」

鳳棲梧道：「我只是有疲倦的感覺，恐怕不能够冷靜的應付危險。」

鐵虎嘟喃道：「這該是謹愼了，飛鳥帮有一個你這樣的頭兒，又怎能不稱霸中原？」

鳳棲梧道：「那只是上下一心，齊心合力，也所以對於那些破壞飛鳥帮聲譽的人，飛鳥帮上下都絕不會袖手旁觀。」

鐵虎說道：「幕後指使他們的那個人若是朱元璋，你們又怎樣？還不是束手無策？」

鳳棲梧道：「我不能對你們允諾什麽，只可保證一點，這件事一定會公平。」

鐵虎大笑道：「有你這句話已經足够。」舉步走前去。

喀麗絲要阻止，鳳棲梧已道：「這個七星陣只是要試一試來人對奇門遁甲的認識，並沒有其他機關埋伏，大可以放心走去。」

喀麗絲這才放心走下來。

× × ×

其餘那六間石室並沒有任何特別，也沒有任何發現，他們再繞着屋子走一匝，肯定沒有問題了，鐵虎才跳下去抓住了一頭鹿，以熟練的手法去皮洗乾淨。

喀麗絲鳳棲梧那邊已將火堆起來，這一頓烤鹿當然吃得痛快。

他們也就歇在小屋外，對於那座小屋，他們都有一種不知道怎樣的感覺。

之後到底過了多久，他們都沒有計算，也不知道如何計算。

鳳棲梧是第一個醒來，隨即被眼前的景色驚呆，那簡直就是換了另一個不同的環境。

那個地方非獨光亮了很多，而且呈現出一種瑰麗悅目的光彩。

光綫從上方透下來，鳳棲梧仰首望去，終於看到天空，那種高度却令他爲之心寒，周圍的石壁更就像隨時都會倒塌下來的。

石壁的顏色七彩繽紛，只有接近湖水的十來丈才長滿青綠色的種種奇怪植物，鳳棲梧見識雖然豐富，却是從未見過。

天光從圓形的洞口射進來，再由那些

七色繽紛的石壁一層一層折射下去，形成一種非常瑰麗的色彩，簡直就像是傳說中的神仙境界。

鳳棲梧看着看着怔在那裏，一直到鐵虎醒來，鐵虎第一句便道：「老天，這是什麽地方？」

喀麗絲是給他們的語聲驚醒，睜着睡眼亦是夢囈的問道：「我們怎會到來這裏的？」

鐵虎這時候亦已看清楚，道：「這就是我們昨夜進來的地方，不過天亮了，天光之下看來這樣。」

喀麗絲道：「這看來更美麗，是那些石壁的關係？」

鐵虎突然道：「我知道這是什麽地方了。」

鳳棲梧接問道：「是不是傳說中的金銀井？」

鐵虎一怔道：「你也知道金銀井？」

鳳棲梧道：「傳說金銀井在大漠中，每到中午便有金銀的光芒射出來，乃是孔雀皇朝的藏寶所在，可是見過金銀井的人不多，能夠從金銀井裏將金銀拿上來的人更加就一個也沒有。」

喀麗絲道：「那是因爲金銀井中有孔雀王的詛咒，任何移動井中金銀的人都沒有一個能活命。」

鐵虎接道：「有說那除非是孔雀王朝的繼承人，帶着皇朝的聖物，才能夠成功的下去，將所有的金銀拿出來，重建孔雀皇朝。」

「據說孔雀皇朝已經完全滅亡，沒有傳人，那些金銀已成爲無主之物，只要福氣大的好人又有緣，便能夠承受。」喀麗絲對於這個傳說顯然非常熟悉，隨口說出來。

鐵虎打了一個哈哈道：「那我們非獨是好人，福氣也很大的了。」

鳳棲梧笑笑。「這只是傳說，以我看那些未必是金銀，只是一種有色的石子，正午給陽光一照便發出金銀的光芒來，因此而有那麽傳說。」

鐵虎道：「我承認可能是因爲有這個金銀井才有這個傳說，但那種却未必是石塊。」

鳳棲梧沉吟道：「我們從這兒望上去，所見的都是石壁，只是那種反光細看下也的確很像是金屬的反光。」

鐵虎道：「這你是沒有我的清楚了，家父是一個五金匠人，我自小便懂得分辨各種金屬的色澤。」

鳳棲梧道：「金銀井也就在亡魂洞附近，你既然知道亡魂洞所在，也當然留意過金銀井這地方。」

鐵虎道：「就是沒有興趣下來看看，對於這個地方我是有一種恐懼。」

鳳棲梧會意道：「金銀既然是眞的，孔雀皇朝的傳說當然也可能是眞的了。」

鐵虎道：「你應明白我們的信仰，還有你若是到過那上面看見金銀井的外貌，相信也一樣會感到恐懼不敢以身犯險。」

鳳棲梧道：「那之上是怎樣的？」

鐵虎道：「那其實是一個山谷，只是別的山谷見地面，這個山谷却是一個大洞，從上面看下去，深不可測。」

鳳棲梧道：「山谷莫非就在亡魂洞後面？」

鐵虎點頭道：「那周圍都是一塊塊奇大的石壁，要下去谷口已經不容易，我的一個朋友曾將一塊石推下去，却是聽不到石塊着實的聲音。」

鳳棲梧歎了一口氣。「這個洞的確是深得很，也是說，我們是不用想從這裏攀上去的了。」

鐵虎苦笑：「就是石壁也不易立足，金銀既滑且硬，我沒有信心立足其上。」

鳳棲梧道：「你沒有信心，我當然也沒有的了，換句話說，我們只好進屋後那個山洞碰碰機會。」

鐵虎嘟噥道：「若是能夠進來的便是主人，我們都已經富甲天下。」

鳳棲梧道：「世間的事情往往就是這樣，那麽多金銀在眼前，非獨碰不到，反而要担心如何離開，可見財富並不重要，自由才是可貴。」

鐵虎道：「家父老早便已教我差不多的道理，所以我未爲功名富貴所動。」

喀麗絲說道：「好像你們這種人並不多。」

鐵虎道：「公主不也是，一心一意只爲了我們的族人。」

喀麗絲歎息：「可惜做不了什麽。」

鐵虎道：「有這個心意我們已經感激之極。」

喀麗絲搖頭道：「我們還是想辦法看如何離開，我們的族人……」

鳳棲梧截道：「那邊山洞若是我們推測沒有錯，應該就是奇門遁甲之類的佈置，當然會比石屋中的七星陣更複雜，在我沒有摸清楚之前，兩位還是留在外面，以便接應。」

鐵虎道：「你放心，我雖然是急性子，但也看環境。」

喀麗絲當然沒有意見，只是以一種仰慕的眼神看着鳳棲梧，從這種眼神已可以看出她完全信賴鳳棲梧的了。

× × ×

洞口沒有燈，洞內有，七丈後一面石屏風將燈光隔絕，那面石屏風上，也有字留下，告訴要進洞的人考慮清楚，裏頭是一個揉合了兩儀三才四象五行六合七星八卦九宮變化的佈置，穿過了這些變化，才能夠面對要解決的難題。

看到那塊石屏風的字，鐵虎不由苦笑：「這人不是野心太大便是一個瘋子。」

鳳棲梧點頭。「有人說瘋子其實就是天才，我就是想不出如何能夠將那許多變化揉合在一起。」

鐵虎忽然問：「老弟，你現在是什麽感覺。」

「頭大如斗。」鳳棲梧微喟。「教我奇門遁甲的師父說最多不錯可以將所有的陣法揉合在一起，但那種複雜，固然會令人爲難，但同樣自己也一樣會昏頭昏腦，結果連自己也進出不了。」

「複雜──」鐵虎大搖其頭。「這却說還不是難題，老天，怎樣才是？」

鳳棲梧又何嘗不想知道？

轉過那面石屏風，他們終於面對那個揉合了八種陣法變化的怪陣，那是人工配合天然，由一條條大小粗細不同的石柱組成，從外面望去，也不知道有多深遠。

驟看之下，他們並沒有什麽感覺，再看便覺得有些目眩，細看那些石柱竟好像會移動。喀麗絲第一個有反應，以手加額搖搖頭，道：「我看不下去了。」

鐵虎苦笑道：「我也好不到那裏。」轉問鳳棲梧。「老弟，你覺得怎樣？」

鳳棲梧道：「不大舒服，却是不能不看下去，我不到進口根本不能夠進去。」

鐵虎道：「石陣內像有不少人骨。」

「不錯，那相信是之前掉下來的人硬闖進去，希望闖出一條生路，結果困死在石陣內。」

鐵虎問：「你能否看出其中奧秘？」

鳳棲梧道：「要花相當時間。」一頓接道：「這樣好了，你們到處看看是否有其他出路，我留在這裏，看能否看破其中變化。」

鐵虎不假思索道：「也好，反正我們留在這裏也起不了作用，而說不定眞的有其他出路。」

鳳棲梧隨即盤膝坐下來，閉上眼睛一會才再張開，仔細打量那個石陣。

鐵虎喀麗絲靜候了一會，悄然退出。

× × ×

沒有其他的出路，鐵虎喀麗絲找了四天，終於絕望，他們亦曾經考慮過爬上去，鐵虎甚至施展輕功，嘗試往石壁攀升，但最後還是放棄。

石壁實在太陡峭，可以着足的地方未免太少，鐵虎攀升了數十丈，往下望不禁由心寒出來，往上望，却爲之絕望，最要命的是再上石壁非獨光滑，而且不容易寄身其上。那就是要將釘子之類的東西釘進去也很困難，他終於能夠證實那是金壁，一個大金礦。

他雖然不能夠確定那些黃金是人爲藏金經過大變動變成這樣子還是怎樣，能夠證實黃金的確存在，解開金銀井之謎已經很開心。

他們用膳的時候都會進去山洞看看鳳棲梧，每一次，鳳棲梧都是聚精會神的在地上以指刻劃着許多綫條，而第四天傍晚進去的時候，鳳棲梧已置身三行石柱當中，已有進展。

他們却並不因此感到快樂，在鳳棲梧的面上他們只看到憂慮，一絲笑容也沒有，那等於告訴他們其實並沒有多大進展。

到底需要多久才可以經過這個石陣？他們不知道，也不敢催促鳳棲梧，只是在陣外等候，鳳棲梧有時候也退出來，在地上畫綫計算。鐵虎喀麗絲一旁看着，逐漸也看出興趣來，在鳳棲梧的指點下也終於窺到了奇門遁甲的門徑。

這樣的日子當然不太難過。

當然他們怎也想不到與之同時江湖上已出現了一個很大的變動。

× × ×

災禍在華山開始，首當其衝的是華山派現任掌門人玉嬌嬌。

雪谷一戰敗走，她隨即回到華山，削髮爲尼，改了一個法號慧因。三千煩惱絲雖然盡去，她的煩惱並沒有隨之而逝，只有每天誦經來保持心境的安寧。

靜室在華山絕龍嶺後，與她同時打坐的還有八個女尼，每一個都已經修練到四大皆空，心如止水的地步。玉嬌嬌是希望藉着她們的幫助，使心靈得到安寧，在虔誠的誦經聲中，無論如何都會有些影响。

那八個女尼完全明白玉嬌嬌的心意，也眞心眞意協助玉嬌嬌脫出魔境。

日子過得很平靜，絕龍嶺不易上，一般人也不知道絕龍嶺後有一間這樣的靜室，甚至武林中人。

南宮望當然例外，他曾經是玉嬌嬌的未來夫婿，與玉嬌嬌曾相戀過一段日子。

他雖然沒有到過絕龍嶺這個靜室，要找到去並不是一件怎麼困難的事。

靜室其實是一個天然石洞，用一塊巨石擋着，那塊巨石也正如其他一般的密室門戶，非獨封得緊密，而且經過特別設計，不知道其中秘密的人不容易將之弄開。

南宮望出現在這塊巨石前面的時候衣衫破損，頭髮散亂，非獨眼睛，外露的皮膚都呈現出一種怪異的嫣紅色，他跌跌撞撞的走來，一面嘶聲大叫：「嬌嬌──」

他的語聲直透進靜室之內，玉嬌嬌也聽得出他中氣不繼，彷彿帶傷在身。

她沒有回答，南宮望也沒有停止呼喚，叫到聲音也嘶啞了。

八個女尼誦經不已，眼蓋低垂，無動於中，玉嬌嬌心却逐漸亂起來。

她終於歎息一聲，道：「讓他進來，看他到底是什麼回事。」

八個女尼一聲佛號，接近石門的兩個飄然離開蒲團，掠到石門旁邊，伸手同時抓住了石門旁邊的兩個輪軸，一左一右轉動起來。「軋軋」聲中，那塊巨石緩緩移過一旁，南宮望一手伸進，跌跌撞撞的走進來，玉嬌嬌目光及處，脫口道：「你是怎樣了？」

南宮望喘息着道：「鳳棲梧以九陽神功傷了我。」

玉嬌嬌一怔。「他怎會……」

南宮望道：「我是迫他出手，這件事，他是休想脫得了關係。」

玉嬌嬌當然明白是那件事，搖頭道：「我早就說過，這是我的事，與任何人都沒有關係。」

南宮望大呼道：「嬌嬌……」

玉嬌嬌冷截道：「貧尼慧因。」

南宮望長歎，滿頭汗落淋漓，一個身子搖搖欲墜，伸手扶着旁邊牆壁才穩定下來，喃喃道：「我還是來錯了。」

語聲一落，轉身往外走，玉嬌嬌脫口呼道：「你要到那兒去？」

「那兒還不是一樣？」南宮望淒然一笑，道：「我到來只要是見你的最後一面，原以爲到這個地步，你是會說幾句中聽的話……」

玉嬌嬌搖頭。「我是欠你很多，但我會想辦法補償的。」

南宮望一笑道：「算了。」舉步繼續往外走，這片刻他的面色又紅了幾分，脚步簡直就是拖着走。

玉嬌嬌喝道：「你不能這樣離開。」

南宮望笑問：「爲什麼不能。」一提眞氣，挺起胸膛，脚步也變得很有力。

玉嬌嬌接道：「你中了九陽神功，只有九陰眞經上記載的療傷方法才能夠解救，也只有練過九陰眞經的人才知道如何施用。」

南宮望道：「也是說，只有你才能夠

救我？」

玉嬌嬌道：「不錯。」

南宮望淡然一笑道：「你我緣份巳斷，我也沒有開口要你施救。」

玉嬌嬌道：「你既然到來這裏，我總不能見死不救的。」

南宮望道：「我總可以拒絕你吧。」

玉嬌嬌冷冷道：「憑我的武功，要將你留下來應該不是一件難事，你別要忘記你帶傷在身。」

南宮望頹然道：「我的武功的確沒有你的好，更休說鳳棲梧，所以我去找鳳棲梧原就是一件愚蠢的事情。」

玉嬌嬌道：「你還是不明白，這件事鳳棲梧並無關係……」

南宮望淡然道：「出家人相信有我口不對心，反正事情到這個地步，誰是誰非也沒有關係的了。」

玉嬌嬌道：「我只望你穩記你是南宮世家這一代的傳人，南宮世家的榮辱盛衰都繫在你一個人的身上。」

南宮望抬頭看看玉嬌嬌，長歎了一口氣，頹然坐倒地上。

玉嬌嬌目光轉向左面第一個女尼，那個女尼一聲佛號，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右面第一個女尼接道：「掌門人也有權決定一切，不用問我們意見。」

玉嬌嬌苦笑一下，道：「療傷秘方載在九陰眞經內，有勞兩位護法。」

那兩個女尼齊喧佛號，左右拔起來，探手搭住了洞頂一盞石燈，左右旋轉了一匝，也不知再往那兒一按，在玉嬌嬌打坐那面石壇之前便出現了一個秘洞，一塊石几從中升起來，上面放着一個玉匣。

玉嬌嬌合什喃喃自語了幾句，才將那個玉匣捧起打開，裏頭是三册絹面的書本，上面以古篆寫着九陰眞經四個字。

左面一個護法女尼即時道：「被九陽神功所傷不錯只有九陰眞經上記載的療傷方法能够治療，但過程複雜既傷神又費內力。」

玉嬌嬌輕歎道：「傷神費氣力不要緊，只是複雜中依書施爲仍然難保不會出錯，兩位護法得時刻提點我。」

左面護法道：「我們可以一試九龍接引的方法，如此掌門也可以省却許多眞氣內力。」

玉嬌嬌看看八個女尼，道：「只是辛苦你們了。」

八個女尼一聲佛號，右面那個護法女尼接道：「看南宮施主的情形巳不能再延遲的了。」

玉嬌嬌當然看得出，也的確担心一個人的內力未必能够支持得來，所以才答應，接一聲：「有勞八位。」

那八個女尼身形隨即轉動，兩個先將石門關上，以防有人來騷擾，然後分成兩行盤膝坐下，一個接一個，伸掌抵着前面一人的後心，同時將內力迫前。

左右兩個護法女尼坐在最前面，接將手掌按在玉嬌嬌左右後肩穴道上，將八個人的眞氣貫注進去。

玉嬌嬌同時行功運氣，面色與之同時一轉，變得有如碧玉般晶瑩，接呼道：「你坐到我面前來，盤膝坐下。」

南宮望掙扎着走到玉嬌嬌前面，再依言盤膝坐下，玉嬌嬌接道：「伸出雙手，我要先封你雙臂穴道，再順序點你全身三十六個穴道，你會有奇寒的感覺，同時會進入昏迷狀態。」

她的目光落在翻開的九陰眞經上，雖然眞經她巳經滾瓜爛熟，但療傷方面到底比較陌生，事實這也是她的第一次施爲，加上南宮望與她的特殊關係，心情難免就緊張一些，而到現在她仍然猜不透鳳棲梧爲什麼要以九陽神功傷害南宮望。

難道就是爲了要南宮望到來找自己，好使南宮望與自己有說話的機會？玉嬌嬌實在懷疑。

難道鳳棲梧仍然不知道事情到這個地步巳無可挽救，她要還俗，非獨先要解散華山派，而且還要將華山派的武功留下？

如此一來華山派將不會有面目在江湖上立足，她當然也變成了一個欺師滅祖，大逆不道的叛徒，她怎能够做出這種事？

連她是怎樣的一個人鳳棲梧難道也不明白？玉嬌嬌想着不由苦笑。

南宮望終於伸出雙手，却就在玉嬌嬌要封閉他雙臂穴道那刹那突然一翻，扣住了玉嬌嬌的穴道，嘴巴同時一張，一枚金針從牙齒間射出，正中玉嬌嬌的眉心。

那枚金針不太長，只有兩寸，也只有半分的一截外露，力道之强勁可想得知。

玉嬌嬌那刹那也有危險的感覺，內力不覺由雙臂透出，竟然將南宮望扣着她雙腕脈門的雙手震開，可是金針一入腦，她整個人便崩潰。

南宮望不在乎，長嘯而起，方才看來站也站不穩的身子，一刹那靈活得出奇，凌空翻過玉嬌嬌身後，雙手同時金芒閃動，射出了八枚金針。變生倉猝，那八個女尼又是專心一意將眞氣輸出，如何閃避得及，每一個都被金針正中眉心。

她們立即收掌，南宮望却在她們站起來之前巳然封住她們的穴道，這才轉身。

玉嬌嬌巳然站起來，面對南宮望，面色時青時白，好一會才說出一句話：「你使詐——」

南宮望悠然轉身，道：「否則如何能够得到華山派的九陰眞經。」

玉嬌嬌一怔，伸手便抓向那個玉匣，却在她的手接近玉匣之際，南宮望巳然從她的身旁掠過，將那個玉匣奪去，接一翻，停在玉嬌嬌面前，伸手托住了玉嬌嬌搖搖欲墜的身子。

玉嬌嬌喘息着道：「你要九陰眞經幹什麼？」

南宮望道：「江湖上傳統九陰眞經與九陽神功合而爲一，練成了可以無敵於天下。」

玉嬌嬌道：「却從來沒有人練成，那只是江湖中人穿鑿附會……」

南宮望截道：「在九陰眞經與九陽神功未分別落在少林華山派之前，天知道是怎樣子，而若是沒有人曾經練成，又怎會有這種傳說留下來？」

玉嬌嬌道：「你就是九陰眞經在手沒有九陽神功，也只是練到我這個地步。」

南宮望笑道：「以你的武功天份，怎能够與我相比，我若是早巳練成九陰眞功上的武功，鳳棲梧要將我打敗又那有這麼

容易？」

玉嬌嬌歎了一口氣，道：「你就是爲了對付他才用這個詭計？」

南宮望道：「這只是一部份。」隨即大笑起來，與之同時他面上紅雲流轉，說不出的詭異。

玉嬌嬌突然在意，奇怪地追問：「你不是被他的九陽神功傷着了？」

南宮望道：「看來的確是很像，對不對？否則也騙你不到。」

玉嬌嬌苦笑。「天下間難道還有第二種內功傷了人之後是這種反應？」

南宮望道：「沒有，只是你看我現在眞的像受傷？」

「現在？」玉嬌嬌心念一轉再轉，脫口道：「難道你巳經練成了九陽神功？」

南宮望大笑。「看來你還不太笨，現在九陰眞經也到手，鳳棲梧如何是我的對手？」

玉嬌嬌喃喃道：「聽說他將九陽神功送還少林寺，你就是從少林寺偸出來？」

南宮望道：「以南宮世家的易容大法，要進入少林寺還不容易？」

玉嬌嬌道：「你怎會變成這樣的？」

南宮望反問：「你本來是我未過門的妻子，又怎會變成這樣？」

玉嬌嬌無言，南宮望接道：「這個禍由你闖出來，是不是應該由你去收拾？」

玉嬌嬌慘笑。「你到底要怎樣？」

南宮望說道：「報復，向你、向鳳棲梧。」

玉嬌嬌道：「我一直以爲你是一個大丈夫，正人君子。」

南宮望笑問：「我是很想做一個那樣的人，但你却令我發覺做一個那樣的人非獨毫無好處，而且連所愛的人也留不住，眼巴巴的看着她另投他人懷抱。」

玉嬌嬌截道：「你少在胡思亂想。」

南宮望盯着玉嬌嬌，咬牙切齒的道：「我最痛恨就是你這種態度，做得出怕什麼承認，就是因爲你這種模稜兩可的態度令我無所適從，泥足深陷，無力自拔。」

玉嬌嬌怔在那裏，南宮望接道：「你若是面對現實，早一些告訴我你喜歡的是鳳棲梧，也許我知道應該怎樣做，我們三個人到底曾經談得來。」

玉嬌嬌歎息道：「你別要忘記我是一個少女，有些話是難以啓齒的。」

南宮望冷笑。「你旣然甚至不惜出家爲尼，還有什麼說不出口的。」

玉嬌嬌不禁又啞然，南宮望接道：「說實在，這件事應該由你負起一切責任，你非獨害了自己，還害了我與鳳棲梧。」

玉嬌嬌道：「我原以爲你是不會將這件事放在心上的，想不到你這樣認眞。」

南宮望道：「南宮世家雖然今非昔比，也仍然有頭有面，不是一般可比。」

玉嬌嬌道：「那你向我報復就是了，又何必找鳳棲梧麻煩？」

南宮望道：「武無第二，我武功若是在鳳棲梧之上，這件事即使發生我也會很容易解決，就因爲不如他才束手無策。」

玉嬌嬌道：「在武功方面只要你肯下苦心，總有一天你可以追上他。」

南宮望道：「也許會的，可惜我沒這耐性，難得他將九陽神功送回少林寺。」

玉嬌嬌輕歎一聲。「我早就奇怪他怎會下這個辣手，可是你實在像傷在九陽神功之下，除了他還有誰懂得九陽神功？我就是怎也想不到原來你學會了。」

南宮望道：「在學會九陽神功同時我便巳想到這個辦法，你果然上當。」他說着接將手中九陰眞經一翻，大笑道：「陰陽合一，我練好了再找鳳棲梧，再來一個出其不意，看他如何應付。」

玉嬌嬌掙扎着看要搶回九陰眞經，可是一口眞氣怎也提不起來，喘息反而更劇烈，南宮望顯然看出她的意圖，接又笑笑道：「你若是還沒有忘記我曾經對你說的關於南宮世家的一切，你應該知道那枚金針的作用。」

玉嬌嬌那刹那顯然省起來，回頭看了看那八個尼姑，只見一個個目定口呆，失魂落魄的。「天魔移魂大法？」她驚呼，驚懼的望着南宮望。

南宮望陰陰的笑應。「不錯，施法之後，你們九個人便有如行屍走肉，在這裏等候死神降臨，沒有人可以帮助你們恢復本來神志，只有我！」

玉嬌嬌道：「你乾脆將我們殺掉就是了，又何必多此一舉？」

南宮望笑道：「這樣將你們殺掉是不是太便宜？」

玉嬌嬌反手便要拍向天靈蓋，可是她連抬手的氣力也沒有，南宮望抬手捏着她的下巴道：「你本來巳像她們一樣，只因爲我將金針留了一分力，你才能够保持淸醒，眞氣雖洩，仍能够有說話的氣力。」

玉嬌嬌道：「你是要我知道這些。」

南宮望道：「我還要你有感覺，知道我要怎樣向你報復——」

玉嬌嬌驚呼：「你到底……」

南宮望笑截道：「我只是要你履行婚約，眞眞正正的變成我的妻子。」他的手隨即往下移，伸進了玉嬌嬌的胸襟內。

玉嬌嬌驚呼失聲：「你敢——」

「沒有什麼我不敢的。」南宮望道：「難道還有人來阻止我們這件好事？」

他的手說着分開了玉嬌嬌的胸襟，那一片欺霜賽雪，白玉也似的胸脯便出現在他眼前。玉嬌嬌又羞又惱，却完全沒有掙扎的餘地，眼淚不由得奪眶而出，南宮望雙手不停，不過片刻，玉嬌嬌巳整個赤裸，然後他開始解自己的衣服。

玉嬌嬌嘶聲道：「我是個出家人。」

南宮望道：「我只知道你是我未過門的妻子。」

玉嬌嬌接罵：「你這樣做我死了也不會饒恕你，上天也一定會……」

南宮望笑截：「你咒詛我沒用的，若非你欠我太多，上天也不會容許我這樣做。」他赤裸的身子接出現在玉嬌嬌眼前。

玉嬌嬌尖呼，閉上了眼睛，南宮望也就擁着她倒在石壇上，開始了他的報復。

玉嬌嬌不住的尖叫驚呼流淚，到最後她終於絕望，在她身旁的都是白痴也似的女尼，沒有人能够帮助她，絕龍嶺後遊人絕跡，就是巳到了用膳的時候，送膳食到來的華山派弟子也無力推開那塊石門。

難道這就是上天的懲罰，就是悔婚另戀的報應。她的眼淚終於流乾，也變得像白痴一樣。

（未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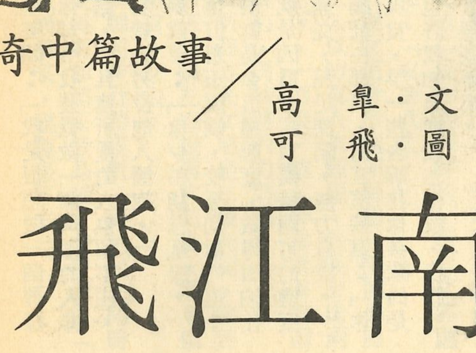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郭子羽住在丐帮總壇，桃花仙子偕小婢小雯約他郊遊，三人駕一葉小舟，溯江而上，逛逛漢陽鸚鵡洲等名勝，舟行不遠遇到一艘單桅烏篷江船順流而下，向他們小舟撞來，三人躍上該船閃避，原來此船是令狐世家派杭堅有意向他們找碴，見三人上船，用淬毒的鋼針威脅他們就範，桃花仙子知道不是敵手，暗中吩咐各人跳水逃生，郭子羽中毒箭飄流，被南聖傳人楊楠夫婦救起，收爲義子，並傳授南聖武功，郭子羽武功大進，楊楠夫婦帶他們去丐帮總壇找桃花仙子的下落，到總壇找不到人，楊楠夫婦帶他到武漢，希望找到他的父親……

造謠生事端　約戰鳳凰窩

令狐玉龍道：「好，咱們在大志門外候教。」語音一落，逕與十多名朋友呼嘯而去。

此時楊楠走了過來，郭子羽替子鉉子琴介紹道：「這是我的義父楊楠，他們是孩兒的三哥子鉉，小妹子琴……」

郭子鉉兄妹不知道郭子羽爲甚麽會拜這一位土裏土氣的老人爲義父，心中雖有所疑，但不便當面詢問，只得抱拳一禮道：「參見前輩。」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高皋·文
可飛·圖

鷹飛江南

楊楠道：「不必多禮，別讓人家等得太久了，咱們走吧。」

在馳赴大志門的途中，郭子鉉扼要的說出他們兄妹來到武漢的經過，原來他們曾經前往江西，但在從南昌城外遇到費玲，她說郭鐵鷹父子多半已到武漢，所以他們就找到這兒來了。

聽完了郭子鉉的敍述，郭子琴接着詢問道：「五哥的江湖生涯必然是多采多姿的，說說看。」

郭子羽道：「還說多采多姿呢，我中了毒藥暗器再墜入江心，如果不是義父母相救，那裏還能見到你們。」

他一路上長話短說，還未說完經過已經到達地頭了。

郭子琴向遠處的令狐玉龍瞪了一眼道：「此人蠻不講理，咱們好不容易找到一張桌子，他硬要咱們讓給他。」

郭子羽道：「令狐世家是當今武林聲勢最大的門派，丐帮都對他們禮讓三分，如非迫不得已，咱們最好不要結這麽一個強敵。」

郭子琴櫻唇一撇，她似乎並不同意郭子羽的說法，但還未等到她開口說話，令狐玉龍的冷哼已經傳了過來，道：「姓郭的，咱們前賬未清，後賬又來，你說這筆賬應該如何算法？」

楊楠搖搖頭道：「這當眞是一筆糊塗賬，老夫到那邊去歇歇，讓你們慢慢的去算吧。」

對方共有十五名彪形大漢，郭子羽等本來就是以寡敵衆的場面，楊楠這一走開，他們就更形單薄了。

不過初生之犢不怕虎，他們兄妹正是這樣。

第一個開口的還是郭子琴，柳眉一揚，小鼻子輕輕一搧，道：「少說廢話，你要是不講理就劃下道來，咱們兄妹接着就是。」

令狐玉龍道：「很好，那位去教訓這幾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輩？」

他語音甫落，已有三條大漢同時躍入門場，他們是令狐門下的高手呂氏三雄。

三國時代呂氏出了一個使用方天畫戟的呂布，這三兄弟崇拜那位溫侯，所以也用雙戟。

飛揚跋扈是令狐世家的特色，呂氏三雄自然也不例外，他們連招呼也不打一聲，一上門場就分別向郭氏三兄妹展開狂攻。門郭子羽的是呂老大，他雙戟揮舞之際，震得勁風四溢，看來呂氏三雄倒是有點斤両。

只是他那威風八面的雙戟，使出來却有點走了樣，分明一戟刺向郭子羽的肩頭，結果却向一側偏了五寸。

一招失誤也許是偶然，如是招招這樣那就有點邪門了。

郭子羽並未取出他的天龍神槍，只是以一雙肉掌迎戰呂老大的雙戟，他却隨意揮洒，鬥得輕鬆以極，他使的是「六度無相掌法」，一掌飛出，勁風四動，如非他在分神瞧看他的三哥及小妹，呂老大已丢人現眼了。

其實呂氏三雄雖是功力够高，但在天都九歸劍法之下他們就相形見拙了，幾乎十招不到，呂老二、呂老三已經丢盔棄甲的敗下陣來。

這兩兄弟不僅失去兵刃，還受到幾處劍傷，要不是郭子鉉兄妹手下留情，他們的生命也會留在這裏。

瞧到三哥小妹雙雙獲勝，郭子羽不想再跟呂老大纏鬥下去，他彈身躍退三尺，然後雙拳一抱道：「咱們不分勝負，閣下請回去吧。」

表面看來他們的確不分勝負，但呂老大却汗透重衣，面白如紙，嘴角上還流出了絲絲的血跡，他竟已身負內傷。

這是郭子羽初次使用「六度無相掌法」，想不到它的威力竟然如此強大，他如若全力出掌呂老大只怕一招也接不下來。

呂氏三雄是令狐門中的高手，在江湖道上也是响噹噹的人物，想不到他們敗得如此之慘，對方還是幾個名不見經傳的少年。

令狐玉龍雖是驕狂任性，可也是出身名門，他自然瞧得出郭氏兄妹年歲雖輕，功力之高不是他們所能敵的，只得忍下這口怨氣，道：「姓郭的，今天算你狠，但令狐世家有仇必報，咱們不會放過你的。」語音一落，便率領手下狂馳而去。

郭子琴瞅着那般人的背影哼了一聲道：「五哥，太便宜他們了。——」

郭子羽微微一笑道：「得饒人處且饒人，何必跟他們一般見識。」

楊楠走過來打了一個哈哈道：「對，得饒人處且饒人，子鉉兄妹還沒有吃飯，咱們找個地方去喝幾杯。」

他們在大志門內一家酒館進餐，邊吃邊聊着，郭子羽忽然面現愁容說道：「咱們沒有找到爹，看來咱們一家要四分五散了。」

郭子鉉道：「不必担心，咱們能够遇到你，一定可以找到爹，費玲說的準不會錯。」

郭子羽道：「我担心娘跟大哥他們也會到江湖中來找咱們，哦，三哥，費玲呢，她沒有前來武漢？」

郭子琴撇撇嘴道：「人家不願跟咱們一道走，怕咱們佔了她的便宜。」

郭子鉉道：「別說得這麽難聽，她因爲還有事要辦，要晚一點才能來。」

郭子羽道：「三哥小妹住在那裏？」

郭子鉉道：「就在離這兒不遠的一家宏福客棧，房間小得很，我想咱們另外找一家，你跟楊伯伯楊伯母搬來一起住。」

郭子羽道：「武漢客棧到處人滿，能够找到兩個小房間已經不容易了，小弟是跟義父母住在船上，要不……」

楊楠接道：「咱們的船小了一點，不過多兩個人還能勉強湊付，如果兩位不嫌擠，就搬到船上來住吧。」

郭子鉉道：「怎好打擾前輩。」

楊楠道：「這沒有甚麽，子羽是老夫的義子，你們就不必客氣了。」

郭子羽道：「義父，你老人家請先回船，孩兒跟三哥小妹去客棧收拾一下隨後就來。」

楊楠道：「好吧，我先走一步。」

待楊楠離去，郭子羽一行三人也結過酒賬前往客棧，在途中郭子琴向郭子羽瞥了一眼問道：「五哥，你揹的好像不是寶劍？」

郭子羽道：「我的寶劍在墜江時丟了，這是一柄天龍神槍，義父教了我一套天龍四倒槍法，就將這把槍賜給我了。」

郭子鉉道：「你適才使用的一套掌法，威力之強簡直不可思議，也是楊伯伯教的？」

郭子羽道：「是義母教的，她還賜給我一顆菩提珠，功能袪除百毒。」

郭子琴道：「這兩位老人家均非常人，在武林中必然具有極大的威望，可惜咱們孤陋寡聞，竟然不知道他們是一對絕世高人。」

郭子羽微微一笑道：「他們的確是一對絕世高人，但在江湖上却毫無威望。」

郭子鉉道：「這是爲了甚麽？」

郭子羽說道：「因爲他們從不顯露武功，雖是飄零江湖，却是以打魚來維持生計。」

郭子琴道：「那他們學武功作甚麽？放着一身絕學不用，豈不是一項浪費！」

郭子羽道：「人各有志嘛，練武強身未嘗不可。」

他們說話之間已經到達客棧，待收拾好了行囊，結過賬，便一逕向江邊奔去。

江漢碼頭是最熱鬧，最嘈雜的地方，此時人們却一窩蜂似的，向江岸的下游奔去。

郭子琴道：「三哥五哥，下游只怕出了事，咱們去瞧瞧。」

年輕人大都好奇，更重要的是他們還要找人，有熱鬧他們自然要去瞧瞧了。

沿岸奔出約莫三里，是一片平廣的坡地，那兒已圍上一大堆人潮，瞧不到究竟發生了什麽事。

他們擠進人羣一瞧，原來是一名年約四十五六的道長，帶着兩名三旬上下的道士，正與人在了斷江湖恩怨。

對方是冷泉莊的，人數有三十餘名之多，這般人郭氏兄妹全然不識，只有一個黑煞鞭高連璧，與郭子羽曾經有過過節。

他們雙方已經發生過搏殺了，因爲地上躺着一名長劍洞胸的死者，還有一人身受重傷，這一死一傷全是冷泉莊的門下，第一度交手冷泉莊就吃了一個很大的敗仗。現在那位道長在道歉，他希望雙方就此罷手，縱然不能化干戈爲玉帛，至少不要愈演愈烈，弄得不可收拾。

他是向一名年約六旬，身材高大的藍衫老者說話，此人八成是這批冷泉莊門下的頭兒。

道長是這樣說的：「傷了貴莊門下，貧道十分抱歉，只是貴莊爲了一點小小誤會，竟然倚多爲勝，辣手頻施，小徒爲了自救……」

藍衫老者不容道長把話說完，突然大聲叱喝道：「修宗，你是在講理？」

道長道：「是的，三個人抬不過一個理字，貧道自然是講理了。」

藍衫老者道：「那好辦，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你們就拿命來吧。」語音一落，伸手一揮，他身後三十餘名大漢，便一起向對方三人撲去，惟一沒有參戰的，只有這位藍衫老者。

其實冷泉莊是十二比一，在人數上佔到絕對的優勢，自然不必他出手了。

不過這三位三清弟子功力全都不凡，他們使的是太極劍法，可能是武當門下。

只是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他們每人都要應付十倍以上敵人的狂攻，時間一久，難免有所失誤。

任何失誤都可以，只有這種失誤不行，因爲微一疏失就會付出生命的代價。

郭氏兄妹瞧了一陣，郭子羽不想再瞧下去了，他是不願瞧到那令人噁心的結果，只好早一點離開。

但郭子琴却不願走，而且氣憤憤的道：「五哥，你幾時變得這麽怕事的了？那般人倚多爲勝，欺負三個出家人，咱們既然遇上，怎能袖手不管！」

郭子羽道：「我不是不管，有些事妳不明白……」

郭子琴純潔得像一張白紙，她怎能明白江湖上的險惡，她不僅不同意郭子羽的態度，反而伸手管上了閒事。

圍攻道士的冷泉莊門下，有一個十分陰損，他並未跟着其他的同伴狠攻，只是圍着他的獵物兜圈子，他的手中握着兩柄寒光閃閃的飛刀，想抽冷子給對方致命的一擊。

這三名道長無論功力多高，在雙拳難敵四手的情況之下，總會出現疏漏的。

現在他終於等到機會了，雙手突然一揚，準備擲出他的飛刀。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他忽然一聲慘呼，飛刀沒有能夠射出不要緊，他竟然抱着手腕哀嚎起來。

此人爲甚麽會這樣？除了郭氏兄妹，只有一個人瞧得明白。

「嘿嘿！好手法，大家給我住手。」

說話的是藍衫老者，他瞧明白了那人手腕負傷的原因立即喝令他的屬下住手。

此時鬥場上的搏殺停止了，但殺機依然瀰漫全場，只不過對象有了轉變，藍衫老者將箭頭指向瞧熱鬧的來了。

他緩緩移動脚步，停身於郭氏兄妹之前，濃眉一挑，冷冷道：「姑娘，妳是武當門下？」

他是詢問郭子琴，她自然不能不答。

「不是。」

「妳跟修宗老道是親戚還是朋友？」

「都不是。」

「那妳是路見不平而出手架樑了？」

「不錯，你們欺負幾個出家人，我瞧不慣。」

「好好，姑娘可知道伸手架樑的後果麽？」

「你劃下道來就是，嚕嗦什麽？」

黑煞鞭高連璧道：「院主，這位姑娘跟姓郭的可能是一夥的，咱們不能放過他們。」

藍衫老者道：「那一個姓郭的？」

黑煞鞭高連璧指着郭子羽道：「他就是本莊的仇家郭子羽，莊主已經發出銀牌令通告天下，指定要此人的項上人頭。」

藍衫老者忽然哈哈一陣狂笑道：「就憑他？莊主太過小題大作了，王權，給老夫摘下這小子的人頭。」

王權是一個使九環刀的彪形大漢，他應了一聲「屬下遵命」，身形一幌，便已來到郭氏兄妹身前，掌中九環刀一振，發出一串金鐵交鳴之聲，口中同時叱喝一聲道：「出來吧，姓郭的，發暈當不了死，

大爺給你一個痛快就是。」

郭子琴嬌叱一聲道：「別發橫，大笨牛，你先過本姑娘這一關再說。」

王權身形高大，滿臉橫肉，說他是大笨牛再也恰當不過，但此人目射精光，肌肉賁起，他不僅是一個力士型的人物，還可能具有一身橫練的武功，郭子琴的功力雖是不弱，只怕不是他的對手，郭子羽兄弟雖有這等想法，却已不及攔阻，只好嚴密戒備，以便隨時支援。

王權向郭子琴瞧了一眼道：「回去吧，小娘兒，大爺找的不是妳。」

郭子琴撤出肩頭的長刀，冷冷道：「本姑娘跟你說過，要找我五哥先要過本姑娘這一關才行。」

王權大吼一聲道：「這可是妳自己找死，接招。」語音一落，便已一刀揮了出去。

此人刀沉力猛，郭子琴不敢硬接，嬌軀一擰，斜跨三尺，右臂倏吐，長劍急刺對方的脅門。

小姑娘身法俐落，出招輕快，避招還擊拿捏得恰到好處。

王權嘿嘿一聲道：「來得好。」身形急旋，九環刀帶着勁風，猛劈郭子琴的手腕。

這兩人一交上手便打得兇狠以極，幌眼二十招，仍然半斤八兩難以分出勝負。

旁觀的郭子鉉吁出一口長氣道：「我適才還在替小妹担心，看樣子她不會輸給姓王的。」

郭子羽道：「不，三哥，咱們不能大意，小妹長力不足，姓王的還可能練有刀槍不入的橫練功夫，時間一久小妹只怕會出現危機。」

他沒有說錯，五十招以後，郭子琴的身法就不如適才靈活了，不出百招她就可能敗在王權的手下。

郭子琴不傻，她的處境她自己十分明瞭，但她並不慌亂，因爲她還沒有作全力的一擊。

郭氏天都九歸劍法，如若全力一擊，具有石破天驚的威勢，她不相信治不了這條大笨牛，現在她身法較慢出招較緩，只是養精蓄銳，在爲全力一擊作準備而已。

最後她找到機會了，口中一聲嬌叱，長劍泛起一片銀芒，劍鋒以萬流歸海之勢，連刺王權胸前三大主穴。

這三劍招招中的，當得是奇準無比，令人想不到的是王權只是被撞退三步，胸前的衣衫破了三個小洞而已。

這一招受挫，使得郭子琴大吃一驚，她絕未想到王權會刀槍不入，在心神狂震之下，不由站在那兒發起呆來了。

兩軍對搏之際，戰機瞬息萬變，她這一發呆豈不是自陷危境！

果然，九環刀響得扣人心弦，鋼刀帶着窒人的勁風已然壓體而至，此時她再想避讓已經來不及了。

正當危機一髮之際，空中忽然響起幾記爆炸之聲，王權一聲慘吼，丟掉手裏的九環刀，雙手捧着面頰，滾在地上哀嚎起來。

這是一個出人意外的劇變，結果郭子琴死裏逃生，王權却雙目流血，變成一個瞎子。

人們嚇呆了，他們想不明白何以會有如此一個劇變，藍衫老者也不明白，他却瞧出這項變故必然與郭子羽有關。

因此他命人抬下王權，然後目光一抬，瞅着郭子羽道：「是你用暗器傷人？」

郭子羽道：「是我傷了姓王的，但不是暗器。」

藍衫老者面色一沉道：「你說謊，使用毒惡的暗器爲武林所不容，說，你究竟用甚麽傷了他？」

郭子琴撇撇嘴道：「那有這麽多的廢話，你劃下道來就是。」

藍衫老者哼了一聲道：「你們一再傷人，本莊自然不會放過你們，不過這是兩回事，你們犯了武林大忌，老夫先要查個明白。」

郭子羽冷冷道：「好，我就讓你開開眼界。」

他緩緩伸出右臂，五指一攏一放，天空中立即爆出五聲巨响，音响之大如雷鳴，全場之人無一不爲之心頭一震。

最震駭的莫過於藍衫老者，他錯愕半响道：「少俠使的莫非是南聖的獨門絕學『飛星迸雷手』？」

郭子羽道：「在下並非暗箭傷人，閣下是否相信？」

藍衫老者道：「老朽相信，少俠如果別無他事，咱們就此告辭。」

郭子羽雙拳一抱道：「請。」

冷泉莊撤走了，原是一個殺氣盈野的局面，竟然如此圓滿的收場。

現在曲終人散，剩下的只有滾滾黃流，與獵獵江風，郭氏兄妹自然沒有留下來的必要，但他們走出未及五步，身後已傳來呼喚道：「郭少俠請留步……」

郭氏兄妹以爲是找碴的來了，及轉身一瞧，原來是適才與冷泉莊搏殺的三位道長。

那位年歲較長的道長抱拳一禮道：「貧道修宗是武當門下，這兩位是貧道的師侄丹書，丹陽，適才多蒙賢兄妹仗義出手，貧道感激不盡……」

郭子羽連忙搖手道：「一點小事罷了，道長千萬不要放在心上，愚兄妹還有要事待辦，告辭。」

他不慣受人稱頌，修宗道長這一感激，他連臉都紅了，語音一落便急急向渡船奔去。

回到漁舟停泊之處，日色已經西沉，孟婆婆接着他們道：「怎麽這麽晚才回來？晚飯做好了，將就着吃一點吧。」

郭子鉉道：「勞動前輩，晚輩兄妹實在過意不去。」

孟婆婆道：「咱們是一家人，別說見外的話。」

飯後郭子羽將冷泉莊圍攻武當門下，他們仗義援助之事說出，楊楠略作沉吟道：「那位藍衫老者是冷泉莊的東院院主左彌，此人武功卓絕，李公拐已達神化的境地，飛星迸雷手雖是無雙絕學，要傷他仍屬不易。」

郭子琴一怔道：「那……他爲甚麽要撤退？」

楊楠道：「也許他沒有獲勝的把握，所以不敢冒險，不過此人生性陰險，睚眦必報，今後你們兄妹對冷泉莊倒要小心一

些。」

郭子羽道：「是，義父。」

當晚他們歇在船上，對江漢的夜景，郭氏兄妹感到無比的新奇。

兩岸萬家燈火，江上帆檣如林，這種罕見的盛況，子鉉子琴兄妹還是第一次領略，因此他們睡得很晚，次日起身自然也較平日爲遲。

午餐之後郭氏兄妹準備上岸遊歷，一條纖小的人影却於此時向小舟急馳而來，及到達近處一瞧，原來是桃花仙子的婢女小雯。

郭子羽迎着她道：「小雯，妳們小姐呢？我曾經到丐帮總壇找過妳們。」

小雯道：「咱們知道公子去過總壇，但小姐不便見你。」

郭子羽道：「爲什麽？是怨我去得太晚？」

小雯道：「不，是小姐另有苦衷，日後你會知道的。」

郭子羽道：「那妳來做甚麽？」

小雯幽幽一嘆道：「公子昨日路見不平，懲戒了冷泉莊的門下，武漢三鎭却爲此羣情鼎沸，只怕對公子十分不利！」

郭子羽道：「哦，妳們是聽到什麽傳言了，說說看。」

小雯道：「江湖流傳公子得到三空藏劍經，並由瞎子眼的王權出面作證，因此——因此……」

郭子羽道：「因此別人都相信了，妳知不知道他們要怎樣對付我？」

小雯道：「他們要成立一個武林聯盟，推選一個德高望重的臨時盟主，再集合天下武林對付公子。」

郭子琴冷哼一聲道：「就算我五哥當眞獲得三空藏劍經，可是咱們並沒有爲非作歹，或是犯什麽武林大忌，他們憑甚麽要對付咱們？」

小雯道：「這些咱們都知道，但別人却另有一番說法……」

郭子琴道：「他們怎麽說？」

小雯道：「他們說公子意圖臣服天下，稱尊武林，並且生性殘暴，動輒殺人，如今以王權作活的見證，自然會人人相信了。」

郭子羽淡淡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們要怎樣咱們接着就是。」

小雯道：「不，公子，俗語說雙拳難敵四手，你鬥他們不過的，所以小姐要小婢通知公子，趁他們還沒有開始行動，請你立刻離開武漢三鎭。」

郭子羽道：「多謝妳們小姐的關心，我會好好考慮的。」

小雯道：「既然如此，小婢告辭。」

小雯離去之後，郭子琴不安的道：「對不起，五哥，都是小妹不好。」

郭子羽一嘆道：「這沒有甚麽，江湖原本就是這麽險惡的，只是義父母數十年平靜的生活，咱們只怕給兩位老人家破壞了。」

楊楠夫婦原是在船艙之內的，此時他却哈哈一笑道：「不要難過，羽兒，是義父靜極思動，你沒有破壞甚麽。」說話之間，這對老夫婦已經走出船艙。

郭子羽道：「義父，咱們要不要離開武漢？」

楊楠道：「不必，這般人旣是存心要對付咱們，走到那兒也躲避不了，只要將子鉉子琴的功力增強一點，相信沒有人能將咱們怎樣。」

郭子鉉兄妹大喜說道：「多謝前輩栽培。」

楊楠道：「本門的武功碍於門規，不能傳給你們，但老妻的六度無相掌却可以不受限制，其實郭氏的天都九歸劍法，也是一種很好的劍法，只是出劍太慢，有些招式華而不實，只要略加改正，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也非難事，你們願不願學？」

郭子鉉兄妹齊聲說願，於是他們丟開一切，將全部心力投入武學之中。

一幌七天郭氏兄妹沒有離開過小舟，他們的武功固然獲得滿意的進步，武漢的態勢也到達爆炸的邊沿了。

第八天早餐之後，郭子琴再也鷩不住了，丟下筷子，櫻唇一噘道：「三哥五哥，咱們總不能一輩子躲在這裏，就算咱們願意，人家還是不會放過咱們！」

她說的不錯，這幾天岸上多了一些縮頭縮腦的守望者，鮎魚套附近的岸邊也停泊了幾艘形跡可疑的江船，顯然，他們已被嚴密的監視，給人像獵物般的圍堵着。

是可忍孰不可忍？年輕的固然受不了，兩位老人家也大爲氣憤。

楊楠走出船艙，向天空投下一瞥道：「天氣不壞嘛，你們何不出去走走？」

郭子羽道：「是，義父，咱們正想向你老人家稟報呢。」

楊楠道：「那就去吧，到黃鶴樓喝盅茶倒也不錯。」

郭子羽道：「是，義父。」

上岸之後沿江向北走，走出未及一丈，一隻旗花信號忽然衝霄而起，遠處也接連亮起旗花，遠近互相呼應，聲勢壯觀以極。

郭子鉉面色一變道：「五弟，看來咱們眞該當心一些。」

郭子羽神色從容的微微一笑：「只是些土鷄瓦狗罷了，三哥不必放在心上。」

郭子琴道：「都是那姓左的攪的鬼，要是再讓我遇上，決定不讓他再在世上爲惡。」

他們以遊山玩水的姿態，不疾不徐的沿江漫步，神態輕鬆無比，但四週烟雲滾滾，人影浮動，湧起一片凌人的殺機。

此時郭子羽忽然身形一轉，改變了行進的方向，他離開了江岸，經武昌的中和門繞城而過，一逕向東郊奔去。

郭子琴道：「五哥，咱們去那兒？」

郭子羽道：「咱們不會水，到江邊搏殺不太方便，城外山川廣闊，行動自由一點。」

郭子鉉道：「對，咱們跟他們捉捉迷藏。」

他們這一行動，大出敵人意料之外，但見旗花再起，哨音頻傳，敵人似乎亂了步伐。

郭子羽微微一笑道：「三哥小妹，咱們加點勁，跟他們比比脚程。」

郭氏兄妹經過一陣急馳，眨眼之間已在數十里之外了，找碴的的確已被他們甩掉，但他們却也迷失方位，不知道身在何處了。

此地是古雲夢澤，湖泊密佈，河汊縱橫，如非熟習之人，無異走入八陣圖中。

郭子琴櫻唇一噘說道：「都是五哥出的餿主意，這下好，咱們連歸路都找不到了。」

郭子鉉道：「別急，小妹，那邊有一戶農家，咱們去討點水喝喝，順便打聽一下。」

打聽到的結果沒有讓他們失望，農家叫他們往西走，上了官道再往北走就可以到達武昌了。

他們依照農家的指示果然找到了官道，但，一陣震耳的笑聲忽然由官道傳來，道：「姓郭的，這當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你要逃就應該逃得遠一點。」

郭子羽擧目一瞥，原來是八卦門的小諸葛盧龍，此人是他們兄妹手下的敗將，他居然敢如此囂張，必然有他的仗持。

不錯，他們這一夥的人數還眞不少，老老少少竟有四十多口子，這般人除了小諸葛盧龍，郭子羽還另外認識一個，他就是冷泉莊的西院院主任休。

這枝隊伍是臨時組合，領頭的却是任休，他搖動着掌中的摺扇，陰森森的乾笑一聲道：「這當眞是士別三日刮目相看，本座應該對少俠說一聲恭喜。」

郭子羽淡淡道：「多謝你的恭喜，在下倒想奉勸閣下幾句。」

任休道：「那好，少俠請說。」

郭子羽道：「禍福無門，惟人自招，這雖是兩句俚語，却也是至理名言。」

任休嘿嘿一笑道：「說得好，少俠旣然懂得這兩句至理名言，你就應該獻出三空藏劍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難道你要與天下武林爲敵？」

郭子羽冷冷道：「在下沒有三空藏劍經，希望閣下不要誤信人言。」

任休哼了一聲道：「你以飛星迸雷手傷了王權，這事不假吧？」

郭子羽道：「不假，不過飛星迸雷手是南聖的獨門絕學，三空藏劍經有沒有記載這項絕藝在下就不知道了。」

任休道：「南聖武功數十年絕跡江湖，你在那兒得來的？」

郭子羽道：「我義父是南聖一脈，在下是南聖惟一的傳人。」

任休道：「哦，少俠的義父是誰？」

郭子羽道：「他老人家從不涉足江湖，在下說出來你也不會知道。」

小諸葛盧龍道：「姓郭的無法自圓其說，咱們不要聽他胡謅。」

任休說道：「好，那位去向郭少俠討敎？」

一名身材瘦長，手挽流星鎚，身着齊膝短衫的大漢應聲道：「在下討令。」

任休道：「金大俠請。」

瘦長大漢越衆而出道：「雁蕩金長庚請郭少俠賜招。」

金長庚是雁蕩山主金長炬的胞弟，掌中一枚流星鎚近攻遠打具有十分強大的威力，在江湖道上，他們雖然不能跟一般名門正派相比，雁蕩雙金却也是一個十分响亮的字號。

他向郭子羽挑戰，郭子琴却搶先奔進場中道：「姓金的，本姑娘會會你。」

金長庚道：「很好，姑娘請。」

郭子琴嬌叱一聲，長劍一吐，精芒暴起，微微顫動的劍尖，便已貼到金長庚的眉峯之上。

這一招簡直是神來之筆，金長庚面色一變，却已動彈不得。

劍尖貼上眉峯，他的生命便已握在別人的手裏，只要將長劍向前一送，雁蕩雙金就要雁行折翼了。

以金長庚的一身成就一招就已受制，這不只是駭人聽聞，簡直令人不敢相信。

好在郭子琴含勁未吐，並將長劍收了回來，道：「這回不算，你先請。」

適才也許她是搶先出手，冷不防讓她佔了便宜，如今金長庚自然不會客氣。

在一聲叱喝之中，流星鎚帶着一溜銀光襲向郭子琴的面門，速度之快，宛如電掣星馳。

這是金長庚流星鎚的一記殺着，爲了挽回適才受挫的難堪因而出手就是絕招。

這一招「流星逐月」是他成名的絕學，他走遍長江大河，會過不少成名露臉的高人，能够破解他這一招的實在不多。

郭子琴也不能破解，她却以左掌擊出一股掌力。

以肉掌對付流星鎚，莫非這隻纖纖玉掌不想要了？

令人駭異的是流星鎚挾雷霆萬鈞之勢，竟敵不過這隻肉掌，金長庚只覺得一股柔柔的力道纏上了他的手臂，他全身的勁力突然消失，流星鎚自然飛不起來了。

第二次再度受挫，金長庚已經震嚇得面無人色，而且人家姑娘兩度手下留情，否則他只怕早已躺在地上了。

收回流星鎚再雙拳一抱道：「多謝姑娘手下留情，金某告退。」

金長庚走了，他不再理會任休，一逕轉身狂馳而去。

他是一個成名已久的一方霸主，一身功力極爲不凡，放眼當世，就算有人能够擊敗他，也不是三招兩式就能辨到的。

但人家琴姑娘只要一招，一招之中就叫一個武林高人丟盔棄甲，在場的四十多名敵人戰慄了，他們感到一股奇寒正在滲透他們的全身。

沒有人吭出一聲，這般找碴的全都噤若寒蟬，郭子琴却不願跟他們大眼瞪小眼的乾耗着，柳眉一挑，冷冷道：「怎麽啦，是單打還是羣毆？快點劃下道來。」

任休乾咳一聲道：「姑娘不要誤會，咱們只是奉命來請三位的。」

郭子琴道：「哦，你奉誰的命令？」

任休道：「當代六大門派的掌門人，請三位於本月十五日午時在蛇山鳳凰窩會面。」

郭子羽道：「好，咱們準時必到，不過在下要奉勸各位一句，咱們不喜歡被人監視，今後如果發現有人向咱們暗中窺探，休怪我兄妹出手無情！」

任休道：「在下一定將少俠的意見轉告各位掌門，告辭。」

這般找碴的像喪家之犬一般，片刻之間已經走得一個不存，殺機瀰漫的鄉野，又恢復往日的寧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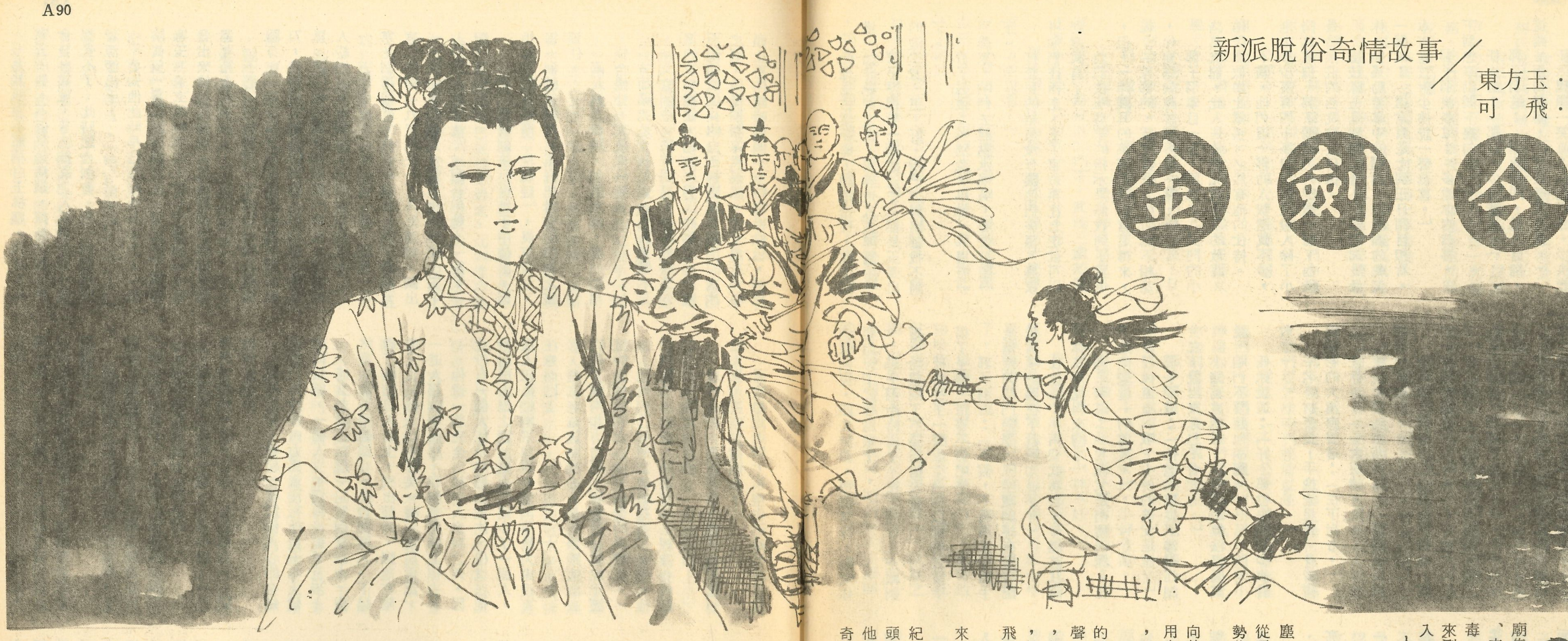
郭子鉉哈哈一笑說道：「小妹好威風，可惜他們不打了，否則我也可以露他兩手。」

（未完・五）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金劍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迷仙岩派去的另一批人馬直向五雲門進發，來到安徽、江西交界處一座將軍廟，領隊是形意門的名宿齊文靖，在此廟集中江湖各派的掌門人，參加的有八卦門、形意門，白鶴門，跟着于嬤嬤帶領公孫龍、查家榮等人也到齊了。形意門掌門徐子常拜見師叔齊文靖，拿一包金不換粉爲師叔解毒，齊文靖清醒後，知道是要他假傳金劍令，乃將錯就錯，率領各門派向五雲門而去，來到五雲宮，五雲門主派公孫無忌迎入大廳，此時通玄道長又帶領少林寺澄通等五僧闖入，霍從雲、丁劍南也隨後趕至，雙方辯論，通玄見五僧被制服，霍從雲亦向他動手……

全面總動員　進襲迷仙岩

這下眞敎通玄老道大吃一驚，急忙拂塵一揮，身向旁閃，右手疾發一掌，朝霍從雲拍來。一道掌風挾着一股陰寒之氣，勢若浪濤般湧出。

丁劍南不待霍從雲出手，左手抬處，向外揚起，口中叫道：「霍大哥，殺鷄焉用牛刀，這妖道交給小弟吧！」說話之時，已把通玄老道的一記掌風接了過去。

公孫無忌叫道：「丁少俠小心，他使的是陰極掌……」話聲未落，但聽蓬然一聲，兩股暗勁交接，各不相讓，勁風飛旋，從旁裏湧出，廳上衆人都感到勁氣逼人，站得稍近的人，被旋風吹得衣袂獵獵飄飛。

五雲門主看得暗暗點頭，忖道：「看來劍南內功又精進甚多！」

通玄老道做夢也沒想到丁劍南輕輕年紀，居然接得下自己一記「陰極掌」，心頭方自一楞，陡覺一縷勁風朝身後襲來，他究是昔年魔敎中的三大高手之一，反應奇快，急忙身形一偏，避了開去，目光一注，發現偷襲自己的竟是公孫龍，不覺怒笑道：「公孫龍，你反了？」

方如蘋一擊未中，學着公孫龍的口氣說道：「我是奉師父之命和五雲門合作的，師父曾有交代，說你平日妄自托大，心存叛意，要于嬤嬤把你擒回谷去，我那裏反了？」

她原是隨口說的，怎知聽到通玄老道耳裏，却信以爲眞，不由得臉色劇變，怒聲道：「這話是你師父說的？」

方如蘋笑道：「不是師父交代的，我會向你出手嗎？不信，你可以問于嬤嬤。」口中說着，右手一掌朝他劈去。

這一掌，她使了十成功力，內勁如山，勢道極爲凌厲！

通玄老道見多識廣，乍見方如蘋揮手劈去，先前還不十分在意，等到一股內勁如山壓來，立時發覺不對，這一記掌風中所含的內勁，極似佛門神功，絕非谷主門下，急切之間，左手拂塵朝前一揮，身形向右閃出，口中喝道：「你是什麼人？你不是迷仙岩的弟子！」

丁劍南在方如蘋和他說話之時，並未出手，這時接口笑道：「公孫龍明明是谷主門下的大弟子，怎會不是？」右手抬處，一掌朝他身右拍去。

這一記他使的是「五行掌」，發掌不帶絲毫風聲，一團無形暗勁，疾轉如輪，直撞過去。

「五行掌！」通玄老道推出右手，目注丁劍南喝道：「你是五行門的人？」

「五行掌」本身已是武林中幾種極著名的掌功，但丁劍南練成達摩「洗髓經」，五行眞氣之中又加了佛門神功，威力豈同小可？

通玄老道右手堪堪推出，上身似是被人推了一把，身向後仰，腳下再也站不住椿，逼得他往後退出了一步。

方如蘋旣已出手，豈肯停下來？口中清叱一聲，身形一幌，右手又是一掌，乘機劈去。

通玄老道發現方如蘋欺來，心中大怒，口中大喝一聲，左手迎劈而出。

雙掌接實，通玄老道因剛剛被逼後退，腳下還沒站穩，又身不由主的後退了一步。

方如蘋和他硬接一掌，只覺對方掌風奇寒無比，掌力極重，也被震得後退了一步，她不知道自己練的佛門神功，並不懼怕旁門陰功。

但通玄道長却發覺了，這兩人掌力之強，自己苦練數十年的「陰極掌」竟然奈何他們不得，他在後退之際，身形閃電般一個輕旋，右手一抬，已從肩頭撤下長劍，獰笑道：「很好，貧道今晚少不得要開殺戒了。」

一劍在手，全身都在隱泛殺氣！

方如蘋也嗆的一聲掣出劍來，大聲道：「丁少俠，在下奉師父之命，要把他擒回山去，你還是讓我一人來對付他吧？」

丁劍南知道她武功劍術都不在自己之下，對付通玄老道應該不成問題，這就含笑道：「旣然迷仙岩要把他擒回去，公孫兄只管請便。」他果然沒有拔劍。

任你通玄老道平日老奸巨猾，也猜測不透于嬤嬤、公孫龍等人何以會和自己作對？尤其是心機極深的人，也都是疑心特別重的人。他深信方如蘋方才說的話，谷主認爲他平日妄自托大，才會傳下密令，要于嬤嬤處置自己。哼，無怪她（于嬤嬤）不讓自己退出大廳去了。

通玄老道急怒交迸，長劍出鞘，就是爲了力圖一拚，至少也要把公孫龍力劈劍下，給谷主一個顏色看看。而且今晚之局，如果不除掉一兩個人，勢難突出重圍。

他在這樣的雙重心情之下，心頭殺機愈來愈熾，方如蘋堪堪掣出長劍，他就虎吼一聲：「公孫龍，你敢冒犯道爺，我就不管你是谷主門下大弟子，先把你誅殺了，也可以給谷主一個警告，這是她太不重視老人的敎訓。」口中還在說着，長劍揮洒，早已劃起一片精芒，朝方如蘋左右包抄過來，森寒劍氣，砭人肌骨！

原來他練劍數十年，已把「陰極眞氣」融合在劍招之中，和人動手，「陰極眞氣」就源源從劍身發出，至陰至寒之氣隨着劍招的變化，也一招重過一招。

尤其他左手那柄白玉拂塵，乃是萬年寒玉所製，不但堅逾精鋼，揮動之際，就會發出寒氣，普通練武之人只怕連他一拂都受不了。此時配合劍勢，白玉拂塵也隨着源源出手。

要知他此時早已運起全身功力，「極陰眞氣」貫注到拂塵之上，更助長了萬年寒玉寒逾玄冰的特性，從千百縷拂絲中散發出來的絲絲寒氣，比他從劍上發出來的還要冷上百十倍！

不過三五招工夫，老道士一個人就像隱身在一團冷霧之中，晶瑩劍光，宛如冰刀，連整座大廳上的氣候，也隨着急劇下降，每一個人都有寒颼颼的感覺，兩邊的人紛紛退開，讓出了一大片空地來。

方如蘋出手比他慢了一着，驟覺一片寒光汹湧捲來，也立即揮動長劍，腳踏九宮，展開「九宮劍法」，身形連轉，劃出一道又一道的劍光，左手也同時使出二十七招「九宮掌法」，配合劍勢，一記又一記的劈擊出去。

一套「九宮劍法」從她手中使出，因她修習的是達摩「洗髓經」，眞氣貫注，每一劍劍氣嘶然，正好把對方的陰寒之氣逼住。

兩人劍光繚繞，劍風激盪，聲如裂帛，倏合倏分，兀是未分勝負。

方如蘋究是女孩兒家，先天秉賦不足，「九宮劍法」堅守門戶，僅能把通玄老道的攻勢擋住，她左手劈出的掌法，却敵不住通玄道長的白玉拂塵萬年寒玉的玄冰之氣，但覺週圍寒風颯然，愈來愈冷，心頭止不住暗暗驚懍，一時殺得性起，劍招突變，使出「九宮劍法」救命三絕招來，第一招「一劍九乘」，長劍突然間幻起九道劍光，夭矯如九龍吸水，朝通玄老道當頭罩落。

通玄老道不敢和她硬接，急急後退了兩步，正待發劍，那知方如蘋緊接着使出三招「九劍歸一」，九道劍光倏然併而爲一，一道尋丈青虹，貫胸射到。

通玄老道沉喝一聲：「來得好！」覷準對方劍光，使了一招「秋水橫舟」，猛地橫截而出！

雙劍交擊，响起一聲震懾人心的金鐵狂鳴，方如蘋內力究竟沒有他數十年火候來得深厚，一個人立被震得後退了三步！

通玄老道却在這一記雙劍交擊中，突然凌空翻了兩個跟斗，快若御風，一下越過于嬤嬤等人頭上，飛出廳外，飄落在階前三丈以外，口中狂笑一聲，雙足再點，一道人影破空而起，朝西首圍牆上掠去。

他這一着完全出於衆人意料之外，因此沒有一個人能及時把他截住，但就在他飛射出大廳之際，廳上已經少了一個人，這人正是崆峒飛龍霍從雲，只是大家沒有注意而已！

通玄老道逃出廳去，最先跟蹤追出去的是丁劍南和方如蘋，隨後是化裝成于嬤嬤的逢姑婆和化裝成查家榮的畢纖雲。

但他們已和通玄老道落後了一步，他們剛剛追出大廳，通玄老道已經身化長虹朝西首圍牆電射過去。

就在此時，西首圍牆上忽然也冒起一道人影，凌空飛射而來。

天空如此遼闊，天空也不時有許多飛鳥，此去彼來，從沒有那兩隻飛鳥發生過互撞的，但通玄老道激射過去的人，却和從牆頭飛起的人，竟然飛成一條直綫！

人在半空中究竟不比飛鳥，只要翅膀一側，就可閃避得開，人沒有翅膀，已經縱身而起，路綫就無法改變，除了崆峒派「雲龍三折」身法，可以在半空中換氣廻翔，任何一個門派都無法做到能够在空中轉折的。

丁劍南目光一注，驚喜的道：「是霍大哥！」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兩道人影在電光石火之間，就响起「砰」然一聲，撞了個滿懷！

這一撞兩個人就像隕石般瀉落地上。

這和通玄老道互撞的人，正是崆峒飛龍霍從雲，他口中發出一聲大笑，手中拂塵一揮，洪聲道：「若是任由道兄飛走，霍某就不能再稱崆峒飛龍了。」

通玄老道經他這一撞，落到地上，還是耳鳴心跳，拿不住椿，又後退了兩步，瞥見霍從雲手中揮着拂塵，那分明是自己之物，怎麽會到了他的手中？急忙低頭看去，自己左手空空如也，一柄萬年寒玉的白玉拂塵早已不翼而飛！

這下把通玄老道氣得七竅生烟，大吼一聲：「還我拂塵來！」正待縱身撲去。

突聽刷刷兩聲，兩支青光閃爍的長劍一左一右攔在身前！他這一慌亂，幾乎連丁劍南、方如蘋兩人已經欺到他身側，都未發現。

丁劍南含笑道：「道長別忙着走。」

方如蘋長劍一閃，像毒蛇般刺向他左肩。

通玄老道當眞氣昏了頭，口中大喝一聲，長劍在身前一圈，劃起一個圓圈，要待把兩人的長劍撥開，但聽「嗒」的一聲，却被丁劍南搶在前面，長劍一下壓住了他的劍尖！

這一下丁劍南使出了十成內力，緊緊把長劍壓住，通玄老道急切之間往後一抽，那知丁劍南劍上貫注了「五行眞氣」，兩支劍尖居然膠在一起，休想抽動分毫。

通玄老道發現對方竟然和他比拚起內力來，自然也只好運起內功，貫注劍身，朝前逼去，左手却在此時揮掌如刀，朝方如蘋劈去。

方如蘋不避不讓，同樣左手一招，往前迎出，右手刺出的長劍並未收回，撲的一聲，不偏不倚刺入通玄老道左肩肩窩，這時左手也拍的一聲，和他左掌擊實。

通玄老道左肩劇痛，拍出去的左掌自然力道大減，雙掌擊實，一個人被震得後退不迭。他這一後退，貫注右手長劍的力道自然也無以爲繼，又是「拍」的一聲，長劍也同時被丁劍南擊落。

丁劍南趁勢左腕一振，一記「五行指」悄無聲息的點了過去。

「撲！」這一指擊中了通玄老道的右「將台穴」，把他後退的人，打得一個跟斗翻跌出去。

方如蘋眼看機不可失，急忙雙肩一幌，直欺過去，正待出手點他穴道。

好個通玄老道，他連連受創，左肩還在血流如注，人却一躍而起，咬緊牙關，左掌對準欺來的方如蘋直拍而出。

這一掌他怨毒已深，拚命擊出，出手之快，如同閃電，方如蘋欺去之勢當然也極爲快速，一時間再要封架、躲閃，都已不及，只得身形略向右偏，但聽「砰」的一聲，通玄老道的手掌結結實實的擊在她左肩之上，一個人被打得離地飛起！

丁劍南看得大吃一驚，急忙雙手一托，把她接住。

通玄老道一掌出手，身形搖幌，感到有些支持不住，但他略一納氣，雙足一頓，又待縱身掠起。

假扮于嬤嬤的逢姑婆在方如蘋被他一掌震飛之際，已經掠了過來，此刻豈容他逃走？振腕一掌，朝他後心擊去，通玄老道口中呃了一聲，兩眼一黑，身子往地上撲去。

逢姑婆出手如電，又一連點了他四五處穴道，才急步朝丁劍南走來。

丁劍南雙手接住方如蘋，低頭問道：「如蘋，妳怎麽了？」

方如蘋內功修爲當然沒有通玄老道深厚，這一掌又擊在她左肩窩接近左胸之處，縱然練成「洗髓經」，也無法抵擋得住，這時雙目緊閉，人已閉過氣去。

丁劍南心頭大急，抱着急步朝階上走去。

霍從雲一怔，急忙問道：「方姑娘怎麽了？」

丁劍南道：「她好像傷得不輕，人已昏過去了。」

霍從雲道：「那就快給她運氣，不用慌張，你和她練的是同一門功夫，只有你才能替她運氣療傷。」

逢姑婆道：「丁少俠，你就在這裏坐下來，替三姑娘療傷吧！」

丁劍南確是感到心慌意亂，聽了霍從雲的話，暗罵自己糊塗，這就在階上坐下，把她身子靠在自己懷裏，一手抵住方如蘋後心「靈台穴」，緩緩納氣，運起神功，一股眞氣從掌心度了過去。

五雲門主先前因已有霍從雲、丁劍南等人追出，她因廳上還有幾位掌門人在座，不好隨着走出，此時聽到通玄老道成擒，方如蘋還負了傷，才從廳上走出，朝逢姑婆問道：「如蘋怎麽了？」

逢姑婆道：「三姑娘不小心中了通玄妖道一掌。」

五雲門主說道：「這孩子就是太性急了，以她現在的武功，不該傷在通玄手下的。」

霍從雲拱拱手道：「門主放心，方姑娘不會有什麽大碍的。」他把手中白玉拂塵朝五雲門主遞去，說道：「這是萬年寒玉之根所製，專破各種火功，也專治各種火功傷及臟腑之用，霍某取自通玄手中，請門主收下了。」

五雲門主愕然道：「霍大俠取自通玄妖道之手，此拂既有如此功效，還是霍大俠留着，賤妾如何能收？」

霍從雲笑道：「霍某留着無用，門主快不可客氣了。」

五雲門主道：「賤妾無功不受祿，霍大俠……」

霍從雲沒待她說下去，就大笑道：「門主和魔教結下樑子，此拂也是魔火的唯一尅星，霍某留在身邊是個累贅，但對門主却有大用，門主不用再推辭了。」

五雲門主聽他這麽說了，只好伸手接過，說道：「霍大俠厚賜，賤妾却之不恭，只好拜受了。」

這時方如蘋經丁劍南度入眞氣，循行一周，人已清醒過來，睜開雙眼，才發現自己給丁劍南抱在懷裏，邊上還站着逢姑婆、大師姐、二師姐等人，心頭一陣羞澀，低聲道：「丁師兄，我已經好了，快放開我。」

丁劍南收回右手，站了起來，說道：「妳剛醒轉，快坐好了，再運一回氣。」

逢姑婆忙道：「三姑娘，丁少俠說得極是，妳剛醒轉過來，要再運一回氣才好，別逞強了。」

方如蘋只好依言又運了一回功，才睜目道：「我眞的沒事了。」說着就站起身來。

五雲門主說道：「如蘋，照說方才妳不該傷在通玄手下的，是妳太粗心大意，才爲他所乘，這是教訓，吃一次虧，學一次乖，以後臨敵，就會小心，不可再躁進了。」

方如蘋低頭道：「師父教訓，弟子自當謹記。」

五雲門主朝逢姑婆咀皮微動，把手中白玉拂塵也遞了過去。

逢姑婆接過拂塵，一手提起通玄老道，回頭朝公孫無忌道：「公孫先生，有你的差事了呢！」

公孫無忌道：「不知有何吩咐？」

逢姑婆道：「你隨老婆子來就是。」

公孫無忌聳聳肩道：「好吧！」跟着逢姑婆走去。

五雲門主轉身朝霍從雲抬抬手道：「霍大俠請。」

大家回入大廳。五雲門主又朝清月低低吩咐幾句。清月立即命人把穴道受制的瘦靈官靈玄扶了出去。

霍從雲已從身邊取出一個瓷瓶，要丁劍南把「老不換花粉」給怒金剛澄通等六個大師嗅了，然後一一解開他們穴道。

不過一回工夫，澄通等人各自打了一個噴嚏，霍然醒來。

澄通目光閃動，口中咦道：「貧衲怎麽會在這裏的？」

霍從雲含笑說道：「大師還記得在下嗎？」

澄通道：「貧衲記起來，施主……」

霍從雲道：「在下霍從雲。」

澄通臉色微變，說道：「貧衲等人，是霍施主……」

霍從雲不待他說下去，搖手道：「大師幸勿誤會，霍某先給你介紹幾個人……」話聲一落，就指點着齊文靖、施一夔、徐子常、吳紱之，封清風等人，逐一介紹了。

澄通滿臉驚異，慌忙雙手合十，口喧佛號道：「阿彌陀佛，諸位掌門人老施主全在這裏，究竟發生了什麽事嗎？」

霍從雲含笑道：「諸位大師，霍某還要給諸位介紹一個人。」接着，指指坐在主位上的五雲門主說道：「這位是五雲門主。」

五雲門主檢衽道：「諸位大師都是少林高僧，且請坐下再作詳談。」

澄通等六位大師一齊合掌施禮，大家一齊落坐。澄通望着霍從雲，正開待口！

霍從雲已經含笑道：「大師不用垂詢，霍某也要把此中內情，詳細奉告……」

當下就從澄通等人爲了追問澄心下落，夜入仙女廟，即被觀主通玄預在香爐中暗置毒藥，並指出諸位大師身中奇毒，他給每人服了一顆毒丹等事說出。

澄通點頭道：「不錯，貧衲想起來了，他確實給貧衲等人每人吞服了一顆解毒丹，後來的事貧衲一時又想不起來了。」

霍從雲笑道：「他給諸位大師的解毒丹，乃是迷失心神之物，後來的情形，大師如果還會想得起來？」

澄通驚異的道：「霍大俠如何會知道的？」

霍從雲道：「那晚兄弟是跟在諸位大師身後進去的，諸位大師服下他解毒丹，即被迷失心智，乃是霍某親眼目覩之事。後來諸位大師大概被他送去皖西太子廟，霍某和萬盟主、徐掌門人、吳掌門人、武當清塵道長等人追踪迷仙岩弟子，諸位大師曾在黑石渡現身……」

澄通望望五位師弟，說道：「這些貧衲一點也想不起來，這仙女廟觀主何以要把貧衲等人迷去神智呢？」

霍從雲道：「霍某也一直不清楚仙女廟通玄道長的來歷，直到今晚，才知他就是昔年魔敎中三大高手之一的純陰子。」

他不待澄通開口接着就把萬盟主在黑石渡，發現澄心、澄通等人被迷仙岩迷失神智之事，派人通知少林寺，經少林方丈派戒律堂澄一、達摩院澄慧趕去萬松莊，正好迷仙岩發動夜襲，以及今晚派人前來五雲宮尋釁，詳細說了一遍。

澄通吃驚道：「貪衲等人是通玄率領來的，他在那裏？」

霍從雲正待開口，五雲門主搶着道：「通玄已被拏下，不過賤妾有一件事，要和霍大俠、諸位掌門人、諸位大師商量……」說到這裏，回頭道：「清月，妳到門口去站着。」

清月答應一聲，躬身退出。

五雲門主低低的和大家說了一陣。

霍從雲連連點頭道：「門主此計大妙，兄弟本來是奉萬盟之命，前來邀約門主移駕萬松山莊，共商對付迷仙岩大計的。」接着也低聲的和五雲門主說了幾句。

齊文靖、徐子常等人也各抒己見，只是大家聲音都說得極低，似在相互交換意見，最後大家點頭同意，事情也就這樣決定。澄通等六位大師首先站起，向大家合十一禮，退出大廳，剛走到階下，只見仙女廟觀主通玄道長肩負長劍，手持白玉拂塵，飄然行來，他身後緊隨着手持降魔杵的瘦靈官靈玄。

通玄老道朝澄通等人稽首一禮，呵呵笑道：「諸位大師，咱們此間之事已了，大家請吧！」說完，白玉拂塵一揮，當先縱身掠起。

澄通等人一言不發，也跟着縱身而起，八道人影同時化身長虹，朝五雲宮外電射而去。

接着五雲宮前後三進，到處冒起火焰，濃烟衝天直上！

火勢中響起于嬤嬤得意的尖笑，齊文靖，施一夔，徐子常，吳綏之，封清風等人隨着她從五雲宮大門走出。

公孫龍、查家榮率同十二名劍手早已齊集在門口。

于嬤嬤一揮手道：「咱們先回將軍廟去。」她儼然是一軍之首，話聲一出，舉步就走。大家隨着她揮手，就像一陣風般跟在她身後簇擁而去。

只有齊文靖，施一夔帶來的四名莊丁，沒有蹤影，那當然是在五雲宮之役，激戰中犧牲了。（那是因爲這四名莊丁，神智並未迷失，自然不能再放他們回去了）

五雲宮毀於大火，正表示迷仙岩完全勝利了。

× × ×

第二天上燈時分，萬松山莊第一進東首，萬啓岳的書房外面，站着手按長劍的萬少岳，四周樹影間，也隱伏着不少莊丁，兩人一崗，戒備嚴密。

書房中雖然燈火通明，但所有窗戶都緊閉着，而且還放下了窗帘，是以站在外面的人，一點也看不到書房中的動靜。

那是因爲今天傍晚，萬松山莊來了一位很特殊的人物。

這人正是從懷玉山趕來的五雲門主。此刻在書房裏面的，只有三個人，除了主人萬啓岳，另外兩個人則是五雲門主和崆峒飛龍霍從雲。這是極機密的談話，他們談了些什麼？沒有第四個人知道。

接着從西首圓洞門中走出兩個黃衣老僧，一個老道和三個老者。這六人正是少林達摩院澄慧、戒律堂澄一，二位大師，和武當清塵道長，太極門聞天聲、年嵩昌、另外一個則是奪命郎中仲孫萱。他們是由總管公孫乾陪同，朝書房走來。

到達書房門口，公孫乾趨前幾步伸手推開書房門，抬着手道：「六位請進。」

他等澄慧大師等六人進入書房，立即隨手帶上了門，就和萬少岳站在一起，並未進去。

現在，事情已很明顯，萬啓岳要公孫乾把澄慧大師等人請了來，和五雲門主見面，不外乎商討對付迷仙岩的事。

× × ×

霍從雲同來，丁劍南自然也同來了。聽到丁劍南同來，最急於和他見面的有兩個人，一個是柳飛燕，另一個當然是薛慕蘭。

柳飛燕聽到他同來的消息，一個人就像一陣風般朝第二進的樓上奔了上去，口中叫道：「薛兄，（薛慕蘭仍然穿着男裝，易名爲薛慕藺）妳快出來。」

薛慕蘭道：「看妳上樓來這麼匆忙，一定有什麼事了？」

柳飛燕笑道：「當然有事，我有好消息要告訴妳呢！」

薛慕蘭問道：「什麼好消息？」

柳飛燕神秘一笑道：「妳跟我去就知道了。」

薛慕蘭道：「妳先說給我聽聽，是什麼好消息呢？」

柳飛燕附着她耳朵說道：「丁大哥回來了。」

薛慕蘭粉臉驟紅，啐道：「這是妳的好消息。」

柳飛燕不依道：「難道妳不想他？今

天早晨不是還在我面前提起他呢！」

薛慕蘭粉臉更紅，說道：「那是妳先說的，迷仙岩的人去了五雲門……」

柳飛燕道：「好啦，別說這些了，要知道懷玉山的事，快去聽丁大哥說好了。」說着，一手拉着薛慕蘭的手就走。

兩位姑娘家自從一同學會「醉仙舞步」之後，早已蜜裏調油，推心置腹，有了默契，不分彼此了。

兩位姑娘剛走近西花廳，就聽到丁劍南的聲音，正說到通玄老道看出情形不對，縱身飛起，要想趁機逃走，却被霍從雲搶先一步從牆頭飛起，兩人凌空互撞……

柳飛燕口中叫了一聲：「丁大哥，你看誰來了？」伸手一推，說道：「快進去了。」

薛慕蘭被她在身後一推，一個踉蹌，衝了進去，不由暈紅雙頰，趕忙站停，回頭嗔道：「妳怎可這樣推我？」

丁劍南看到薛慕蘭走入，連忙含笑道：「我聽說薛兄棄邪歸正，住在這裏，待回正要去看妳呢！」

柳飛燕沒待薛慕蘭開口，翩然走入，接口笑道：「丁大哥應該謝謝我才是，薛兄是我硬拉來的。」

薛慕蘭被她說得更是羞紅了臉，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在座的有任東平，年其武，孫必顯、聞柏年，陸承遜等人，大家都知道薛慕蘭投到萬松山莊來，是爲了丁劍南的緣故，但這時給柳飛燕當衆嚷了出來，丁劍南和薛慕蘭兩人自然十分尷尬。

任東平連忙朝兩位姑娘招呼道：「小師妹，妳和薛姑娘來得正好，丁老弟正和大家說懷玉山之行，妳別打岔，快坐下來，聽丁老弟說下去。」

年其武道：「不錯，丁兄快說下去，後來呢，通玄老道怎麼了？」

兩位姑娘隨着坐下，柳飛燕道：「丁大哥，你得從頭說起，前面一段，我和薛兄都沒聽到。」

丁劍南只得把前面一段簡扼的補說了一遍，接着說到通玄老道如何被擒，自己如何給澄通等六位大師聞了金不換花粉。後來五雲宮起火，通玄帶着澄通等人先行離去，接着于嬤嬤和幾位掌門人也走了，五雲門主，霍大哥才一起趕來萬松山莊，詳細說了一遍。

薛慕蘭道：「不對，丁大哥，你不是說通玄老道已被拏下，而且澄通等人也已經解去被迷失的神志，怎麼還會和通玄一起走的呢？」

柳飛燕咭的一笑道：「通玄被擒，齊長老、（文靖）施掌門人（一夔）等人都已解去了迷失的神志，這一仗應該是五雲門大獲全勝，那麼五雲宮怎麼會被人縱火燒燬的？通玄老道和澄通等人怎麼又會走了？這些事情，妳仔細想一想，就會明白了。」

（作者按：通玄老道是被假扮于嬤嬤的逢姑婆制住了穴道。霍從雲把從通玄手中奪下的白玉拂塵，轉送給五雲門主。後來五雲門主又把白玉拂塵交給了逢姑婆，當時還咀皮微動，以「傳音入密」和逢姑娘說了幾句。逢姑娘接過拂塵，一手提起通玄老道，回頭朝公孫無忌道：「公孫先生，有你的差事了。」後來通玄老道現身之際，手中就執着白玉拂塵。以上這幾段情節，如果讀者看仔細了，就可知道火燒五雲宮，和通玄老道帶澄通等人離去，是怎麼一回事了。作者應該已經交代得很明白了，但爲了怕有些讀者不明瞭起見，特此加以說明。）

薛慕蘭點點頭，但却搖頭道：「谷主目光如炬，易容之術是瞞不過她的。」

柳飛燕笑道：「丁大哥和方姑娘不是也易了容進入迷仙岩去的？她看出來了沒有？」剛說到這裏，只見管事牟忠恕匆匆走入，說道：「諸位少俠，盟主要在下來請，大家請到廳上去入席了。」

任東平站起身：「咱們快些走吧！」

柳飛燕道：「盟主在廳上設宴，一定是給五雲門主接風，大家快走，去看看五雲門主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孫必顯道：「這一來苦了兄弟了。」

他是五雲門下的左領隊。

年其武道：「這也沒有什麼，孫兄不過是早些日子投過來罷了，如今五雲門不是和萬松山莊聯手合作了？」

聞柏年道：「咱們同是被迷失神志的人，解了迷藥，自然不會再服從她了，她應該明白這個道理。」

任東平道：「我想五雲門主大概早就知道迷仙岩的迷仙曲，十分厲害，只有迷失神志的人不受影响，所以她要訓練一批迷失神志的人，才能對付迷仙岩，如今事實證明，五雲門這一辦法，不能說她不對的。」

柳飛燕道：「二師兄是說五雲門主早就知道迷仙岩谷主的來歷了？」

任東平道：「不錯，不然她不會要丁老弟和方姑娘易容改扮，混入迷仙岩去了。」一行人邊走邊說，不多一回，就轉出長廊，來至前面大廳。廳上早已燈火輝煌？上首品字形擺好三桌筵席。

這時三席上都已有人坐着，中間一席的賓位上，坐的是一個臉色白皙的中年文士，看去四十出頭，一身青衫，儀態從容，敢情就是五雲門主喬裝的了。

主位是萬啓岳，作陪的有太極門聞天聲、霍從雲、和淮揚派祁耀南、六合門范子陽、鷹爪門樊元顯。

第二席坐的是少林澄慧，澄一二位大師，武當清塵道長、年嵩昌、榮宗器、奪命聖手仲孫萱，還有一個則是無形毒手閻老九。

第三席上只坐了兩個人，那是滕立言和萬少岳。萬少岳看到任東平等人走入，急忙站起身，趨前幾步，含笑招呼道：「任兄，丁兄諸位，請到這邊坐。」

任東平等人隨着和滕立言點頭招呼，大家坐了第三席。

這時幾名莊丁已經川流不息的送上菜來。席間主人萬啓岳也沒向大家引介這位貴賓，大家只是舉杯暢飲，談笑生風，誰也絕口不提迷仙岩的事。

這一頓酒筵，可說賓主盡歡。因爲要談的事，方才已在萬盟主書房，有了周詳計劃，早已決定了。

散席之後，總管公孫乾走到第三席含笑說道：「盟主請大家仍去西花廳喝茶，諸位請吧！」說着從袖中取出一封密柬，

和一個紙包，遞給任東平，就退了出去。

任東平接過密柬。大家聽說萬盟主要大家回西花廳去，想來必有事故，這就紛紛起身，退出大廳，一路來至西花廳。

柳飛燕問道：「二師哥，公孫總管交給你的是一封什麽信？」

任東平道：「大家先請坐下。」

他取出密柬，低頭瞧去，那是大師兄的筆迹，寫着「二師弟親拆」幾個字，心中覺得奇怪，急忙拆開封口，抽出一張信箋，信箋上當然也是大師兄的筆迹，寫着：「二師弟可率同丁劍南、柳飛燕、薛慕蘭、孫必顯、年其武、聞柏年、陸承遜、萬少岳、滕立言，即刻啓程，明午前趕抵南木嶺，與五雲門領隊冉文君會合，隨五雲門主同赴迷仙岩。其中丁劍南、柳飛燕、薛慕蘭三人，不懼迷仙曲，其餘諸人，在進入迷仙岩前，每人均須服下迷神藥丸，可以無事，紙包內即為迷神丸七粒，可分與每人一粒備用，事後有金不換花粉可解，毋須恐懼，服藥之後，可由丁劍南指揮。此密柬傳閱後付丙。」

這就把密柬遞給大家傳閱。一面打開紙包，裏面果然有七個小包，也逐一分給了孫必顯等六人，把自己的一粒，貼身藏好。等大家看過密柬，雙手一搓，就化成紙屑，洒落地上。

年其武道：「任兄，咱們是不是馬上就走？」

任東平道：「大家如果沒有旁的事，咱們就立即出發。」

丁劍南從身邊取出一張面具，遞給薛慕蘭，說道：「薛兄，這張面具，是公孫先生送給我的，我一直沒有用過，此次前去迷仙岩，妳把面具戴上了比較好。」

薛慕蘭道：「謝謝你。」

接過面具，就雙手覆到臉上，然後用手掌在四周輕輕貼勻，轉眼之間，就變成了一個臉色蒼白的中年文士。

柳飛燕讚道：「這面具做得十分精細，一點也看不出來。」

任東平道：「好了，我們走吧！」

孫必顯笑道：「丁兄，這回由你當領隊了。」

丁劍南道：「我們這一路上，還是由任兄統率，但等諸位老哥服藥之後，因為兄弟沒有服藥，才由兄弟指點目標而已，金不換花粉也在兄弟身上，到時自會給大家解去的。」

滕立言奇詫地道：「丁兄怎麽不用服藥呢？」

丁劍南笑道：「因為兄弟學的是佛門禪功，不怕被聲音擾亂心神。」

聞柏年羨慕的道：「葉兄，（柳飛燕化名葉青雲，大家都知道她是柳飛燕，但她改扮男裝之後，就稱呼她葉兄）薛兄，也學得禪功嗎？」

任東平壓低聲音道：「大家不是外人，兄弟不妨說出來，薛兄和葉兄兩人，前幾天另有奇遇，兄弟聽大師兄說，她們遇上的可能是酒仙雲裏飛。」

孫必顯道：「還有這樣的事，酒仙雲裏飛號稱風塵第一奇人，算起來已是一百多歲了，葉兄，薛兄幾時遇上這位老人家的？」

柳飛燕道：「這位老人家我遇上過好幾次，薛兄也遇上過幾次，說起來包你大笑不止。」

任東平攔道：「這些話，等咱們休息的時候再說，也可以解解悶，現在該是上路的時候了。」

孫必顯道：「領隊已經傳下命令，咱們走吧！」

任東平笑道：「你當過領隊，自然知道這是將令，好，兄弟就派你當先鋒。」

孫必顯道：「得令！」

大家一同站起，走出花廳，只見階上站着總管公孫乾，含笑道：「霍大俠要諸位夤夜啓程，是為了隱秘行迹，大家還是越牆出去吧！」

於是大家就紛紛掠起，十道人影像十支離弦之箭，越過圍牆，轉眼已消失在夜色之中！

× × ×

南木嶺在黟縣南二十里，峻嶺嵯峨，古木參天，山麓間，有一座山神廟。

任何一間山神廟，在寺院廟宇中，都是最窮的，遠處深山無人問，有的還有窮兮兮的廟祝苦撐着，有的廟祝也耽不住了，只有老鼠看守着，正所謂山寺無廟祝，老鼠當主人。

南木嶺這座山神廟，雖然並不破舊，但也是廟徒四壁，沒有廟祝。但今天一早却已有人前來打掃乾淨，而且還在大殿上擺好品字形三張桌子。

後進廚房裏，也有七八個人汲水淘米，割鷄烹羊，正在忙着。

僻遠的山村，平常沒有集會的地方，這座山神廟，就是附近山村人家的聚會之所，大殿上擺起三席酒筵，也是常有的事，但今天情形有點不同！

這時剛交巳初，從遠處已有十來個人朝山麓急步奔行而來。這時候來的不是主人，就是客人了，但這十來個人不但步履矯捷，足不揚塵，而且每個人身上，都佩劍携刀，莫非是兩村械鬥？

一行人快奔近山麓，路旁的樹林間忽然閃出一個青衣少年，迎着上前，拱拱手道：「來的可是任大俠嗎？」

這一行人正是從萬松山莊夤夜趕來的任東平等人。

任東平說道：「在下正是任某，閣下是……」

青衣少年展齒一笑道：「任大俠諸位請到山神廟奉茶。」

任東平道：「你是……」

青衣少年甜甜一笑，指着丁劍南道：「丁公子認識我，我是奉命在這裏恭候任大俠一行的。」

丁劍南看他確實有些面善，只是一時想不起他是誰來？

青衫少年走上一步，低聲道：「丁公子不認識小婢了？小婢是春雲呀！」

丁劍南不覺輕哦一聲，笑道：「春雲姑娘這一改裝，在下幾乎認不出來了。」

春雲道：「小婢是奉門主之命，請諸位到山神廟休息的。」

丁劍南問道：「師叔她老人家已經來了嗎？」

春雲道：「門主大概也快到了。」

當下就由春雲領路，來至山神廟，大殿左首一間廂房中坐下休息。

這裏雖是臨時收拾的，也放了一張板桌四五條板櫈，桌上早已沏好了一壺茶，和十個茶盅。

春雲欠身退出，大家就圍着板桌喝茶。滕立言道：「五雲門準備的倒是周到得很。」

孫必顯道：「這個自然，他們每次行動，總管都早有安排，沿途派人担任接待工作，使大家不必為食宿費心。」

萬少岳道：「這倒好，咱們就不用為錯過宿頭担心了。」

剛說到這裏，但聽一陣輕快的脚步聲從廟外傳了進來。

柳飛燕道：「門主來了！」

大家不覺一起站了起來。

就在此時，只見當先走進來的是一個一身青色緊窄衣裙，長裙曳地，面型瘦削白皙，蛾眉淡掃的俏婦人，看去約莫三十左右，正是領隊冉文君。

在她身後，緊跟着兩行佩劍少女，身上同樣穿着青色緊窄衣裙，長裙曳地而行，一個個都是眉目如畫，身材婀娜，鼓騰騰的胸前，垂着兩條烏黑的辮子，年齡都在二十上下，這兩行人，一行十二名，一共是二十四個。

她們稍後，則是一個臉貌白皙的青衫文士，神態從容，舉步走入。他正是五雲門主，身後跟着兩個青衣書童，則是伺候門主的小鬟飛雲，彩雲。一行人很快的穿過大殿，往後進而去。

柳飛燕道：「二師哥，我們要不要進去參見五雲門主呢？」

任東平道：「咱們劃歸五雲門主指揮，當然要進去參見門主的了。」

萬少岳道：「那麽我們該進去了。」

任東平道：「我想五雲門主略事休息，一定會派人來傳見的，我們且等等。」

過沒多久，只見春雲匆匆走來，朝任東平欠身一禮，說道：「任大俠，門主請諸位入內相見，小婢給諸位領路。」說完，就舉步走在前面。

任東平率同衆人，隨着她往後進走去。後進也只有一排三間房屋，前面一個小天井，雜草叢生，二十四名少女就在簷前雁翅般站立。中間一間佛堂，供奉的是觀音大士，五雲門主就坐在神龕前面的一張椅子上。

春雲領着大家走到佛堂門口，就躬身道：「啓稟門主，任大俠來了。」

任東平已經趨上幾步，抱拳道：「崆峒門下任東平奉盟主之命，率同丁劍南，萬少岳等九人，聽候門主差遣。」

五雲門主含笑還禮道：「任大俠不可多禮，老身只是配合萬盟主的行動，諸位只是隨老身同行而已，差遣二字，老身可不敢當。」

任東平退後一步，站到邊上。丁劍南就跨上一步，跪了下去，說道：「弟子丁劍南叩見師叔。」

五雲門主藹然道：「劍南，起來。」

丁劍南站起身來。五雲門主從大袖中取出一柄烏金摺扇，隨手遞來，說道：「這是師叔代你收着的烏金摺扇，因為上次師叔派你和如蘋有事去江南，此扇不宜隨身携帶，現在你可以收着了。」

丁劍南伸手接過，退到了任東平的下首。

接着上去的是萬少岳，他是萬盟主的獨生子，五雲門主溫言嘉勉了幾句。

然後是柳飛燕、薛慕蘭。

五雲門主朝薛慕蘭頷首道：「薛姑娘是迷仙岩谷主門下，能夠毅然投向正義，非有大智大勇的人，絕難辦到，實在難得得很，妳取下面具來，給老身瞧瞧。」

薛慕蘭依言取下面具，一張粉臉已經脹得通紅。

五雲門主看了她一眼，目光不期而然又朝丁劍南看去，點着頭道：「很好，妳把面具戴上了。」

薛慕蘭又戴上了面具。

五雲門主又道：「妳和柳姑娘能得酒仙垂青，傳了妳們醉仙步，可以聞曲起舞，神志就不致被迷，尤是千載難逢的奇遇，咱們此行，還得仗妳們兩個呢！」

柳飛燕、薛慕蘭同時躬身道：「門主言重，晚輩還要門主隨時指點才好。」

五雲門主含笑點着頭，兩人也退了下去。接着是孫必顯走上前去拱手道：「門主在上，屬下八卦門孫必顯參見門主。」

五雲門主依然藹然點着頭道：「孫必顯，你見到老身，內心一定極為惶恐，其實你當時雖是江南分壇領隊，但萬盟主給你們解去了迷神藥物，投向萬盟主，老身並無責怪之意，劍南當時不也是你隊上的劍士嗎？老身創立五雲門，並無野心，所以要把大家迷失心神，就是為了要對付迷仙岩的迷仙曲而已，如今不是大家聯手去討伐迷仙岩嗎？你不用再耿耿於懷了。」

孫必顯如釋重負，連忙躬身道：「多謝門主。」

接着年其武、聞柏年、陸承遜、滕立言等人也依次上前，參見了五雲門主。

五雲門主看了十人一眼，朝孫必顯問道：「孫必顯，你們十人之中，不知有幾個練過『五雲劍法』的？」

孫必顯道：「一共有七個，只有薛姑娘，萬少岳、滕立言三人沒有練過。」

五雲門主道：「薛姑娘和柳姑娘練成醉仙步，勝過任何武學，但薛姑娘如果願意學五雲劍法，也可跟他們一起練習，另外萬少岳、滕立言二人，趁着這幾天，可在路上勤加練習，雖然大家只會五招劍法，克敵防身，也足够了，因為一旦進入迷仙岩，對方人數一定多過我們，只有大家合力使出五招五雲劍法來，才能以少勝多，以寡敵衆，萬、滕二位少俠務必把它練熟了才好。」

萬少岳、滕立言躬身應「是」。

五雲門主站起身道：「午餐已經準備好了，諸位請到前進用膳，咱們要在這裏休息半天，晚餐之後，再行上路，萬、滕二位少俠可以利用這半天時間，先練習練習，劍南，五雲劍法你都練熟了，就由你代師叔傳給他們好了，還有薛姑娘，妳既已離開迷仙岩，最好不要使用迷仙岩的武功，也可以跟劍南學，時間雖極短暫，但你們本身武功都已有相當基礎，不會太難，能學會多少，就算多少好了。」

大家又躬身應是，一起退了出去。

午餐之後，丁劍南就把「五雲劍法」的第一招「朶雲出岫」，傳給薛慕蘭、萬少岳、滕立言三人。（未完・廿八）

神槍雙傑故事

女霸天

龍驥著

槍手無情

塞城是中南半島的一個大都市，因爲處於戰亂的邊沿，因而畸型地繁華。每當入夜，五顏六色的燈光四處流動，人烟如織。有淘金女郎；有道貌岸然心存非份之想的尋芳客；更有一些獐頭鼠目，形容猥瑣的黑道人物。在這裏如用「龍蛇雜處」這句話去形容，絕不過份。

爲了紀念二次世界大戰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對克復中南半島的豐功偉績，塞城最繁華的地區取名爲「麥克阿瑟大道」。在這條八綫快車道的兩旁，劇院，舞場，夜總會，酒吧林立，全是第一流的聲色場所。

其中有一家名叫「火鳥俱樂部」。

火鳥發威

乍聽起來，似乎是會員們聚會之所。其實不然；俱樂部只是個幌子。這裏既像酒吧，也像舞場，更像夜總會。在二樓，還有半公開的賭場。塞城的警方，似乎只能在十字路口指揮交通。

晚間，七時半，火鳥俱樂部開門了。

這時，客人還沒有開始進場。因爲這裏不賣正餐，酒和飲料塡不飽肚子。客人都是吃了晚飯才來這裏尋歡。

一百多個奇裝異服的舞女在舞池的週圍坐滿了一圈。舞台上一個南非合唱團在演唱非洲民謠。斑鼓敲出獨特的韻律，然而演唱者却不太起勁；原因是除了侍者，舞女之外，全場沒有一個客人。

客人終於來了；那是兩個單身男人。前面一個胖胖身裁，約莫有四十來歲。後面一個則是二十多歲的英俊少年，舉止非常斯文。

帶位的侍者立刻迎了上去，笑着問道：「兩位嗎？」

那個胖客人豎起一根指頭來幌了一下，就自顧自地向座間走去。帶位的侍者不禁有些發楞，不過他很快就明白了。因爲後面那個年少客人，走向另外一邊，原來他們兩個並非一起的。

帶位侍者立刻向那胖客人追過去，擺着手說：「一位嗎？請這裏來。」

胖客人白了那侍者一眼，大模大樣地在一張大圓桌上坐了下來。

侍者不禁皺起了眉頭，大圓桌是準備那些約了三朋四友一起來的客人坐的。像這種單身客人應該坐到單座上去的。他耐住性子再問一次：「先生只有一位嗎？」

胖客人瞪起了眼睛。「你難道不會看看？」

侍者陪着笑臉說：「一位請坐那邊的單座。」

「你怎麼知道我只有一個人？」這胖客人氣呼呼地說：「告訴你，我等朋友，說不定這一張圓桌還坐不下。」

「啊——」侍者不再請他換位子了，笑着問道：「先生要點什麼？」

「一隻杯子。」

侍者有些懷疑自己聽錯了，小心翼翼地再問一次：「先生是要……？」

胖客人不禁吼了起來：「你耳聾了嗎？我說要一隻裝酒的杯子。」

這個侍者的臉色都變了，心裏有數，這個客人一定是來找麻煩的。不過他並沒有發作，依照那個胖客人的吩咐去拿了一隻酒杯來放在他的面前，倒要看看這個搗蛋的客人會要出什麼花樣。

只見胖客人從西服內袋裏面拿出了一個三百六十西西容量的方型酒瓶放在桌上，指了指說：「給我打開。」

侍者臉上掠過一絲冷笑。「嘿嘿！美國維吉尼亞出產的『藍寶威士忌』。這種酒我們俱樂部也有，何必麻煩帶來呢？」

「我高興帶。」

「先生！你也許是第一次光顧本俱樂部，容我解釋一下：按規定客人是不可以帶酒進來的。」

「誰規定的？」胖客人瞪起了乒乓球一般大的眼珠。

侍者冷冷地說：「每一個賣酒的娛樂場所都有這種規定。如果每一個客人都自己帶酒，我們俱樂部早就該關門了。」

胖客人氣喘喘地說：「老實告訴你，我不信任你們賣的酒。」

侍者冷笑了一聲。「哼！先生可以到塞城的街頭巷尾，去打聽打聽，問問看『火鳥俱樂部』可曾賣過假酒。」

「少嚕嗦！教你怎麼樣你就怎麼樣，打開！」

這時場內只有三五個客人，其餘的侍者巳經發現這邊起了爭執，立刻有兩個身裁魁梧的侍者趕了過來，低聲問道：「三號，怎麼回事？」

原先那侍者低聲說：「看樣子是來搗蛋的。」

後來的兩個侍者同聲說：「揍他一頓，把他拖出去。」三個人正打算動手，忽然傳來一聲嬌叱：「三號！」

在他們眼裏立刻出現了一團火，那是一個雍容華貴的婦人，年齡約莫二十七八，一身火紅晚禮服開着高叉，露出一條粉粧玉琢的大腿，手裏拿着一支很長的牙烟咀，冒出嬝嬝輕烟。

「老闆娘……」三號侍者像是看到了救星。

那雍容華貴的婦人板着臉說：「三號！客人吩咐你怎麼做就怎麼做，還不快去拿開瓶器？」

三號侍者不禁楞住了，不過他只楞了一會兒，就趕快依照老闆娘的吩咐拿來了開瓶器，打開了胖客人帶來的酒，而且爲他倒上了一杯。

她笑着問道：「先生，滿意了嗎？」

胖子似乎有點得寸進尺，點點頭：「還差不多，妳這些侍者好好訓練訓練。」

她冷冷地一笑，然後板着臉說：「任何事情都要兩面俱到皆大歡喜才行，現在讓我告訴你，租一隻酒杯的價錢是你帶來那瓶『藍寶威士忌』的價格雙倍，希望賬單開上來時，不要太使你吃驚，我懂得接待任何性質的客人。」

三個侍者都發出了會心的微笑，老闆娘的確有一手，這個搗蛋的胖客人可受到嚴厲的教訓了。

孰料那胖客人毫不吃驚，反而哈哈大笑說：「我不會吃驚的，老闆娘親自出面接待，就是再加雙倍，也是值得的啊！」

老闆娘冷笑着說：「我看你沒有喝酒就巳經先醉了，你只要化錢就是我的客人，我也不想太使你難堪，現在你可以選一個舞小姐陪你跳舞了。」

胖客人搖搖頭說：「無此雅興。」

「噢！」她臉上立刻蒙上了一層嚴霜。「那麼，你就該去一家普通的酒吧，不該到此地來的。」

「老闆娘！說句不客氣的話，妳手下那些貨腰女郎沒有一個出衆，摟在懷裏會倒盡我的胃口。」

「你這句話說得太誇口了吧！」

「嘿嘿！」胖客人乾笑一聲，涎着臉說：「說句實話，在這裏除了你以外，沒有一個女人使我看得上眼。」

三個侍者雖然都恨透了這個搗蛋的人，此時却不禁爲他捏了一把冷汗，在塞城誰都知道「火鳥俱樂部」的老闆娘何嬝嬝是一個玩火玩槍又玩命的女人。這豈不是——老鼠舐貓兒的鼻樑骨，自己找死嗎？

「那麼，你是要我陪你跳舞囉？」

胖客人竟然不知死活，笑嘻嘻地說：「那眞是三生有幸。」

何嬝嬝點頭說：「可以，不過代價却很貴。」

胖客人眉飛色舞說：「要錢還有什麼問題。」

何嬝嬝搖搖頭說：「我不要錢。」

「要黃金？要鑽石？還是……？」

「從現在開始你就可以抱着我狂舞通宵。等到明晨俱樂部打烊時，我就一槍擊穿你的心臟。」

「妳在開玩笑？」

「一點也不開玩笑，我要你的命。」

那胖客人到了這個時候還不知死活，猶自嬉皮笑臉地說：「古話說得好，人在花下死，做鬼也風流，不過只跳幾隻舞就要送掉一條命可不太合算，免談！」

「怎麼？又不要我陪你跳舞了？」

「不合算！免談。」

何嬝嬝突然沉下了臉，厲聲說：「在塞城我姓何的要殺一個人如同殺一隻鷄，今天我的心情特別好，所以不想殺人，這也算你走運，限你一分鐘之內爬出去。」

胖客人竟然毫無畏懼之色，聳聳肩頭說：「我的酒還沒有喝完哩！」

何嬝嬝沉聲說：「你如果此時不爬出去，一分鐘以後你會被人抬出去，因爲那時的槍彈巳經擊碎了你的膝蓋骨。」

胖客人的面色有些變了，不過他坐在那裏却沒有動。

何嬝嬝抬起左手，凝神注視着腕錶。

全場一片寂靜，連舞台上的演唱都停了下來。

何嬝嬝的右手緊貼在自火紅晚禮服高叉間露出的右腿上，突然她右手一揚，手裏就多了一支槍。

「砰！」響起一聲輕脆的槍聲。

中槍的不是胖客人，何嬝嬝手裏的槍，却不見了。

大家遊目四顧，這才發現那個跟隨胖客人身後進來而單身坐在另一邊的年少客人手裏拿着一支槍，槍口還在冒烟，他神態安詳地朝槍口吹了一口氣，放回槍套。然後掏出一張鈔票放在桌上，大模大樣地向外走去。

這邊硬充英雄好漢的胖客人巳是滾汗如珠，趁着何嬝嬝在發楞的時候，連忙跟在那個年少客人身後向外跑。

何嬝嬝目送着他們背影，一句話也沒有說，也許她做夢也沒想到會有一個比她更快，更準的槍手在她面前出現。

突然，一個侍者跑過來疾聲報告：「老闆娘！那傢伙留下了一張名片。」

何嬝嬝接過來一看，名片上印着「洪英豪」三個字。

× × ×

有人說塞城是兩個城市合併起來的，這話一點也不錯，因爲一條運河將這都市分成了兩個區域。

運河裏有各式各樣的船，不過却以中國那種古老的單艙木船居多。

時間巳是晚間九點鐘，以船爲「家」的水上人家都巳就寢了，而有一艘停泊在運河中央的小木船中却有兩個人在舉杯對飲，喁喁清談，他們就是方才在「火鳥俱樂部」亮過相的胖子和洪英豪。

那胖子乾了一杯，嘴裏面嘖嘖有聲地說：「洪老弟！我毛浩然刀尖上面舔過血，彈雨之中洗過澡，場面也見過不少，像今晚這樣手無寸鐵地面對一個殺人不眨眼的狠婆娘可還是頭一回，簡直嚇了我一身冷汗，幸虧你老弟槍法如神，不然我這個時候早就見了閻王爺啦。」

洪英豪笑說：「我早就說過，準出不了錯。」

「噯！說正經的，本來那頭雌火鳥在岸上混，咱們在水上混，可說各不相涉，想不到這一回我們藍老大却教我去扮這麼一個角色，這不是存心和她過不去麼？你

倒說說看，是什麼法寶說服咱們老大？」

「我姓洪的從來沒有在江湖上混過，憑什麼和你們『水帮』的老大攀交情？我只不過認識你們老大的一個生死之交，托他寫了封介紹信，你們老大皺皺眉頭也答應了。」

毛浩然點了點頭說：「原來如此，噯……你又爲甚麼要去惹那頭雌火鳥呢？」

「說來話長……」洪英豪喟嘆着說：「我有一個姓方的好朋友，新近攷取了H港私家偵探的開業牌照，頭一件案子就與『火鳥俱樂部』有關，所以來了塞城，熟料挨了那頭雌火鳥的冷槍，如今正躺在病床上。」

毛浩然說：「那還不簡單，你也打她的冷槍好了。」

洪英豪搖搖頭說道：「目前還不能傷她。」

毛浩然抬起眼睛：「你想留着她找麻煩嗎？」

「我那位姓方的朋友挨了槍，手裏的案子沒有結，怎麼向委托人交代呢？這是開業以後的頭一宗，信譽不建立起來以後還有誰敢上門啊！」

「你不打算替那個姓方的繼續辦下去嗎？」

洪英豪點點頭說：「那是當然，所以我方才只開槍擊落她手裏的槍，算給她一個下馬威，教她以後見到我狠不起來。」

「那可不一定，千萬別錯估了她。」

說到這裏，毛浩然問道：「你那朋友接的是件什麼案子？」

洪英豪端起酒杯來說：「毛兄！來，喝酒！」

毛浩然不禁有些訕訕地說：「對不起！老弟，我問得太唐突了。」

「毛兄！你誤會了，」洪英豪皺着眉頭說：「你們都是够義氣的人，如果聽說這件事是多麼扎手，對手是多麼狠毒，你們必定不肯袖手旁觀，將你們捲進漩渦，非我心中所願。」

「洪老弟，事實上我們已經捲進去了，那頭雌火鳥不是簡單人物，她很快就會查出你在咱們窩裏紮根，總算是同一個碼頭上的，她按着江湖規矩要藍老大交人，老大一定不肯，這不就捲進了嗎？」

洪英豪沉吟了一陣說：「到時看情形吧！你們根生土長，飛不去，走不掉，帮忙已經够使我感激了，怎能再使你們爲難呢？」

這時，河面上忽然傳來一陣响亮的口哨，毛浩然立刻放下了酒杯，揭開窗板，撮唇回了一聲。

須臾，一艘小舢舨划了過來。

兩船相接，舢舨上跳過來一個身裁魁梧的年輕小伙子。毛浩然問道：「有什麼事？」

「老大請那位洪先生去一趟。」

「噢！是不是『火鳥俱樂部』找上來了？」

「不知道，快些去吧！」

洪英豪在艙內已經聽到了，走到船舷上向毛浩然打了個手勢，於是，兩人一齊上了舢舨。

那年輕小伙子熟練地操縱着舢舨，向運河下游行去。

十分鐘以後，舢舨靠上了一艘五十噸級的豪華遊艇，洪英豪曾經來過一次；這裏就是「水帮」的總部。

「水帮」的首領藍雲是個四十多歲的人，控制了塞城周圍海域各種賺錢的買賣。雖然「水帮」勢力不弱，他却守住了江湖上的規矩，從不將他的勢力範圍擴充到岸上去，算得上是「各守門戶」。

此刻，他坐在遊艇中艙寬敞的客廳裏。當洪英豪和毛浩然走進來時，他揮揮手示意毛浩然退出，只留下洪英豪一個人，他遞給洪英豪一根香烟，並爲他點燃，這才開始說話。

「洪先生，」藍雲的語氣很緩和：「雷子剛和我是二十多年的生死之交，我素知他不肯隨便亂管閒事，這次他竟然介紹你來見我，還要教我盡力帮忙你，可見你的事非常重要……」

「謝謝！」洪英豪欠動了一下身子。

藍雲吸了一口氣，接着說：「各有地界，不得擅越雷池，這是江湖上很嚴厲的規矩，我藍雲倒不是怕誰，可是讓人說我不懂規矩我却不甘心。這次冲着子剛的面子，我推也推不脫，所以暗中助你一把。毛浩然剛從外地來此，是張新面孔，原以爲不會被姓何的女人識破，事實不然，你們離開『火鳥俱樂部』不到半小時，她就摸清了底細，剛才派人來過了。」

「啊——」洪英豪不禁一楞。「來人怎說？」

「她要我將你交出來。」藍雲不待洪英豪有所表示，又接着說下去：「這是辦不到的事。別說你是雷子剛的朋友，就是不相干的人，我藍雲也不能先答應帮忙，到現在爲了利害關係又來撤腿啊！」

「這樣可能對貴帮很爲難吧？」

藍雲點點頭說：「那是一定的。何媼媼在塞城的勢力不小。咱們『水帮』的人總不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分分秒秒都呆在船上呀！」

洪英豪沉吟了一陣，毅然地說：「藍老大，教你將我交給姓何的，你一定不會答應。我現在就主動去找她；反正我千里迢迢地來到塞城就是要找她的。」

藍雲一點猶疑之色都沒有，立刻搖頭說：「這樣不行。」

「那……？」

不待洪英豪提出疑問，藍雲就接口說：「現在只有兩條路；一是你連夜離開此地，那麼『水帮』和對方的衝突就會緩和下去；另一條路是傾『水帮』之全力支援你和對方一拚。不過那得看你爲什麼要找她？」

洪英豪流露出了一絲苦笑，以無可奈何的語氣說：「藍老大！我實在不想說出事實的眞象，因爲像藍老大這樣義薄雲天的性格，知道原委之後絕不肯鬆手的。那就太連累貴帮了。」

藍雲沉下臉來說：「洪先生！你用不着捧我藍某人，也不必將事情埋在心裏面。現在請你乾乾脆脆地說出來吧！應該咱們去拚命的，『水帮』沒有一個人會含糊。如果不值得，我不會讓你再在這兒多躭擱一分鐘。」

洪英豪從來沒有和黑道人物打過交道，這可以說是頭一回；不過，這頭一次就使他對黑道人物有了認識。他們似乎只有兩類：一種是手黑心也黑；另一種是手黑而人性尚存。藍老大應該是屬於後者的。

洪英豪知道如果再說不出原委，自己原是一番好心，說不定反而會引起對方的誤會。於是決定和盤托出。

「事情是這樣的——」洪英豪簡略地說出原委：「我有一個姓方的朋友新近考取了H港的私家偵探牌照。開業後的第一件案子就是接受委托代爲找尋一對年齡十八歲的孿生姊妹。我那朋友根據綫索追蹤到了塞城，想不到捱了何媼媼的冷槍，現在還躺在病床上……」

藍雲插嘴道：「所以你來是爲你朋友報仇？」

洪英豪搖搖頭說：「不完全是。否則今晚我就有機會一槍桿幹掉那個女人。我想接替我的朋友將這個案子辦下去……」

「爲了維持你朋友的職業信譽嗎？」

「可以說是。不過最大的原因是還是爲了要救回那一對孿生姊妹。試想她們落到姓何的女人手裏還會有什麼好下場？」

「洪先生！你能肯定那對孿生姊妹是落在何媼媼的手裏了嗎？」

洪英豪苦笑着搖搖頭：「當然不能肯定。但是根據許多跡象和初步證據，那對孿生姊妹很可能已落入何媼媼的手中。」

「洪先生！說詳細點吧！」

「何媼媼在塞城除了『火鳥俱樂部』之外，還有一個高級銷金窩。是以孿生姊妹爲號召，包括各色人種……」

藍雲插嘴說道：「這只是跡象，證據呢？」

「有！」洪英豪點點頭，然後接着說：「這對孿生姊妹於失蹤的前幾天在一個舞會中認識了一個英俊的男子；事後調查那男子是從塞城前往H港的。我那朋友就是根據這條綫索趕來此地。」

「唔！以後呢？」

「我的朋友在『火鳥俱樂部』發現了一個和何媼媼很接近的男人，和那對孿生姊妹的朋友們所描述的英俊男子很相似。於是他跟蹤那個男人，被何媼媼發現，打了他一槍。」

「槍中什麼部份？」

「離心臟只一寸，子彈從背後射進去。當時何媼媼顯然發現了他的來意而想置他於死地……。」

「洪先生！」藍雲插嘴說：「憑何媼媼的槍法又是在背後開槍。照說你那朋友是很難逃生的。」

「的確！這也許是我那位朋友運氣好，當時他覺察到背後有人，正想轉身察看，何媼媼已經開槍了。何媼媼也許沒有料到他會突然轉身，所以瞄準點發生了偏差。這完全是運氣。」

「你朋友能確定開槍人是何媼媼？」

「確定是她。」

「她怎麼沒有追擊呢？」

「我那朋友也是一個好槍手，當他中槍倒地後立刻開槍還擊。雖然沒有擊中她，却驚動了路人，召來了警車。」洪英豪說到這裏作了一個奚落的笑容，接着說：

「據說這裏的警方不管事，甚至還暗中支持何媼媼。不過，他們總不敢太過份。因此我那位朋友也就檢回了一條命。」

藍雲伸手將洪英豪的手緊緊地握住，語氣堅定地說：「洪先生！從各方面看來你都是個好朋友，我決定傾全力帮你。」

「可是……？」

藍雲接口說：「別說下去了！我們打着『替天行道』的金字招牌，總得做一點對得起良心的事。再說，那個狠婆娘最近也太囂張了。站在公義的立場，我們『水帮』也該給一點顏色讓她瞧瞧的。」

× × ×

塞城「麥克阿瑟大道」的兩側俱是巍峨大厦，像「火鳥俱樂部」吧，就是一幢五層樓高建築物。

一樓是「夜總會」，二樓是賭場，三樓據說是招待所；不過不知道是招待那些人物。四樓和五樓因爲很少有人去過，當然不知道那兩層樓作什麼用處。據猜想，應該是舞女們和職員的宿舍。

在五樓的一個寬敞房間裏，何媼媼正在大發雌威。在她面前有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像是一頭見了貓的老鼠。站在那兒似乎有點兒發抖，面上的神情也顯得很不自在，週圍還站了不少人，一個個面色都很難看。

「吳忠！」何媼媼的聲音近乎吼叫，「你的一張嘴平常能言善道，今天怎麼在藍雲那裏碰了一鼻子灰？」

「老闆娘！」名叫吳忠的中年男人哭喪着臉說：「我一去就態度強硬地逼着藍雲交人。他一方面推說不知，一方面答應

馬上調查。我還有什麼辦法?只好限他明天天亮前給我答覆了。」

何嬝嬝聲音更大大地吼叫了起來:「天亮以前!你知道天亮以前還有多久的時間?」

旁邊一個貌相英俊的年輕男人,似乎存心要在何嬝嬝面前討好賣乖,連忙接着說下去道:「現在是十點不到,離天亮前還有八個小時,變化可大着呢!據我知道,在這段時間裏,就有好幾班飛機離開塞城……」

何嬝嬝一瞪眼睛,低叱道:「馮子超!你少插嘴!都是你這混賬東西不留神,才接二連三地將這些不要命的傢伙引來了塞城。」

一個頭髮斑白,年約五十歲的男人勸慰地說:「老闆娘!歇歇氣。以我看沒有什麼大不了。從H港來的那個姓洪的槍法或許不壞,他也不過只有一條命。至於說藍雲嘛!他只能水裏稱王。魚兒一上岸,就使不出勁來了。」

看樣子這個老傢伙在何嬝嬝面前很有份量,她不但沒有再吼叫,而且也沒有吭聲。半晌之後才說:「宋老!我可不是怕他們。想想看方才姓洪的教我坍了台,他要是一溜了之,我這一口氣往那裏出?」

原來這個人名叫宋子威,跟隨何嬝嬝的父親多年,是老一輩人物,難怪何嬝嬝對他比較客氣了。

宋子威搖頭說:「放心!姓洪的絕不會溜。」

「何以見得?」

「姓洪的今晚露的那一手可說胆大妄為巳極。這種人多半自視甚高,他絕不會就此開溜的。」

何嬝嬝冷笑了一聲:「我倒要看看這小子有多狠!」

「還有——」宋子威又說:「藍雲的態度如何倒是我們該注意的……」

何嬝嬝插口問:「他為什麼要帮姓洪的呢?」

宋子威沉吟了一陣說:「據我看,他必然和姓洪的有什麼特別關係。」

「特殊關係?」何嬝嬝兩道修長的眉毛倏地挑了起來。「宋老!你作這種推斷有根據嗎?」

宋子威點點頭說:「自然是有的。那姓洪的不可能會出得起一筆鉅大的金額來請藍雲帮忙;即使那姓洪的出得起重金,藍雲也絕不會接受。不管這場拚鬥的結果如何,『水帮』的損失都不會輕。」

「這一點暫不去研究。」何嬝嬝掉過話題問道:「這姓洪的和那姓方的來意是否相同呢?」

「毫無問題是相同的。」宋子威說到這裏忽然壓低了聲音:「以我看,那兩隻『羊』最好宰掉。任何事情都得往最壞的地步想。我們千萬不能留下痕跡,免得到時站不住脚。」

何嬝嬝毫不考慮地說:「不行!」

「老闆娘……」

「不要說了!」何嬝嬝面上怒火昇騰。「宋老!有許多事情我都聽你的意見,唯獨這件事情不能聽你的。為了那兩隻『羊』,我巳化費了不少精力,金錢,現在一個子兒也沒有撈回來。說什麼也不能宰掉。」

「那……」宋子威不知該說什麼好。

何嬝嬝又接着說:「藍雲答應天亮前回覆消息,是一着緩兵之計,我們可不能上當。現在我要逼他表明態度。他那艘遊艇上是不是有無綫電話?」

吳忠連忙回答說:「有的。可以由電信台轉播,號碼是……」

何嬝嬝揮揮手說:「用不着告訴我號碼。你現在去打個電話,就說我請他到這裏來談談,看看他怎麼回答。」

吳忠應是後,急急地退了出去。

宋子威待吳忠出去後,向何嬝嬝問道:「老闆娘!他一定會來。可是妳又怎樣知道他是抱着什麼態度呢?」

何嬝嬝打從鼻孔裏噴出一口冷氣。「哼!我可沒有那樣好說話。他來了就要他交人,姓洪的不到我手裏,我就不讓他回去。」

宋子威驚道:「這樣不妥吧?」

何嬝嬝語氣橫强地說:「有什麼不妥?江湖規矩是人訂出來的。在塞城,誰都要聽我的,我說的話就是江湖規矩。」

宋子威為之語塞。這時吳忠打完電話回來了。

何嬝嬝問道:「他怎麼說?」

吳忠回答道:「藍雲不在遊艇上。」

「什麼?」何嬝嬝不禁一楞。

宋子威聳了聳肩頭說:「嗯!藍雲比我想像中要狡猾得多,他若答應來,怕回不去;若說不來,顯得在怕我們。所以乾脆說不在。倒像是他眞的去調查這事情去了,使我們一時還不敢遽下決定。」

何嬝嬝的一排門牙,將下唇咬出了一道白痕,沉聲說:「說不在也不行,我去找他。吳忠!將人集合好,通知碼頭上的快艇準備好,我們到他的遊艇總部去找他。如果藍雲避不見面,咱們就搜。」

宋子威連連搖手說:「老闆娘!這怎可以?」

何嬝嬝眼睛一翻,冷聲說道:「怕他吃了我們嗎?」

宋子威神色凝重地說:「現在的局面對我們有利。姓洪的既是為了兩隻『羊』而來,不達目的他就絕不會離開塞城,遲早會找上門來,我們何不以靜制動呢?」

何嬝嬝聽完了他的話之後巳不像方才那樣衝動,但是仍然悻悻地說:「想想眞氣人,我一分鐘都等不得。」

「這一定要忍!」宋子威加重語氣地說,「龍蝦離水固然會乾死,鳳凰落水也會溺斃。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老闆娘千萬要忍耐。」

何嬝嬝不禁「噗嗤」一聲笑了。宋子威這個比方很妙,將她比成一隻鳳凰,也是令她開心的。

「忍就忍吧!不過……」何嬝嬝的眉毛忽然又皺了起來。「……要我忍到什麼時候呢?」

「等到天亮,藍雲總會有個答覆的。」宋子威說着,又轉臉問吳忠道:「老吳!他是這樣答應的嗎?」

「嗯!」吳忠點點頭。

正說到這裏,一個大漢像救火般跑進來。大聲叫道:「不得了!不得了!那個姓洪的又來了。」

聽說洪英豪去而復來,何嬝嬝倒眞是吃了一驚。不過那大漢大叫「不得了」,顯然喪失了她的威風。於是她狠狠地在那大漢臉上摑了一個耳光。沉叱道:「有什麼大驚小怪的?那小子在那裏?」

「在……在二樓的賭場裏玩樸克。」

「噢——」何嬝嬝不禁有點兩眼翻白。「這小子不但够胆,也够精明的。他知道樸克桌上都是豪客,我不能在那些豪客面前向他下手。哼!賭局總有散的時候,我就不信他到時能插翅飛掉。」

宋子威開始代何嬝嬝發號施令:「老兄!你帶幾個人到俱樂部外面轉一轉,看看有無可疑的人。說不定藍雲手底下的蝦兵蟹將巳有不少登岸了。小馮!你帶幾個賣相好的到二樓去困住那小子。千萬別妄動。」

吳忠和馮子超分頭去了。

「宋老!」何嬝嬝問道:「你說是幹掉他?還是逮活的?」

宋子威沒有立刻回答她的話,揮手叫其餘的人全部走出去,這才壓低了聲音說:「這裏沒有第三個人,我老宋才敢說句放肆的話,照說應該逮活的,盤問一下那小子是什麼來意,咱們也好防範。不過,想生擒他恐怕不容易,想幹掉他嘛!就更加難了!」

「噢——」何嬝嬝不禁抽了口冷氣。她雖然逞强好勝,從不服輸,却也知道宋子威所作的判斷都是很正確的。

× × ×

二樓賭場的場面不算太小,一共有十幾張枱子。有各式各樣的賭局在進行着。塞城因為畸型繁榮的關係,成了冒險家的樂園,因此到這兒來的都是一擲萬金面不改色的豪客;也可以說都是「火鳥俱樂部」的財神爺。

洪英豪在樸克賭桌上聚精會神地賭着。表面上他是在賭錢,實際上却在賭命,而他却顯得非常安詳!

原來「水帮」老大藍雲授給他一條錦囊妙計。現在洪英豪就坐在那頭美麗獵物的身邊。

那是一個非常美艷的女人,只可惜眉宇間有濃厚的妖氣。不過塞城太缺乏紳士,所以她也就不被挑剔了。

她的頭髮烏黑,皮膚白皙,眼瞳呈淺藍色,鼻樑高聳挺直,一望而知是一個東方人與西方人的混合結晶。

她全神貫注在賭局上,對她身旁的洪英豪絲毫未加注意。當洪英豪在一局中贏進不少籌碼時,她都不曾看他一眼。

當她在唇間含着一根香烟時,洪英豪立時撳燃打火機為她點火。她吸烟後輕輕地說了一聲:「謝謝!」

「為林露小姐服務是我的光榮!」洪英豪笑着說。

她將目光注視着正在洗牌的人,輕聲問道:「你是『火鳥』的部下?」

「不?我是遊客。」

「噢!」她吃驚地回過頭來,目光凝視着洪英豪。「是遊客?那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洪英豪將頭湊近了一些,低聲說:「來到塞城,如果沒有聽說過妳的名字,那就算白來了。」

「嗯!你很會說話。」

「也許妳在誇獎。」

「不過,你也是個不安份的男人。」

「說對了!安份的男人就不會到塞城來渡假。」洪英豪說到這裏向酒排指了一下,「我想請妳喝一杯。」

林露沒有動,冷冷地問道:「你只是知道我的名字嗎?」

「知道得很多!」

「關於那些?」

「妳的為人以及妳的事業。」

「還有呢?」

「『火鳥』是塞城的名女人,見到妳却要敬畏三分。」

「還有一件事你不知道。」

「等我們喝過酒之後,再請妳告訴我吧!」

林露冷冷地說:「我有個『妖姬』的綽號。」

「那將更誘人。」

「歷史上有過不少『妖姬』,和她們打交道的男人不是被殺就成為她們的奴隸,不知你此時還有沒有勇氣請我喝酒?」

洪英豪大胆地挽住了她的胳臂,笑着說:「來!我們去乾一杯。妳的魅力不容許我去攷慮會有什麼後果,其實任何一種結果都會使我滿意。」

「你眞是一個狂妄的男人。」她站了起來,並沒有擺脫他的手;語氣也是極其輕柔的。

洪英豪英俊的外表和他那魁偉的體魄固然具備吸引異性的條件,然而最大的原因却是他深深瞭解像林露這種女人的心理狀況;再加上事先在藍雲那裏獲知不少有關林露的資料,自然第一步他就成功了。

洪英豪和林露在酒排的高脚櫈上擧杯對飲的情景落到馮子超的眼裏時,他不禁暗暗吃了一驚。吩咐他手下將洪英豪盯牢,他則飛快地乘電梯直上五樓,將目前的情況去向何嬝嬝報告。

「老闆娘!姓洪的和『妖姬』勾搭上了。」

「眞的?」何嬝嬝吃了一驚,將目光望着宋子威。

宋子威問道:「小馮!他們是在賭枱上認識的嗎?」

馮子超搖搖頭說:「不太清楚。他們兩人現在在酒排間喝酒,看樣子談得很熱絡。」

宋子威沉吟了一陣,轉面向何嬝嬝說:「老闆娘!這事要快!」

「怎麼快法?」她翻着白眼。

「姓洪的賣相不錯,很能使女人動心;林露這個雜種女人又是水性楊花,發展下去必然如魚得水,處得極好,那樣我們就扎手了。一定要趁他們的交情還沒有太深之前將他們拆開。」

「嗯!」何嬝嬝點了點頭,同意了他的說法。然後向馮子超吩咐:「去請林露來一趟,她若問有什麼事,你就說談買賣。……宋老!你避一下。萬一我和那個妖女起了爭執,你就趕快出來當和事佬。」

「是!」馮子超和宋子威雙雙應是,分頭走了出去。

過了三分鐘,林露來了,她也不向何嬝嬝打招呼,就坐了下來,雙腿大模大樣

地蹺在茶几上。

「火鳥！我知道妳不是要跟我談買賣，那筆貨色，妳最少還可以用一個月。什麼事直截了當地說吧。」

何嬝嬝在她對面坐下，笑嘻嘻地說：「妳這個妖姬美人眞厲害，被妳一語道破了。林露！這兩年咱們水帮魚，魚帮水……」不待她說完，林露接口說：「算啦！少賣人情。我帮了妳，妳却沒有帮我。」

「我帮妳銷貨呀！」

「嘿嘿！」林露尖聲笑了起來。「妳眞會說話，火鳥！塞城想替我銷貨的人多得很，是我不賣給他們，留下來讓妳一個人賺。我若是不賣給妳，妳一點辦法也沒有。除了我林露，誰也無法將那種貨色運進塞城來。」

「好！好！算妳帮我。咱們交情總有的吧？」

「也只能說是買賣上的交情。」

「妳這個人就是嘴硬心軟，」說到這裏，何嬝嬝壓低了聲音，問道：「聽說妳認識了一個小伙子？」

「不錯。」

「我要和妳打個商量。」

「嗨！火鳥！妳也對他有興趣嗎？對不起，那得過一陣子再說，現在那英俊小伙子是我的。」

「不是這個意思，我是敎妳別理那小子。」

「爲什麼？」

「那小子不是安份的人。」

「妳說對了！他的確不安份。安份的男人不會找上我；找上我也不會要。那小伙子正合我所想的那種『型』。」

何嬝嬝不禁大皺眉頭了。想了一想，被迫得開門見山地說：「林露！我老實告訴妳吧！那傢伙和我有過節……」

林露搶着說：「那是你們的事，我不會帮他對付妳；也不能帮妳去整他。」

「可是有妳夾在當中使我不方便！」

「够交情！」林露嬌笑着說，「那麼妳就等我離開塞城之後再去和他淸理你們的過節吧！妳應該知道我的個性，玩是喜歡玩，生意還是要做。再過一個星期我的船就要開航了。」

「林露！……」

「火鳥！咱們交往兩年多了。我知道妳在塞城沒有將誰放在眼下，但是對我林露却盡力忍讓。也許是利害關係，也許是妳看得起我。總而言之一句話，兩年多的時間妳都忍讓下來了，一個星期總不會捱不過去吧！」

「林露！妳可知道那小子想搗翻我的窩哩！」

林露冷冷地說：「火鳥！妳眞是太看得起他了。我該走了。剛剛認識的朋友總不能讓他一個人在酒排裏儘等啊！」

「林露！……」

「只有七天！」林露走到門邊又回過頭來說：「妳都等不及嗎？大人物是有耐心才行的。」

何嬝嬝想破口大罵，甚至想拔槍。但是她忍住了，因爲她的「事業」有一半寄托在林露供應的貨色上。

宋子威一直躲在暗處聽，林露走了以後，他立刻就走了出來說：「想不到會有這麼一個轉折。這就是藍雲的詭計，否則姓洪的絕不可能想到利用林露作他的護身符。」

何嬝嬝氣喘喘地問道：「怎麼辦？難道我們就這樣睜着眼睛挨打嗎？」

宋子威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道：「唉——我們方才下錯了一步棋。本來，姓洪的未必能勾得上林露；她是一個好勝的人，這樣一來，反而帮了姓洪的忙了。」

「宋老！你一點主意都沒有了嗎？」

宋子威反問道：「老闆娘！難道妳願意爲姓洪的開罪林露？」

「那當然不行，如果萬不得已……」

「目前尚未到萬不得已的時候。」

何嬝嬝又氣又急，不禁咬牙切齒地說：「那小子一旦落在我手上，我要用槍打他一百個窿。」

× × ×

洪英豪明明知道何嬝嬝找林露去談論什麼事，而他却故作不知。當林露回到酒排時，他輕描淡寫地問道：「妳和這裏的老闆娘很熟嗎？」

林露沒有理他，喝了一口酒之後，冷冷地說：「你的勇氣不小！」

洪英豪自然不能再裝胡塗，硬着頭皮問道：「老闆娘對妳說了些什麼？」

「我可不管你和她的事。我只關心我自己，想不到你竟然利用我做你的護身符，你眞够大胆。」

洪英豪不禁心頭一怔，不過他却不太吃驚。如果林露因而發怒的話，她此時不會這樣安靜地坐在自己身邊了。

「妳可能誤會了！」他低聲說。

「別解釋！算你成功了。不過不是你的計謀成功，而是火鳥帮了你。她要我離開你，我偏不！」

「衷心感謝。」洪英豪平靜地說。而他心裏却萬分高興。

「別太高興！」林露向他潑冷水。「你最多只能活一星期。」

「在妳身邊活一小時也令我滿足。」

「你說的假話依然非常動聽，不過，這一星期，你所要付出的代價也不算小。因爲你要做我的奴隸。」

「我說過了，我不在乎。」

「那麼現在走吧！」她先站了起來。「挽着我或摟着我，愈親熱愈好。因爲我是你的護身符。」

洪英豪摟着她向門外走去。馮子超站在門口對他怒目而視。因爲他已奉命令對洪英豪不得留難。

洪英豪走到他面前，拍拍他的肩頭說：「老兄！請轉告你們老闆娘，不必畏我如蛇蝎，我是從不輕易發狠槍的。」

× × ×

清晨三時——「火鳥俱樂部」的營業可說完全靜止了。除了那一層具有神秘性的四樓以外。這時，何嬝嬝、宋子威、馮子超以及好幾個身裁魁梧的彪形大漢聚在一樓的「經理室」裏，像在等待什麼？

何嬝嬝連看了好幾次腕錶，喃喃地說：「從碼頭到這裏，乘汽車十五分鐘該會到了吧？」

「嗯！」宋子威答應着點點頭。

何嬝嬝問道：「宋老！你看藍雲又在耍什麼花樣？」

宋子威沉吟了一陣，搖搖頭說：「很難說！藍雲派出『水帮』的外管事龍錦海前來，似乎是愼重其事的。以我看，他唯一的辦法就是『推』。」

何嬝嬝冷笑了一聲。「哼！我倒要看看他怎樣推法？」

正說之間，一個大漢從外面跑了進來，低聲說：「老闆娘！來了！」

何嬝嬝低聲問道：「帶了多少人？」

「就一個人。」

這時，一個年約五十歲，兩鬢微斑的老者走了進來。他就是宋子威方才提到的「水帮」外管事龍錦海。

龍錦海是老一輩江湖出身，言行擧動都守着舊派，他站在門邊先抱拳一揖，然後恭敬地說：「老闆娘！敝帮藍老大着龍某前來回話。」

何嬝嬝冷冷地一擺手說：「請坐！」

龍錦海坐下，還來不及開口，何嬝嬝就氣勢凌人地問道：「藍老大到底交不交人？」

龍錦海神色從容地說：「如果那位姓洪的在敝帮範圍之內，自當縛來交與老闆娘發落；然而那姓洪的現在在岸上，也就是在老闆娘的勢力範圍之內。生擒活捉，抑或一槍幹掉，全憑老闆娘一句話，還用得着敝帮交人嗎？」

何嬝嬝不禁怔住了，她沒有想到對方來這樣一手。迫於騎虎難下，只得語氣强橫地說道：「我不信！」

「老闆可以立刻派人去查，在運河尾『太平洋大飯店』四樓四一八號房間。如果他不在，敝帮負責。」

何嬝嬝不禁傻眼了，她方才已接得報告，洪英豪已作了林露的入幕之賓。龍錦海此時說出的地址正是林露在塞城的臨時香閨。

何嬝嬝用求助的眼光望向宋子威，宋子威向她打了一個眼色。她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點了點頭說：「好！人旣然在岸上，他就跑不了。現在請問：和姓洪的同來俱樂部的人可是貴帮的一份子？」

「藍老大查過，的確是敝帮的人。」

對方毫不賴賬，倒是出乎何嬝嬝的意料之外。但也讓她抓住了把柄，立刻沉聲追問道：「這怎樣解釋？」

「他受了姓洪的騙。」

「噢！就這樣簡單嗎？」

龍錦海冷冷地說：「老闆娘也許認爲這是簡單，而藍老大却認爲此事非常嚴重。因爲那個帮徒的愚昧行爲，可能使貴我雙方發生嚴厲的磨擦。所以藍老大非常震怒，已經嚴厲地懲罰了那個違犯帮規的帮徒。」

「請問——是如何懲罰的？」

「沉屍河底。」

「啊——」何嬝嬝面上掠過一絲冷笑。「那眞是太重了。不過，我却不敢相信這是不是眞的。」

龍錦海兩眼一翻，沉聲說：「老闆娘說這種話，未免……」

宋子威是老江湖，已然發覺何嬝嬝的話不但犯了江湖大忌，而且還會成爲對方反擊的藉口。連忙丟給何嬝嬝一個制止的眼色，然後插嘴說：「龍管事！我們老闆娘說的只是氣話，她絕不可能懷疑藍老大會要出『瞞天過海』的花招來。那位仁兄已經在這兒亮過相，認識他的人不少。如果他並未被處死的話，遲早會露面的，那時藍老大就面上無光了。好了，誤會到此算是冰釋，不過請轉告藍老大一聲，這種事希望以後不要再發生。塞城就是『火鳥』和『水帮』在水旱兩地稱霸，一旦發生磨擦，豈不是讓那些想吃肥肉的小帮混水摸魚嗎？」

龍錦海冷笑了一聲說：「龍某人會將這話傳回去。不過，藍老大也有幾句話要轉告老闆娘。」

何嬝嬝眼睛一抬，沉聲問：「他要說什麼？」

「姓洪的冒犯了貴俱樂部，同樣也損害了敝帮。如果貴方不採取行動的話，那麼，敝帮就要採取行動了。」

「噢！」何嬝嬝冷冷地問道：「藍老大怎知我不採取行動。」

「老闆娘手下的大將吳忠帶領不少人在『太平洋大飯店』附近監視。以老闆娘的實力，想抓那姓洪的，可說手到擒來，可能是老闆娘暫時不想動他。」

「就算被你說對了吧！你們又採取什麼行動呢？」

「自然是要抓他。藍老大的意思是等到明晚亮燈以後，如果老闆娘再不動的話，我們就要搶先一步了。聽說姓洪的槍法如神，我們自然要出動許多人。到時候希望老闆娘不要誤會。」

何嬝嬝不禁猶疑了，她得衡量一下藍雲的用意何在。若說藍雲眞會對付洪英豪，她是絕對不肯相信的。

宋子威老謀深算，連忙向何嬝嬝打了一個眼色，然後向龍錦海說：「那我們就決定讓貴帮佔先了。其實，姓洪的對我們並沒有什麼損害，而貴帮却因而處死了一名弟兄。姓洪的自然該由貴帮發落。再說，藍老大對姓洪的採取行動後，也就證明以前的事是無心的了。」

「好！」我會轉告藍老大。」說着，龍錦海就站了起來向何嬝嬝抱拳一揖，「老闆娘！龍某人告辭了。」

何嬝嬝面上有無限的困惑神色，而宋子威却搶着道：「不送！不送！」

龍錦海走後，何嬝嬝氣喘喘低吼道：「宋老！你怎麼擅作主張呢？」

宋子威面上流露出詭譎的神色，先揮手示意馮子超等人退出去，這才壓低了聲音說：「老闆娘！別緊張，我是順水推舟，將計就計。」

「你倒說說看。」

「很明顯可以看出，藍雲是暗中支持洪英豪的。他明明知道我們碍着林露不便下手，他却來耍這套花槍。」

「他的用意何在呢？」

「掩護他的人員上岸呀！方才龍錦海的伏筆已大明顯了。說是爲了對付洪英豪的神鎗，必須要出動大批人。不然，『水帮』那麼多的人上岸，我們還會不提高驚覺而加以防範嗎？」

何嬝嬝微微頷首，喃喃地說：「哦！他明說出動大批人是爲了對付姓洪的，實際上却是要對付我們。」

「也不算是對付我們，而是支援或掩護洪英豪。姓洪的毫無疑問是爲了兩隻『

羊』而來，大概他已決定明晚行動。」

何孃孃冷哼一聲，沉聲說：「到時教他們一個也活不成。」

「老闆娘！不容易吧？」

何孃孃瞪起了眼睛。「連你也懷疑我了？」

「不是懷疑。想想看：他們並不知兩隻『羊』在何處，那一定是漫無目的地亂闖，我們也就無法掌握他們的行踪。所以我們該放出空氣去……」

「說出兩隻『羊』的所在地嗎？」

宋子威詭譎地一笑。「嘿嘿！自然不能說出眞正的所在地囉！」

「好！你去安排一下，可是，不能讓對方起疑啊！」

「放心！黑道上的把戲我太熟了。」

× × ×

「太平洋大飯店」是塞城最豪華的旅館。而四一八室又是這家旅館十間華麗套房其中的一間。

洪英豪躺在柔軟舒適的榻上，他臂彎裏還躺着一個「妖姬」。二十世紀的男女關係已經漸趨混亂，在這個充滿末世紀情調的都市裏那就更不算一回事了。何況雙方關係又都有他們的一套「玩世」哲學。

洪英豪擱在林露頸下的右手指彎曲過來在她頸項間輕輕地摩挲，喃喃地說：「我相信每一個男人都願當這種奴隸。」

「這句話別說得太早！」她輕聲地說。瞇起來的眼睛也沒有睜開。

「聽說妳有一艘船。」

「怎麼？想打探我的秘密嗎？」

「不！我想妳也許會要我做操槳的奴隸。」

「現在是科學時代，我那艘船有一千五百匹馬力的動力。」

「那最少也是八百噸，是艘……」

林露伸出手來捂住了他的嘴，冷冷地說：「別老是提問題，也別以爲你的魅力使我迷醉得不分東西南北。現在該我問你。怎麼開罪了『火鳥』？」

「我打了她一槍。」

林露抿嘴笑了，揶揄地說：「大概你的槍彈侵害了她頭頂上的領空。」

「我的槍法不會那樣差勁。當她拿槍要擊穿另一個人的膝蓋骨時，我拔槍擊落了她手裏的槍。」

「我簡直懷疑你在吹牛。」

「妳可以去打聽，而且妳也可以看出我不是一個喜歡虛浮誇大的人。我是從旁射擊的，我不覺得有什麼了不起。」

「沒是傷到她嗎？」

「未傷毫毛，但是她的自尊心却被我澈底擊毀了。」

「那麼我又要問你了，爲什麼帶槍到塞城來？這證明你不是到塞城來渡假的。爲什麼要騙我。」

「我道歉！因爲我們那時還不熟。」

「現在就熟了嗎？也許你以爲我們已有了某種關係，就很知己了。別打錯主意，我不是那種平凡的女人。」

「好了！」洪英豪摟緊了她，暱聲說：「別談這些。妳現在問我這些問題足證明妳已將我當朋友看待。而我却感覺做妳的奴隸比起做妳的朋友還自由得多。」

「哼！你倒來了一手『以退爲進』。奴隸也好，朋友也好，你都沒有選擇的餘地。現在答覆我，爲什麼帶槍來塞城？」

洪英豪已經仔細觀察和分析過，儘管林露在某方面有些變態，生活也不正常。然而她却是一個有正義感和同情心的女人。老實告訴她，她未必會帮忙，但是却絕對沒有害處。

因此他直截了當說：「爲了救人。」

「噢！女人嗎？」

「是的。是一對年齡十八歲的孿生姊妹。」

「啊——」林露也不管她身上沒有一根紗的遮掩，竟然脫離他的臂彎坐了起來。「火鳥的『孿生姊妹俱樂部』爲她賺了不少鈔票，甚至有人遠從花都巴黎前來尋芳。一對孿生姊妹同時接待倒眞是够刺激，也够號召力的。」

「眞是喪盡天良！」洪英豪低聲地詛咒。

「你確知要找的人在火鳥那兒嗎？」

「是根據綫索來的……」接着，洪英豪就將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說了一遍。最後他肯定地下結論：「那對孿生姊妹一定在何孃孃那裏。」

林露聽完了之後說：「勾引那對姊妹的是馮子超，就是我們離開時站在門口的那一個油頭粉面的傢伙。那種男人也只有去勾引那些十七、八歲的毛丫頭。」

「妳說錯了，是綁票，不是勾引。」

「當然。她們絕不會自願到塞城來。不過，那對孿生姊妹如果不先對馮子超着迷的話，他也不便下手了。」

「林露！」洪英豪柔和地說：「我看得出妳是一個富有同情的女人……」

林露連連搖手說：「別來這一套，而且我也最討厭聽到『同情心』這句話。你也許不知道，我父親是法國人，在二次世界大戰間流落在中南半島，由於我母親的掩護，他才沒有被送進日軍的集中營。法國光復後他一去不回頭，連一封信都沒有。我做女兒的也許不可以去批評父親。可是我母親呢？那不是同情心害了她嗎？所以我不企求別人的同情，也不願對別人同情。」

「林露！別那麼說……」

林露不耐煩地搖着手說：「談你的事吧！不過乾脆一點，不要轉彎抹角。就像我們方才做那件事一樣，又何必忸忸怩怩呢？」

「好！」洪英豪點了點頭，又接着說：「你對何孃孃的一切都很熟，那麼你一定知道她所主持的『孿生姊妹俱樂部』在什麼地方。」

「知道。」

「那麼請告訴我。」

「我要先聽聽你的計劃。」

「我所要找的人幾乎可以肯定地說，是在那個淫窟裏。妳告訴我地方，我就去救她們出來。」

「就憑你一個人嗎？」

「實不相瞞，我聯繫了『水帮』，他們願意帮忙。」

林露連連地搖搖頭說道：「只怕不管用！」

「那倒不見得，妳太高估何孃孃的實力了！」

林露冷冷地說：「如果你還不會和我上過床，我倒很想要你去試試。」

這句話雖然有些邪，但是洪英豪却聽出了話中的暗示。分明是林露有心要助他一臂之力。他試探着問道：「林露，以妳看，該怎麼辦？」

林露很爽快地說：「我想助你一臂之力。」

「嗨！妳畢竟還是一個富有同情心的人。」

「別爲我戴高帽子。我既不是爲了那對孿生姊妹，也不是爲了帮你，而是爲了我自己。」

「妳的話教人難懂。」

「我在這裏還要躭擱一星期，我在，火鳥就不敢動你，所以我說你只能活一星期。想不到你反要去找她，這樣你連一個星期都活不到了。像你這種肯賣力的奴隸，很快地就死掉，未免太可惜了。」

「只是這個原因嗎？」

「現在，你不要研究原因了，我們該來談談條件。」

「條件？」

林露很認眞地點了點頭說：「我從來不作沒有代價的事。」

「妳說吧！」

「我的船在一個星期後要離開，一個月後再又返回塞城。你要在船上陪我一個航次，也就是要你多作三週的奴隸。因爲在航行後的第四週船要經過H港，我允許你在那裏下船。」

洪英豪微笑着說：「這沒有什麼困難，因爲妳並不需要奴隸爲妳操槳。」

「那你是答應了囉？」

「難道還需要簽訂奴隸契約嗎？」

「那倒不必！」林露沉下臉來說：「不過，我要事先警告你，我是不容許任何人對我背叛或背信的。」

「用不着警告。因妳提出的條件正中下懷。」

林露那張美麗的面孔又嫵媚地笑了。但是很快地她又收斂了笑容，神色凝重地說：「據說『孿生姊妹俱樂部』設在四樓，可是電梯在四樓並不停靠。而且去過的人都不知道是如何進去和出來的。」

「當然是另有密門。」

林露白了他一眼，冷冷地說道：「你說得倒是輕鬆，若想查出密門可不太容易呢。」

洪英豪開始沉吟了，在沉思中他感到有一絲涼意，於是輕撫着林露的臂膀說：「夜涼如水，穿上衣服吧！」

林露嬌笑着說：「我還要裸一會兒，皮膚也是需要吸收氧氣的呀！」

突然，床頭的電話鈴聲響了。

林露拿起話筒聽了一陣，面色突變，沉聲說：「將他帶上來。」

待她放下話筒後，洪英豪不禁問：「是誰？」

「火鳥的爪牙！現在倒眞該穿上衣服了！」

女人的服裝穿、脫都方便，而男人的衣服穿起來有點麻煩。洪英豪的衣服還沒有穿好，就响起了敲門聲。林露很有耐性，一直等到洪英豪扣上了最後的一粒鈕扣，才輕喊了一聲：「進來！」

進來的是吳忠，自然他後面有兩個彪形大漢。

林露沉臉說：「我記得你名叫吳忠，對嗎？」

「是！是！林小姐。」吳忠惶然地連連點頭。

「你爲什麼老是盯着我房間的窗子看呢？」

「沒……沒有那回事。」

林露向吳忠身後的兩個大漢揮揮手說：「將他丟到運河裏去餵魚吧！這種人不會說實話的。」

「林小姐！這可使不得……」

「那麼，你就說實話。」

吳忠指着洪英豪，期期艾艾地說：「老闆娘教我來監……監視他的。」

「你帶了多少人？」

「連我十個。」

「監視一個人用得着那麼多嗎？你們老闆娘分明是用姓洪的做幌子，目的是爲了監視我。」

吳忠連連搖頭說：「不！不！沒有那回事。」

林露沉聲說：「想賴也賴不掉，我姓林的見得多了。回去轉告你們老闆娘，大家雖非好朋友，却還有買賣上的來往，這樣恐怕會傷了彼此顏面。」

「是！是……」

「好！我再問你一件事。『火鳥俱樂部』的四樓是幹什麼用的？」

「不……不知道。」

「拍」地一聲，林露重重地摑了吳忠一個耳光，厲叱道：「快說！否則我還是要將你丟下運河餵魚。說出來之後，我保證不向你們老闆娘提起這件事。」

「眞……眞的不知道嘛！」吳忠急得頭上冒汗。「誰也沒有去過四樓，連我們都在東猜西猜。」

「好！算你說的是眞話。滾吧！請告訴你們老闆娘，如果我再發現有人監視我，我們的買賣就完了。」

吳忠聽說叫他滾，就立刻抱頭鼠竄而去。

林露又向那兩個大漢低聲囑咐了幾句話，那兩個大漢也同時離去。

洪英豪好奇地問：「那兩個男的是什麼人？」

「我的手下。」

「妳在塞城還有手下？」

「多得很！不然像我這樣一個女人，又不玩槍，憑什麼往塞城運嗎啡？那頭雌火鳥又憑什麼要對我敬畏三分？」

洪英豪驚訝地看着她說：「妳說妳在販毒？」

林露語調輕聲地說：「別那麼大驚小怪的，這是世界上賺錢最多，也最容易賺錢的一門買賣了。來！現在讓我來告訴你，我要如何帮你吧！」

她說完後就上了床，洪英豪和衣躺了上去。她低叱道：「你都是穿着衣服睡覺的嗎？」

洪英豪開始有些迷惑，但是林露面上的媚笑却告訴了他。法國人都喜歡說「享樂先於正事」那句話，而她不是有一半法國血統嗎？

（未完・一）

奇俠司馬洛故事

死亡牌局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司馬洛帶莎非回到自己的豪華住宅區內，二人繼續胡混了幾天，她的保鑣阿其也跟着過來保護，有一天周坤探長又來找他們，說俱樂部派牌的阿球被人逼供打死了，死的情況和上一次那個賭徒騙子一樣，兇手仍未查出來，一絲綫索都沒有，司馬洛要求到警局看一看照片的現場，和探長在警局翻閱死因結果，懷疑兇手和那死去的騙徒是一道的，恐怕會向他們幾個人尋仇，自己也提高了警惕，回家以後和保鑣阿其商量辦法，叫他和莎非的爸爸查詢綫索，自己也向國際刑警隊查問，果然不出所料，郭先生已出事了……

安排綫索　窮追不捨

「我說下車！」那人說，「我有我自己的事情做，我沒有空把你送回家，你下車，自己另想辦法好了！」

郭先生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有這種事情嗎？有這樣便宜的事情嗎？把他載一載回家花不了外少時間，即使這個人是有什麼隱衷的，應該也可以騰出這些時間來的吧？現在把槍拿出來，讓一個人知道他身懷手槍，那豈不是反爲不美了嗎？

「你究竟想怎樣？」那人問道，「你是走還是不走了？」

雖然郭先生是不大相信的，不過他也祇好試試了。他小心地推門下了車。那人又命令着。

郭先生連忙從命，大力把車門關上了，然後就馬上轉身逃走，衝進了樹林之中。這個人很可能是等他下了車之後就放槍殺他，現在他這樣迅速一逃，這個人的計劃就行不通了。

但是，這個人却又並不是如此打算的。郭先生逃到一棵大樹後面，再轉過身來看看時，却看見了那人已開動車子，遠去了。

郭先生迷惑地站在那裏，不明白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個人眞的祇是不願意載他而已？就這樣簡單。

郭先生眯着眼睛，聳聳肩，正要從樹林中踏出去的時候，忽然聽到一聲咳嗽。

郭先生吃了一驚，馬上又渾身大汗了。現在他明白這果然是一個陷阱了。這乃是一個雙重的陷阱，目的就是要把他放到這座樹林裏，的確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林中已經有人在等着他了。

「誰？」郭先生喝叫着問。

那個人並沒有回答他，而祇是發出着深呼吸聲。這深呼吸聲顯然並不是表示他的呼吸系統有毛病，而是目的在於讓郭先生知道是有他這個人在着的。

郭先生知道情形不妙，便連忙拔步向林外奔出去。起碼外面是空曠和光亮一些的，而且說不定會有車子經過而干涉。

那人的腳步聲追來，來得極快，郭先生發覺一隻腳在他的腳上一絆，他便向地上一仆，仆了個滿天星斗。

他也是年紀大了，缺少運動，無復當年身手，跑得太慢了，而且爬起來時亦是很慢。他跪得起身時，那人已繞到了他的面前。

郭先生抬起頭來說：「你——」

一隻腳毫不留情地踢在他的臉上，他那句話固然無法說完，而且人也是給踢得整個飛了起來，打了一個滾身再跌在地上，已痛得陷入半昏狀態。

那個黑影還是站在他的面前，對他當然是絕對還有威脅的，之所以沒有繼續動手，祇是因爲並不急忙，顯然認爲還有很充裕的時間。

郭先生也知道一動手之下，就不會是就這樣算數的了。他哀求地說：「不要！請你——不要再動手！有什麼事情，我們慢慢商量好了。你想要什麼，你祇要——」

「起來！」那人喝道。那把聲音是又

乾又沙嗄的，聽上去令人毛骨悚然。

郭先生極力扶着那棵樹爬起身來，他仍然無法看清楚那人的面貌，所看到的祇是一個黑影而已。但那人的眼力則顯然是比他好的，或者，是因爲那人根本不需要看清楚郭先生的面貌，他祇要看到郭先生的人就行了。

那人等郭先生扶着那棵樹站了起來，才剛剛放開手，能夠自己站定時，兩隻拳頭便連串地揮動，擊在郭先生的身子兩邊的肋骨上。擊得那麼快，郭先生根本就連閃避和擋格的機會都沒有。本來身手就已經不靈活，剛才臉上給踢了一腳，鼻子還在流着血，人是更加遲鈍了。他一連中了許多拳，又倒了下去，相信起碼有兩根肋骨是已經斷掉了。

他再發出聲音來也有極大困難，他痛苦地噴着血哀求：「不要——不要——」

「起來！」那人祇是再一句命令。

郭先生不敢不從，又盡他還餘下的氣力企圖爬起身來。一面又痛苦地說：「不論你是爲了什麼仇怨，我恐怕——你是認錯人了！」

「起來！」那人祇是喝令。

郭先生祇是爬得起來一半，又仆倒下去了。他的肋骨的痛實在使他無法用力。

「你不起來的話，」那把沙嗄得刺耳的聲音又在說，「那我又要動手了！」

郭先生深呼吸着，再度努力，但就是爬不起身，爬起身的痛苦，相信也是不遜於再被打的痛苦的。那人給他的並不是什麼選擇。

「哈！」那人說，「爬不起來嗎？」

他這樣說着，一隻腳又踢到郭先生的身上來了，再吃了這一腳，郭先生當然是更爬不起身了。那人似乎是他不爬起來就打，但是愈打就是愈爬不起來的。而且郭先生爬得起身來的話，也是一樣要打，沒有分別的了。

他有時是把郭先生揪起來，再打倒下去，有時則祇是讓郭先生躺在地上而用腳去踢。

一個人對痛苦的忍受是有一個限度的，漸漸地，郭先生也變得痲痹了，不再感覺到痛苦。最後在失去知覺之前，他吐着血問道：「爲……爲什麼……爲……什麼呢……？」

但是那人沒有回答。郭先生失去了知覺。

× × ×

第二天很早就有人找到郭先生，因爲這個地方在黑夜裏雖然是一個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地方，然而在天開始亮了之後，却變成相當熱鬧了。

到這裏來晨運散步的人相當之多。就是有幾個晨運客發現了郭先生。

郭先生已經死了。看他的樣子眞是使人馬上要嘔吐起來。也不需詳細形容了。總之他的死法是跟那個阿球一模一樣的。

晚上，司馬洛又坐在探長周坤的寫字間裏。這一次，他到殮房去看過屍體，而此時他則是在看着那些存案的照片。

探長則用手帕抹着臉上的汗，呻吟地說：「老天，不幸而言中，眞的發生了，爲什麼一定要在我這裏發生呢？」

他也是一個人類，所以他亦是有人之常情的，假如這件事情不在他這裏發生，他就不會有那麼多的痲煩，用不着做這許多工作了。人總是不想做額外工作的，尤其是這樣棘手的工作。

司馬洛這個人則是大有不同。他是一個特別的人，似乎愈是困難的工作他就愈感興趣。沒有什麼困難來給他克服的話，他才會覺得悶死了呢！

他還是在興緻勃勃地研究着那些資料，他說：「這件事情不是殺死那個無名賭徒所做的，而是殺死阿球的人所做的。」

「你是專家。」探長懶洋洋地說。這件事情，實在已把他弄得精疲力盡，他一直整天在爲這件事情而奔跑，但最使他洩氣的就是他並沒有跑出一些什麼成績來。

「我不是專家，」司馬洛說，「我不過是憑經驗而這樣猜吧了。你看——上次我也已經講過了的，手法不同，祇是要弄成相同樣子。」

「我也找專家看過了，」周坤探長說，「既然事情發生得這樣離奇古怪，我當然也得找專家來鑑定一下了。他們的看法跟你一樣。」

「你還有請了什麼別的專家嗎？」司馬洛問道。

「我請專家鑑定的目的就是想知道是不是同一人所做的，」周坤探長說，「你得明白——你大概也明白的，像郭先生這樣一個人，他的仇人多得很，他的死，也有可能是私人的所爲，不過現在既然是同一人所爲，那看法又不同了，阿球沒有敵人，郭先生更沒有理由會有與阿球共同的敵人，因此，似乎這就是與那個牌局有關的了。正如你所講的，這個賭徒被殺了，有人來替他進行復仇。」

「那麼，」司馬洛說，「你以爲爲什麼是阿球先遭殃了？即使懷疑是我們幾個人合力殺了這個賭徒，也不會怪到阿球身上去的，阿球根本沒有下去，一直留在樓上。」

「但阿球知道當時牌局進行的情形，」周坤探長說，「他知道有多少個人參加牌局，而他也是一個最沒有抵抗力的人，把他捉住來問話是比較容易的。自然，問完了之後，就不能放他活着回來了！媽的，這是一個十分心狠手辣的人！」

「但是，」司馬洛放下資料，點上一根香烟，抽吸着說：「既然問過了阿球，阿球就應該會說我們不是兇手了呀。」

「阿球也不能肯定的，」周坤探長說，「因爲他並不在場！」頓一頓，「而且，這個人似乎肯定了你們是兇手，祇是想知道是哪些人而已！」揮揮手，「你用不着對我否認，假如是你們殺了這個人，你當然亦不會對我承認的！」

司馬洛苦笑着聳聳肩：「但是我們的確沒有殺人呀。不過這個先別談了，且先講講其他那幾個人吧，他們對這一次的事件的轉變又有一些什麼反應呢？」

「他們似乎開始相信我的懷疑了，」周坤探長說，「這位與郭先生一起當過警探的勞先生，他馬上要出門遊埠去了。」

「因此你認爲這是一種作賊心虛的表現？」司馬洛問。

「有一部份是吧，」周坤探長說，「到底是他與郭先生先把那人拉下樓的，既

然郭先生先遭殃了，那麼，下一個顯然就是輪到他了。走開一下，未嘗不是一個好辦法。」

「那麼其他的人呢？」司馬洛又問。

「假如他們走得開的話，」探長說，「也許亦會這樣的。」

不錯，其餘那二個人，一位關先生及一位吳先生，他們都是做偏門生意的，他們不能夠丟下生意而離開的，倒不是說他們連出外旅行也不能，而是他們假如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回來的話，那他們就很難走開了。假如永遠都不能回來，他們的生意怎麼辦好呢？

沒有錯，他們是不能夠走的。

周坤探長說：「也許，你們兩個走開一下也是一個好主意。」

「這並不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說，「你到處走，你反而容易成為一個容易襲擊的目標。這裏是你自己所熟悉的地方，假如人家到這裏來動手，你起碼可以肯定是這個地方。但是你到別處去，必然是一個自己沒有那麼熟悉的地方，但是卻可能是對方的熟悉的地方，那豈不是大吃其虧？」

周坤探長看着司馬洛，又覺得這樣說並不是沒有道理的。他說：「也許勞先生是到一個比這裏更安全的地方吧。也許他去的這個地方是他絕對控制的勢力範圍，那就沒有人敢碰他的了。」

司馬洛說：「也許吧，但是，他們要等到什麼時候呢？人家可以等，他也可以等，但他卻是等得很心焦，而人家則是等得很悠閒的。當他等得不耐煩的時候，他就會離開，那時，人家便有機可乘了。假如我是他，我就在這裏等着，把問題澈底解決了。他們反正是終於要來的。」

「不過他並不是你，」周坤探長說。

「這也是眞的。」司馬洛說，「他不是我，他也許沒有能力像我這樣解決事情，所以他也祇好逃走了。」

「那麼，」周坤探長說，「看樣子，你是不會離開這裏的了！」

「看情形吧，」司馬洛說，「除非情形有所轉變，到別處去可以解決，否則，我是不會離開的，原則上，我會逗留在這裏。」

周坤探長聳聳肩：「我認為你這也是明智之舉，假如你留在這裏，我相信對事情也許會有點帮助，我沒有那麼辛苦了，不過，你要不要我保護你呢？」

「不必了，」司馬洛說，「理由一如以前我所講的，不過，剩下來的兩個人，你要保護他們，也夠你忙的了。」

「是的，」周坤探長說，「雖然他們自己亦已經有了戒心，加聘了保鑣在旁邊，而且他們也是會深居簡出，不會那麼容易給人碰到的了。」

「是的，」司馬洛說，「這些人，假如要再用同樣方法來殺第二個人的話，那他們是要花好一番功夫的了。也因此我預測他們的第二個對象，應該就是出門的勞先生了，起碼你不能夠跟着去保護他。」

「是的，」周坤探長說，「眞可惜。他不能夠帶着許多保鑣一起去，而我也不能夠勸他不要離開，我是負不起這個責任的。」

「好了，」司馬洛打一個呵欠，站起身來說，「我也得回去了。」

「很好，」周坤探長看看錶說，「我看，現在勞先生也大概正在上飛機了。」

司馬洛離開了探長那裏，開着車子回去。他現在的身上已經有了一把手槍，假如那個神秘的殺手要用對付郭先生相同的方法來對付他的話那是未必會成功的。他一面開着車子一面在想着，對方是有一個吃虧的地方，那就是用這樣複雜的方法來殺人，假如是放冷槍的話，那是相當難提防的，但是用這種方式來對付司馬洛，則是沒有那麼容易的，這樣就使本領高強的司馬洛佔了很大的便宜了。

那些人並沒有來麻煩司馬洛。

司馬洛把車子開回莎菲的家去。因為有這個保鑣阿其在着。阿其對莎菲這個家是熟悉得多的，而且莎菲這裏也有地方安置阿其。司馬洛自己的家，不方便把阿其也請進去，讓阿其獃在街上，那是不大好的，而且對阿其也不安全。假如那些人要來對付司馬洛與莎菲的話，那麼他們首先要解決的人，必然就是這個在負着保護之責的保鑣阿其了。

他回到家裏的時候莎菲正在洗澡。這是莎菲最愛好的遊戲，司馬洛就是想不參加也不行的，而在參加之後，跟着當然又是要經過一番風流了。好不容易，莎菲才睡着了，司馬洛到外面的花園中來。

阿其仍在花園之中，坐在黑暗的樹下，他眞的像是完全不需要睡覺的。

司馬洛在阿其身邊的石櫈上坐下來。阿其當然知道司馬洛要跟他談的全是一些什麼事情了。阿其說：「你跟小姐談過了嗎？」

「沒有，」司馬洛說，「她沒有提。既然她不提，我也不提了，省得她會太担心。」

阿其沒有做聲。不過他的沉默也是等於正在提出一個問題了，他就是要問司馬洛跟探長談成怎樣，而司馬洛亦沒有賣關子，把他與探長談話的經過都告訴阿其。

阿其沉默了一會之後說：「勞先生離開得可以說是很不智的。我看，他會是下一個遭殃的人。」

「很可能是的，」司馬洛說，「不過我又另有一個看法，我在想也許未必一定是勞先生，也許我們會比他更早出事。」

「為什麼呢？」阿其說。

「因為我們是有辦法的人，」司馬洛說，「而且我們現在又是正在想辦法解決這件事情，對方大概亦會知道，這就使他們很不放心，有心理上的威脅。假如先把我們解決，那心理上的威脅就沒有了。以後，剩下來的都是坐以待斃的，他們就大可以不慌不忙地逐個對付！」

「我不認為是這樣，」阿其說，「我認為他們會把我們留在最後。」

「為什麼會這樣看呢？」司馬洛問。

「很簡單，」阿其說，「即使這些人不清楚你是什麼人，也應該清楚我和小姐是什麼人。我和小姐是不好對付的，當我們有了戒心的時候，就更不好對付了。在那個阿球死了之後，我們還未懷疑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之前，他們就應該先解決了我們。但結果他們卻是先解決了那位郭先

生。既然不先解決我們，那他們顯然是打算把困難的工作留到最後才做了。」

「這卻是不能斷定的，」司馬洛說，「我倒替你的安全担心。假如他們要對付我和莎菲的話，他們可能第一個就是向你開刀，就因為你是保鑣，所以，你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我已經很小心了，」阿其說，「我一直都是很小心的。到底，小心正是我的工作！」

司馬洛無可不可地聳聳肩，又說：「你的老板方面，有什麼消息嗎？」

「還沒有，」阿其說，「當然我是把一切都詳細報告的。」

司馬洛打了一個呵欠，站起身來，好像打算離開似的，但隨即又似有所憶地說道：「阿其，你是一個很奇怪的人，有一個最重要的理由，你卻一直沒有對我講出來。」

「你指的是什麼呢？」阿其問。

司馬洛在黑暗中看着他。

阿其卻是沒有什麼特別的表情。當然，在黑暗之中，表示亦是沒有那麼容易看得清楚的。司馬洛說：「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沙菲是誰的女兒呢？假如碰了她，後果是堪虞的，她父親的報復，也許不會遜於這個人的手段的。」

「沒錯，」阿其說，「這是眞的。」

「但是，」司馬洛說，「你卻並沒有跟我們提過這一點。」

「這一點不是心照了嗎？」阿其說，「你我都已知道了的。」

「但是這是很重要的一點，」司馬洛說，「假如我是那些人，那我就寧可不碰莎菲了。」

「但你不是那些人，」阿其說，「你亦不知道那些人是什麼人，怎能肯定呢？」略為頓一頓，又補充道：「有些人就是死不認輸的，要做一件事情，就硬要去做，非要做到不可，不管後果如何，做了再算。」

「也許是的吧。」司馬洛說。他轉身回到屋裏去了。

× × ×

那位勞先生此時果然是已經登上了飛機了。不過，他卻不像司馬洛及探長所希望的，是去一個屬於他的勢力範圍的地方。他祇是到一座他所熟悉的城市去。那座他曾經當過警探而被革職的城市。他的革職，並不是全個警察部門的主意，因此他在那裏是還有一些舊朋友的。他認為他這些舊朋友可以保護他，起碼也可以照應他，而使他的對方會有所顧忌。

這個想法，也未必是不好，很難講的。這正如阿其所講的，要看看他的對手是怎樣的人了。而且，勞先生在心理上仍然是略有懷疑。他認為也許情形未必是那麼嚴重的，祇是有這個可能性而已，未必殺了郭先生之後就眞的也要把他殺掉的。祇不過他珍惜自己的性命，所以才作此一行吧了。

他到了那座城市裏之後就難免展開了一連串繁忙的活動，拜訪一下許久不見的老朋友，與及請吃晚飯。

然後他對幾個交情特別好而又有權力的朋友講出了他的處境。

他這些老朋友的看法與他卻也是差不多的，就因為他們當差多年，也難得遇到一件眞正如此離奇的案子，因此他們都安慰勞先生，未必會發生這種事情的，而且，亦未必眞的會有人能這樣老遠追到來吧？就是有，也有他們在着，他們自會照應他的，勞先生大可放心。

勞先生就放心地在酒店中住下來。他把這一次的行程一半當作是渡假，晚間在酒店裏過夜，日間就與他那些老朋友們應酬一下。而且亦不放過享受女人的機會。

他家裏有妻子，在那邊也不便做這種事情，現在既然有一個這樣的藉口出門，就乘機享受一番了。

事實上他每天晚上都有一個不同的女人，美麗的女人使他緊張情緒緩和了下來，覺得這似乎是一件大驚小怪的事情了。

這天晚上，當這個女人走了之後，他的身子浸在浴缸裏，就想着，他的年紀也是太大了，女人太多，實在吃不消。明天晚上還是暫停一下好些——假如他忍得住的話。

他經過了這個特別熱情的女人之後實在已經很疲倦了，幾乎在浴缸中睡着，後來水冷了，使他打了一個噴嚏，他才連忙起身。

他也有一些古老人的掉忌心理，有點担心經過這一冷之後會弄出一場大病來。因為做過了這種事情之後着了涼，那是不同的。他匆匆披上毛巾，打開門要走出去的時候，浴室及房間的燈光都熄了！

勞先生立即又冒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這一次事情是眞的不妙了，較早時所恢復了的信心，現在又沒有了。而且，燈光是自己熄滅的，又不是他之所為，他也不知道怎辦好。也許，先通知酒店的服務處吧？

由於他是把房中的燈光全部都已熄滅了的，因此他祇得摸索着前行。他還是不知道，房間裏已經有了人了。他的手伸在前面，忽然有一隻冰冷的手接住了他的一隻手，與他一握！這把勞先生嚇得「哇」的一聲叫了起來。

跟着他就給一拉，然後身子就失去了重心，翻了一個跟斗，就跌在地上。雖然那地上的祇是地毡而已，他也還是跌了個滿天星斗。當他能稍為定一定神智的時候，他就張開嘴巴大叫救命。不過，世界上卻是沒有那麼便宜的事，而且對方這個人，的確是有些特別本領的，雖然勞先生眼前是一片漆黑，什麼都看不見，但是這個人卻是顯然有着非常好的眼力，勞先生張開嘴巴要喊救命，他也可以看到。勞先生馬上就給在嘴巴上踢了一腳。這一腳差點把他的整排牙齒都踢了下來，勞先生就叫也叫不出聲來了。他幾乎把幾顆牙齒也吞了下肚。

跟着那人又在他的肋骨上踢了一腳，勞先生在地上滾了兩滾，滾過去撞到一張小几的腳上，而且還是鼻子撞着的。他更痛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已經沒有叫救命的能力了。

那人此時也暫時停了手。

在黑暗之中，勞先生還是什麼都看不見的。但他也明白事情是發生在他的身上了。

他吶吶着說：「爲……爲什麼？」

對方並沒有回答，祇是發出哈哈一聲冷笑而已。

「你——你誤會了，」勞先生說，「我——我們並沒有殺死那個人。眞的，這件事不是我幹的！」

那個人還是不說話，但是很明顯地並不接受勞先生的辯護，因爲他又在勞先生的身上踢了一脚。這一次，勞先生更痛得連求饒的能力都沒有了，而這之後，拳脚更不斷地向他的身上擊下來，有時把他拉起身，又打下去。他的遭遇，也是跟他的朋友郭先生一樣的。

可惜的就是這座酒店的設備實在太好了，房間有隔聲設備，假如他是放盡喉嚨高聲大叫救命的話，聲音也許還會傳到外面去，但是這樣拳打脚踢，抓起來又跌下去，却是聲音傳不到外面的。也許樓下那間房間裏住着的人是會聽到輕微的震動的，但是假如樓下的人不提出抗議，也就不會有人來干涉了，而通常住在酒店中的人，除非是太大的騷擾，否則亦是不會提出抗議的。因此，勞先生也是像他的朋友郭先生一樣，不久就已經陷入了半昏迷的狀態，感覺也痲木起來，連痛苦亦感覺不到了。

大約再過了十分鐘之後，勞先生的屍體就從酒店房間的露台飛了出去，一直跌到街上。這時他仍然是一絲不掛的，不過他的身體却給用繩子紮着，紮得一隻傻子似的。

這使過路的人大爲吃驚。而又因爲勞先生的身上什麼都沒有，自然沒有什麼證明身份的文件，所以一時亦不知道他是從何而來的，祇好逐房找尋。還好勞先生是有些警方朋友的，一聽到發生這件事情，就知道不妙，一到塲就認出了是勞先生，跟着到勞先生的房間去查究一下，但是這個時候，兇手是早已無影無踪，不知何去了。勞先生的朋友們此時才大爲難過和後悔。

但是也已經太遲了。人已經死了，救也無法救活過來了，因此勞先生的事，他們也祇好秘而不宣。事實勞先生並沒有正式報過案，在法律上他們是沒有責任的，祇是在心理上會有一個責任感而已。當然，他們亦是會把勞先生到達這裏的時候所透露的秘密以非官式的方式去向周坤探長轉達。

周坤探長雖然也因此而又增加了一份頭痛，不過他還是慶幸，事情並不是發生在他所管轄的範圍。就讓他們那邊的人去爲這件毫無頭緒的命案頭痛好了。

周坤探長自然也把這件事情通知了司馬洛以及餘下來的二個人，叫他們小心一點，加緊防範。當然，這亦祇是例行公事而已，他們大家亦都已知道了這個消息，當然也是正在加緊防範着了。

事實上到了這個時候，就連莎菲亦再也不能夠顯得若無其事的了。她也明白一次是偶然，兩次也勉強可以說得是巧合，但是第三次就必然是事出有因的了。因此那天晚上，莎菲說：「我們還應該出去玩嗎？」

「出不出去，我看也是不會有什麼大分別的，」司馬洛說，「即使我們躲在家裏一步都不出去，危險也是一樣會從天而降的，而且既然他們的手段是那麼複雜，那我也知道我應該去什麼地方和不應該去什麼地方了。」

「他們——眞的也要那樣對付我？」莎菲抖了一抖，呆着臉，「我却寧可他們把我一槍打死，這樣更爽快得多了。」

「呃！」司馬洛沒好氣說：「你別胡說八道好不好？我之所以留在這裏，就是爲了使他們不敢碰你！」

「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呢？」莎菲問。

「這一陣子我們都沒有去過夜總會，」司馬洛說：「我們就到夜總會去，可以鬆弛一下神經！」

於是他們到夜總會去，仍然是由阿其開車接送。阿其表面上仍然是很鎭靜的，但是那是外弛內張，司馬洛亦看得出，阿其此時已經是在十二分加緊提防着的了。一個好手，在緊張的時候仍能鎭定，毫不慌張，雖然他知道下一個就可能是輪到自己的了，他是一個非常理想的保鑣。

在夜總會之中，清靜然而又帶着熱鬧，人多，雖然在這個地方行兇未必是一件難事，暗殺也許還會是一個很理想的塲所，但既然對方似乎是明顯地堅持要用這種方式行事，在夜總會中他們是似乎不大有可能遭遇危險的了。不過，在這裏仍然是有事發生。」

侍者走過來請司馬洛去聽電話。

打電話來的人是阿其，顯然阿其這個電話是從樓下打上來的。阿其說：「司馬洛先生，我雖然不能肯定，但是我却懷疑有人跟踪着你，跟到這夜總會裏來了。」

「了不起，」司馬洛說：「你怎麼知道的呢？」

「我不能肯定，」阿其說，「我只是懷疑吧了！」

「你認爲是什麼人跟踪找到這裏來了呢？」司馬洛問道。

「一個穿深藍色西服，結着銀色領帶，皮膚白白的中年男人。」阿其說。

司馬洛說：「了不起，你看中了。」

「你也知道了？」阿其詫異地問。

「是的，」司馬洛說：「他們就坐在離開我幾枱之外，不過用不着担心，那些是我的朋友。」

「呃？」阿其說：「原來如此，你認得他們的。」

「是的，」司馬洛說：「我已經說過，他們是朋友，但你不認得他們而看得出，那才是實在了不起。」

「也許是的，」阿其說：「不過那是因爲我正在特別小心。我並沒有忘記，假如人家動手的話，那麼，首先遭殃的就是我。」頓一頓，「那是不簡單的朋友，我看他們並不是巧合而來的吧？」

「顯然不是了？」司馬洛說：「不過我還沒有機會跟他們談，所以我還不知道他們能夠對我有什麼帮助。」

「有朋友自遠方來總是好的，」阿其說：「好了，我也得收綫了。」

阿其收了綫之後司馬洛並沒有離座，而是用那電話再打出去，很簡單，他祇是打到這夜總會中的另一隻電話去，找那個他的「朋友」來聽電話，由於他認爲暫時不好公開接觸。

他說：「喂，老伍，你究竟在攪些什麼鬼呢？」

「我也正想打電話找你，」那位老伍說，「我認爲跟你面對面說話不方便。」

「我也是這樣想的，」司馬洛說：「所以你有話就說出來好了。」

「是這樣的，」老伍說，「我們的老板莫先生很關心你。」老伍就是莫先生的一個手下，而且是司馬洛認識的。這樣派來就比較好一點了，因爲派個陌生人來的話，那是會使司馬洛更爲不便的。

「這很好，」司馬洛說，「我還剛剛考慮打個電話找他呢。他的意思是怎麼樣呢？」

「他認爲這一次你闖了大禍了，」老伍說，「這個人是不擇手段地報復的。」

「你知道這個人是誰？」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老伍說：「因爲我沒有見過他動手殺人，不然早就制止他了。不過我們剛剛查出那個無名賭徒是誰。」

「我猜這件事的詳細情形你是已經知道的，」司馬洛說，「這賭徒是誰呢？」

「江茂生。」老伍說。

「這個名字我好像沒有聽過。」司馬洛說。

「江茂生就是江一明的弟弟，」老伍說。

「江一明——你是說蟠龍村那個江一明嗎？」司馬洛問道。

「正是。」老伍說。

「老天！」司馬洛說：「江一明是個怪人，惹了他不是好玩的事情呀！」

「這正是莫先生的意思！」老伍說，「而當司馬洛一面在腦海中翻尋着有關這個江一明的資料的時候，老伍則一面把這些資料說出來，「他們就像是武俠小說中人，祇要是他們同村的人，你開罪了他們，不管誰是誰非他們也不放過你，幸而他們同村的人已經不多了，不過弟弟則是更糟的，你殺死了江一明的弟弟，你就是上天入地，他也要窮追了。」

「但是，我並沒有殺死他的弟弟，」司馬洛說，「難道你也不明白我的爲人嗎？」

「我知道這事不是你幹的，」老伍說，「但是事情現在如此發生，顯然江一明認爲是你們幹的，他們既然這樣想，誰能對他否認呢？而且他的作風是這樣蠻，即使不是你幹的，你侮辱過他的弟弟，也是應該受到這樣的待遇了。有理沒理，他都是要把你們幹掉，滿足一下自己的自尊心，才去另尋兇手。」

「你知道江一明現在在什麼地方嗎？」司馬洛問。

「這個我們是正在努力查，」老伍說，「不過你也明白，這不是容易查出來的事情，不然他也不能橫行得那麼久了。」

「江一明，」司馬洛嘆一口氣，「這眞是無妄之災，看來眞的是如你所講，跟他講道理也是沒有用的了，他打到身邊來的時候，也是祇有把他消滅這一個辦法。不過，以你們看來，他們會不會有所顧忌呢？莎菲的父親也不是一個好惹的人。」

「這個老頭子比江一明本事更大，」老伍說，「江一明把他的女兒殺掉了的話，那幾乎是等於自殺了。但是江一明却是不講理的人，目前氣在上頭，他是顧不得這許多的。這種人也就是可怕在這裏。」

「那麼，」司馬洛說，「莎菲的老頭子方面又有一些什麼反應呢？」

「這個你不是比我們更清楚嗎？」老伍說，「他的女兒有一個保鑣在你的身邊的。」

「這個保鑣的咀巴是有時張開有時閉上的，」司馬洛說，「我很難知道實在的情形，你別管我這裏是怎樣的，你告訴我你們所知道的好了。」

「這個也是一片空白，」老伍說，「莎菲這個老頭子也是很難找的，我們連他現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更加不容易知道他有一些什麼反應了。」

「是的，」司馬洛說，「我也明白這一點，但是你有沒有聽到什麼消息呢？」

「還沒有什麼具體的消息，」老伍說，「不過有消息的時候，我們是當然會通知你了。」

「唔，」司馬洛說，「你的老板莫先生對這件事情，當然亦是有感到私人的興趣的，所以他也希望事情快點有個解決。不過，在這個方面，我們可能就有一些矛盾。」

「你是指莎菲的老頭子這個方面嗎？」老伍哈哈笑着說道，「這使你的處境困難。」

「正是，」司馬洛說，「莎菲是我的朋友，而他的老頭子起碼亦並不當我是敵人。」

「我們的情形也是差不多的，」老伍說，「雖然她的老頭子也不能算是一個正人君子，但是我們也沒有什麼理由需要對付他，但是江一明就不同了，這個人則是愈快解決就愈好，這根本是那種應該在瘋人院裏的人。」

「那就好一點了，」司馬洛說着又問道，「江一明這個弟弟，似乎來得很微妙的。」

「他這個人是這樣的，」老伍說，「靠賭騙爲生，這種事情，給人捉到的機會很少，照我們所知，他也給人捉到過兩次的，不過他把他的哥哥名字搬出來，就可以過關了，人們不是怕他，却怕以後的痲煩。」

「但這仍然是有點古怪的，」司馬洛說，「這一次他死了，牽涉了我，也牽涉了莎菲，還牽涉了幾個都不是容易對付的人。」

「這也許是巧合吧，」老伍說，「我知道你是不相信巧合的，不過目前，在這件事情還沒有進一步的眉目之前，也祇有先當作是巧合了。」

「你還有什麼要講嗎？」司馬洛問。

「你們今天到百貨公司裏買了一些東西——」老伍說。

「我們今天並沒有到百貨公司去買什麼東西。」司馬洛說。

「總之百貨公司是送貨到莎菲小姐的家去了，」老伍說，「這是老板的禮物，他認爲你是一定歡迎的。」

「先多謝你了，」司馬洛說，「我能夠再跟你聯絡嗎？」

「我會留在這裏的，」老伍說，「但我知道你這個人是不喜歡人家插手你的事

情的，因此我在這裏也祇是採用靜觀其變的方式吧了，你需要什麼才通知我好了，我把我的電話號碼給你。」

司馬洛聽老伍講了一個電話號碼，就記在心中，自然，司馬洛是那種記性非常之好的人，一聽就可以記住，用不着寫下來的。老伍又說：「就這樣好了，我們也談得够久了，還是你先收綫吧！」

司馬洛先收了綫回到座位，而老伍則還是繼續在那裏作着講電話狀，以免人家看了懷疑他是正在跟司馬洛講話——假如有人懷疑的話。

莎菲說：「怎會有人打電話給你呢？不是有什麼意外的事情發生吧？」

「沒有，」司馬洛說：「祇是一位朋友吧了。」

「你告訴你的朋友你在這裏？」莎菲說，「我還以爲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你是應該減少交際的。」

「這是特殊的朋友。」司馬洛說。

「噢，」莎菲說，「你是請來了救兵了嗎？」

「也可以這樣說的。」司馬洛說。

「這樣倒是好得多了，」莎菲說，「孤掌難鳴，單單是祇有我們，總是不大好的。」

「是呀，」司馬洛說道，「人多固然有好處，但是亦有壞處的。好了，我們走吧。」

「回家？」莎菲問。

「是的，」司馬洛說道，「回家去洗澡。」

「洗澡！」莎菲咭咭地笑着說，「這是我最喜愛的一種運動了。很好！」

他們回家去了，也是由阿其開車接回去的。阿其自然也沒有問司馬洛一些什麼，司馬洛到底是主人的朋友，他是不方便在開車的時候提這件事情的。阿其把他們送到回家的時候，果然有百貨公司的包裹正在等着他。莎菲大爲詫異。她說：「我們哪裏有買過東西呢？」

「這並不出奇呀，」司馬洛說，「朋友買了送給我的禮物，不就是送到這裏來了嗎？」

「哦，」莎菲說，「原來是你的東西，一定不是普通的東西了，我可以看一看嗎？」

「當然可以，」司馬洛說，「我看你也是有份的，怎會不讓你看呢？」

莎菲好奇地看着司馬洛把那隻盒子打開來，看見裏面有不少奇形怪狀的東西，不過却還是有一件不太古怪的東西，那就是一條頸鍊，很別緻的，鍊子上吊着一隻大大的古董式的鍊牌。她說：「呀，這東西很好呀！」

她把它在頸上試掛一下。這東西是女裝的，雖然在這個時代，女裝的東西，男人亦是可以用的。她說：「這不錯呀！」

司馬洛說：「這就是你的。」

「哦？」莎菲說，「多謝你的朋友，他的口味也不錯呀！這東西很好看。」

「這並不是好看的問題，」司馬洛說，「我教你怎樣用吧。」他把那條鍊子解了下來，對她指出：「你看，這裏有一個掣，當你把這個掣一扭動，就會有一種氣體噴出來，可以使人馬上失去知覺。這是給你準備在危險的時候應用的。」

「唔，」莎菲說，「一件間諜式的秘密武器，很好，但是，我有時間對準敵人嗎？」

「用不着對準，」司馬洛說，「祇要這樣一按就行了。」

「那我自己怎辦？」莎菲提出的問題倒是相當聰明的。

「你自己當然也是暈倒了，」司馬洛說，「事實假如你一扭的話，這房間裏的人就全部都要暈倒了。」

「那不是一件好玩的事。」莎菲說。

「你是沒有抵抗能力的，」司馬洛說，「當你單獨遇到危險的時候，這就是最佳的自衞方法了。而且你同時也可以通知我。」

「我暈過去了之後又怎麽能够通知你呢？」莎菲表示不明白地問。

「你當然是當我不在塲的時候才需要用這東西的，」司馬洛說着，又取出另一件形狀相當古怪的電器，「你看，這東西我是會懷在身上的，當你一動用到這牌子上的迷魂藥的時候我就會知道，因爲有電波通知我。我一接到通知就馬上趕來。」

「唔，」莎菲說，「現在我明白了，不過，我還是不大喜歡失去知覺，採用這個主意。」

「這祇是一種必要時的準備吧了，」司馬洛說，「可能用得着，也可能用不着，多數用不着，也希望用不着。」

「唔，」莎菲說，「我明白了，但是，這個又是什麼呢？」她指着其中一件東西。

「這不是容易解釋，」司馬洛說，「而且也不關你的事。這一件是阿其的。」

「阿其也有？」莎菲問。

「是的，」司馬洛說，「難道你以爲這些眞的是禮物嗎？這些是一批用以保障我們的安全的工具。好了，你現在休息一下，我出去跟阿其談談。」

「我也可以去嗎？」莎菲問。

「最好不要去，」司馬洛說，「有些事情是不方便你聽的。」

「哼，」莎菲說，「眞妙，我自己的保鑣，現在却跟別人私通起來了，不再是忠於我了啦！」

司馬洛微笑着出去了，她知道莎菲不過是在講笑吧了。他對莎菲是好意的，而這一點莎菲也知道，絕不懷疑的。女人有時就是喜歡這樣亂講一通，而實在也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惡意。

阿其還是正在花園之中守着他的崗位。司馬洛走到他的身邊，他也祇是對司馬洛點點頭招呼，而並沒有提出什麼問題，因爲他也知道，司馬洛自然會跟他講的。司馬洛根本也就是來跟他談這件事情的。

司馬洛把一隻金屬的烟匣交給阿其，說：「這是送你的。」

「多謝，」阿其接過來說，「不過我猜這不是一件聯絡感情的禮物那麽簡單吧？我相信這件禮物，一定是另有一種作用的。」

「不錯，」司馬洛說，「不錯，這不是一件普通的禮物，不過却是一件聯絡的禮物。我也有一件。」

他告訴他，這一隻烟匣就是小型的無

綫電聯絡器，他們是可以用這東西聯絡通話而不必打電話的，不過，這些實在是莫先生那個組織所用的最標準的聯絡工具了，祇不過阿其不知道，而他也沒有對阿其講明。

阿其把玩着那隻烟匣說：「唔，你的朋友們倒是有一些相當有趣的玩具的——我猜是你的朋友們送你這些東西的吧？」

「是的，」司馬洛說，「你也看到我的朋友了，就是那些朋友。他們就是那些朋友。」

「對了，」阿其說，「我也知道是這一類的事情了。你的朋友們有什麼特別的情報嗎？」

「有的，」司馬洛說，「我的朋友，也帶來了一些寶貴的情報。」他把老伍所講的事情告訴了阿其。

阿其沉默着沒有做聲。

司馬洛說：「這個江一明，是一個相當可怕的人物，你對他有所知嗎？」

「這個名字是聽過的。」阿其說。

「他的所在呢？」司馬洛問。

「我不是神仙，」阿其說，「這樣一件事情，我可沒有表示知道了。」

「你的老板呢？」司馬洛又問。

「你需要我問他，」阿其說，「我是可以替你問問他的。」

「你替我問問他？」司馬洛說，「難道你自己就不想知道嗎？」

阿其聳聳肩：「當然，我相信我的老板亦是想知道的。不過，你這些朋友，他們可以帮助你解決這件事情嗎？」

「他們也有這個能力，」司馬洛說，「他們也是想插手這件事。不過，我這個人的作風，却是喜歡盡量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現在這個就是我自己的問題了。」

「我明白了，」阿其說，「你就是那種人，雖然有人帮忙是會好一點的，但是你還是盡量不接受。」

「講起帮忙，」司馬洛說，「你的老板，是不怕回到這個地方來的吧？」

「這個地方他沒有顧忌，」阿其說，「不然他的女兒也不會在這裏了。我還以爲這一點你是知道的。」

阿其的意思就是他的老板在這裏是沒有受到通緝的。司馬洛所問的亦是這個。

「我正在想，」司馬洛說，「爲什麽他不回來走一趟呢？」

「爲什麽？」阿其問。

「他是一個有阻嚇力的人，」司馬洛說，「假如他人在這裏，那麽別人要碰他的女兒，也要三思而後行了。」

「我相信他不會認爲這是一個好主意，」阿其說，「我亦不認爲這也是一個好主意。」

「不想人家知道他的確實行踪是嗎？」司馬洛問道。

「這是理由之一。」阿其說。

「即使爲了保障他的女兒的生命安全他也不肯這樣做？」司馬洛問道。

「這種事情並不是由我决定的，」阿其說，「假如他認爲是適宜這樣做的，他自然就會這樣做了。」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你到底是他的下屬，你也是沒有能力左右他的意見的。呀，對了，還有一件事情，我也有一件東西給了莎菲的。」他告訴了阿其，莎菲那件東西的用途，然後又說：「萬一她有需要動用到那件東西的話，你會知道，我亦會知道的。我們這無綫電會發出訊號。」

「這很好，」阿其說，「你的那些朋友，果眞是了不起的朋友。」

「我的意思是，」司馬洛說，「假如我不在這裏的話，你保護起她來，也會更方便了。」

「你打算離開嗎？」阿其又詫異地看着他問道。

「在這裏呆等也不是辦法的，」司馬洛說，「假如事情再這樣發展下去，也許我就需要採取主動了！而且我本來亦是一個喜歡主動的人。所以我不能够每一分鐘都留在莎菲的身邊的。」

「唔，」阿其點點頭，「也許是的，不過你去找他們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是專做不容易的事的。」司馬洛說。

他返身回到屋中去了。

× × ×

這件事情既然已經開始了，果然是沒有那麽輕易就此結束的。那個開夜總會的關先生，就是下一個遭殃的人。他已經是身邊帶着四個保鑣了。他雖然盡可能留在家中，但是他的生意是不能够完全不管的，間中也要去巡一巡。因此他出巡時總有四個保鑣在身邊簇擁着。

這樣，他雖然仍是感到不安，不過也總算能够放心得下。要傷害他的話，也起碼得先把他這些保鑣解决才行的。這實在不是易事。而當他在家裏的時候也有四個保鑣守着，任何陌生人都難以進入屋內。

訪客當然是謝絕了，而即使晚間有人要潛入屋中來的話，也是過這些保鑣的一關的。當然家中是比外面安全得多了。

因此，關先生總是在回到家裏時才鬆弛下來，而他在家裏的時候亦是會放心得多的。他今天晚上就是要到他的夜總會裏去巡一巡，看一看帳目，而且親自跟手下的職員談談，解決一些祇有他本人才能够解决的問題。之後，他在夜總會打烊了之後才回到自己的家中來。

他是一個富有的人，因此他也有一個優點，一個現在可能是變成了缺點的優點。那就是他有一座很豪華的巨大住宅，自然亦有巨大的花園，屋中也有很多房間。

他與他的妻子也算是老夫老妻，因此早已如同陌路人，不但不是住在同一間房間，而且不是住在同一層樓。她是住在二樓，而她則是住在樓下。他這個人平時愛好夜生活，而夜總會裏攪女人又容易，他是引起夫婦不和的原因之一。他今天晚上回到家裏，他就感到十分寂寞。平時，他還可以去俱樂部賭紙牌，而現在，他却連這樣娛樂都沒有了。事實是因牌局而起，當然不會再有心情去玩紙牌了，而且他亦不敢再去，更別說有人敢跟他賭了。

因此，他就悶得要死，躲在家中，呆呆木木的，感到無所事事。一個人太忙固然是一件苦事，但是一個人太空閒的話，却是一件更辛苦的事情。他就是因爲沒有事情好做，精力無處發洩，想睡也睡不着了。

（未完・三）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劍在江湖

朱雀·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夏振華一路奔馳，來至巢湖附近，沿途他看到不少慘象，那是一些被人用一種精湛內力精氣，而震得肝腸寸斷，七孔流血致死的，也有用一種重手法點穴致死，而死去的人，大多是知名之士，年少有爲的青年人。夏振華看得憤慨不已，一日，夏振華終於遇上了聖手飛花和迎風女，從她們口中知道，沿途殺人的正是她們兩人，此刻，聖手飛花和迎風女正要相鬥，夏振華出言制止迎風女，自己先出手毁去聖手飛花玉容，之後迎風女又以迎風三曲激鬥聖手飛花，結果聖手飛花與迎風女雙雙受了重傷，夏振華立時將迎風女救走……

女魔武功雖盡失

迎風女出手之際，夏振華不僅未曾還手，也未閃避，祇是施展了全身罡氣，護住各大要穴。

但他還有一個意念，就是讓她發洩一番，好出一出那種受傷負屈之恨，又將那施展的罡氣，倏發乍收。

不料迎風女的笛招一變，平平緩緩，一招「引鳳招凰」，一招「江樓弄笛」，兩招變化，同時合而爲一。夏振華也不禁心頭大駭，那裏還敢有絲毫大意。他雖不願還手，但對迎風女的武功，却也不敢忽視，眞是士別三日定當刮目相看，故將施出的罡氣陡然一變，他身上原已練成了金剛不壞身法，固然非迎風女所可及。就是

因禍得福除痼疾

他身上種種不同的純罡之氣，和着那地極之氣陡然而發，豈是常人所可匹敵者。

而迎風女也因兩招一勢，招勢大變，力道奇猛，唯恐傷着了俏寃家，自己將遺終身之恨，硬將攻出的笛招，收了囘來，而且使出了七成力道。

夏振華却也未存心傷她，祇是加深了自己的抵禦之力，他更未想到迎風女會倏地停招收勢。一個蹌踉，連連向後退去，何止五七步遠，一聲冷哼，幾乎跌倒。

銀牙一咬怒喝道：「哼！乘人之危好不要臉，好好亮劍，我們拚鬥一百招，看誰行誰不行。」

夏振華俊臉一熱，冷笑道：「我既未還手，你衹管搶攻一百招，看誰行誰不行就會知道了。」

「哼！我不同儒夫拚鬥，有種的就亮劍。」迎風女也冷喝着，她那俊臉上，如怒放的春花，紅紅地，與她那大紅衣裙，相映如畫。

「丫頭，我要亮劍，同你相拚，豈不見笑天下英雄。」

一聲清嘯，震蕩在空際，刹時天地變色，風起雲湧，迎風女並未進招，祇是橫着玉笛，輕啓朱唇吹去。物爲之動，樹影爲之搖曳，如輕歌曼舞，似落葉飛花。

夏振華心頭雖爲之一懍，但他曾聽過迎風三曲，對他自己毫無影響，迎風女因而眞氣洩盡，弄個半死，幾乎死在聖手飛花女魔劍下。不過她此時吹奏，顯然又有一種潛勁存在。

夏振華心思慧敏，當想到魔道上，常以魔音來惑人心志敗人身體。剛才她所以不曾將聖手飛花毁去，因爲對方也是女人，故無法得逞。否則爲何自己此刻聽來，竟有一種令人神迷意亂之態，甚或是力不從心呢？但這朶林奇葩立時就悟出這中間的變化，這笛音中竟能因男女陰陽而顯出差異來。但要他就此屈服，這「天下第一劍」的金字招牌就將如此砸碎。

當下微微納氣，又復將純罡之氣，護住全身要穴，並以左手五指微微彈出那「浮雲指」功力，誠爲武林一絕。

迎風女所吹奏之音立時皆被震散，樹爲之折，葉爲之落，湖水爲之滾滾，有若狂濤一般。

「哼！丫頭！妳忘了與女魔頭拚鬥時，力竭氣塞，幾爲女魔頭所乘嗎？」夏振

華面色一整，冷冷地喝出。

這比一把利刃刺入她的心中還要難過，因爲她實在毫無把握，勝過面前這個自稱天下第一劍的少年。

但她却不放鬆這萬一的機會，因爲自己要出人頭地，就是毁去對方，那怕終身來侍候他也要出掉這口惡氣。

這個好強的姑娘雖然心地純厚，却爲着爭一口氣非要拚命到底不可。

當然夏振華可以彈劍代琴聲，將古瑟琴彈出就可破除這懾人肺腑的笛音，但他沒有如此做，他也可以純罡陽之氣，沉聲喝出，這在神女峯頭，他曾因救武當派高手諸人弄得迎風女當塲吐血。今日他不願自己主動，但却欲以自己內力，來一一勝過她。

祇是這笛音是屬純陰之氣，因可與夏振華內體的那股地極之氣相抗衡，但這中間隱隱傳出一種少婦低吟淺訴，有若巫峽猿啼。也有一種屬於奪魂喪志之氣，使你爲之腸斷，眞是任你鐵打金剛，銅澆羅漢，也將化作繞指柔。

夏振華一面納氣，一面不時彈出那浮雲指力，四野廻音朗朗，百丈之內樹木搖幌，皮開肉綻。

迎風女愈吹精神愈爲振奮，當然這是什麽作用，連夏振華一時也未曾體會出來。當然這與那顆神丹有着顯著關係，與夏振華以內力療傷更有顯著關係。

雖然那祇是短短一兩個時辰，但在迎風女的生命中，何如十年面壁之功，或者還要更長時間。

因爲夏振華以全力爲之療傷，故硬將她一股停滯於各大經脈中的氣流引入靜脈之中，又復從丹田引入玄關，而入十二重樓。故此迎風女在無意中，短短時間將玄關之竅衝開，解決了她自小就開始修爲的根本問題。

這是一個無法理解的問題，迎風女雖然覺得氣流舒暢，四肢百骸，人也要輕了很多，精力更是充沛，有若長江大河之水，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却怎麽也未曾想到她竟因這次失手反而因禍得福，如果她再盡力修爲，一二年間任督二脈一通，她的武功也就將無人可敵了。

夏振華此際望着她那春花初放的玉容，心中發出無窮感嘆，暗忖道：「難道這麽一個花般的美人兒，竟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人魔……」

他自問着也自嘆着，因爲這一頁感情之債他無法對人言，甚至將他永遠埋藏在心的深處。

迎風女的笛聲又倏地一變，夏振華面前頓時出現了千百個迎風女，有作翩翩之舞的，也有作少女之吟的，更有許多低顰淺笑，或暗彈珠淚的，故祇見紅影亂幌，上上下下都成了迎風女的世界。

初時他還以爲迎風女驟增援手，但漸漸地他自己也似爲迎風女的笛音所陶醉。

兩顆珠淚爬上雙頰，雖然他覺出，自己不應該當着如許衆人而降淚痛哭，但他實在從笛音中，聽出了一曲身世的悲哀。

但迎風女的笛音則時而高，似高山流水，時而低似寄水流情，時而泣似春閨少婦低吟淺訴，時而如天馬行空。浩浩乎，斷腸人去也，何日始歸來。

夏振華也就沉醉在這笛音中。

倏地，一聲低喚：「倩兒！妳的功力大進，此是何人？」

迎風女聞言一驚，道：「他就是天下第一劍。」她說出之後，笛音更一嘯而衝天，如怒馬，如狂風。令人神爲之亂，氣爲之塞，耳爲之鳴，志爲之奪，任你鐵胆英雄，怕你不屈服在三尺紅裙之下。

夏振華驟聽「他就是天下第一劍」八字，心頭大駭，又因迎風女同答這八個字，笛音倏斷。雖然祇是刹那之間，但對夏振華而言却成了生命的轉機，全身冷汗直流，頭上更如遭受重鎚一擊。鋼牙咬着舌尖，忙收歛心神，那裏有千百個迎風女來，原來自己被這魔音發生了幻覺。

一時間愧感交併，自己枉稱天下第一劍，甚至連一個聖手飛花也還趕不上，因爲聖手飛花雖然受傷，但迎風女却因眞氣外瀉，幾乎喪命。

自己以天下第一劍，反不能應付這魔音，他一旦警覺，百慮皆空，笛音雖仍朗朗而鳴，但在夏振華聽來，已不再惑人心志了。

當下一咬鋼牙，暗暗罵道：「小魔女眞是烏鴉巢裏出不了鳳凰，如若任妳長此下去，武林中又將是一片血雨腥風。」

此念電閃而逝，他微微納氣，一股清流直入丹田，沉聲一喝，一聲天崩地裂之響，震得四野皆驚，長空中，更是廻音歷歷。跟着是嗆啷啷，一陣嘯天龍吟之聲，咚、咚、咚三聲過去，錚錚鏗鏗，那慘淡愁容，立時化作浮雲片片。

迎風女的笛音立時止住，臉色由紅而白，小嘴一張，一口殷紅，吐射三四尺遠，成了一朶桃花瓣。手中玉笛，也倏地垂了下來，人更是如風擺弱柳般搖搖欲倒。

夏振華的彈劍代琴聲，並未繼續下去，不知是他不忍心看着迎風女的痛苦之狀，還是他也因受過魔音惑亂，功力未繼。

他手中倒提長劍，英風挺挺，豪氣干雲，他的朗朗之聲更震得迎風女耳鳴心裂不能自持。

「倩兒！妳的功力，與天下第一劍相差太過懸殊，何必急在一時？」

迎風女的雙頰淚流如斷綫珍珠一般不住滴落，她望着手中的玉笛顫聲說道：「天下第一劍，我願再以一年時間……」

不待迎風女說完，夏振華朗朗一笑，打斷了她未完之言：「妳如果單祇爲勝過我，而竭力苦練修爲，我自然樂於成全妳的壯志……」

他微一停頓後，又說道：「我也曾以內力，代你療傷時，衝開了妳經脈之內所遲滯的氣流，對妳今後的修爲自可一日而千里……」

他擧頭望着天上悠悠白雲，又長長嘆出一口氣來道：「迎風女！本來我們無怨無仇，我也不願親手將妳毁去，祇是我願意勸妳，以妳的武功基礎，自不難成爲一代武學宗師，尤其妳任督二脈一旦暢通，那時妳以迎風曲，將無敵於天下。……」

他面露戚容又望着迎風女手中玉笛說道：「武功一項，本可救世濟人，但用之不當也可殺人害世，故此我誠懇地勸妳，願妳能體貼天心，幸毋以殺人爲樂事。」

他故意將聲音提高後又朗聲說道：「不過，我當等候妳武功練成之後，再作一次拚鬥。」

其實他說話時雙頰也微微一熱，因爲如果不是有人驟然到達，自己怕不也從此毀去。

故望着那密密林中肅容問道：「那位武林前輩既然調敎了個如此高徒，但不明欲其爲聖抑是爲魔，我夏振華願在此聆聽高論。」

迴音朗朗，沒有任何反應，好半晌，只聽出一聲長長的嘆息劃長空而逝。

夏振華雙目閃露着晶光，望着迎風女，她經過一陣調息，臉上恢復了正常，一陣陣紅霞幌過。

「迎風女，我再說一句，一切都由妳去決定，不論在奇招絕技上，不論妳在迎風曲上，我隨時都願接受妳來賜敎，祗是，妳如果再同近日的情形，尤其與聖手飛花競相殺人的話……」

夏振華的話倏然止住，但迴音朗朗，震得四野皆動。

迎風女並未回答，臉上兩道淚痕迄未擦去，她對夏振華的話似極爲感動，也似未曾聽見。因爲她一直站在那裏，有如木偶一般，顯然她也跌入往事的回憶裏，或者陷於痛苦的深淵中。終於，她一抹淚痕，望着夏振華凄涼地一笑道：「天下第一劍，我很欽佩你的英風豪氣，我更欽佩你的義胆人心，你那種拯人於極的情懷，都足以爲一代奇俠風範。」她說時聲音微顫，眼淚又如斷綫珍珠般滴落，好半晌才繼續說道：「我是個女人，我的青春有限，我有與武林人一較長短的雄心壯志，但時不我與，我也同你一般，欲成爲天下第一劍……」

不待迎風女說完，夏振華朗朗地一笑，又打斷她未畢之言：「迎風女，有志者事竟成……」他微微一頓之後，又朗聲說道：「祗是聖賢豪傑皆是人爲，但決不能以殺人來充實自己的英雄氣燄，也不能够以別人的鮮血和頭顱，來滿足自己的慾望。……」

這兩句話說得很重，迎風女聞聲全身爲之一懍，但她雙目也露出兩道怨恨的餘光。她好似作了一聲長長嘆息，但她並未開口，夏振華望了四週一眼又朗聲說道：「迎風女！我很同情妳的遭際，也很同情妳的處境，祗是許多事不必以恨爲出發點，更不要用殺人的手段，來對付別人。」

她好似個木偶般連頭也不同，微風吹起她的長髮，還有那大紅長裙搖曳生姿。

夏振華又沉醉在她那絕代姿容中，因爲這個美麗的影子，一直嵌在他的心中，他曾帶着一顆不安的心，四處飄揚，但這個美麗的影子如今就站在眼前，但他不敢向她吐露心曲。也無法訴說自己的相思，這當然是中國農業社會舊禮敎的限制，也因爲自己是天下第一劍的身份。

而迎風女則更是江湖五惡一尊子的女兒，以一尊子在江湖中的地位，欲攀龍附鳳者正大有人在。

但一尊子却是五惡之首，師父的血海仇人，武林中的生死大敵，社會中人無不欲食其肉而寢其皮。因爲江湖五惡所加諸於人類的災禍誠然罄竹難書。

夏振華心頭將這一幕一幕電閃而逝，但臉上一熱，連額根下也紅了，心中更撲通撲通亂跳。

迎風女何嘗也不作如此想，但女孩兒家，心思更爲愼密，夏振華這一失常之態，她也迅速體會出來。

兩朶紅霞，也飛上雙頰，然而，這一雙少年男女，都有倔強的脾氣，更無彼此互訴衷腸。雖然他們都是靈犀一點通，但這一綫微火，並未燃點他們的情焰，也未曾燃起他們生命的火花。

相反的，這一雙少年俠侶，終至遺了情天難補之恨，甚至各走極端，使得武林中爭擾不休。

夏振華星目一轉，見迎風女的雙頰，也映出兩朶紅霞，心中更是一陣狂跳，終於朗聲說道：「迎風女，我願妳聽我良言，我想有一日，妳面對天下武林人，總有揚眉吐氣的一日。」

說完，一陣朗笑，人已霍地拔起。

「哼！走嗎？沒有這麽容易，我們還有許多武功都未比過。」迎風女冷喝之聲一落，一掌向夏振華劈去。

夏振華人在空中，並未以爲意，直待迎風女的掌力劈到，才微微一懍。

因爲這是運足了十成功力，故雖是劈空掌力，力道何止千鈞，勁可裂石開山。

夏振華不願以眞力相搏，微一閃身，竟施出意會神功，輕輕讓過。

迎風女一掌擊空，人也疾如脫弦之箭般射到，夏振華振臂一起，人又拔高二丈，左手五指輕彈。

一縷勁風，電射而至，「嗤」地一響，迎風女的大紅長裙，竟被撕開尺許。

迎風女羞得滿面通紅，右臂一抬，十數道白虹射出，日光下，立時萬道霞光，刺人眼目。

夏振華提氣間，又復升高一丈有餘，那細如牛毛的白虹，微微一停，終於緩緩落地。

迎風女一聲清叱，雙臂連抖，刹那間，漫天白虹，有如瑞雪瀰空，霞光萬道，好不怕人。

夏振華揮袖間，人巳安然落地，冷喝道：「迎風女，看妳還有什麽本事和暗器，不妨悉數施爲，我天下第一劍如果還手，也顯不出本事。……」

他說時目露精光，怒髮微豎，顯然這朶武林奇葩，已經動了眞火。

又是一聲輕喚震盪在空際：「倩兒！妳不是天下第一劍的對手，爲何還自討沒趣？」接着一聲長長嘆息，瞬無聲息。

迎風女終於傷心地痛哭失聲，她是孤立無援而哭？還是因爲勝不得天下第一劍，女孩子的自尊心，受到了嚴厲的傷害而哭？還是她將從此失去這個俊秀的影子，而爲他日的空虛，或長期的寂寞而哭？

沒有人體會得她此際的心情，連夏振華也愕然不知所措。

但夏振華沒有立即離去，他望着迎風女，如帶雨梨花一般的愁容，也發出無窮的感嘆。

又是一陣輕喚聲傳來：「倩兒！多情自古空餘恨，你要勝過天下第一劍，惟有更加努力，因爲到妳的武功在超凡入聖的時候，妳得不着的也就得着了。」

雖然一陣長長的嘆息愈去愈遠，但夏振華也爲他這話，心頭爲之一懍。

他知道這位素未謀面的高人，一定也有一番不平凡的遭際，否則不會養成如此怪癖。

當下也就柔聲說道：「迎風女！這位老前輩所言極是……」

不待夏振華說完，迎風女一聲冷喝道：「天下第一劍，明年此日，再來此相會，我必須與你鬥個存亡死活……」

說完，紅影一幌，霍地拔起，閃晃間，瞬即失去所在。

夏振華一時愕住了，因爲迎風女臨去時所留下怨毒的一瞥，有如一柄利刄，插入心中。

終於他喃喃地說道：「祇要你不嗜殺如命，我就成全你的壯志，將天下第一劍之譽，讓你又何妨。」

但那些死亡者的慘象，那些魔頭的桀桀怪笑，又都如幻覺一般，幌閃而逝，使得他心頭一懍。當下暗忖道：「我惟有以絕世神功，始可以勝過天下羣雄。也才可以蕩羣魔、清寰宇，爲萬世開太平。」

這時紅日當中，一羣水鴨從水面掠起，他倏地想到這些水中禽鳥，自由自在，不受俗事煩擾。

故諸般往事又都湧上了心頭。他的父母是如何死的，父母的屍骨無存。恩師大仇未報，五絕奇書，尚淪入江湖五惡之手中，武林三傑所加諸于自己的恩惠，尤其是那位素昧平生的巨無霸，成就在自己身上的……

這一連串的事，使得這位少年俠士，一時竟不知如何是好。

一聲慘呼劃長空而逝，聽得夏振華心頭一懍，也才將他帶入現實，身形陡閃，即向那慘呼方向縱去。他去勢奇速，白影閃過，就去得無影無踪。

他担心的是迎風女的故意挑釁，但他咬着鋼牙，暗道：「如果眞是這個賤人，我非要她血濺黃沙不可。」

他越過洪澤湖，又向那可能尋找的跡象中去找過，却未發現任何痕跡。愈發現不到痕跡，也就愈加重其疑心。

又復從洪澤湖，折轉向高郵湖。這裏已是江蘇境地。湖光山色，又倏地一變，文物也有顯著的不同。

夏振華緩步上岸，在高郵城內，找到一家規模甚大的客寓，住了下來。

他已經又是好幾日未曾好好地食用過，雖然沒有空着肚子，但老食用乾糧，對一個少年人來說，尤其是練武之人，人體的需要，往往成了供不應求的現象。

故一經住下，第一樣就是飽餐一頓，不過他却從過路客商和一般居民的臉色中，看出了一樁不平凡的面色。就是每一個人，都呈現着惶恐和不安，更好似大禍將降臨一般。

夏振華肚子實在餓了，但當他發現這一件怪事，那裏還有心情再吃，不過他不願暴露自己的身份。

這也就是練武之人的特別處，他掃過一眼那些過路客人的臉色，又從店夥的表情，已忖出了大半。

終於他安心住了下來，他選擇了一間寬大的上房，因爲他欲從這裏，再探出那些令人聞而變色的事。

還是那些有人被害的消息，這是很久了的事，那七孔出血，腦後深陷的怪事。

不過那些被害者，多半爲富家子，也有武林中人，而且有着同一的個性，那就是貪女色，嗜酒如命，或者終日閒蕩，無事可做的人物。

夏振華不用問，這些被害者，當然都是聖手飛花的傑作，因爲那種被殺的情景，惟有那女魔，才能造成這一悲劇。

不過那件事，平息了不到二月，這幾天來，又出現了一件怪事，就在蘇皖交界之處，經常有一個老婦出現。

凡少年人遇上，都無一人能够倖免，因爲這一種反常的現象，不僅大背人倫，更有乖法理。甚至大戶人家的小孩，也巳有兩三個失踪，當他們尋得這些幼童屍體時，又都氣絕而死。

夏振華一身繫武林榮辱重任，他必須查明這一事實的眞相。

他沿着高郵湖，逕奔西北，在天長附近，倏聞一片慘呼之聲，夏振華心中一動，提氣而起。但慘呼之聲早失，夜闌人靜，傳聲既遠，而夏振華的「天耳神通」也就聽得更遠，終於在古城附近，那點影子，被夏振華趕上了。不用再問，就憑此人絕世輕功，也就是江湖中第一流好手。

但夏振華乃堂堂正正的男子，有天下第一劍之譽，他不能暗中暴襲，予人以口實，或傳爲笑柄。

故一提氣間，就縱在那古松之上，當他注目下望時，不僅面紅心跳，雙目更是冒出火來。

原來正是一個頭裹黑紗，身披綠色薄紗的女人，全身上下一絲不掛，懷中正抱着一個彪形大漢，也是赤身露肉。

這種淫穢之行，不僅當時令人齒冷，而那賊婆娘的淫聲怪氣，更達數十丈，令人心旌搖動。

夏振華這個鐵胆俠士，也是心頭如小鹿一般亂撞，雙頰更如烈火一般，灼熱得無法忍受。好半晌，那淫婦一聲媚笑，令人魂爲之銷，氣爲之斷。

跟着一聲慘呼，那個彪形大漢的身體，竟被推出三四丈遠，跌在地上。淫魔翻身坐起，一牽綠色長紗，緩緩立起身來。

夏振華那裏還能再忍，左手五指運勁彈出，「浮雲指」功力足可裂石開金，右臂微抬，「流雲掌」一封塵絕地。

女淫魔正自興高彩烈，正欲去尋找斬殺對象，萬未料到厄運當頭，「嗤」地連聲，那裹頭黑紗應聲而落，耳際更汨汨地出血，綠色披紗也撕開好幾塊。

但女魔却非弱者，知道有人暴襲，身形陡轉，綠色披紗帶起一陣銳嘯，硬向那掌力擊去。

「嘭」地一响，女魔被震退三大步來，夏振華也就飄身落地，微微一愕後幾乎驚叫失聲，但她旋即鎭定如常。脆脆地笑道：「俏寃家，原來是你。祇要你肯跟我好，我不僅將我的心交給你，再也不會去殺人了……」

「無恥淫魔，虧你還說得出口，眞是人世間，已無羞恥之事了……」一頓，夏振華鋼牙一咬，又冷冷地喝道：「我已數度饒你不死，但我却因爲旣毁你面目，除

你頭髮，本待你能引此為戒，但反而更變本加厲……」

他說時，賊魔早又將那綠色披紗剪開，那白如凝脂般的肉香，隱隱透出，那兩個高聳的玉峯，還有她全身上下，映在月光下，無一不美。

這實在是天生尤物，這個老怪，還有如此完美的身段，如果不是夏振華這鐵胆俠士，誰也經不起她這色情的誘惑。

夏振華雙頰緋紅，心中猛跳，鋼牙一咬，罵道：「賊魔，我若不殺你，正不知還有多少人被你殺害。」語落，右手五指運勁，「浮雲指」彈出數縷罡風，立時彩雲飛洒，落花片片，星月也為之失色。

女魔萬萬沒有料到這個少年人，竟然有如此定力，見色不動心，正自一愣間，幾縷勁風已破空飛到。忙一捲綠色披紗，但聽那銳風無破空之响，故也不大注意。陡一接觸，壓力大增，全身上下，皆罩在指風之下。心中一懍，陡然運勁，但期門，璇璣、子宮、命門，各大要穴，皆被打中。女魔微微一抖，蹌踉地，向後邁退數大步。

夏振華浮雲指的神功，雖然快捷無儔，女魔的應變速度，却也無與倫比，將各大穴閉住。

任是她應變如何快捷，夏振華的浮雲指力却有兩縷指風，打過女魔的子宮穴，雖然她不曾跌到，却已張口不能言。兩顆淚珠，湧流而出。好半晌，才運過一口氣來，竟翻身栽倒。

「天下第一劍，望你看在倩兒份上，我將從此隱歸山林，再不問江湖中事。」女魔顫聲說出。

「你與迎風女，有何關係？」夏振華朗聲喝出。

「倩兒是我親生，祇因一聲子始亂終棄，我們大鬧一塲，我曾擊斷老鬼一根肋骨，故他雖有五絕奇書在手中，仍然無法練成……」

她十分費力地一面拉着綠紗裹住身體，一面按着下體。因為夏振華的浮雲指功力，若不是女魔功力深厚，早就血濺黃沙，暴屍當地了。

夏振華面色一整，冷喝道：「你這女魔，背夫忘義，淫亂成性，實在饒你不得，那日在洪澤湖蘆葦叢中，你不也是欲將迎風女置諸死地嗎？」

「天下第一劍，你祇知其一，不知其二，我的一生，正如你的一生一樣，當然我因要煉一種絕毒武功，但所採取手段，未免太毒，但我沒有倩兒的際遇，你雖然祇有兩個時辰的助她療傷，却成就了她百年功業……」她說完，十分頹廢地，倚在樹根上歇着，那花一般的玉容，已逐漸褪色，刹那間，一個老態龍鍾的女人坐在眼前。

夏振華心頭一懍，暗忖道：「此人竟已奪天地造化之功，易容改色，她不知如何練的。」此念電閃而逝，聖手飛花又微微納氣後，顫聲說道：「天下第一劍，我不妨完全同你說明，本來我的事，還有半月功夫，就得以成功……」

她無限感嘆地，望了夏振華一眼，又望着淡淡月色，道：「這是天意，非人力可以挽回的事，天下第一劍，我不會抱怨別人，因為我作孽太多，正如你所說，神魔谷的血腥猶在，而我竟將這血腥之手，伸展到大江以北來！」

夏振華一直愕然而立，似在凝神諦聽，也似在分辨這個女魔，說話神態之間，是眞是假，雖然表面看來，這女魔似曾有悔改之心，但人心可怕，尤其江湖中，奸詐百出，更難令人信實。

女魔又長長地嘆出一口氣來：「天下第一劍，我再不會口是心非了，因為我巳深受內傷，雖然我可以施展許多毒辣手段來報復，但為着倩兒，一切我都將逆來順受。」

「哼！你滿口胡言，就你這女魔而論，人世間，既無羞恥之事在，你的所言所行，無論是是非非，也就不足為怪了。」

夏振華鋼牙微咬，雙目晶光畢露：「哼，不論你有什麽報復手段，我天下第一劍既以蕩羣魔，靖寰宇為職志，對於任何荊棘，都視作坦途。對任何刀山或油鍋，也不會皺一下眉頭……」

他朗朗之聲，震得四野廻音不絕，但聖手飛花却在一聲長嘆之後，霍地坐了下來。

夏振華也不禁微懍，正自蓄勢，以待女魔撲擊。

但聖手飛花反而淡淡一笑道：「天下第一劍，你的彈指打穴手法，誠然天下無敵，我沒有這種能耐，運氣解穴……」

她面色沉凝，長長嘆息之後，又繼續說道：「天下第一劍，說來話長，你剛才打中我子宮穴，要在別人來說，不死也得重傷，但就事實而論，却因禍而得福。」

夏振華反被她說得糊塗了，因為以他那浮雲指勁力而論，慢說是血肉之軀的人，就是鐵石之屬，亦可予以毀去。

何以女魔稱被打在那種陰穴之上，不僅未死，她反聲稱因禍得福。

「天下第一劍，這是所謂天意，我現在雖然功力全廢，但我的身體，尤其那種數十年所潛入的禍根，却能一旦根除。」

女魔的聲音也完全變了，原先那種淫蕩之聲，早已歸於無底之鄉，此時所表現的，則是一個慈母之態。

夏振華心中更加提高了警覺，因為魔音中所發出的幻覺，使人喪志，使人傷心，女魔既有易容改色之能，豈無移情變性之力？

故愈是聽女魔說話，他越是微一提氣，並且一再警戒自己，但女魔緩緩支起她的身體，顯然費了很大氣力道：「天下第一劍，你不必担心，我的武功，在你那彈指功力之下，已經失去了十之八九，我再也沒法使之恢復，但我那種絕症，却因此而癒，倒是十分感激你的。」她說完，杲然立起身來，集中全力向那株古松劈去。

明眼人都看出，她毫無矯作，顯然施出了十二成功力，但不僅古松並未搖動，女魔反而一個蹌踉，幾乎跌倒。

夏振華心中一動，但未說出，聖手飛花眼中擠出兩顆淚珠，喃喃地說道：「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

夏振華一直冷眼旁觀地注視着女魔的每一個變化，而女魔却不支地跌倒在地，但她那喃喃之語，好似說：「流光似水，

青春永不再來……童年的回憶，黃金一般的夢境，而今祇是那人老珠黃，然而：」

她終於哽咽得語不成聲，珠淚像斷綫珠兒一般滴落。

好半晌，才顫聲道：「天下第一劍，請你不要揭穿我這秘密，江湖中人，誰都知道聖手飛花，心毒手辣，淫亂下賤，但沒有人知道我是倩兒的母親……」

夏振華面色一整，但他望着女魔臉上泛出一片慈愛的光輝，他知道這位女魔或者眞的醒悟了。

於是，夏振華道：「我天下第一劍這點還能保證，下次我遇上迎風女時，决不言及，祇是……」

不待夏振華的話說完，她又巳接道：「天下第一劍，你祇管放心，我再不會無耻去苟延人世，祇是我的大仇未報，我心有不甘罷了。」

夏振華心中一動，朗聲笑道：「你既然認為與我有血海深仇，我一定完成你的壯志，使你來報仇。」

聖手飛花面色一整，顫聲說道：「天下第一劍，你不要誤會，我不會將你當作仇人看待，何況還有倩兒在……」

夏振華心頭一懍，因為她每次說話，總是將自己和那什麽倩兒連在一起。

「哼！我不必要你瞧什麽倩兒的面子，你有什麽奸謀毒計，不妨使出。」夏振華冷喝着。

聖手飛花凄凉地一笑道：「天下第一劍，你的見解極是，像我這個心狠手毒的人魔，那裏會有信用？更何能取信於人？」她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此際不過我武功巳廢，任何人皆可置我於死地，我固然無所留戀，但我倒極願見到倩兒在『迎風曲』之上，有所成就，好為我一吐胸中悶氣。」

夏振華似被她眞誠所感動，淡淡地一笑道：「祇要你能去惡從善，改邪歸正，我也決不為已甚，何況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夏振華望着聖手飛花搖搖欲墜之狀，也十分動容，道：「我倒十分不解，你與迎風女，似不止母女關係，顯然你們中間，還有甚多隱秘，本來我不願探人隱衷，但你口口聲聲說要報血海深仇，究竟為何呢？」

聖手飛花聞言，竟爾放聲痛哭道：「殺子鴆夫。這一頁血淚之恨豈能不報！」

「哼！神魔谷主親自對我說，你…」

不待夏振華說完，聖手飛花嚶嚶欲泣說道：「天下第一劍，這就是一頁江湖中罕見罕聞的事實，連我也被他蒙在鼓裏，當然我是個女人，我有一切女人的缺點，但我却連自己被賊子所乘，竟也未曾弄清……」她倏地將話頭止住，一抹淚痕，哽咽地說道：「天下第一劍，反正我現在不會去死，我必須盡我一切所能，來做一點有益於武林社會的事，不過你可以放心，我將會返回神魔谷中，江湖上也將再不會聽見聖手飛花之名……。」

說罷，竟緩步向那官道中走去，她走得十分緩慢，顯然費了很大的力氣。一步步地漫步着。

夏振華沒有阻止她的去路，祇是淡淡地一笑道：「但願你言行一致，這不僅是武林之福，也將為千萬人之福。」他說得很低，但聖手飛花却聽得十分清楚，但她並沒有回過頭來，因為她確是個傷心人，別有懷抱。

夏振華目送聖手飛花去後，差不多一盞熱茶工夫，仍然能看到她搖搖擺擺的影子，緩緩而前。

夏振華心中疑團萬種，聖飛手花的武功，何以竟會如此毀去，她為何會變成一個寡廉鮮恥的淫婦，她那易容改色的絕技，是藥物之功，還是修為之力。

這一連串的問題，使得這位武功俊傑的少年俠士，一時間眞不知如何是好，故愣愣地，望着雲天，不禁低低一聲短喟。

天色倏地一黑，夏振華這才想到自己必須回到客寓中，因為那裏還有他所認為的秘密。

如果再不趁黎明之前趕回，這高郵境地又將立時轟動起來。

白影幌過，瞬即失去所踪，當然這數十里之遙，在他意會神功和馭空飛行，相互配合下，何如疾弩離弦一般。當他潛返那間客寓時，桌上那盞油燈，正燃着豆大火光，桌上更放着一張白紙，上面墨漬未乾。任是夏振華武功再高，也不禁愣在當地。因為桌上那張白紙上，正寫着幾個大字：「火速南下，令師相召。」

夏振華認不出這是誰的筆跡，他此番北上，雖是天痴老人吩咐，但武林三傑亦在旁邊。尤其那位武林隱俠——巨無霸，也宛如在身側一樣。

當然這不會是武林三傑所為，但更沒有其他的人，有這種本領，因為自己的行踪，都在其掌握中，故一面慚愧，一面欲探聽，這究竟是誰人所為，他更不甚相信，武林中眞有人能超過自己的武力。

愈是分析，愈得不到解答，愈欲尋出問題的根據，愈找不到綫索，這朶武林奇葩，手中握着白紙，一時無法處理。

天色已經大亮，街上巳有行人，憑窗眺望，夏振華似從行人中發現一個極為熟悉之身影，但一時想不出這是何人。

不過他因有千種疑團，必須要予以澄清，聖手飛花所留下的一連串的謎，自己臥室中的留箋……

夏振華如墮入五里霧中，此時他有不知所措之感，終於召來店夥，假裝要趕路的樣子，匆匆而走。

他不便施展輕功，但他奔行的速度却非常人可及，半刻時分就到達揚州，雖然這是古人所想腰纏十萬貫，騎鶴揚州的所在，夏振華祇是略一停頓，就迅速離去。

當夕陽西下，他正徘徊在瓜州渡口，因此處巳無舟楫可渡，他固然有登萍渡水之能，這數百丈之江面自是難他不住。

但此行人正多，如是他施展起馭氣干飛之術，或是踏波飛渡，豈不驚世而駭俗，更將打草驚蛇，轟動武林，夏振華自是不願如此，故耐心地等待着。

天色已漸黑下來，驀聞一聲長長的嘆息，自下流頭破空傳來。

夏振華從這嘆息之聲巳辨出這人的武功顯然不弱，他既懷着疑竇，當然有察看一番的必要。故不自覺地沿着江流走去，大概有一盞茶工夫，又是一聲長長的嘆息，但聲音却十分微弱。夏振華因天耳神通

功力，知道嘆息之聲，仍在數十里之外。

此際，明月已緩緩升起，四野都撒下一地銀色的影子，夏振華如靈貓捕鼠一般疾馳而去。倏地，幾聲重咳傳入耳際，跟着又是一聲嘆息。

夏振華身形一幌疾向林中射去，凝神諦聽，一陣陣嚶嚶飲泣聲飄散在夜空中。

「哼！妳曾練過『易容改色』之術，妳的武功豈能被人輕易毀去，哼！賊婆，我一生受够了，好罷！我也不再管妳的閒賬……」

夏振華心頭一懍，這說話之人顯然就是那個麻衣蒙面怪客——巨無霸之聲。

此念陡轉，那嚶嚶飲泣之聲，又已響起：「你應該知道，毀去我武功的人，正是名震武林的天下第一劍，不過我的武功雖然廢去，我的暗疾，却也因此而癒……」她微微一頓之後，又繼續說道：「按說我的武功，不應該如此不中用，但這件事，也太過突然……」

「哼！妳少到我面前搗鬼，妳的鬼把戲以爲我不明白，妳再囉嗦我就一掌劈了妳。」那低沉之聲，似是怒極，顯然他吃了很多苦頭。

「就是你一掌劈死我，我也甘心，因爲我的心太黑手太毒，誠然我是個寡廉鮮恥，淫蕩絕倫的女魔，尤其在垂暮之年，竟練成了易容改色之技去做損人利己，欲成爲殺人的魔王。」

她樣子十分激動，微微一頓後，又道：「祇是這中間的原因，並不如此簡單，我今日武功盡失，所以再求你一事。」

「哼！妳別作夢……」那低沉之聲又已喝出。

但是不待其說完，一聲飲泣之後，又繼續說道：「巨無霸！你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難道我這一大把年紀，還要你收留不成，我不過是將這件江湖中，烏天黑地的事件轉告於你，好藉你的武功，來挽回這一場浩刼，順便也替我報這一口惡氣。」

巨無霸好半晌無言對答，終於吶吶地問道：「妳且說說，祇要妳不作傷天害理之事，我總會答應的。」他聲音雖然低沉，却是堅毅而有力。

夏振華聞言一懍，幾乎沉聲喝出，因爲他知道武林中首重信義，所謂一言九鼎者，何況這些武林中享譽甚隆，成名已久的人物。

但那飲泣之聲似乎倏然止住，但仍哽咽地未曾說出。

夏振華的心已在撲通地跳，因爲萬一她所提都是與武林爲敵的事，眞不知替巨無霸如何處理。

終於一聲淡笑破空傳來：「巨無霸，總算我們有過一夕之恩，憑你這句話我死也無憾。」

她似十分激動，竟至語不成聲，沉默了許久才繼續說道：「我的丈夫，是一尊子害死，我的兒子是墨竹君謀殺，在我與一尊子相好時，所生的一個女兒，業已長成，我已將上古失傳之學『迎風之曲』又名『上古魔音』全部傳給倩兒，祇是她却不知我就是她的親生之母，而且反以迎風三曲來對付我易容後的聖手飛花。」

她凄凉地一笑道：「這些事或者有人會告訴你，因爲我已無力報仇，且隨時都有被人擊殺之險，我死雖不足惜，但大仇未報心有不甘。」

「妳是因天下第一劍毀去妳的武功，而欲報仇嗎？」巨無霸朗聲地喝問着。

「我要不是天下第一劍以彈指神功，誤傷我子宮穴，我那被一尊子所加諸的痛苦還不知有多少時日，雖然我的武功因此而失去，我却一點也不恨他。」

聖手飛花似跌入往事的回憶裏，好半晌又復一聲長長嘆息道：「因爲往事如夢，我因淫亂成性害人太多，這一點足供我晚年警惕。」

她凄凉地一笑，道：「巨無霸，我們別了，如果遇上了天下第一劍那孩子時，請代我致意，尤其對那倩兒……」

末了的話，似已泣不成聲，巨無霸亦似未回答。

大地靜得怕人，連虫聲亦已停止，夏振華也似爲這件怪事，弄得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但聽得他喃喃地說道：「世間那有如此怪事，這個女魔竟是被別人捉弄得如此不堪，尤其神魔谷主臨終時還在恨恨不已，而聖手飛花却也口口聲聲，要爲丈夫報仇。」

當他的腦際閃過那長髮、長裙、大眼、深深圓圓梨渦的麗影時，他也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這一個美麗的影子，使得夏振華也陷入極端矛盾中。也因爲迎風女的身世極爲同情，故他對迎風女，更有一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覺。

然而她的另一面却是如此諱莫如深，不論她的個性，她的外貌，她的武功，都是超凡入聖。

如果沒有聖手飛花，當然她不會練成迎風曲，自己對她總不會有如此深刻的認識。這也正是聖手飛花所說的：「這眞是天意。」

夏振華愕愕地良久，直到一聲長長的嘆息之聲劃長空而逝，他才被帶回現實。

「多情自古空餘恨，不使紅顏見白頭。」說得清晰之極，夏振華心頭一懍，但四下瞭望却無半點人影。可能又是巨無霸這位隱傑，似曾在里許之外，聽過他們談話，甚至有一部份是屬於秘密。武林中人雖然不拘小節，但揭穿別人隱密，在道德上總覺有乖，故夏振華這個少年俠士臉也一陣陣熱，心也一陣陣跳。

此時聽見那「多情自古空餘恨」之聲，定知巨無霸也是由感而發，却不知別人這句無心之言，却成了夏振華的讖語。露水已濕透了衣衫，他仰首望着明月，緩緩而去。大江以北的血雨腥風，似已成爲過去，他總算得着了答案，但那素箋上所寫的「火速南下，令師相召」，究竟是眞是假，倒實在無法辨明。

不過，一尊子等人所約，如果在嵩山之上，沒有其他詭詐，將武林高手各個擊破，顯然在「滴血傳書」之會以前，必將設計圖謀自己。

這不僅是江湖中人所公認的事實，恐怕連夏振華個人也將作如此觀，在他這一段行道江湖的時日中，對人生的體驗，對世事的觀察，已經是一個閱歷老練的少年俠士了。但他對江湖五惡，尤其要從他們連手羣鬥之後，再奪回那玄武聖篇，並除

去這江湖罪魁禍首，以爲人類鳴不平。

故立時豪氣如虹，胸部微挺，本來想作一聲虎吼，但終於忍下了，祇是星目中閃出兩道晶光，白影掠起，刹那間，已在百十丈之外，在這黑夜中更容易消失。

當天色微明時，他停身在一座小山之上，山脚一抹溪流，有如少女雲帶蜿蜒地漫流着。十數里之外長江之水，滾滾地向東流，其勢澎湃洶湧絕倫。他並未溯江而上，他對於金陵城，雖然發出陣陣遐思，尤其在秦淮畔的畫舫，以及醉臥胭脂水裏的美夢。在這少年俠士的心目中也有過一陣漣漪，但祇是瞬息而逝。他更想到西湖之約，雖然巨無霸曾經答應岳王墳之約作罷，但他却有去一覩西子湖的勝色的想法。尤其他曾想到蘇東坡，究竟在文人的筆下應該是如何綠柳成蔭，人影連綿綿的奇妙絕景。或者巨無霸爲着聖手飛花，也欲藉西子之勝，來一洗愁思也說不定。

他不必找人商量，反正嵩山之會還有好一段時間，他或可藉遊覽這些名山勝地，對魔頭們的動態更能清楚。故微微運氣調息之後，即奔行東南，不及已刻就過句容，當日正中天時，他停身在茅山附近的天王寺前。

這一座古寺，建築得極爲雄偉，表面看去，金碧輝煌。

夏振華也不禁點頭贊賞，這天王寺却是獨具匠心，尤其許多雕刻更是奪天地之造化。

雖然天王寺十分注目，但夏振華不知這古寺究爲何人所屬，尤其所謂天王者更有其深意。這當然祇有他才有這一個想法，因爲他以天下第一劍而稱，這廟竟稱天王寺，其神也自爲天王了。因爲這一好奇心的驅使，他必須去瞧瞧，所謂天王者究竟是何許人物。

第一殿，有一個少年偶像，神采奕奕，面目如生，脚踏着兩個風火輪。

第二殿，也是一個相貌莊嚴，威風凜凜的偶像，雖然被香火燻得變了顏色，但如果他是人，一定不愧稱之爲美男子。

第三殿，坐着一個王者之像，身邊有十二勇士爲之護衞，十分威武，令人望而生畏。

兩側一副盈聯，字體蒼勁，如筆走龍蛇，聯上寫着：

「玉帝行軍，雷鼓雲旗，雨箭風刀天作陣；

龍王夜宴，月映星輝，天樽海酒地爲盆。」

這副盈聯雖然寫得神奇莫測，但對得天衣無縫，尤其寫出了一個英雄人物的壯志豪氣。

夏振華這個以天下第一劍自命的少年俠士，對這雨箭風刀天作陣，和那天樽海酒地爲盆，他的感覺中，大英雄當得如此。也正是楚國霸王當時的感慨，力拔山兮，氣蓋世……

夏振華此際也深深地覺得大英雄、大豪傑何等難得。

他又望了一下那王者之像一眼，這才想到所謂天王寺，原來就是封神榜上所載的托塔天王。他本想找廟祝來詢問一番，鄉人建天王寺的眞實意義何在。

但這佔地甚廣的天王寺，却無一人居住，因爲一所偌大古院連一點聲息皆無。

不過十分令人奇怪的，就是這古寺中一塵不染，而且燈火常明，香烟更是繚繞。如果沒有人看守難道這些偶像，眞會自己來動手做事不成？

夏振華心思細密，當然可以想到這中間許多怪事，也會料到這古寺中，說不定還隱藏着詭詐。

就在他微一沉思之間，幾聲朗朗之笑好似從石壁中傳出。

夏振華天耳神通功力何等銳敏，當下微一提氣，霍地拔起，殿中主樑之上恰好有一塊圓板。

他已料到這中間一定有其神秘性，否則不會如此令人莫測高深。

此念電閃而逝，那王者之像，倏地被移了開來，那十二護法勇士之像也同時向後倒去。忽然現出一道石門來，雖然漆黑，看不見任何事物，但夏振華却暗自打量石門裏必有更多詭詐。當下凝神靜氣地，想看一看這古寺中，是否即爲魔頭們的巢穴，所謂狡兎三窟，始可免其死。

連聲朗笑，石門內走出三個人，第一個身材十分魁梧，但眼色不正；第二個是麻面，說話却是關西口音；第三個長得比較清秀，年紀約三十左右，雖然兩目烱烱有光，但顯然餘光外露，此人必係好色之徒。他們一律穿着藍色勁裝，衣襟上更掛着一朶白色金環，表示其尊貴。他們的腰中也都佩着長劍，顯然都是備而不用。

夏振華不用問，這三人的裝束，尤其這三人的特殊記號，立時血脈賁漲，不過他還想從他們口中聽出些什麼。

那個三十左右的漢子沉聲喝道：「大哥！嵩山之會，我們到底去是不去？」

那較胖的傢伙一聲怪笑道：「三弟，你是怎麽啦？豈不知二虎相鬥必有一傷的道理？」

「難道我們三奇士，就任由別人輕視？」那麻面人也怒喝着。

夏振華臉上閃着一層笑意，暗忖道：「果然如我所料，這三個賊子是北嶽三奇士，他們隱藏在此，一定是要精練浮雲指功力了。」此念徒轉，那胖漢又怪笑道：「輕視任人輕視，英雄我自爲之，嵩山之會雖有一尊子之約，我們不會派幾個手下，去以桃代李。」

他微微一頓又向着兩人怪笑道：「二位賢弟，老實告訴你們，不是我李飛誇口怕事，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這一個道理你們該懂得。」

他故作凝思之狀，好半晌才繼續說道：「既然那小子能以天下第一劍自居，若無過人之才，亦不敢如此狂妄，我們派幾個好手，化裝成三奇士模樣，能消滅那小子，我們北嶽三奇士，因有一份功勞在，反之死的不是我們。三月之後，在滴血傳書之會中，那時我們再顯奇能，尤其使那小子稱怪，還以爲我們有還魂之術呢！」

他說得口沫四射，得意之極，那麻面人大叫道：「妙啊！妙啊！你若不說，我還眞不知道，對，大哥，就依你，老三不聽話，我關南先就要他的小命。」

說着果然一揚拳頭，向着那瘦長漢子，作勢欲打。那瘦長人年紀雖輕，但素養極深：「大哥如此說來，好教我們欽佩，

祇是那小子，竟以天下第一劍而自居，眞氣死人。」

「對！那小子眞敢稱天下第一劍，我關南就不服氣，老子非找他拚命不可。」那廝面人顯然無主見，祇憑一股熱血和衝勁。

夏振華幾乎爲他那不辨是非之態而笑出聲來。

但那瘦長少年人也就冷喝道：「匹夫！你敢亂動，不聽大哥吩咐，哼！我常至高就先斬了你。」

當然他不會斬他，祇是報復他剛才對自己的衝動，也可見這三個魔頭的結局，就是沒有外力，到最後，三個人也免不了一拚死活。

李飛面色一肅：「三弟！以後不准對二哥如此，我們三奇士，命運一體……」說完，他故作凝神靜聽之狀，顯然他也聽出有甚麼異響，足證這個魔頭，不僅工於心計，內功確也不弱。

「大哥！我們究以何法，勝過那小子？」常至高冷冷地問着。

「三個月之後，我們將『浮雲指』再加精進，那小子又不是鐵打銅澆，難道就打不死不成？」李飛也冷笑着。

「如果不容許你們有三個月時間又將如何呢？」

夏振華一聲朗笑之後，飄身落地。

他是以純罡陽之氣而發，震得全殿爲之搖幌，三個人魔皆耳鳴心裂一般。不禁同時向後邁退三大步，吶吶地喝問道：「你……你……你是何人？」

「我正是你們要找的天下第一劍。」

夏振華也冷喝着。不自覺地微微挺身，一股罡氣又逼得三人後退三步。

夏振華雙目晶光暴閃，掃過三魔一眼又復冷喝道：「狡兔有三窟，始得以免其死，你們的瞞天手法，固然高明，却還是技遜一籌。」

夏振華的喝聲全由純罡陽之氣而發，震得石柱搖幌不巳，三人耳鳴心裂，幾乎跌倒。

但三奇士究非弱者，雖然被這少年人的英雄豪氣和如幻如夢的行踪所懾住，但要他們就如此甘心臣服，也斷難如願。故當時也同聲連聲怪嘯：「哼！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偏自尋。小賊！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語落，全身聚勁，三條藍影幌動，硬將夏振華圍在中間。

夏振華朗朗一笑道：「我天下第一劍，以蕩羣魔靖寰宇爲職志，從沒有將死活二字放在心上……」他微微一頓後，又沉聲冷喝道：「江湖五惡爲害社會，弄得天怒人怨。」他目光凝視着殿外，好似作凝思之狀。

三魔同時數十縷指風飄飄然若仙女之舞，無勁風，無怪嘯，他們打算一舉就將面前這位少年俠士毀去。

夏振華驟然受人暴襲，但反應極爲迅速，微微凝勁運氣，全身罡氣，同時施展開來。

三魔的指風本是自三個不同方向凝聚於一，且能以分擊合聚之強大壓力，凝於一，集於中。其力道何如萬馬千軍，狂風激浪，足可裂石開碑，平常之人慢說受此一擊，就是這指風邊緣亦難以存身。

但夏振華祇是淡淡地一笑，身形微幌，那縷縷指風竟紛紛化解。

三魔那裏肯信，雖然他們聽過天下第一劍武功了得，如果硬拚起來他們或者還相信眞有這回事。

如今却合三人之力，對方不僅未曾還手，祇是微微一幌之間，竟將三人連手合擊之力予以化解。

不待夏振華轉過身來，三魔又是連聲喝出，數十縷指風有如長江大河般一瀉千里。

夏振華兩手一擺又將三魔功力化解，而三魔猛撲之勢，竟是連續幾個蹌踉一跤跌倒。

「哼！天下第一劍再讓你們一招，三招過後我必要給點苦頭嚐嚐，否則你們不知天之高地之厚了。」

夏振華朗朗之聲甫落，三魔又連手攻到，這一次，他們不是一發而即停，都是以連環指法。

故剎那間，一片指風飛洒而出，硬將夏振華裹在中間。

夏振華朗朗一笑：「哼！賊魔！十餘年來竭精盡力，依然不過爾爾，就是你們十年歲月，『浮雲指』神功仍無法窺得神奧。」

朗朗之聲震得三魔耳鳴心裂，殿瓦搖幌，夏振華目光如電，大喝一聲：「我也給你們開開眼界，瞧瞧『浮雲指』的實際威力。」

說完，身形霍地拔起，十指箕張，數十縷指風緩緩彈出，立時幻出一片浮雲向四週伸展。

但見落花片片，碎石飄飛，三魔原來還有閃避的時間，當夏振華雙臂微微振起，又是一陣陣噓噓怪響。三魔的衣衫巳被浮雲指功力彈得破洞百出。

夏振華並不以此爲足，身形斜落，左手改指爲掌，「流雲掌」功力，更如一匹怒馬奔馳。殿爲之幌，石柱被震得碎石飛揚，右手五指，仍然是一片浮雲飄起，似落花似彩雲飄散。

三魔雖然拚盡全力，不僅無法還手，連閃避亦無能爲力，額上汗珠有如黃豆一般滴落。

夏振華朗朗之笑，更是如暴風雨一般，天地亦爲之失色。

倏地，神龕下軋軋連聲，那些偶像同時分向兩側，一股冷風狂掃而至。三魔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人也向後暴倒。

夏振華微微一愕，雙臂同時一緩，三魔就都在這千鈞一髮之間，以金鯉穿波之勢向那神像後射去。

夏振華曾隱隱聞出冷風中，有一種腥臭之味，故不敢立即去追，而三魔的影子就在眨眼之間失去。那神像又倏地靠攏，軋軋之聲依然響在耳際。

這要他如何肯就此罷手，尤其這三人正是江湖五惡之一的三奇士人物。

當然他更會從另一方面着想，因爲有三魔在，就以剛才那奇異設置而言，這裏恐怕又是一座殺人的屠場。一個以天下事爲己任的少年俠士，豈肯輕易放棄這個掃蕩魔窟的機會。

在他的心中立時幌過千百種不同的念頭，三魔既選定此天王寺，必有預謀，否則那夾道決不會自動開啓，說不定這裏還另有一連串隱藏的奸詐。

此念電閃而逝，一種受辱和一種蕩羣魔的壯士情懷油然而生。

一陣嗆啷之聲一落，一股內家劍氣直向那些高逾丈許的偶像擊去。

偶像被毀，那夾道却未撞開，夏振華抬臂間，凌厲無儔地劈出一種罡力，右手劍勢也在一帶之間，兩種罡力足可毀金斷鐵，碎石開山。

但聽得一陣天崩地裂之響，那神龕後之夾道直震得碎木紛飛，土石崩裂。

出現在面前的却是個寬約三數尺，高逾丈許的夾門，而且完全是青石所砌成。

夏振華雖判知其中必有甚多詭詐，且更有其他殺人的暗器和機關，自它迅速關閉，又倏地開啓而言，這中間的構築巳談得上精巧且別具匠心。

夏振華爲着要查明底細，尤其是要弄清三魔的行踪，當下微一咬牙，人也閃身而入，他人未到，掌力巳先入而發。一縷劍氣也發出龐然巨響。

殿上神像皆被震倒，那夾門軋軋連聲之後都倏然止住。

夏振華一面前進，掌力却如敗絮落花一般不斷揮出。追雲劍所泛出的耀眼光華不時帶出一片冷虹，震得碎石紛紛跌落。

這夾道好深，差不多有半盞茶工夫，還未到盡。

不過傳入夏振華耳際的却是連聲冷喝。「我不是告訴過你們，那個小子武功高絕，你們總以貧道的話當作耳邊風，現在被他找上門來總會相信了罷……」

這冷喝之聲微微一頓，又道：「平素你們總以爲自己武功冠絕天下，如今如何了……」說完，牙齒咬得吱吱作響，不知他是對三魔不滿，還是對夏振華如此憤恨，或者竟以夏振華爲生死對頭。

夏振華也不禁心頭爲之一懍，因爲他聽不出這說話之人爲誰。

又聽到三魔低聲下氣地說道：「大哥！你別生氣，我們替你惹下的麻煩，我們來替你担當，那怕就是刀山油鍋，也不能連累了你。……」

聲息沉寂了好半响，又聽得一聲長長的嘆息：「三位賢弟有所不知，並不是貧道不敢惹事……」他的聲音特別放低了些，又微微一嘆，說道：「這天王寺自從由三位來練功後，其中的佈置並未加強，我苦心經營了數十年的西華山尚且毀於一旦，而今我還有三種暗器未曾練成，哼！如果……」

那說話之聲似倏然停止，夏振華這才記起此人正是西華道人，他不惜以毀去西華山來換取夏振華的性命的重大代價，曾作過孤注一擲。

自從在梅嶺關逃走之後，竟逃入此間，更未料到這天王寺竟是西華道人的巢穴之一。本來他認爲此間祇是三奇士的另一魔穴，此際既聽出西華道人的聲音，立時血脈賁漲，怒髮直豎。當下掌起劍落，震天大響，這夾道構築雖堅，但「追雲劍」削鐵如泥，無堅不摧，那堅厚石壁竟被劃出一道缺口來。

夏振華並不以尋獲魔踪爲足，掃蕩魔穴更爲其主要目的。在他的心目中這些都是害人之物，不僅是武林人物將受損失，社會人類亦將貽禍至甚。

夏振華心念陡轉，一片掌風巳如排山倒海一般揮出，曾經被追雲劍削開的缺口，經此一擊，立即似風捲殘雲，一陣嘩啦之聲。

夏振華的身形更如脫弦疾弩直向內飛入。這裏不愧爲魔穴，也稱得上虎穴龍潭，不但構築精巧設計週密，凡人至此，別說想妄圖侵入，就是不致被暗器所傷，也必爲此間「九宮」「八卦」的奇異設置，弄得眼目昏花活活地累死。

夏振華這朶武林奇葩心思純正，對「九宮」「八卦」之術雖未研習，但他得天獨厚，凡事都能舉一而反三，一通而百通。故這些奇妙的設置，不僅攔他不住，還對他的行動有了準則。

不過忐忑也作怪，差不多走了半盞熱茶工夫，還未走到盡頭，連三魔的影子也未看到。

夏振華無懼於此中設置，如果被魔頭困住，或者瞧着他們逃走那才是丟人，他日傳揚開去，簡直無法交代。

當下雙臂運勁，掌劈、指彈、劍揮，一片轟隆之響，那石壁硬被震開數尺，夏振華的身形也跟着拔起斜飛而入。

原來這是一片草原，中間宛似一座涼亭，雕樑畫棟，周圍有亂石所砌成的圍牆，也有紅磚所舖成的地面，更有一道清溪蜿蜒其中，將這座涼亭團團圍住。

夏振華一入草原，早被涼亭四週的景色所吸引，故一提氣即飛撲而下，他欲發掘這涼亭秘密。他愈奔愈速，身似流星，人如飛燕，尤其以他所施展的意會神功，並雜以馭空之術，這方圓不過半里之草原，竟如千里迢迢無法達到。

但夏振華以絕代資質，雖然他一時被景色所惑，心中立時有了反應。當下微一凝神，而全身巳在冒着冷汗，不禁掠過一陣寒意，心中暗忖道：「好險！原來賊魔在這中間，有此奇異設置。」此念電閃而逝，他一面凝神運氣，雙目流轉間巳將草原四周的亂石紅磚，看了一遍。並巳從紅磚亂石中，看出烟霧沉沉，殺氣四佈，他因爲有過一次經驗，故再不敢輕易嘗試。

不過他對三奇士並不如何重視，但有一個西華道人在此就另當別論了。固然西華道人的武功並不如何出類拔萃，他那「九宮」「八卦」之術却稱得上江湖獨步。

自己雖略窺門徑，也曾得天痴老人略加指點，無奈當時年紀太輕，除對武功一途有着濃厚興趣外，其他都成爲附帶問題。尤其此種學問，綜合了經驗、閱歷的大成。西華道人以數十年的經驗用之於此，自是非同兒戲。

夏振華曾經在西華山幾乎傷在賊道的詭謀之中，故此番行動也就特別謹愼。

當然由於他那任督二脈巳通，大智慧啓，在這一片草原中他不僅看出了錦繡中原大地，也看出了北方綠野萍跡。更從那亂石中隱隱透出殺伐之氣，紅磚之內則埋藏了無窮詭詐。那涼亭中，有時似藏在烈火之內，有時則冒起陣陣寒氣，有似凜冽霜寒，天冰地凍一般。

（未完・十四）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文
可飛·圖

長劍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關雪羽和盧幽要離開七指雪山，但鳳七先生却來阻撓，雙方展開拚鬥，鳳七先生對關雪羽手下毫不留情，頻施毒招，正在危急之際，關雪羽施展出「燕」家的絕招「金燕亂飛」而脫離險境，盧幽更在一旁指點雪羽，要雪羽把「神寶無相」功夫和「金燕亂飛」混合施用，雪羽一經指點，形勢立刻大變，鳳七先生連番失手，最後，鳳七先生讓雪羽離開，但鳳七先生却要盧幽接他三招才可走，於是雙方又激戰，盧幽的招式凌厲之極，最後，鳳七先生幽不過盧鬥，只好讓他們離開……來至七柳湖畔，雪羽才發覺盧幽受了傷，忙將續命丹讓她服下……

雪山鬥劍焉 兩敗俱輕傷

關雪羽身子落下之後，才發覺到是一片佔地極大的荒草野地，地上慢生着高過一人的枯黃蘆葦，在凌晨的寒風裏顫瑟不息。

幾隻野斑鳩拍搧着翅膀，正自由草叢裏飛出來，破碎了的蘆花飛絮，散佈得滿天都是。

這些雖不能轉移關雪羽的注意，却增加了他觀察上的困難，展望着數十方畝方圓內外的大片蘆葦，不要說其中藏上一個人了，就是千八百人馬，也休能看出一些破綻。

「他去遠了！」盧幽冷冷的說。

「是人麽？」

「自然是人，而且這個人輕功極高，不在你我之下！」

關雪羽陡地一驚道：「難道是陸前輩他……？」

盧幽搖搖頭說：「不像——」又道：「陸青桐雖然壞事幹了不少，但他倒是言而有信，不會出爾反爾，再說：身法也不像……」

她竟然能在一傾耳之間，觀察入微，巨細儘知，却是令人駭異。

盧幽微微笑道：「用不着急，早晚他還會現身的。」

關雪羽再向那片原野觀察，大片蘆葦在晨風裏起伏如波，自忖着無法能够找出來其中藏匿着的這一個人來，也就無可奈何。

他終是心裏不安，隨即問道：「這個人又是誰呢？」

盧幽搖搖頭道：「暫時還說不清，不過，也許他並沒有惡意，要不然剛才他明明有下手的機會，不會白白錯過的。」

關雪羽想一想，確實也是如此，在他先前取水，飲水，以至於餵食盧幽飲用之時，機會多多，如果對方果如盧幽所說，是個具有傑出身手之人，在那個時候伺機出手，或是發放暗器，成功機會極大，何以空空放過？看來似乎並無向自己加害之意，祇是却也不能就此認定。

盧幽倒似並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一經說過，隨即置之度外。

——她初服靈藥，心念傷勢，隨即閉目靜養調息，練起功來。

關雪羽遵從盧幽囑咐，也自在對岸施展出新學的「神寶」身法，繞湖行走了數圈，越覺得福至心靈，得心應手之極。是時旭日高升，大片紅光，將一池碧波渲染得有如瑪瑙顏色，四野大地，更像是披上了一層五彩霞披般地瑰麗多姿。

關雪羽練習了一陣疾走的輕功身法，定下來，也自在池邊一方石塊上打起坐來。老少二人相繼運功調息，不知覺間，已是一個時辰過去，俟到關雪羽睜開眼睛時，才發覺到盧幽竟然已經不在對面，已經離開。

在附近找了一圈，也不見她轉回，心裏正自狐疑，忽聽見蘆葦叢中微微作响，一條人影直似幽靈般地，已自飄向眼前——正是盧幽去而復還。

關雪羽立時趨前道：「怎麽了？」

盧幽表情一派自然，看來顯然經過一番調息之後，功力已大爲恢復。

見面之後，盧幽眉頭微微皺了皺道：「想不到我多年不入武林，江湖之中竟然出現了如此傑出的人物，眞令人不敢置信——這個人如果旨在與你爲敵，燕雪，你可要特別小心注意了！」

關雪羽道：「是什麽樣的人……？」

盧幽哂道：「我眼睛是看不見，你是知道的，不過我却能感覺出來……」

她腦子裏靜靜地在思索着：「是一個高大的男人，奇怪，他竟然像是知道我的眼睛看不見，否則他豈敢現身站立在我的對面……？」

「妳老人家又怎麽知道他是一個高大的男人？」

「這很容易，祇從他的呼息，以及身上的氣味，便能判斷出來。」

接着她吶吶的道：「這些對你來說，也許是不可思議的異能，但是對我這個瞎了幾十年的人來說，早已習之爲常，不足爲奇——我甚至於在你距離我尋丈之外，可也清楚的判知你呼息的次數——自然，你如果有了準備，而先閉住了呼息，我便一無所知，只是我仍然可以由其它方面測知，就像現在我已清楚的嗅見了你身上的汗臭，這與女人身上的氣味，是大相逈異的。」

關雪羽對於盧幽的這項異能，早已深信不疑，經她這麽一說，自然相信她所言不假。

盧幽冷冷的道：「這個人曾詭異的在暗中觀察了我很久，也許是我的出現，使得他多出意外，也許是他一時摸不透我的門路，所以遲遲才沒有出手。」

關雪羽道：「你們可曾照過了臉？動過手沒有？」

盧幽思索着道：「這個人很聰明，也許他不願意驚動了你，所以先把我引到了草叢之中，我樂於從命，目的也是想摸一摸他的斤兩……」

「我們曾對了一掌——」盧幽慢吞吞的說：「我用了約有七成的力道，竟然不能取勝對方，由此可以猜知他功力之強勁，我可以斷定，絕不在你之下。」

關雪羽沉默不言，腦子裏却在思索着這個神秘的人……金鷄太歲？姜隱君？甚至於姜氏手下的幾個能人，都有可能……

盧幽繼續說道：「我想摸出他的來路，只要他略現身手，必然有迹可循，偏偏他精明的很，只是與我在草叢裏團團打轉，較量輕功。」

關雪羽道：「他的輕功如何？」

「很高，很高……」

盧幽以詫異的口氣道：「所以這才使得我大感驚奇，在我看來，此人雖然未必有我那種『提昇』的身法，却是另開途徑，具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經此一試之後，他也必然知道我的厲害，越發的不敢輕擧妄動了！」

關雪羽沉默了一下，終是放心不下，道：「乾娘看這個人的來路到底是那一面的？」

「很難猜測……」盧幽說：「他始終不露出身法，是一個詭異莫測的人，我看他心存叵測，只怕是衝着你來的，如果我沒有猜錯，他是放不過你的，這就要見面，現出原形了……」

關雪羽道：「很好，我等着他，我們這就走吧！」

盧幽點點頭說：「好——」她手上拿着一根青翠的竹枝，往前指了一下：「這裏有條小路，我們走這邊。」

二人隨即踏上路途。

盧幽擧步當先，手上竹竿左右揮處，當前過長的蘆葦劈拍作响聲中，紛紛往兩下裏倒翻下來。

這麽一來，眼前立刻現出了一道迂迴的小路——那是一堵高高堆起的泥坵，時日長久，也都生滿了野草，再爲兩旁的蘆葦一掩飾，便很難看出究竟，如不是盧幽這麽一撥，誰又能看得出來？

二人一前一後在葦中小道上行着，風聲颯颯搖幌着的葦梢，洒落着白雪也似的葦花，一霎間，二人全身上下已沾滿了。

由於蘆葦的高處，早已超過了人，是以行走其間的人身，只見前路，更無左右，莫怪乎那個神秘的人一脚踏進葦叢，便萬難爲人發覺，其微妙處實不下於所謂的「青紗帳」（北方人稱的高粱地），用以掩飾身形，實在是再好不過。

二人一路前行，約走了十數丈遠近，更覺得陷入到大片葦海之中，設非是盧幽沉着前導，關雪羽眞有點不知所往，耳邊上所能聽見的，只是蘆葦間彼此磨擦，所發出的悉瑟聲。

盧幽只憑着手上的一根竹枝，一路撥打前行，脚下順着那條類似田埂的小道步步前進，她雖然眼睛不能看見，但是行動絕不緩，「神寶無相神功」一經運用，其微妙眞有不可思議之處。

忽然，她站定了脚步，冷冷一笑道：「誰？」

話聲出口，掌中竹杖已順勢抖了出去，只聽見「噗」地一聲，順着她細長的竹竿挑處，一隻白鼻心，全身黃毛，貓般大小的東西，已隨竿飛起，噗通，落在了地上，草叢裏立刻染滿了紅紅的血。

敢情是一隻黃鼠狼。

盧幽的這一杖，端的是好準頭，不偏不倚的正好點在了這隻黃鼠狼的前額正中

，由於力道極猛，竟自透腦直入，深入腦髓，眼看着牠在葦叢裏一陣子翻騰，登時橫屍當地，一命嗚呼。

關雪羽聽得盧幽叱聲，先還以爲敵人忽現，正待出手，倏到發覺，不過是一隻黃鼠狼，不覺莞爾。

盧幽搖頭一嘆道：「罪孽，罪孽，牠死了麽？」

關雪羽點點頭道：「死了，是一隻黃鼠狼。」

盧幽說道：「這東西最是機靈，好生生的一邊窺人，只聽其呼息，還當他是人呢！」

說完繼續前行。關雪羽也不疑有它。

走了一程，忽見前行的盧幽驀地又站住了身子，右手竹杖抖處，一杖直向着眼前草叢中點了過去。

和剛才情形簡直一樣，隨着她的竹杖抖處，祇聽見「噗」地一聲，杖翻處，一條黃影掠空而起，依然是黃鼠狼一隻。

盧幽不由得「啊——」了一聲，一連兩次被黃鼠狼戲弄，確實有些氣惱——就在這一霎間，一股極大的勁風，直向着他背後猛力直襲了過來。

以盧幽的武功，急切間竟然無能招架，這股勁道窺伺得竟然恰到好處，趁着盧幽杖挑黃鼠狼的一刹那間，乘隙而來，盧幽若胆敢不退，必定負傷無異，急切之間，她祇得擰身而退，施了一招罕見的「金鯉倒穿波」，咻——地倒竄出三丈開外，直向葦叢中落下來。

就在這一霎間，一條疾勁的人影，忽地切了進來，身形一落，不偏不倚的正好落在關雪羽與盧幽之間，雙掌一抖，用「神龍抖甲」的一招，正面直向着關雪羽身上擊了過來，掌風疾勁，其重如山。

關雪羽幾乎連來人是什麽模樣都沒看清，巳吃對方沉重的掌力罩住，驚怒之下，吐氣開聲，雙掌同出，用十足的內炁之內向外封出。

雙方似乎都施出了全力，兩股掌力甫一交接之下，蘆葦叢中嘩啦啦一陣子作响，有如大風天降，却是一發而止，隨即趨於無形。

這才看清了眼前這個人的模樣——長身壯軀，猿臂蜂腰 好魁梧的一條漢子——這人穿着一襲過長的皂色緞質長衣，映着天色，閃閃生光，其上竟是一條皺紋也沒有，光澤如新，不沾纖塵。

對於關雪羽來說，這個人就是被燒成了灰，他也是認識的，甚至於關雪羽早巳經想到了是他。

「金鷄太歲」過龍江！

雖然如此，他的猝然出現，仍然帶給了他相當的震驚。

「原來是你——過龍江——我們幾個月不見了！」

「沒有多久……」過龍江眼睛裏閃爍着異光，直直地向關雪羽逼視着：「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士隔三日，刮目相看，對於足下來說，却應作如是觀。」

說話之間，空中人影猝閃，盧幽巳去而復還。

——她顯然蘊含着遭人戲耍的氣惱，去還之間，巳被來人搶先一步，佔了「地利」上的先機。

原來高手敵對之間，地勢的站立極其重要，眼前的過龍江顯然運用了一手小聰明，擧手之間，攻破了盧幽先前與關雪羽之間所保持的前後呼應，連環出手之勢，即使以盧幽之聰明智慧，在一上來無知的情況之下，竟然也着了道兒。

此刻，待到盧幽身子一經撲回，才發覺到一式「兩頭互掉」的如意身法，恰恰爲對方佔着了中軀，就動手部位上來說，實在巳爲對方佔足了先機。

「好個小輩——無端的欺我過甚！」

說話之間，盧幽的那張蒼白的臉上，頓時現出了無比殺機，手中竹杖平胸直指，遙遙指向對方眉心——接下去的一手，必當銳不可當。

祇是，來人却無意選擇她作爲動手的對象。

「盧老前輩海涵，弟子無意冒犯，尚請息怒才好！」

嘴裏這般說着，一雙眸子却是瞬也不瞬的直向關雪羽逼視着，生怕關雪羽的待機一擊，自己分神之下，無力防守——話聲出口，耳聽得「琤！」然龍吟聲中，一口銀光燦然的長劍巳握在手上。

對於盧幽來說，對方這一聲「盧老前輩」，顯然使得她大大吃了一驚。

「你——！」盧幽挑動了一下細長的眉毛道：「你怎麽知道我姓盧？誰告訴你的？」

過龍江莞爾一笑，露出了白森森的一嘴牙齒。

「這還用人說麽？天下雖大，能以冲氣傷人的，只怕還不多見，據在下所知，不過兩個人而已！」

盧幽嘴角上掛着淺淺一片冷笑，顯示着不屑。

「不錯，祇此二人！」過龍江不亢不卑的冷冷說道：「一個是人稱『西來鳳』的盧幽老前輩——還有一個……」

盧幽神色又是一變，臉上多少帶出了詫異之色，她急得有些迫不及待了——

「這是誰？」

「家師『銀髮藥王』齊鳴子——」

盧幽哼了一聲，冷冷的說道：「這就怪不得了，原來你是老人參的傳人，我與令師早年也曾有數面之緣，你便是人稱『金翅子』那個姓過的了！」

過龍江那等狂傲的人，在這個人稱西來鳳」盧幽的瞎女人面前，却顯得甚是恭敬。

聆聽之下，他竟然微微欠下了腰：「正是在下——」

盧幽微微一哂，道：「我聽說過你，聽說過你，旣是故人弟子，就該上來以禮相待，鬼鬼祟祟，豈不辱沒了你長白門的家風？」

過龍江楞了一楞，道：「弟子不敢造次，冒然現身，反倒不好——」

「這也罷了！」

盧幽冷冷道：「咱們打開窗子說亮話，乾脆就挑明了說吧，你幹什麽來吧？」

過龍江冷笑了一聲，一雙眼睛掃向關雪羽：「關朋友，你就自己說吧！」

關雪羽點點頭道：「乾娘——我與這位過兄有舊待敘，他來得甚好——過龍江，閑話少說，你這就請吧！」

引手起劍，龍吟聲中，巳把一口寒光閃爍的「青桑」長劍撤到了手上。

——驀地，他身子一個快轉，掌中劍劃出了一圈寒光，直向着過龍江身邊逼過去。

與此同時，他身子疾如旋風般巳掠出了丈許開外，直向着亂葦叢梢上飄落。

顯然事出意外，快極了。

那是因爲有見於過龍江上來佔了有利的地形，關雪羽心有不甘，這一手便在於突破困境，另創制敵之先機。

祇是過龍江却偏偏不容他如此！

隨着關雪羽騰起的身勢，過龍江幾乎也同時騰了起來，猝然掠起，簡直如飛雪兩片。

——倏到雙方身子一經下落，依然是面對面對立之勢。

大風呼嘯着由眼前掠過……

蘆花紛飛裏，兩個人紙人似的站立在野葦尖梢，風擺殘荷般地搖曳不巳，却沒有下落之勢。

俱都是輕功中「極流」身手。

關雪羽施展的是「燕」字門「一氣提元」之術；滲合着新近由盧幽處領會的「提昇」功力。

過龍江却施展的是他長白門「巨鷹浮空」身法。

雙方一經展開，立刻顯示出巨力萬鈞的聲勢——大片的無形力道，紛紛四溢着，惹得四下裏蘆絮飛揚，萬花齊抛，密伏的殺機，滲合在肅殺的氣勢裏，牽一髮而動全局，聲勢灼灼逼人。

「哦——」

盧幽立刻感觸到是怎麽同事了。

只見她雙掌輕輕向下一按，整個身子倏地騰空飛了起來，輕若無物的巳經落在了蘆叢之上，只憑着一雙脚尖點踏在蘆葦尖梢，一任風勢飄搖，她身子竟像黏在葦梢上一般，雖然左舞右幌，却無絲毫下墜迹像，這情景却又與關雪羽過龍江那般身法大相迥異了。

她並無意橫加出手攔阻，只是這個位置對她來說，比較更容易察覺對方二人，特別是關雪羽那一面。她對關雪羽的關愛，簡直巳超越了師徒之間的情誼，幾乎是母子間的那種微妙……絕不能容許任何人傷害他，是以眼前這一場格鬥，也就特別令她垂注。

「盧老前輩！」

嘴裏這麽喚着，過龍江的一雙眸子却死死地盯在關雪羽身上：「這是我與燕某人之間的一段私事……請妳老人家不必插手，一待結束之後，再聽憑妳老人家處置發落不遲。」

關雪羽冷笑道：「你放心，我乾娘不會管這個閑事的，再說，你也未必就能勝得過我……」

「金翅子」過龍江聆聽之下，頻頻冷笑不巳。

「你的命眞算够大的，居然跌落懸崖也沒有把你摔死，你這一次是不會再僥倖的了，燕老弟，你就出劍吧——」

話聲方歇，一道冷森森的劍氣，直向着關雪羽身上溢了過來。

關雪羽立刻就有所體會，全身上下頓時就像是加了一層霜般地寒冷，深知對方劍炁之驚人，正是上乘劍法中之「以氣懾人」之妙境，意欲不戰而先怯強敵。只是關雪羽却不是易與之流，這等技倆却嚇他不住。

他遂即沉着應付，將一股沉在丹田之內的眞力緩緩提起，隨之逼入劍身之內，也自將內炁劍氣放出，雙方這兩股劍炁力道方一接觸，頓時像起了一片寒光，向着四下裏蔓延開來，引得四下裏草木蕭蕭，蘆花紛飛，更具無限殺機。

一旁站立的盧幽，忽然發出了一聲嘆息：「我早巳聽說『銀髮藥王』收有一個好徒弟，今日總算見識了，果然名不虛傳……這『一元劍炁』之功，倒確是武林罕見，所謂『分心照眼』，一被它吸住了，便將難以遁開，眞是好不厲害！」

關雪羽原也想到了「一元劍炁」之一說，只是却拿它不定，這時經盧幽一提，當即恍然大悟。

「金翅子」過龍江聽在耳朶裏，當然洞悉對方用心，生怕她再爲饒舌，說破自己用心，只得提前發難，冷笑一聲，道：「看劍！」話聲出口，祇見他偌大的身子，驀地由葦梢上彈了起來，起勢不高，只不過三四尺上下——隨着他往前下落的身子，掌中劍平肩推出，白光一閃，直取對方咽喉，劍未至，氣巳先行。

關雪羽慌不迭盤劍以迎。

他二人堪稱劍道中佼佼者，動手過招，確是大異尋常，招式一經遞出，無須用老，只略微發覺不對，立刻抽招換式，反應之快，設非是個中高手，簡直莫測其高深。

眼前，過龍江一劍方出，發覺到對方盤劍之式，立刻改刺爲削——劍身一轉，帶起了一陣輕嘯之聲，直向着對方腰脇之間斬了過去。

——同時之間，他偌大的身勢，挾着一陣凌人的勁風，以排山倒海之勢，向着關雪羽身上撞擊過來。

「呼——」這一劍，像是一片寒電般，擦着關雪羽的身子掃了過去。

關雪羽整個身子，在閃躲對方這一劍時，施展得極爲傑出，也許祇是在一個月以前，他還沒有這個能耐，而眼前；自從他隨盧幽參習過上乘的「提昇」輕功以及「神寶無相」功力之後，其進展簡直有一日千里之勢，此刻，只憑着一雙脚尖點踏在輕浮的蘆葦尖梢，整個身子全部倒仰了下來，施展得極其驚險，却逃過了對方極具威力的一式殺着。

對於過龍江本人來說，這一手也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之中，一劍落空之下，連帶着他狂飈般的身子怒濤似的捲了出去，待到一雙脚步，再次觸及葦梢之時，嘩啦啦，大片蘆葦倒了下來。

這個人眞有不可思議的絕活兒。

——眼看着他偌大的身子，巳將隨着倒下的大片蘆葦觸及地面的俄頃之間，隨着他振動的雙臂竟自再一次的拔了起來。

「呼——」

像是飛雲一片，彈指間巳躍飛出丈許以外，隨着他張開的雙臂，巨鷹也似地再一次落在了蘆葦尖梢之上。

他顯然是輕估了對方。

在他意識裏，關雪羽萬萬難以逃開這

凌厲的一擊，分明勝券在握，根本就沒有盤算過一擊不中之後的後果。

就在這一霎，關雪羽已緊躡着他身勢之後，電閃星馳般地掠了過來。

這一劍有如怒捲的星河。

關雪羽爲雪心中之憤，幾乎施展出全身勁道，長劍揮出，濺發出滿天劍雨，包裹在如虹的劍氣裏，如此劍勢，過龍江整個身子，全都在涵蓋之中了。

蘆花紛飛裏，兩個人的影子一前一後忽然黏在了一塊。

過龍江反身撩劍，氣勢不減。

關雪羽怒撲如虎，以身馭劍。

雙方勢子一樣的疾，眞所謂「一羽不加，虫蠅不落」，「叮！叮！叮！叮！」一連串的長劍交接聲，飛馳着閃爍劍芒。

驀地，過龍江發出了長嘯，整個人巨鷹般地騰空直起——一隻左手，分明如搏兔的鷹爪，拍抓向關雪羽的背上，五指着力之下，帶起一片血光。

關雪羽却也沒有讓他佔了便宜——在他側反的身勢裏，一隻短劍由袖管裏反捲遞出，劍星一現反奔向過龍江頷下咽喉。

過龍江大驚之下，幾乎像旋風般地捲了出去，整個身子捲起了一陣子狂風，饒是如此，却仍然未能够逃開了關雪羽遞出的劍鋒。

一蓬血光，隨着關雪羽拉出的劍勢，自過龍江腰胯間噴洒出來，瞬息間，染紅了大片衣襟。

兩個人在此一觸之下，倏地如同勞燕般地分了開來，蘆葦的韌度，再也難以支持住他們沉重的身軀，一片吭喳聲裏，相繼跌落下來。

這般情景，雖未能瞧在盧幽眼裏，却逃不過她敏銳的聽覺，驀地，她自葦梢上騰身掠起，燕子也似的輕巧，翩翩落身於兩者之間。

空氣裏散播着的血腥氣息，已使她敏感的察覺到他們之間有人受傷了。

「燕雪……你傷得重麽？」

「還好！」

聽了關雪羽所說的話，盧幽放心了。最起碼她知道，即使關雪羽受傷，傷勢也必然不會太嚴重，否則他是不會開口說話的。

「你呢，過龍江？」

「很好，老前輩不必担心……」

說了這句話，雙方都不再吭聲。

四隻眼睛緊緊的對看着，他們雖然都開口說了話，却都知道，此時此刻是絕對不適宜吐氣出聲的。

那是因爲一個練習上乘氣血功力的人，一旦受有外傷，即所謂的「炸血」，設非本身通曉防範之法，那是相當危險的，此時此刻，尤其不適宜開口出聲說話，一旦走了元氣，更是危上加險，這一點關雪羽與過龍江二人心裏都十分清楚，是以一經出聲之後，迅即閉口不再多說，彼此眼神裏雖然凝聚着無比的凌厲，却也都知道，這一次的交鋒，勢將到此爲止，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過龍江一聲不吭的走了。

他是帶着無比的遺憾，忿恚離開的。也許他永遠也難以想通，何以在短短兩三個月之後，關雪羽竟然會有了如此不可思議的進展，武功之高，居然足以與自己抗衡，眞是「士隔三日，刮目相看」了。

× × ×

服下了「七指雪山」的靈藥，復經盧幽指點包紮以後，關雪羽覺得舒服了。

在此山居鷄毛小店裏，他們暫時住了下來，眼前已是第二天黃昏時分。

關雪羽遵從盧幽的囑咐，運行了一遍靜功，覺得氣通血暢，分明已無大碍，只是要想施展高深的內氣之功，暫時還不能够，還得慢慢休養幾日。

遠處寺廟裏傳過來寧靜的噹噹鐘聲，透過敞開的窗扇，所能看見的是橘色的天、蒼鬱的山，一樹山茶花，開的煞是艷麗，正有一隻鵲雀飛落其上，翹着尾巴，祇管喳喳的叫個不休。

他腦子裏，一霎間想到了許多事，尤其是遠在出雲寺的麥小喬，更令他懸心不下，方自離開的鳳姑娘，當她悉知自己不告而別，更不知又將是如何的傷心失望？

一想到這裏，他眞是無限惆悵，胸中像是壓着一塊沉重的石頭，眞有說不出的氣悶，却是萬般無奈，憑訴無言，這番情景，設非是當事者的人，局外人實在難以捉摸了。

站起來望了一圈，只覺得心神甚是不寧——

這是一長排茅草所搭的客舍，約有十來間，盧幽與關雪羽各選一間，恰是長舍的兩端。

盧幽性喜安靜，又不喜與外人交往，特意的選了最裏面靠着山根兒的一間，整天足不出戶，除了關雪羽晨昏兩次前往定省之外，簡直就看不見她的人影兒。

關雪羽滿打算把盧幽先行護送青城山「燕雪峯」，以便由家人好好侍奉照顧，一面正可請示父母未來之行止。

——他私心更有一個打算，想聽聽父母對自己未來婚事的意見，麥姑娘總是一千個好，無奈父母却是對她一無所知，總要設法向父母暗示說明才好。

自從那一夜，大雨之時，在朦朧裏遠遠的見過了麥小喬一次，直到如今，就再也沒有看見過她了，想到她的孤苦伶仃，一個女孩子家客居在寺院裏，日與古佛青燈爲伴，再加上毒病發作的痛苦折磨，眞是不堪設想……鳳姑娘曾說過治好了她的毒傷，以她性情，顯然不會說謊，果眞如此，經過了一段時日的調養，現在應該復元如初了——只是她可曾仍然還住在「出雲寺」？

想到了這些，一顆心可眞是紊亂極了，眞恨不能插翅飛向石頭嶺出雲寺去探個究竟。

……然而，這畢竟是一件前此從來也未曾經歷過的事情，女孩子家的心態習性，向來是難以捉摸，自己將如何面對，自處？可眞是無所借鏡遵循，一個處置不當，保不定便像是鳳姑娘一般，弄得焦頭爛額，鷄飛蛋打，豈非是糟糕透頂！

這就不免又聯想到了鳳姑娘……平心而論，人品武功，模樣兒……鳳姑娘那一樣可也不差，即使個性倔強，行爲任性，也只能怪她幼失母愛，被父親寵壞了，說到對自己的恩情一面，關雪羽便只有內疚與慚愧的份兒了。

（未完）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 著

經已出版

全套上下集

H.K.$12.00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環球出版社發行

